武俠世界

核子觀音（海鷗奇案錄） 余破浪・著

海鷗、紅玫瑰、浪子神探，這是一羣充滿現代氣息、敢作敢爲的年青人，他們勇於面對罪惡挑衅，更向不法之徒主動挑戰，本故事情節緊湊，驚心動魄，是一篇奇峯突出，氣勢逼人之金牌巨著，希萬勿錯過！



$4.00

1183

編者話

由一一八五期開始，本刋出版已踏入第二十四年的第一期了。回顧過去的一段悠長時間裡，我們已經在不斷的逐年逐期的革新中，並時刻也在接受讀者們的寶貴意見，是以能夠迎合一般讀者的閱讀興趣，因而一直得到廣大讀者愛護支持，深感殊榮，並致謝忱。

際茲第二十四年的第一期開始，我們已安排了很多簇新各類佳作刋出，篇篇保証全屬一流水準，計有：司馬翎的綺膩艷情故事｢倚刀春夢｣、秦紅的哀感動人肺腑中篇｢千劍照紅顏｣、李璟的超人故事｢七金剛｣、馮嘉之司馬洛故事｢惡人船｣、寒江叟精選短篇｢皂橋鎮風雲｣，加上龍乘風超巨型的獵刀奇俠故事｢鉄劍紅顏｣、宇宙搜秘錄……等等，琳瑯滿目，不勝枚擧，屆時敬希捧塲購閱，便知精采。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一部以現代爲背景的海鷗奇案錄故事：｢核子觀音｣，描述一羣敢作敢爲的靑年人事蹟，他們不但勇於面對罪惡挑衅，更不畏懼向不法之徒挑戰，過程之驚險緊張，令人髮指，誠屬一部不可多覩的金牌巨著，各位切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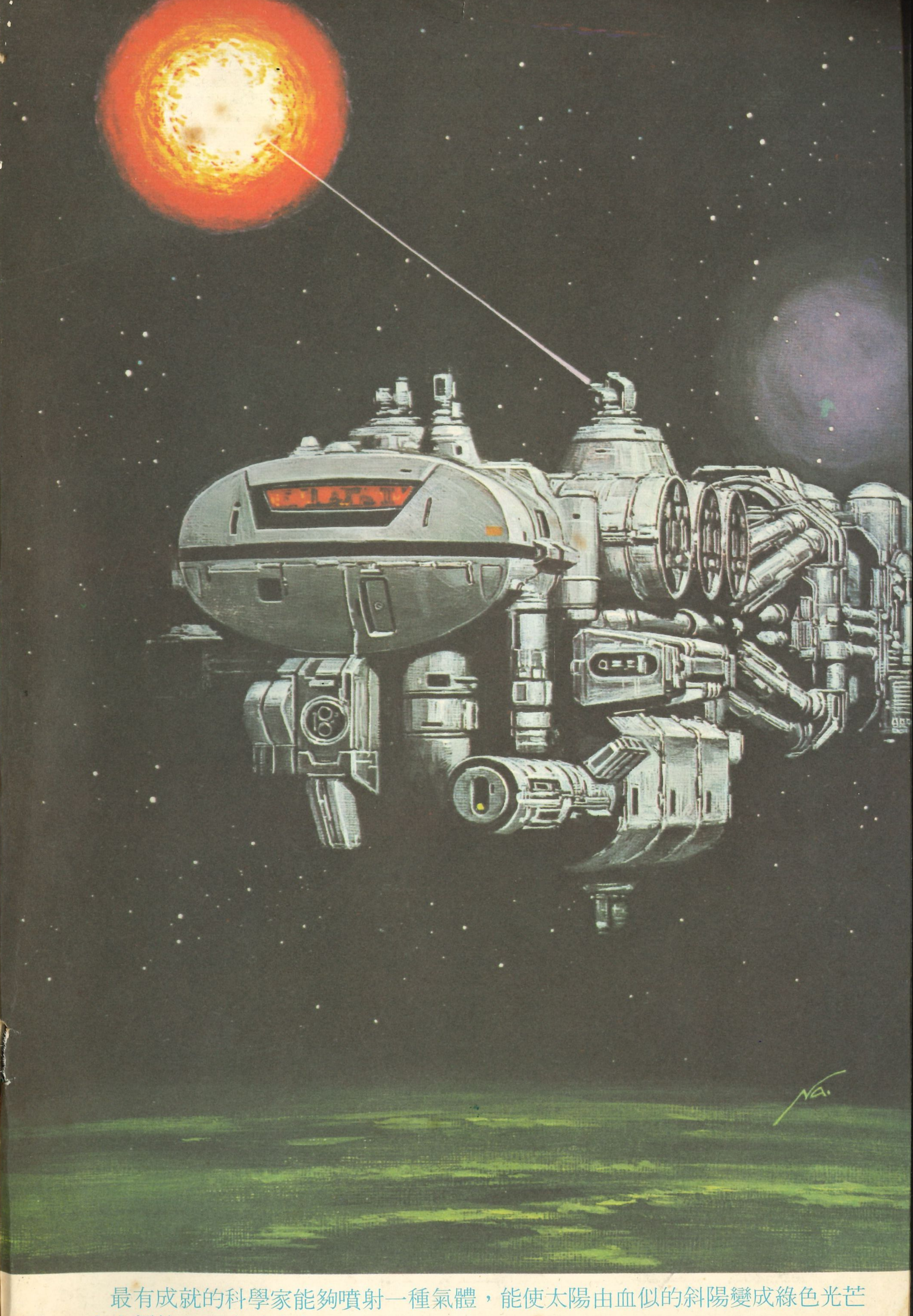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8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最有成就的科學家能夠噴射一種氣體，能使太陽由血似的斜陽變成綠色光芒，令人類的心理大受威脅。（綠色斜陽彩圖說明之一）

海鷗奇案錄／余破浪・文　黃耀基・圖

核子觀音

有刺玫瑰

（一）

白雲做衣裳，
長空是我家，
我飛，我飛，我願飛越彩虹，衝破風浪，總有一天找到理想——

× × ×

這不是歌。
這也不是一首詩。
這是一個人的名字。
她是一個年青人，她是一隻勇敢的海鷗。

× × ×

海鷗白雲裳，她年青、美麗、機智、勇敢。
她熱愛和平。

但世間上偏有太多不平人，太多不平事。
她知道，這是管之不盡的。
但只要她遇上了，只要她認爲不公平，她仍然要去管一管。
所以，有人說她是個傻子。

（二）

說白雲裳是個「傻子」的人，其實比她還要「傻」幾分。
她叫貝莉，是白雲裳唯一的表妹。
她很聰明，十七歲就已在英國唸大學，而且成績極其優異。
她回來後，皮膚皙白了，但還是賭氣地，說比不上表姐般膚光賽雪，有如羊脂白玉。
她說的倒是實話。
然而，就算是最挑剔的男人，恐怕也很難在她的身上找出甚麼瑕疵。



她從唸中學開始，一直到留學異地，都是那麼令男孩子着迷。
甚至有些男孩子着迷得簡直就快要發狂！
她俏麗的臉龐、窈窕的身材，以至一雙修長結實的腿，都是那麼令人目眩。
因此，不少女孩子都不願意和她站在一起。
她們都害怕給她比了下去。
白雲裳却例外。
她並不屬於光芒四射的一種人，但就算是世間上風頭最勁的女人，也絕不可能把她壓倒下去。
因爲她擁有的不僅是美麗的容貌，還有機智、勇敢、和熱愛和平的善良。
幸好貝莉有種「缺陷」。
這種「缺陷」就是「不懂得怎樣去妒忌別人」。

她從來都不妒忌表姐，也不妒忌任何比自己更成功的人物。
雖然她嚷着自己的皮膚比不上表姐皙白，但這並不是妒忌。
這只是淘氣。
從兩歲時候開始，她一直都是個淘氣鬼。
她不但淘氣，而且還很「傻」。
別看她是個女孩子，當她還沒有前往英國唸書之前，就巳經是空手道和柔道的高段好手。
在英國，認識她的人，都叫她「紅玫瑰」。
玫瑰很美，但却有刺。
所以，無論是誰想採摘玫瑰，都要小心。
千萬小心。

（三）

狄浪是百分之一百的中國人。
但是他却有點像西方影壇上的阿倫狄龍。
他身材高大，瀟洒不凡，臉上不笑的時候也彷彿帶着三分動人的笑意。
阿倫狄龍在銀幕上，是擅演「冷面殺手」。
但狄浪却曾在現實生活裏殺過人。
那是在六年前的一個聖誕夜，他開槍擊斃了一個獨行大盜。
這是自衞，也是他的職責。
那個時候，他只是個剛任職的便衣探員。
現在，他年滿三十，比以前更成熟，也比以前更富經驗。
他巳是探長。
有人叫他「浪子神探」。
既是浪子，又是神探，這種人也自然是多采多姿得很。

神秘討債人

（一）

冬日的陽光，就像是一襲巨大的禦寒衣物，同時使陽光下的每一個人都感到溫暖。
巳八點正。
湯庭山每天六點左右就開始緩步跑，接着耍太極、練瑜珈、打壁球，可說得上是多姿多采，節目豐富。
有人認爲這是不適當的。
這樣是很容易會患上「運動消化不良症」。
這是很嶄新的詞彙，意思大概和「走火入魔」差不多。
但湯庭山從不理會別人的勸告。
他是個主觀極强的人，他喜歡怎樣幹便怎樣幹，而且從來不問後果，硬幹到底爲止。
他活到現在五十歲，先後娶妻[illegible]八，却仍然膝下猶虛。
他只好把一切都寄託在事業上。

× × ×

八點零三分，湯庭山疲倦地拉開了汽車車門。
氣溫是攝氏十五度，不算冷，當然也不算熱。
但他現在却渾身是汗。

他把球拍隨手丟在汽車的後座。

誰知球拍馬上反彈回來，「啪」的一聲打在他的臉龐上。

他大吃一驚，急忙退後。

定睛一看，原來車子裏居然躺着了一個人。

這人大概四十五六歲年紀，白西裝，黑襯衫，紅領帶，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太陽眼鏡。

湯庭山吸了口氣：「你：你是……」

這男人冷冷一笑：「多年不見，你倒是春風得意，每天都在這裏晨運。」

湯庭山臉色發白：「你是甚麼時候來到這裏的？」

「這個你不必管，我是來討債的。」

「討債？你不是在開玩笑罷？」

「誰跟你開玩笑？我現在急需一筆欵項，大概三百萬左右便巳足够。」

「三百萬？」湯庭山叫了起來，「我幾時欠過你三百萬？」

這男人冷冷一笑：「你該心中有數，記着，我只給你三天時間，你若敢報警，嘿嘿……」

他沒有再說下去。

湯庭山怔怔地瞧着這個男人，他也說不出話來。

× × ×

神秘人走了。

湯庭山呆了很久，才總算定了定神。

他吁了口氣，把車子開動。

但車子才移動了兩三呎，就再也無法前進。

湯庭山下車一看，原來車輪早巳被戳破。

(二)

三天的時間，轉眼即過。

湯庭山沒有再去晨運，整天都皺着眉頭。

三百萬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他不是拿不出，但最少得要變賣若干產業，和售出大量黃金和股票。

這麼一來，他可就要元氣大傷，說不定要瀕臨破產邊緣。

他當然不願意拿出這三百萬。

但他也沒有報警。

因爲他認爲，對方並不是善男信女，而靠警方的保護，那也不是長久之計。

他只好等待對方的第二次來臨。

× × ×

湯庭山沒有報警，但却找到了一個人，爲自己想想辦法。

這人叫史迪，是一家私家偵探社的社長。

他雖然年紀不大，但却年青有爲，不少極爲棘手的案件，他都能够爲僱主順利解决。

湯庭山找他帮忙，是因爲他認爲這年青人相當能幹，而且忠誠可靠。

他以前曾經也遭遇過不少麻煩的事，結果都由史迪爲他一一解决。

這一次，他在苦思無策之下，也只好再去找這個年青的私家偵探。

× × ×

下午十二點三十分，庭山企業公司大厦門外，出現了一個神秘人。

他的行動鬼祟，老是站在路旁徘徊不去。

這正是職員下班用膳的時候，人羣如潮水般湧出。

史迪也在其中。

他裝作若無其事的走過那人身邊。

那人似是毫無察覺。

史迪忽然轉身，以極迅速的手法扭轉他的右臂，同時在他耳畔沉聲喝道：「別輕舉妄動，否則開槍！」

那人大吃一驚。

他連臉色都變得紙般蒼白：「你……你別開槍！」

史迪冷冷一笑：「上車！」

「上車？你是在擄人勒索？」

「誰勒索誰，你該心中有數！」

那人正想說話，一輛黃色的汽車巳停在他的面前。

(三)

駕駛汽車的，是史迪的助手阿何。

史迪把那人推進汽車裏，進行盤問。

那人忽然怒道：「你可知道，這是非法的！」

史迪冷冷一笑：「非法的事情，你比我幹得更多罷？」

那人吸了口氣：「我幹了甚麼非法的事？」

史迪道：「你是不是正在進行一項蔽詐的勾當？」

那人瞪着眼睛：「你在說甚麼？」

史迪沉聲喝道：「別裝蒜了，唐烈先生！」

「唐烈？誰是唐烈？」那人苦笑一聲，「我姓梁，叫梁煥然。」

史迪一怔。

那人接道：「你不相信，我可以給你看看身份證。」

他果然拿出了身份證。

史迪一看，喃喃道：「你眞的不是唐烈。」

梁煥然道：「現在該把我釋放了。」

史迪沉着臉，忽然說道：「唐烈在哪裏？」

梁煥然道：「我不認識甚麼唐烈，我只是個過路人。」

史迪冷冷道：「就算你不是唐烈，但一定和他有關係，你是他的同黨！」

梁煥然皺着眉，道：「先生，這裏是法治之區，凡事都得講道理、講法律、講證據，老實說，直到現在爲止，我還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史迪瞪着他，冷冷道：「我本來也是個講法律、講證據的人，但有時候，却也喜歡用拳頭來講說話！」

他掄着拳頭，在梁煥然的面前幌了一幌。

梁煥然臉色一變。

「快說出唐烈的下落，否則……」史廸只是說到這裏，突然他的臉色也變了。

因爲他忽然聽見兩下槍聲，從庭山企業公司大厦裏面傳了出來。

「看着他，別讓他跑了！」史廸囑咐阿何，然後雙腿有如車輪般轉動，向大厦衝了上去。

電梯本來有兩部，但一部壞了，而另一部却停在頂樓。

史廸不再等待，從樓梯向上狂奔。

驀地，在三樓轉角處，他和一個人撞個滿懷。

這一撞之力，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們居然是頭碰着頭，碰了一個正着的。

史廸幾乎要昏倒過去，朦朧間，他看見了一張黝黑的臉孔。

這人好面熟。

在這一刹那間，史廸幾乎巳經可以喊出這個人的名字了，但由於腦袋實在疼得厲害，這個人的名字，他到底還是想不起來。

「別走！停下來！」史廸大叫。

雖然他一時記不起這個人的名字，但是，他可以肯定，這個人的出現，絕不尋常。

更尤其是剛才響起了兩下槍聲。

那人沒有停下來，反而更急惶地向樓下衝去。

史廸趕不上。

他的腦袋實在還很疼。

等到他稍爲定神之後，那人巳不知所踪。

史廸長長的吸了口氣，只好再向樓上奔去。

× × ×

湯庭山的辦公室，就在這幢大厦的六樓。

這時候，連辦公室門外的兩個女秘書也巳下班用膳去了。

辦公室的大門是開敞着的。

史廸才衝進去，就巳看見一個人倒臥在血泊中。

黑臉殺手

(一)

躺在血泊裏的，正是湯庭山。

他雙目瞪着天花板，臉上的表情充滿恐懼。

他巳僵硬。

史廸心頭一凉，急忙撥了個電話報警。撥完電話之後，忽然看見阿何一跛一拐的走了上來。

史廸吃了一驚：「你怎麼了？那姓梁的傢伙呢？」

阿何苦笑，聳了聳肩，臉頰一塊青一塊紅的，顯然剛剛吃了不少苦頭。

不待他說，史廸巳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姓梁的果然不是善類。

別看阿何貌不驚人，其實却是個國術高手。

梁煥然能把阿何打成這副樣子，當然更不尋常。

剛才史廸一出手就制住了梁煥然，也許是由於史廸佯作持槍在手。

其實史廸沒有帶槍，他只是用一枝鋼筆指嚇對方而已。

這梁煥然究竟是何方神聖？

驀地，史廸發現了一件令他大感詫異的事。

在湯庭山辦公桌的玻璃底下，他看見了一幀巳經很殘舊的照片。

照片裏總共有十餘人，其中一人，赫然竟是梁煥然！

史廸眉心一聚，終於忍不住把照片拿掉，放進自己的口袋裏。

(二)

湯庭山被神秘槍手刺殺，成爲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史廸儘量與警方合作。

但他却沒把那張照片交給警方。

他並不是立着歪心，也不是故意隱瞞事實，而是他直覺上認爲湯庭山之死，未必會和照片裏的梁煥然有甚麼直接關係。

他考慮很久，終於決定去找湯太太。

× × ×

湯太太是個瘦削的中年婦人。

對於丈夫之死，她感到很悲痛。

史廸曾經在湯家作客，湯太太還曾經親自下厨燒了幾道精美的菜餚加以欵待。

史廸沒有說任何安慰湯太太的說話。

他開門見山，一見面就把那張照片遞給湯太太。

湯太太接過照片，不由黯然神傷。

史廸問：「這張照片，是在甚麼地方拍攝的？」

湯太太緩緩道：「是越南西貢。」

「西貢？」

「不錯，那時候局勢很動蕩。」

「湯先生爲甚麼在那時候去西貢？」

「是爲了生意上的關係。」

史廸眉頭一皺，向照片上的梁煥然一指：「他是誰？」

湯太太仔細的看了一會，道：「他姓唐，叫唐烈。」

「唐烈？」史廸吸了一口氣，「他就是唐烈？」

「他和庭山之死，有關係嗎？」湯太太臉上露出了緊張的神色。

「可能是的。」史廸沉吟半晌，道：「妳眞的可以肯定，他就是唐烈？」

湯太太點點頭：「在很久以前，那時候我和庭山還沒有結爲夫婦，他經常來到本市，和庭山傾談生意。」

史廸道：「他們談的是甚麼生意？」

湯太太道：「這是他們男人的事，我不知道。」

「自從西貢易手之後，可有唐烈的消息？」

「沒有。」

「近來呢？」

湯太太皺着眉：「他巳到了本市？」

史廸點點頭：「是的。」

湯太太吸了口氣，顫聲道：「你的意思，是說庭山是給唐烈殺的？」

「不！」史廸搖搖頭，「湯先生被殺的時候，他不在現場。」

湯太太道：「你怎知道？」

史廸聳了聳肩：「這一點妳暫時不必理會，目前來說，嫌疑最大的人，是個臉色黝黑的男人，他極可能就是兇手。」

湯太太道：「他是誰？」

史廸沉思了很久，眼睛不斷的在眨動着。

他終於嘆了口氣道：「這人我是有點印象的，但不知怎樣，總是想不起來。」

湯太太皺了皺眉，道：「會不會是個職業殺手？」

史廸一怔，喃喃道：「嗯……職業殺手？……」

他想了好一會，忽然一拍大腿：「對了，我怎麼沒想到這方面去？」

湯太太深深地吸一口氣：「你已知道他是誰了？」

史廸搖搖頭：「暫時還不知道，但我有一份紀錄，裏面有十幾個職業殺手的資料，這人極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湯太太道：「既然這樣，你快回去看看。」

史廸神情肅穆：「湯太太，我先告辭了。」

× × ×

史廸離開湯家，正準備駕駛汽車離去，忽然聽見了兩下槍聲響起！

這槍聲，他在不久前已聽過，簡直和湯庭山被殺的情況一模一樣。

史廸吃了一驚，匆匆折回湯家。

只見湯太太俯臥在門外，臉上、胸膛各中一槍。

她連中兩槍，而且傷的儘是要害，顯然是活不成了。

史廸抽了口涼氣。

驀地，槍聲再響。

砰！

史廸腹中一槍。

砰！

槍聲再響，但史廸這次閃避得快，沒再中槍。

可是，他閃開這一槍之後，人已不支倒地。

他看見了一個人，正想向自己開第三槍。

又是那黑臉殺手！

「是你！我現在已知道你是誰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那黑臉殺手已走了。

他沒有開第三槍，因爲已有兩個警員，向這邊飛奔過來。

（三）

史廸暈迷不醒。

他受傷不輕，而且流血甚多。

他被送進醫院，經過急救後，情況仍然相當不妙。

× × ×

二十四小時過去了，史廸尚未脫離危險時期。

在這一天內，狄浪一直都忙着處理這一樁血案。

湯庭山夫婦先後被殺，連私家偵探史廸也遭遇到可怕的襲擊。

兇手手段之兇殘，着實令人髮指。

本來，警方在湯庭山遇害之後，也曾一度派人到湯家的住所附近，暗中保護湯太太。

但一星期過去了，湯家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警方認爲，湯太太是不會有危險的。

誰知保護湯太太的人員剛撤離，就發生了這一件驚人的血案。

那時候，狄浪還在蒙地卡羅，享受着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假期。

當他回來的時候，剛踏進住所，就已接到了彭警司的電話。

彭警司是個中英混血兒，他父親是英國下議院議員，而母親却是個在北方出生，在南方長大的中國人。

他本可留在英國，在父親經營的汽車公司裏大展拳脚。

但他却更喜歡這個充滿東方色彩的大都市。

只是，這繁鬧的大都市並不完全太平，它也和紐約、東京一樣，在繁榮熱鬧的背面，隱藏着無數黑暗與罪惡。

彭警司在二十五歲那年，決定了自己的前途，該向那一個方向邁進。

他的選擇是：加入警界，與罪犯鬥爭到底！

× × ×

加入警界後，彭警司熬了一段很長的歲月，才獲得晉升的機會。

現在，他已經是職位極高的警司。

但他並不驕傲。

當他還是個小警官的時候，他謙虛有禮。

現在，他的地位提高了，但却還是像從前那樣，絕對沒有半點架子。

他有的只是身爲警司應有的威信和尊嚴。

儘管樹大有枯枝，警界中難免有不少害羣之馬，但盡忠職守，本着以服務社會爲宗旨的優秀警員，也是在所不少。

彭警司正是其中之一。

當然有人很憎恨他，正如俗語所云：「曹操也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人。」

但却有更多的人尊敬他，信服他。

「浪子神探」狄浪就是其中之一。

× × ×

彭警司在電話裏的第一句說話是：「歡迎你回來。」

狄浪笑了笑，道：「你以爲我會樂不思蜀，不再回來嗎？」

彭警司道：「蒙地卡羅雖然是一個很浪漫的地方，很刺激的地方，但和我們這個都市相比較，還欠缺了一種最重要的人物。」

狄浪笑着問道：「是不是東方的女孩子？」

彭警司道：「不是女孩子是瘋子。」

狄浪聽得一怔：「瘋子？瘋子有甚麼重要？」

彭警司道：「倘若這裏沒有瘋子，咱們也許要提前退休了。」

狄浪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彭警司嘆了口氣：「你馬上回來，我再詳細告訴你一切。」

狄浪沉默了半晌，彭警司又說：「我知道你還有七天假期……」

「不！」狄浪笑了笑，道：「我現在正式向你申請銷假。」

「不必申請，我也會命令你如此，」彭警司也笑了笑，「希望你在蒙地卡羅消耗了的精力，馬上就可完全恢復過來。」

× × ×

掛斷了電話之後，狄浪立刻駕駛着一輛鮮紅色的跑車，來到了警察總署。

在途中，他被抄牌。

他開車實在是太快了，快得連交通警察也幾乎沒法趕上。

探長也會被抄牌？

不錯。

狄浪鐵面無私，交通警察又何嘗不是一樣？

狄浪沒有怪任何人。

要怪責，就只好怪自己在渡假的時候，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開得太多好了。

神探出馬

（一）

在電話裏，彭警司的聲音好像是很輕鬆。

但在辦公室裏，他的臉孔沉重得像是一塊鉛。

「狄探長，有一件很不幸的事，就在不久之前發生。」

狄浪吸口氣：「警司，我在聽着。」

彭警司沉聲道：「倘若你只有十個最要好的朋友，相信史迪必然會是其中之一，對不？」

狄浪臉色一變：「他出了事？」

彭警司點了點頭：「不錯，他現在仍然在極度危險中……」

× × ×

在警察總署逗留了四十五分鐘，狄浪已知道這案件的大概。

彭警司把這件案交給了他。

狄浪毫不猶豫，立刻就展開了全面性的調查工作。

當然，他必須親自和史迪談話。

但醫生却拒絕了他的要求。

「在目前的階段，傷者絕不適宜跟任何人談話，而且，他現在根本就說不出話來。」

狄浪抽了口冷氣：「那麼最少要等多久？」

醫生搖搖頭：「很難說，也許是一兩天之後，但也許永遠沒有這個機會。」

狄浪咬了咬牙，忿然地一拳擊在牆壁上。

一個護士走了過來，冷冷的說道：「這裏是醫院，是病人休息的地方，請保持這裏的寧靜。」

狄浪搔了搔脖子，道：「對不起！對不起！」

這護士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從他的身邊擦肩而過。

她就在這一瞬間，把一張紙條塞進狄浪的手裏。

狄浪眉頭一皺，正想追上去，一張病床忽然從長廊裏推出來把他和護士隔開。

那護士走得很快，轉眼已消失在錯綜交集的走廊間。

狄浪怔了怔，把紙條打開。

只見紙條上寫道：「凌晨一點，在冰島見，只許一人來，否則一切免談。」

在這幾句字之後，是一個潦草不堪的「魯」字。

（二）

凌晨一點，狄浪來到了冰島。

「冰島」是一間日本料理店的名字。

他在櫻花廳裏，坐了下來。

每一次，他和魯伯會面的地方，都是這裏。

魯伯是個計程車司機，但却曾經是一個龐大黑社會組織的人物。

他曾經被拘捕上法庭受審，但却因證據不足而獲得當庭釋放。

那一次，他被控告的罪名，是開設不道德場所及敎唆一名女子偷竊錢包。

結果，他無罪。

倒是那個女的，被判了半年監禁。

自此之後，他就不想再在黑道上混下去。

他決定改邪歸正。

而且，不久之後，他却與警方有所聯繫。

他成爲了一個「綫人」。

狄浪曾破了兩件巨案，都是由於魯伯提供了寶貴的綫索。

狄浪甚至開始有點替魯伯担心。

「綫人」並不易爲，而且是一件危險的事。

倘若給黑社會中人發現，魯伯隨時會遭遇到可怕的報復懲罰。

但魯伯却對狄浪說：「以前，我幹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現在年紀已大了，覺得很對不起這個社會，所以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將功贖罪。」

他甚至還拒絕接受狄浪所付出的「綫費」。

× × ×

一點零三分，櫻花廳的布簾忽然被一隻手輕輕撥開。

這是一隻很粗闊的手掌。

它粗闊强壯而皙白。

這絕不會是魯伯的手。

但狄浪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只是緩緩地呷了一杯茶。

日本的茶道，確有一手功夫。

日本的武士，更是令人高深莫測。

進來的人，居然是個古裝打扮的日本武士！

（三）

來的確是個日本人。

但他却能說漢語，雖然說得生硬一點，但他說的每一個字，都很清楚，絕不含糊。

他盤膝坐在榻榻米上，一雙眼睛牢牢地盯着狄浪。

「閣下是狄先生？」

狄浪並沒有回答，却反問道：「你是誰？」

「在下忠籐秀二，東京人。」

「閣下從東京遠道而來，是否旅遊性質？」

忠籐秀二搖了搖頭：「在下不喜歡旅遊。」

狄浪道：「那麼是爲了公幹？」

忠籐秀二道：「不錯。」

狄浪道：「哦！未知閣下從事何種行業？」

忠籐秀二道：「恕難奉告。」

狄浪道：「只要是合法行業，何須害怕別人知道？」

忠籐秀二冷冷一笑：「你就當我是個犯罪份子好了。」

「犯罪份子？」狄浪哈哈一笑，「難道閣下不知道我的身份？」

忠籐秀二道：「閣下是名聞東方的浪子神探，是罪惡份子的尅星。」

狄浪目注着他：「難道你就不怕我會把你尅制？」

忠籐秀二冷冷道：「很湊巧，我也是天下間所有探長的尅星，在東京，已有三

位不肯與在下合作的探員，死於非命。」

狄浪冷冷一笑：「這裏不是東京。」

忠籐秀二道：「所以你若拒絕在下的建議，將會死得更快，也更慘。」

狄浪臉色一變：「你以爲我現在不可以拘捕你？」

忠籐秀二冷冷道：「你當然有權拘捕任何人，但在這裏，恐怕你身上的手銬還沒拿出來，就已一命嗚呼！」

狄浪冷冷一笑，儘量沉住氣說道：「你的廢話太多了。」

忠籐秀二瞳孔收縮，緩緩道：「好，我現在把我的建議說出來。」

狄浪默然不語。

忠籐秀二接道：「首先，你必須全力追緝一個人。」

狄浪道：「只要是曾經犯法的人，警方都一定會不遺餘力，窮追猛打，務求使之繩諸於法。」

忠籐秀二道：「他是個不合法的黑市居民。」

狄浪道：「他來自何方？」

忠籐秀二道：「越南。」

狄浪道：「他叫甚麼名字？」

忠籐秀二道：「他叫唐烈。」

狄浪道：「除了不合法居留之外，他還有甚麼罪行？」

忠籐秀二道：「他是槍殺湯庭山夫婦及史迪的主謀者！」

「主謀者？」狄浪沉聲道：「換而言之，他沒有親自下手？」

「不錯。」

「行兇者又是誰？」

「他叫霍德保，綽號『黑蝎子』。」

「是他？」

「絕對不假。」

狄浪眉頭一皺：「你怎會知道得如此詳細？」

忠籐秀二道：「別以爲警方才會耳目靈通，在我們的圈子裏，我們所知道的往往比警方更多，也更確切。」

狄浪雖然不同意這番論調，但却沒有反駁。

「除了追捕唐烈霍德保兩人之外，你還有甚麼別的建議？」

忠籐秀二緩緩道：「你近來是不是很注意東北區？」

狄浪道：「這是我職責所在，無論任何不法活動，都是我們要撲滅的對象。」

忠籐秀二冷冷道：「在你渡假之前，東北區海仁街破了一樁毒品案，你可知道我們的損失有多大？」

狄浪冷冷道：「我只知道，這批毒品倘若流入市內，將會使毒品價格下降大概五分之一左右。」

忠籐秀二道：「你以爲我們會降價，便宜了那些癮君子？」

狄浪道：「白米降價也許是好事，但『黑米』平沽，那只會讓更多人陷於泥沼之中。」

忠籐秀二道：「我的第二點建議，是你要跟我們保持聯絡，在警方還沒有採取行動之前，就先讓我們知道。」

狄浪道：「那麼，警方的一切行動，都會變成白費心血，撲了個空？」

忠籐秀二點點頭。

「正是如此。」

狄浪冷笑一聲道：「我爲甚麼要做這種事？你們又爲甚麼要選擇我？」

忠籐秀二道：「我們選擇你，是因爲你在警方的地位，已越來越重要，找幫手，當然要找有份量的，總不成向芝麻綠豆的小脚色打主意。」

狄浪道：「你們認爲我會有這種興趣，跟你們同流合污嗎？」

忠籐秀二沉默了一會，才道：「實不相瞞，我們的首領很欣賞閣下的才幹。」

狄浪道：「可惜你的首領並不是警務署長。」

忠籐秀二忽然嘆了口氣：「當一個警務人員，能賺多少？」

狄浪道：「對於一般受薪階級來說，我認爲已是相當優厚。」

忠籐秀二陡地笑了起來：「請問閣下，你這次渡假的費用，要花了多少時間才能積蓄回來？」

狄浪眨了眨眼：「我這個人向來沒有太多的積蓄，這一點恕難奉告。」

忠籐秀二道：「這未免是太可憐了，以閣下這種人才應該每天都賺三千塊！」

狄浪呆了呆：「你說每天賺三千塊？那豈不是月入九萬？」

忠籐秀二忽然從袍服裏掏出三疊厚厚的鉅額鈔票，放在桌上：「這裏總共是十八萬塊，只要你答應加入我們的組織，它就是屬於你的。」

「十八萬？」狄浪吸了口氣。

「這只是見面禮，」忠籐秀二道：「以後每一個月，我們都給你九萬塊薪酬，而且年終雙薪，另外有花紅，除此之外，每一個月我們都可以供應閣下三位絕色處女……」

說到最後一句，忠籐秀二臉上露出了淫邪的笑容。

狄浪微微一笑道：「難怪人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們的出手，遠比政府闊綽。」

忠籐秀二哈哈一笑：「閣下是聰明人，當然會選擇最好的僱主。」

「不錯。」

「很好，請先收下這點見面禮。」

狄浪搖搖頭：「你誤會了，在下的選擇，並不是你們的組織。」

忠籐秀二臉上的笑容陡地僵硬下來：「這是甚麼意思？」

狄浪道：「閣下可曾聽過『寧爲鷄口，莫爲牛後。』這兩句說話？」

忠籐秀二怔了怔，繼而道：「我可以保證，在一年之後，你可以成爲我們組織裏的第三把交椅人物。」

狄浪道：「這不夠意思，除非把你和首領都幹掉，讓我主持大局，那才值得考慮。」

忠籐秀二臉色一寒：「如此說來，你是在拒絕我的建議？」

狄浪冷冷一笑：「有件事情，我本來不想對任何人說，但現在却不妨讓你知道一下。」

忠籐秀二目光收縮：「你說。」

狄浪說道：「去年，有個女人向我求婚。」

忠籐秀二一怔。

「這是甚麼故事？」

「這不是故事，而是千眞萬確的事，」狄浪緩緩道：「她是個寡婦，年紀不算大，只比我大三歲，人也很漂亮，她向我求婚的時候，也和閣下一樣，把大量的現欵擺在我的眼前，只要我點點頭，這個女人和所有的錢都是屬於我的。」

忠籐秀二盯着他的臉，問道：「她給你多少？」

狄浪道：「美金三百萬，另外還有雄獅銀行的股票十五萬股。」

忠籐秀二的臉色又變了。

狄浪悠然一笑：「你一定會不相信，但我却可指天誓日，這絕對不是吹牛。」

忠籐秀二道：「你拒絕了？」

狄浪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老實說，這種機會，別人就算活上三十輩子，也未必會遇上一次，我可不是不吃人間烟火的神仙，又豈不會怦然心動？」

忠籐秀二道：「結果怎樣？」

狄浪聳了聳肩，道：「結果我在她的面前跪了下來。」

忠籐秀二皺了皺眉：「到底是誰向誰求婚？」

狄浪道：「我剛才已說過求婚的是她，而不是我。」

忠籐秀二道：「那麼你爲甚麼在她的面前跪下來？是不是因爲太感激了？」

「不錯，我的確很感激她，她實在對我太好了。」狄浪慢慢的說道：「但感激是一回事，我絕不會因爲感激別人，而把婚姻當作買賣。」

「你到底在說甚麼？你們中國人豈不是有一句名言，叫『男兒膝下有黃金』嗎？」忠籐秀二說。

「我是個浪子，浪子最大的特點，就是高興怎樣幹便怎樣幹，從來都不會理會別人怎樣看法，」狄浪淡淡道：「所以，就算有一天你看見我在泥沼裏抱着一條母豬睡覺，也不必驚詫，因爲我高興嘛。」

忠籐秀二仍然不明白：「你爲甚麼要向她下跪？」

狄浪道：「因爲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非要求她答應不可。」

忠籐秀二道：「你求她甚麼？」

狄浪道：「我求她不要向我求婚。」

忠籐秀二又是一呆。

狄浪一笑：「你是不是覺得我有點瘋呢？」

忠籐秀二沉默了很久，才嘆了口氣：「這也難怪，完全不瘋的人，就不能算是一個標準的浪子。」

狄浪又笑了，他笑得更愉快，就像個遇見了知音人的藝術家。

「你說得對極了。」

忠籐秀二盯着他：「現在，你是不是也想跪下來，求我不要拉攏閣下？」

狄浪立刻搖頭。

「絕不會。」

「爲甚麼？」

「理由有三！」

「請說！」

「第一：你們出手太低，十八萬和三百萬塊美金相比下來，已是天淵之別，何況人家還有十五萬股銀行股票？」

忠籐秀二咳嗽兩聲，不說話。

狄浪接道：「第二個理由：因爲我是警務人員，而且現在正是當值時候，又怎能向一個職業罪犯下跪，這豈不是一下子丟盡數以萬計警務人員的臉？」

忠籐秀二的臉色變得更爲難看：「還有呢？」

狄浪的臉色也沉了下來，道：「因爲你是日本人！」

忠籐秀二眉心打結：「你痛恨我們日本人？」

狄浪道：「現在還說痛恨日本人之類的說話，也許是有點過時了，畢竟中日之戰早已成爲過去，而且新的一代，也不會再把昔日戰火血仇，記在心上，但無論到了甚麼時候，甚麼年代，中國人都絕不會向你們屈膝，這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忠籐秀二吸了一口氣：「你現在還年輕，當然不知道金錢的好處，但是等到將來……」

狄浪不等他說完，就已截然接道：「浪子從不理會將來會發生甚麼事，尤其是活在這個年代，說不定明天就會有核子彈在自己的頭頂上爆發。」

忠籐秀二嘿嘿一笑。

「你太倔強了。」

狄浪也嘿嘿一笑。

他說：「現在，這個倔強的人馬上就要把你拘捕！」

他這句話剛說完，森寒的刀光已在櫻花廳閃起。

好鋒利的東洋刀！

好快的東洋刀法！

（三）

刀光一閃，狄浪已把身子俯伏在地上了。

他不是俯伏不動，而是伏下閃過這一刀之後，立刻迅速翻身，凌空疾踢一脚。

這一脚並非雜亂無章的動作，而是北派譚腿中的救命絕招。

這一招不但可以救命，還能連消帶打，反擊敵人的心臟要害。

但忠籐秀二却沒有跟狄浪苦拚下去的打算。

他亮刀只是爲了撤退。

不等狄浪發揮凌厲的反擊，他已身形急急後退，而且還以極快的手法，把那十八萬塊鈔票掠回。

狄浪急追。

但是櫻花廳外，原來還有三個彪形巨漢。

狄浪剛衝出去，這三人立刻就纏了上來。

他們雖然赤手空拳，但却都孔武有力，而且還有武學根底。

狄浪冷不提防，背上中了一拳，身子踉蹌仆前。

只聽得一人冷笑：「甚麼浪子神探，原來是個草包！」

那知「草包」兩個字才出口，狄浪已身形如電閃，來到了他的面前。

這大漢只見眼前一花，臉龐上已經結實的挨了一拳！

另外兩人臉色一變，雙雙發出一聲暴喝，分從左右撲擊狄浪。

狄浪冷笑，虛張一式，佯攻向左，但最後却是一拳重重打在右方那大漢的胸膛

上。

那大漢體重不輕，最少超過一百八十磅，但這一拳却像是大鐵鎚般沉重，登時把他打得嘴角冒血，臉如紙白。

他踉蹌退下。

另一人睹狀，立刻從褲管下抽出一把刀。

狄浪却同時拔槍，槍管一下子就對準了這大漢的眉心！

浪子突然失踪！

（一）

「放下刀！否則開槍！」狄浪大喝！

那大漢一看見槍，不但手軟，連腿都軟了。

他馬上丟掉了刀。

「伏在地上！」狄浪又大喝！

大漢依言伏下。

狄浪還想擒拿其餘兩人，但他們早已逃之夭夭。

這一番的擾攘，終於驚動了附近的警員。

狄浪已在盤問那大漢。

「你叫甚麼名字？」

大漢回答：「大眼權。」

這人的眼睛果然很大。

狄浪怒道：「我是問你姓甚名誰，莫非你父親姓大嗎？」

「不，我叫丁有權。」

狄浪冷冷一笑：「有權有勢，這名字本來不錯，只可惜現在你『有難』了。」

丁有權抽了口涼氣：「我只是被人利用的……」

「看你不像個蠢材，怎會被人利用？」狄浪盯着他的臉，冷冷道：「你們是那一條道上的人？」

丁有權沉吟了一下，才說：「我們是『三人帮』。」

狄浪說道：「就是剛才那兩個再加上你？」

丁有權點點頭：「是的。」

狄浪道：「他們叫甚麼名字？」

丁有權搖頭道：「我不能說，這樣太不够義氣。」

「義氣？」狄浪冷冷一笑：「只怕你是講義氣，人家却視作兒嬉，剛才你給我制服了，他們有沒有救你，還不是像風般跑掉了？」

丁有權吸了口氣，還是不願回答。

狄浪沉着臉，忽然道：「這問題你暫時不回答也可以，但接着下來的一件事，你非要說清楚不可。」

丁有權的臉色很是蒼白，顯然很不好受。

狄浪拍了拍他的肩膊，問道：「你可認識一個叫魯伯的人？」

丁有權搖頭。

狄浪又問道：「你可曾聽過這人的名字？」

丁有權仍然搖頭。

狄浪指着他：「你太不合作，就算我想為你減輕罪名也不行了。」

丁有權苦着臉：「我的確不知道魯伯是甚麼人，更沒有見過他。」

狄浪一楞。

看他的樣子，似乎眞的不知道魯伯是誰。

狄浪的心沉了下去。

當他接到那張紙條之後，就已知道魯伯出了事。

因為魯伯絕不會用那種毫不客氣的語句，來約見自己。

但那確是魯伯的筆跡。

由此可見，當魯伯在寫紙條的時候，他已是身不由主，被人所挾持。

忠籐秀二的出現，更加證明自己的看法沒有錯誤。

魯伯沒有來。

因為要約見狄浪的人，根本就不是魯伯，而是忠籐秀二。

狄浪本來打算拘捕忠籐秀二之後，才向他逼問魯伯的下落。

但忠籐秀二却給跑掉了。

而唯一被制服的丁有權，却又不知道魯伯究竟是甚麼人，更加不知道魯伯的下落。

狄浪實在担心魯伯的安危。

他馬上親自到魯伯的居所，但屋內却無人應門。

他正想進去，但却忽然從天井處，看見屋內的抽氣扇是開動着的。

他心中一凜，上前拉開鐵閘。

鐵閘沒有鎖住。

還有一扇木門。

狄浪又按動門鈴，大力敲門。

還是沒有反應。

倒是隔隣的門開了，一個蓬頭垢髮的中年婦人走了出來，罵道：「作死咩，半夜三更鬼殺咁嘈，我報警㗎！」

狄浪吐了口氣，立刻出示證件：「對不起，我是警探，請問……」

一聽見「警探」這兩個字，這婦人臉色陡地一變，忙道：「對不起，對不起，我還以為又是那個瘋子……」

「瘋子？」狄浪眼色一變，「這裏曾經來了一個瘋子？」

婦人點點頭：「就在昨天上午，有個好像是……嬉……嬉皮士的傢伙，不斷的在隔隣敲門。」

狄浪道：「後來怎樣？」

婦人道：「後來怎樣我可不知道，我到十六樓搓麻將去了。」

狄浪吸了口氣，突然用盡全力，衝開木門。

砰！

第一次不成。

砰！

再衝撞一次，終於木門被撞開了。

狄浪立刻看見了一雙懸在半空的脚。

那婦女隨後跟着走了進來，初時還東張西望，等到她看見這雙脚的時候，不由「哇」的一聲尖叫起來，嘶聲道：「有人『掛臘鴨』呀！」

（二）

被吊在半空的魯伯，早已氣絕。

狄浪緊握着拳頭，可說已憤怒到了極點。

他搖了個電話，不久之後就聽到警車的蜂鳴器在街道上响個不停。

兇手早已逃去。

雖然魯伯是死於上吊，但狄浪却可以

肯定，這絕不是自殺，而是謀殺。

因為在魯伯的臉上和身上，有很明顯的傷痕。

他是先被毒打，繼而被兇徒强行吊死的。

這種暴行，着實令人感到髮指。

那嬉皮士般的人，自然是有着極大的嫌疑。

但那婦人却只能描述「瘋子」身上衣服的大概，對於他的臉孔，她早已全無半點印象。

狄浪又在兇案現場，找到了一叠空白的紙條，和一支黑色的原子筆。

這紙條和筆色，都和狄浪接到的完全符合。

顯然，兇手曾經强逼魯伯寫出那張紙條，然後再施毒手。

狄浪蹙着眉，不斷的在思索。

那嬉皮士是甚麼人。

從各方面蛛絲馬跡看來，兇手似乎很莽撞，是個粗枝大葉的人。

但除了那婦人看見這嬉皮士之外，狄浪却再也沒有半點綫索，可以一直追查下去。

就在這時候，他接到了醫院的一個消息。

史廸已清醒過來。

狄浪初時不由一陣興奮，但醫生却表示：「他大概還可以有三十分鐘比較清醒的時間，但三十分鐘之後，他的體能和神智極可能會崩潰下來。」

這意思無疑是說，史廸的時間已不多了。

× × ×

車子幾乎像是太空穿梭機般，幌眼間就已來到了醫院。

車子開得極快。

狄浪衝進醫院裏的速度，更是快得像是一頭憤怒的美洲豹。

他沒有等升降機。

史廸在醫院的六樓，而狄浪可說是用世界紀錄般的時間，在一分鐘之內就已衝到了史廸的病房。

一個醫生在門外，險些給他撞倒。

「他……怎樣了？」

醫生看了看腕表，嘆了口氣道：「你現在大概只剩下十分鐘的時候，但站在人道的立場上，希望你不要讓傷者再受到刺激……」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狄浪已閃身進入病房內。

（三）

十分鐘之後，狄浪黯然離開病房。

他的老朋友史廸，已遠離他而去。

他所說的一切，已由兩位警官紀錄下來。

他臨死前，終於想起那兇手的名字。

那是「黑蠍子」霍德保！

× × ×

霍德保已被通緝。

他曾經因傷人案而入獄，警方有這人的詳細資料。

他的照片，很快就在電視螢幕和報章上出現。

同時，警方也在追查另外兩個人的下落。

第一個是殺魯伯的兇手。

第二個就是唐烈。

唐烈使用的身份證，上面的名字是梁煥然，這顯然是僞造的。

但狄浪却知道，即使把這三個人全都抓了回來，事情仍未能解決。

因為這已牽涉及一個極龐大的犯罪集團，而這集團的第二把交椅人物，極可能就是那個自稱「忠籐秀二」的日本人。

忠籐秀二賄賂狄浪失敗，他將會繼續採取甚麼行動？

目前來說，是任何人都無法預料得到的。

× × ×

狄浪衝上病房見史廸的時候，速度極快。

但他離去的時候，脚步却沉重得像是縛着一塊大石頭。

他的心情也是一樣。

他幾乎花了五分鐘的時間，才慢慢地從六樓走到地下大堂。

他聽見了一下很清脆，「叮」的一聲鈴响。

那是升降機已到了地下的响號。

升降機門打開，一條白色的人影閃身走了進去。

狄浪忽然目光一亮，失聲叫道：「是妳！」

他已認出她是誰。

他毫不猶豫地，立刻就衝了進升降機內。

× × ×

升降機門迅速關閉。

兩個警長在後面，看見了這情景。

他們本也想追上去，但是却已遲了一步。

兩人互望一眼，彷彿在問：「發生了甚麼事？」

從燈號顯示，升降機一直到了頂樓才停下來。

而警長立刻乘坐另一部升降機，登上頂樓。

但是他們找遍整層醫院，也看不見狄浪。

「狄探長去了哪裏？」

沒有人知道。

甚至警署總部用無綫對話機傳呼他，也沒有反應。

這個浪子神探，居然在全市規模最大的醫院神秘失踪了！

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一）

在距離酒吧最近的一條保齡球道上，一個穿紅衣藍牛仔褲的女郎，已連續第五次打了個全中。

由於她是如此美麗，也由於她的技術是那麼優秀，在她的背後，已漸漸圍聚着一大羣人。

她身手不凡，姿勢美妙，而且又是個極為動人的女孩子，她備受人們的觸目，那是很自然的事。

這一天，是星期六的下午。

在這間設備第一流的保齡球場裏，可以說是熱鬧到了極點。

在這紅衣女郎隔隣的一條球道上，打球者上是來自美國紐約的第一流好手杜安納。

杜安納曾在紐約，連續三年囊括五項保齡球錦標大賽的冠軍。

但這一天，他的成績顯然還及不上隔隣的紅衣女郎。

甚至已有人向他發出了喝倒采之聲。

杜安納除了不住搖頭苦笑之外，就只能寄望下一球能打出應有的水準。

但他今天實在是太差勁了，倘若今天是保齡比賽，恐怕他在初賽階段就已被淘汰出局。

那紅衣女郎終於忍不住走過去：「你怎麼啦？是不是吃了海鮮肚子有點疼？」

雖然她是用英語向他發問，但在場者多半都聽得懂，不由响起一陣哄然大笑。

杜安納用手帕抹了抹額上的汗，尷尬地笑　笑：「貝小姐，想不到妳比我還厲害，倘若妳住在美國，我可要退出這項運動比賽了。」

紅衣女郎一笑：「眞會騙人開心。」

・杜安納用力的搖搖頭：「不！這是眞的……」

這時候，圍上來觀看的人更多了。

紅衣女郎好像有點不耐煩了：「我不打啦。」

杜安納看了背後的人羣，不由苦笑：「看樣子，我現在比奪得冠軍的時候還更受人注目。」

紅衣女郎和杜安納穿過了幾乎水洩不通的人堆，來到了酒吧。

「雲裳姐呢？」紅衣女郎雙眉一皺，「剛才她還不是在這裏嗎？」

杜安納一笑：「莫不是喝醉了？」

「她不是喝酒，而是喝橙汁，」紅衣女郎道：「而且就算喝一兩瓶白蘭地，也未必可以讓她醉下來。」

杜安納聽得一呆：「她眞的有這等酒量？」

紅衣女郎點點頭：「當然是眞的。」

「是假的！」她還沒有說完，背後已有人笑着說：「我可沒這麼好的酒量。」

× × ×

那紅衣女郎，就是「紅玫瑰」貝莉。

她喜歡玫瑰，尤其是紅色的玫瑰。

在她背後突然出現的，當然就是她的表姐白雲裳。

白雲裳今天穿着的是一襲長裙。裙是天藍色的，顏色很柔和，這和她平時的性格很接近。

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她都會採用最和平的手段來處理事情，除非是逼不得已，那才例外。

她是個鋼琴家，雖然年紀輕輕，但對貝多芬的樂曲極有研究，還沒有十六歲就已在鋼琴公開演奏比賽擊敗百餘好手，獲得冠軍。

她彈得一手好鋼琴，那已是人所皆知的事。

但她在其他方面的本領，目前來說人家知道的還不太多。

倘若有人說，她曾經在去年聖誕晚會裏，把一個企圖向她有越軌行爲的大漢擊倒，而且那人就是著名的空手道名家王特勇，恐怕就很難令人相信這是事實。

然而，這是千眞萬確的，只不過他們動手的地方是在露台外，目擊者只有一人而已。

那人却全然不覺得半點意外。

因爲她就是貝莉。

× × ×

白雲裳的確沒有驚人的酒量。

但貝莉也沒有完全說謊。

她的表姐，的確曾經一口氣連喝兩瓶白蘭地而面不改容。

但那一次，她是在試驗一種新藥物。

這種藥物，是由一個老博士研究出來的，只要服下一顆，就可以把一個人的酒量，增强五倍以上。

白雲裳那時候還很年輕，好奇心大的出奇，而且勇氣十足，立刻就自告奮勇作出試驗。

試驗結果，的確不錯。

但是老博士却沒有把這種發明公諸於世。

他認爲，這種發明，對人類沒有甚麼貢獻，而且喝酒太多，就算不醉，到底還是一件極其傷害身體的事。

這種「不醉藥」，就當作是「無聊之作」好了。

(二)

杜安納是渡假性質而逗留在本市的。和他一起從紐約來到本市的，還有兩個美國人。

他們一個是足球員，但已退休，他叫艾雲。

另一個叫薛哥，三十五六歲左右，是一家船廠的機械工程師。

他們一直以來都很响往這個美麗的東方大都市。

他們都渴望能擁有一個愉快的假期。

至於杜安納，他是個藥劑師。

在本市，他與一個老博士很熟悉，十多年前，這老博士還在他紐約的家裏居住了好幾個月。

這位老博士姓胡，是本市大名鼎鼎的腦科專家。

「不醉藥」也就是他發明的。

× × ×

經過了胡博士的介紹，杜安納等三人認識了白雲裳和貝莉。

她們成爲了這三個美國遊客的响導。

這兩個响導，美麗而活潑聰敏，當然是很理想的。

但艾雲和薛哥却對郊野很有興趣，在城市裏逗留了一天，接着就往北而去，他們說要環遊郊區一週。

他們還拒絕任何人作爲响導。

他們表示，最佳的响導就是地圖。

× × ×

白雲裳、貝莉和杜安納離開了保齡球場後，一直向停車場走去。

車子是貝莉的。

她喜歡紅色玫瑰，也喜歡紅色汽車。

自從她領取了駕駛執照後，最少已換過七八部車子。

她以前每一輛車子都是大紅色的。

現在這一輛也不例外。

那是一輛性能極優良的跑車。

貝莉忽然摸了摸肚子。

「糟了！」她叫了起來。

杜安納吃了一驚：「甚麼事？妳是不是太疲倦了？」

白雲裳淡淡一笑：「她病了。」

「病了？」杜安納一呆，「剛才她還不是精神奕奕的？」

白雲裳道：「因爲那時候她玩得樂極忘形，忘了肚餓。」

杜安納笑了起來：「原來是餓病。」

貝莉明亮的眼睛一翻，鼓着腮說：「雲裳姐也一定餓了，尤其是剛才還喝了橙汁，只是她一向矜持得要命，才裝作若無其事罷了！」

白雲裳笑道：「就算我很餓，也不會忽然大叫一聲『糟了』，妳可知道，安納先生給你嚇一跳，可能損失細胞數以百萬計！」

貝莉皺了皺鼻子：「別再東拉西扯了，餓壞了細胞死得更多啦！」

杜安納想了想：「聽說你們這裏有種地方，叫……叫『大排檔』，對嗎？」

貝莉一拍大腿：「對！到肥水記那裏去，那胖子弄的排骨，炆蟮，我已很久沒嚐試過了。」

說着，他們已陸續登上了跑車。

這種跑車雖然只有兩道門，但却有兩排座位，可以載四人。

就在貝莉要開動車子的時候，忽然有個人跑了過來，叫道：「白小姐，妳等一等！」

× × ×

這人臉色蒼白，雖然身材很高，但却瘦得可憐。

他並不是餓壞，也不是因爲營養不良，而是因爲吸毒，所以才會變成現在這副樣子。

他跑得很快，但却脚步虛浮，有點隨風擺柳的樣子。

貝莉皺了皺眉，問白雲裳道：「他是誰？」

白雲裳嘆了口氣：「他本來叫大猩猩，但現在却已變成了一隻瘦猴子。」

這時候，大猩猩已走了過來：「白小姐……」

他跑過來似乎花了很大的勁，上氣不接下氣，半晌才接道：「你們快下車，剛才有人在車子裏動了手脚。」

白雲裳臉色一變。

「他是誰，你可認得？」

「是駱通天。」

貝莉又是眉頭一皺：「駱通天是甚麼人？」

白雲裳吸了口氣道：「他是個炸彈爆破專家，大戰時曾在武漢前綫佈下過地雷陣！」

不等她說完，貝莉已和杜安納匆匆離開車子。

「要不是報警？」貝莉嚷了起來。

他們遠離跑車，而且大聲喝止途人。

驀地，一陣驚人的爆炸聲响起。

「轟！隆！」

跑車裏果然有枚計時炸彈。

這炸彈的威力相當厲害，雖然白雲裳等人已離開很遠，但仍然被爆炸所產生的氣浪，震得爲之一陣昏眩。

那大猩猩更加陷入了天旋地轉的境界中。

白雲裳吸了口氣，拍了拍他的兩頰：「猩猩！猩猩！你怎麼了？」

大猩猩喘着氣，苦笑道：「白小姐，謝謝妳的關心，我……我沒事。」

白雲裳眸子裏閃動着感激的光芒：「該感謝的是我們，不是你及時提出警告，現在我們恐怕已變成了一團肉醬。」

「不是肉醬，是化爲飛灰！」貝莉恨得牙癢癢的，道：「駱通天，總有一天我要你知道紅玫瑰的厲害！」

「妳很厲害嗎？」白雲裳瞪了她一眼：「大戰時駱通天在戰場上出生入死，那時候妳還沒有出世！」

杜安納皺着眉，一言不發。

貝莉忽然對大猩猩說：「你認識雲裳姐？怎麼我從來都不知道？」

大猩猩搔了搔頭，道：「若不是白小姐，我早已給吸血王打斷了腿。」

白雲裳瞧着他，嘆道：「吸血王專放高利貸，固然是個吸血鬼，但海洛英却比吸血鬼更可怕！」

大猩猩的面色有點難看。

白雲裳又道：「你爲甚麼總是不肯聽我的說話，把毒癮戒除？」

大猩猩沉默了一會，才道：「我早就想把它戒掉，但却沒有這個勇氣。」

白雲裳道：「只要你肯下決心，我可以帮助你。」

大猩猩搖搖頭：「不，這種事最重要的還是靠自己，我已知道該怎樣做了，再見。」

白雲裳却叫住了他。

「你現在不能走。」

大猩猩道：「妳是要我做警方的證人吧？」

白雲裳點點頭：「不錯。」

大猩猩苦笑了一下，道：「我是個癮君子，癮君子最怕的就是遇上警察。」

白雲裳道：「但警方却能令你戒除毒癮。」

大猩猩搖搖頭：「不！我暫時還不想戒……」

貝莉忽然站在他的面前，目不轉睛地盯着他：「你叫大猩猩？」

大猩猩呆了一呆，才點了點頭：「是的。」

貝莉冷冷一笑：「你現在的體重，恐怕比我還要輕得多，你可知道再瘦下去，你會變成一副怎樣的樣子？」

大猩猩吸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們都很關心我，但這是我自己的事，應該由我自己來做決定。」

白雲裳嘆息一聲，道：「不錯，這本來是你自己的事，但你若走了，又有誰能指證駱通天？」

大猩猩道：「你們也可以指證他！」

白雲裳道：「但目擊他犯罪的人，却是你，而不是我們。」

貝莉立刻接着說道：「倘若駱通天逍遙法外，他日定必再來一次，那時候，咱們姐妹可要粉身碎骨了。」

大猩猩沉默了一會，忽然看見一輛警車駛了過來。

這時候，車子仍然在燃燒着，火光照紅了整個停車場。

一個警官走了過來，用英語向杜安納

說：「發生了甚麼事？」

杜安納苦笑一下，指了指貝莉：「她的車子給歹徒爆毀了。」

警官吸了口氣：「你是和她們在一起的？」

杜安納點點頭。

警官的臉有點發白：「兇徒要對付的，也許就是閣下，而不是這兩位小姐。」

貝莉一怔。

「怎麼會這樣的？他只不過是一個遊客……」

杜安納搖頭：「不，我不是遊客。」

貝莉又是一呆：「你……你是誰？」

杜安納道：「我是杜安納，是個保齡球好手，同時也是國際刑警。」

「甚麼？」貝莉吃了一驚：「你是國際刑警？可不是開玩笑罷？」

白雲裳搖搖頭，說道：「他的確是國際刑警，還有艾雲和薛哥，都是相同的身份。」

貝莉怪聲叫了起來：「原來妳早已知道，爲甚麼不向我說？」

「別胡亂大叫好不好？」白雲裳瞪了她一眼，「妳現在已不是小孩子了，也不怕人家看見笑話。」

杜安納笑了笑：「她很好，比我們國家的女孩子還爽快。」

但是，他隨即神色肅穆地對那位警官說：「周警長，我們遭遇到不法之徒嚴重的挑戰，你可有甚麼寶貴的意見可以帮助我們？」

警官嘆了一口氣：「寶貴的意見，我暫時欠奉，倒是有個不幸的消息，要轉知閣下。」

杜安納臉色一變：「是不是他們出了事？」

周警長沉聲道：「艾雲和薛哥，他們在一小時之前，被人發現倒斃在汀斯大酒店九樓電梯門外。」

杜安納咬着牙，指骨發出了勒勒的聲響。

周警長的面色也很難看，接道：「當時，酒店的管房聽見了幾下『噗！噗！』的聲響，然後就是兩個人慘叫的聲音，於是匆匆趕到電梯門外，他看見了艾雲和薛哥，兩人都已倒臥在血泊中，連動都不能再動一下。」

杜安納咬牙道：「剛才若不是有人及時告知，我和白小姐，貝小姐也已化爲火海寃魂！」

周警長神情嚴肅：「安納先生，你們的任務，實在是太危險，也太艱鉅了。」

杜安納吸了口氣，忽然說：「狄探長在哪裏，我想跟他聯絡一下。」

周警長不由一陣苦笑。

杜安納臉色一變：「你不是想說，連他也遭遇到意外罷？」

周警長長長嘆息一聲，道：「很不幸，這說話正是我現在要說的。」

貝莉聽到這裏，不由直跳了起來：「甚麼？狄浪也給人殺了？」

白雲裳沒有說話，但美麗的臉龐已變得一片蒼白。

周警長沉聲道：「他失踪了，生死未卜。」

貝莉握着拳，道：「無緣無故，他怎會失踪的？難道是遇見了鬼嗎？」

周警長嘆了口氣：「恐怕眞的遇見鬼了，他是在醫院裏失踪的。」

白雲裳終於開口，道：「他爲甚麼會到醫院？」

周警長道：「妳不是認識史廸嗎？」

白雲裳點點頭：「不錯，難道狄浪失踪，也和史廸有關係？」

周警長露出了難過的神情，嘆道：「史廸死了。」

× × ×

白雲裳怔住。

貝莉也怔住。

她們都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倘若跟她們說話的不是周警長，她們實在無法相信那是事實。

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她們接到了一連串極之不幸的消息。

艾雲和薛哥，在不久之前還是生龍活虎似的。

但他們並不是眞的去了郊野，而是在進行一件極危險的任務。

但他們失敗了，而且還賠上了兩條性命。

狄浪，他是個浪子，但從小學時候開始，他就已經是白雲裳的老同學。

雖然，當白雲裳在外國留學的時候，他們分開了一段時期，但現在他們又經常在一起。

但周警長却說，這個浪子神探失踪了，而且生死未卜！

接着，還有史廸的死訊！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海鷗紅玫瑰被擄 (一)

大猩猩終於想通了。

他決定把毒癮戒掉，還與警方非常合作。

由於他自己承認是吸毒者，而且還主動要求警方押送他去戒毒所，所以他暫時喪失了自由。

這是白雲裳最贊成的。

因爲在警方的扣押下，他不但可以戒除毒癮，而且還相當安全。

她相信，當大猩猩向自己通風報訊的時候，放置炸彈的兇手一定會全部目擊。

理由很簡單，那停車場並不是甚麼隱蔽的地方，兇手既然已經在汽車裏放置了炸彈，就必定會在遠處暗中伺伏，隔江觀火。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這可怕的陰謀，給一個吸毒者及時揭發了。

兇手駱通天一定會深深不忿！

如此一來，「多管閑事」的大猩猩，極可能會有危險。

他現在反而安全得多。

貝莉忍不住問白雲裳：「妳以前認識他？」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他本來是一個很年青有爲的藝術家，尤其是對於油畫，更是天才橫溢，甚至有人將他的作品與曼西齊的作品相比。」

貝莉道：「曼西齊豈不是曾經在兩年藝術展覽中，極受好評的意大利人？」

白雲裳點點頭：「但妳對曼西齊的注意，只是近兩年來的事，早在五六年前，他就已極負盛名，而大猩猩却曾經有一段時間，被人們將他與曼西齊相提並論。」

貝莉呆了一呆，道：「但他怎會淪落到現在這種地步？」

白雲裳嘆道：「是爲了失戀。」

「失戀？」

「不錯，他曾在情場上重重的摔了一跤。」

「這有甚麼大不了的？」貝莉「哼」的一聲，「我在唸中學的時候，就已失戀過好幾次。」

白雲裳不由笑了起來：「妳是個怎樣的人，難道我還不清楚？妳根本就從來沒眞眞正正的愛過一個人，又怎會失戀？」

貝莉鼓起了腮，叉着腰「嗄」聲說道：「妳別弄錯了，我是一個感情極豐富的人，而且也是個博愛主義者！」

白雲裳又笑了笑：「就算妳是個博愛主義者，也不能把這種愛心與戀愛混爲一談。」

貝莉道：「這有甚麼不同？愛心是愛，戀愛也是愛，這都是一樣的事情。」

白雲裳笑道：「妳若在街上看見一個瞎子，正準備過馬路，而又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妳是不是會帮助他？」

貝莉點點頭。

「這個自然。」

「這就是愛心，妳是在帮助別人，但總不見得妳會嫁給他罷？」

貝莉皺了皺眉：「別越說越遠了，大猩猩失戀後又怎樣？」

「他意志消沉，嗜酒、賭博、最後更染上了毒癮。」白雲裳說。

貝莉道：「他是不知自愛，該死！」

白雲裳道：「但更該死的，却還是那些毒販，倘若沒有毒販又何來癮君子？」

貝莉道：「聽他剛才說，妳好像救過他一次。」

白雲裳道：「因爲他借了一筆高利貸，到了期却還不出錢來。」

貝莉道：「你代替他清還了？」

白雲裳點點頭。

貝莉道：「他借了多少？」

白雲裳道：「兩千塊。」

貝莉道：「連本帶利，妳替他還了多少？」

白雲裳伸出了兩根手指。

「甚麼？兩萬？」貝莉嚇了一跳。

「不是兩萬，是兩千。」

「兩千？」貝莉一怔：「妳沒有付利息給那吸血鬼？」

白雲裳冷冷一笑：「妳以爲我會對這種人很客氣？」

貝莉道：「也許，他是看在狄浪的面上，讓妳威風一次。」

「不！他沒有給任何人面子。」白雲裳冷冷道：「他是個見錢開眼，六親不認的人。」

貝莉一楞。

「但他怎會只收回兩千塊就算？」

白雲裳道：「因爲他看不起我。」

「看不起妳？是甚麼意思？」

白雲裳道：「他知道我是練過國術，也練過空手道和柔道的，但他仍然看不起我，認爲女流之輩，武功就算再高，也總有個限度。」

貝莉眨了眨眼道：「難道他要跟妳交手？」

「不錯，」白雲裳道：「他說我若能打贏他，大猩猩的欠債可以一筆勾銷。」

貝莉笑了起來：「妳是不是把這吸血鬼打得落花流水？」

白雲裳笑道：「別看輕他，他是跆拳道的高手，絕不是不學無術之輩。」

貝莉道：「跆拳道有甚麼了不起？」

白雲裳忽然面色一沉：「妳這句說話就不對了，武學之道，各有所長，無論是那一種武功，都有一定的優點，强弱高低，並不在乎武功的形式，而是要看練功者的道行深淺，難道這點膚淺的道理，妳都不明白嗎？」

貝莉尷尬地一笑：「對不起，是我說錯了。」

白雲裳這才神色緩和下來：「那吸血鬼曾在南韓住了一段時期，並且拜師在朴銖德門下。」

聽見了「朴銖德」這三個字，貝莉不由眼色一變。

在南韓武學界，朴銖德是一代宗師，也是一個正直無私的法官。

「朴法官怎會有一個這樣的徒弟？」

「這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當朴銖德知道自己居然有一個這麼樣的弟子之後，氣得立刻就要乘坐飛機來到這裏，清理門戶。」

貝莉道：「他來了沒有？」

白雲裳搖搖頭：「他來不成，因爲在他的家鄉，忽然發生了更重要的事情，必須要他親自去處理。」

貝莉道：「這倒便宜了吸血鬼。」

白雲裳道：「無論怎樣，吸血鬼的武功，的確是相當厲害的。」

貝莉道：「妳已領教過，到底誰勝誰負？」

白雲裳道：「是我贏了。」

貝莉道：「這早就在我意料之中。」

白雲裳道：「他願意把大猩猩的欠債一筆勾銷，但我却不想這樣，仍然把二千塊還給吸血鬼。」

貝莉想了想，點頭道：「對！欠債還錢，最大不了利息免計而已。」

白雲裳說道：「妳可知道，利息是多少？」

貝莉伸出了一隻手指：「一千塊？」

白雲裳搖搖頭：「不是一千，而是一萬零八百九十三塊！」

貝莉陡地叫了起來：「甚麼，借兩千居然要還一萬多塊？這豈不是比吸血殭屍還更要命？」

白雲裳道：「不然，他們這種人怎會個個都發大財？」

「太可惡了，妳爲甚麼不把他們一網打盡，抓進警察局裏？」貝莉說。

白雲裳道：「事情並不如妳想像那麼簡單，這裏是法治之區，無論對付哪一種壞人，都必須先抓到對方犯罪的證據。」

貝莉氣憤道：「大猩猩就是最佳的證人。」

白雲裳苦笑道：「你以爲他會有勇氣去指證吸血鬼這一類窮兇極惡的人嗎？」

貝莉跺了跺腳：「總不能讓他們逍遙法外，繼續作惡下去。」

白雲裳揮了揮手：「這件事暫時沒有討論下去的必要。」

「爲甚麼？」

「因爲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幹。」

「找駱通天？」

「這只是其中之一。」

「還有狄浪！」貝莉皺了皺眉：「能夠令狄浪失踪的人，眞不簡單。」

白雲裳說道：「從警方的調查結果顯示，魯伯的被殺，與整件案件可能大有關係。」

貝莉點點頭：「那兇手可能是個嬉皮士，這一方面會不會是個綫索？」

白雲裳道：「很難說，本市的嬉皮士雖然不多，而且這種潮流也似乎已經成爲有點過時的玩意，但要找這兇手，仍然不易。」

貝莉道：「妳是說，這人可能根本就不是眞正的嬉皮士？」

白雲裳點點頭，道：「要把一個人的形象改變，並不是困難的事，甚至是妳和我，都可以在半小時之內，化裝變成頹廢派的青年。」

貝莉嘆了口氣：「這樣說，我們根本就沒有綫索。」

白雲裳忽然笑了笑，說道：「綫索往往是要自己找尋出來的，我們現在不妨到大金公司去，看看這幾天以來，有沒有人找尋過魯伯。」

（二）

大金公司是一間規模相當龐大的計程車公司。

魯伯就是駕駛這一間公司屬下的計程車。

當白雲裳和貝莉來到車房的時候，不少的工作人員都投以詫異的眼光，瞧着她們。

這裏一向都是男性的天下。

雖然，也會有些司機的家眷來到這裏找尋丈夫或兒子，但畢竟只是佔很少數。

在這「陽多陰少」的環境裏，忽然出現了兩個身材窈窕，明艷照人的女郎，自然難免惹來不少驚羡的目光。

這並不能說他們都是色狼。男人的眼睛，本來就是天生用來看女人的。

男人若不看女人，這地球上恐怕就只有亞當和夏娃兩個人了。

× × ×

正當白雲裳和貝莉感到無從着手的時候，忽然有個穿紅色襯衣，結上黑領帶，外披一件機恤的男人，一搖三擺的向她們走了過來。

「嗨，兩位小姐，妳們找人？」這人一面說，嘴裏一面嚼咬着香口膠，是個輕佻浮燥的後生小子。

貝莉雖然很好動，很活潑，但却對這種人最沒好感。

但現在她却滿面笑容，說：「我叫玫瑰。」

「玫瑰！」穿紅襯衣的小子盯着她的臉，就像是一頭看見了兔子的豺狼，「妳也喜歡穿紅色的衣裳？這和我眞是不謀而合。」

貝莉吃吃一笑。

「你眞有趣，你叫甚麼名字？」

「超域。」

「這不見得是你本來的名字罷？」貝莉看着他：「我的意思，是說你的中國名字。」

「洪連興，在這裏，每個人都叫我洪主任。」

「原來是洪主任，久仰了。」

「妳聽過我的名字？」

「噢，是魯伯在信裏向我提過的，」貝莉裝模作樣地，「我們是從美國回來的，昨天才下機。」

「哦，這太好了，」洪連興吹了一下口哨，口沫橫飛地說：「在紐約，三藩市，洛杉磯甚至佛羅里達州，都有我的親戚、朋友、同學，美國眞是一個好極了的地方！」

貝莉嘆了口氣：「可惜我們到底還是中國人，吃牛排太多了，就難免會想起家鄉的雲吞麵。」

「對！咱們畢竟是龍的傳人！」洪連興用力的點點頭，「龍的傳人不該吃牛排該吃雲吞麵，來，我帶妳們去快樂粥麵店，那裏的雲吞、水餃、牛什，保證兩位會拍案叫絕！」

白雲裳這才開口，道：「對不起，我們想先見一見魯伯，他在不在這裏？」

「見魯伯？」洪連興忽然眉頭大皺，啐一口才道：「大吉利是！大吉利是！」

白雲裳和貝莉看見他的樣子，幾乎忍不住要笑了出來。

但她們的忍耐力却很好，總算沒有笑出來。

只聽得洪連興接道：「實不相瞞，他已經去了吃『鷄鮑翅』。」

「鷄鮑翅？吃鷄鮑翅有甚麼不好？」貝莉明知故問。

「唉！妳們一定沒看過周潤發的『千王羣英會』了。」

「周潤發？他是個甚麼東西？」貝莉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白雲裳不由暗暗失笑。

她這個寶貝表妹，最欣賞的影視明星，就是周潤發，凡是周潤發演出的電視劇，她都錄映起來。

那齣「千王羣英會」，她已看過不下十遍。

洪連興嘆了口氣，道：「這也很難怪，妳們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吃『鷄鮑翅』的意思，就是去會見閻王是也！」

白雲裳和貝莉同時裝作出很吃驚的樣子。

「甚麼？魯伯……魯伯病死了？」

「不！他不是病死的，而是……」說到這裏，洪連興左顧右盼，好像很有點顧慮。

貝莉忽然挨近過去，碰了碰他的肩膊：「你不是說過要請我們吃雲吞麵嗎？」

洪連興面上露出了興奮之色：「難得兩位小姐賞臉，請上車。」

「上車？」貝莉笑了笑，「你用計程車載我們，是不是也要收車費？」

「不是計程車，是我的老爺平治。」洪連興興緻勃勃地，把她們帶到一輛米黃色平治豪華房車面前。

貝莉一怔。

「這輛汽車怎能算是『老爺』？」

洪連興得意地笑了笑，道：「自從我領取駕駛執照後，每年最少換車三次，但這一輛車子，已經是去年購買回來的，對於我來說，這已經是歷史悠久之物。」

白雲裳淡淡一笑，對貝莉說：「這一次，妳可遇上同道中人了。」

貝莉上了車子，說：「這輛車可不便宜。」

洪連興道：「但在本市，平均每平方哩就已經有二十多輛。」

貝莉嘆了口氣：「看來，本市有錢的人，似乎比美國還多。」

白雲裳說道：「但窮人也不少，好像魯伯……」

說到這裏，臉上一片黯然之色，又問洪連興：「他是怎樣死的？」

洪連興開動了車子，才說：「他是給人謀殺！」

「甚麼？」貝莉叫了起來，「是誰殺了他？兇手逮着了沒有？」

這時候，車子已駛到繁鬧的街道上。

洪連興搖搖頭，道：「抓兇手可不是抄牌，警方最高明的一着，似乎就只有懸紅而已，但區區兩三萬塊，本少爺可不會放在眼裏。」

白雲裳追問：「你知道兇手是誰？」

洪連興又搖搖頭。

「不知道，但……」

白雲裳雙眉一揚，道：「是不是有人曾經追查魯伯的住址？」

洪連興一怔，忍不住回頭瞧了她一眼：「妳怎會知道？」

白雲裳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她只是憑直覺的推斷，才會有此一問。

她不答反問，道：「那是一個怎樣的人？年紀有多大？」

洪連興的臉色忽然一陣發白：「妳們是警方的人？」

白雲裳立刻搖頭。

「不！我可以向你絕對保證，我們並不是來自警方的。」

洪連興沉吟半晌，道：「但妳們恐怕也不是從美國回來罷？」

貝莉有點生氣了：「洪主任，難道你以爲我們會是綁匪嗎？」

洪連興聽見「綁匪」這兩個字，忽然笑了。

「妳們若是綁匪，那麼我就是黑手黨的首領。」

貝莉道：「你父親是不是大金公司的老闆？」

洪連興搖搖頭：「不是。」

貝莉似是感到有點意外。

但洪連興接着又說：「我母親才是大金公司的老闆。」

貝莉這才恍然，道：「難怪你每年都可以換幾部車子了。」

白雲裳却仍然在追問：「追查魯伯地址的人是誰？」

洪連興笑了笑。

「妳們眞的想知道？」

貝莉瞪着他：「你再賣關子，我們要下車了。」

「別生氣！別生氣！」洪連興忙道：「我說！我說！他是一個嬉皮士，姓曾，叫曾……」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前面忽然有輛貨車從橫巷駛了出來。

「小心——」貝莉大叫。

洪連興急忙把車子駛向左方，閃避過這輛突如其來的貨車。

他把車子駛入一條單程路的街道上。

路上有輛巨型的貨櫃車。

洪連興居然把車子駛入車櫃之內。

原來車後早已鋪着兩塊鋼板，車子一衝上去，就已駛入車櫃裏。

車櫃後門立刻關上，裏面一片漆黑。

貝莉怒叫起來：「洪連興，你在耍甚麼花樣？」

她已在黑暗中出手，鎖住了他的頸際大脈。

洪連興正想下車，想不到貝莉的「鎖喉擒拿手」這麼厲害，登時動彈不得。

白雲裳冷冷一笑：「你是甚麼人？」

洪連興怪叫一聲：「白雲裳，妳以爲自己眞的是甚麼女飛俠？這一次，妳們是插翼難飛了！」

白雲裳心中一沉。

她從來都沒有說出過自己的名字，但洪連興却已經知道自己是誰。

就在這時候，伸手不見五指的車櫃裏忽然大放光明。

車櫃很寬闊。

在汽車的四週，有六個人在包圍着。

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沉着。

他們每人的右手，都握着一柄歐洲最新出產的TX蛇型半自動手槍。

這種手槍可以發射一顆子彈，也可以連續發射十二顆，殺傷力之强，是絕對不用懷疑的。

「海鷗，妳若還不識趣，那麼就不要怪我們沒有憐香惜玉之心。」其中一個穿灰西裝的漢子冷冷地說。

貝莉呆住。

白雲裳却還是很鎭靜。

她向貝莉笑了笑，道：「別再欺負洪先生了，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們現在已經是階下之囚了。」

車櫃裏突然有另一個人的聲音響起，那是從一個播音器裏傳出來的。

「白小姐，他們都是粗人，不懂禮貌，妳不要見怪。」

白雲裳沒有抬起頭去看那播音器，因爲那是多餘之舉。

她只是淡淡的說：「對於階下囚來說，他們已經算是很客氣。」

這時候，貨櫃車已經開動。

貝莉叫了起來：「你們要把我們載到哪裏？」

播音器裏又傳出那人的聲音：「妳們很想見一個人，他叫狄浪，對不？」

白雲裳吸了口氣：「你們擄走他？」

那人道：「不是擄走，而是邀請。」

白雲裳道：「你們有甚麼企圖？」

那人道：「在兩個月之前，有人曾經送給妳一尊玉觀音，它高約一呎左右，對不？」

白雲裳一怔。

這件事，連她自己都已沒放在心上了，何以却會在此時此地，給人提起？

她沒有否認。

她不否認，是因爲對方既然已經知道得如此詳細，就算自己否認，也是無濟於事的，倒不如承認下來，看看對方還有甚麼話說下去。

那人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一下，才緩緩接道：「送那尊玉觀音給妳的人，是胡博士，對不？」

白雲裳臉色一變：「你們眞正的目的，就是那一尊玉觀音？」

那聲音道：「可以這麼說。」

白雲裳道：「這玉觀音雖然很精緻，但却也不是甚麼無價之寶，你們何必這麼緊張？」

那聲音冷冷道：「這已與妳無關。」

白雲裳想了想，道：「既然你們對它這麼有興趣，我就送給你們。」

那聲音哈哈一笑：「要取那玉觀音，對我們來說，還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尤其是兩位都已不在家裏，我們的人將會更加方便。」

貝莉怒道：「你們是賊！」

那聲音似乎有點懊惱：「貝小姐，妳太放肆了。」

貝莉還想反駁，白雲裳已制止了她，然後淡然說道：「要取玉觀音，恐怕並不如閣下想像那麼容易。」

那人冷冷道：「我知道妳的家裏，裝置了不少防盜設備，但對於我們來說，這只是一層脆弱的外衣，絕難不倒咱們。」

白雲裳眨了眨眼睛，試探地問：「你們是屬於那一個組織？」

那人冷冷一笑：「是A組織。」

白雲裳一怔，那人又道：「妳若喜歡，就說它是B組織也無不可。」

這種答覆，當然是等於沒有回答。

白雲裳也不介意，因爲這早已在她意料之中。

貨櫃車一直向前駛，但白雲裳和貝莉却全然不知道它駛往何處。

洪連興痴痴地瞧着貝莉，好像看得有點呆了。

貝莉對這人，可說是全然沒有半點好感，倘若不是格於形勢，她現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把這人的鼻子揍扁。

但她現在只能和白雲裳坐在車子裏。

她們雖然有一副好身手，但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對方齊齊發槍，她倆實在是絕無倖免的機會。

而且，白雲裳已暗中用手指在她大腿上打出「紅玫瑰密碼」，囑咐她千萬不可輕舉妄動。

這種「紅玫瑰密碼」，是貝莉唸中學時就已創造出來的，而世界上唯一懂得這密碼的人，就只有她自己和白雲裳。

貝莉雖然性子急，脾氣不大好，但却也不是個完全不懂得權衡利害的人。

脖子總硬不過刀。

現在，她只好靜觀其變。

× × ×

貨櫃車大約行駛了四十五分鐘，終於停了下來。

貨櫃車門打開，外面的光綫很微弱，似乎是一座深沉的貨倉，又似是一個極其寬闊的地牢。

「兩位小姐，妳們可以出來了。」那人的聲音又在播音器裏傳出。

在六柄手槍威脅下，她們只有服從。

下車後，只覺得空氣很沉悶。

這該是一座地牢。

但本市大廈林立，工廠、貨倉之類的建築物更是多得不可勝數，她們實在無法知道，這座地牢是在市區的那一處。

而且車行四十五分鐘，這裏就算是郊區也絕不爲奇。

「兩位小姐，請坐。」那人的聲音又在她們的耳畔响起。

但這一次，這聲音却並不是從播音器裏傳出。

白雲裳和貝莉終於看見了這人。

這人戴着一頂雨帽，臉上蒙着一塊頭巾，只露出兩隻眼睛。

他身材普通，穿西裝，白襪黑皮鞋，除了蒙住了面孔之外，其他的沒有甚麼特別之處。

貝莉冷冷一笑。

「你就是這羣人的首領？」

這人哈哈一笑：「可以這麼說。」

貝莉冷冷道：「你知道我們一定會到大金公司？」

首領又發出了一下得意的笑聲：「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大金公司是妳們唯一可以調查殺魯伯兇手的綫索，兩位是聰明人，當然不會錯過。」

白雲裳冷冷道：「恐怕不是這樣簡單罷？」

首領怪笑一聲：「然則白小姐又有怎樣的看法？」

白雲裳道：「貝莉的車子給人炸掉了，這也是你們的傑作？」

首領沉吟半晌，才道：「不錯，但妳們很幸運，給一個瘾君子救回性命。」

白雲裳道：「你爲甚麼要殺我們？」

首領嘆了口氣：「這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白雲裳道：「我們是池魚？」

「不錯，」首領淡淡一笑，道：「其實妳該很明白，我們要對付的人，並不是妳們兩姐妹，而是那個從美國來的保齡球好手。」

貝莉冷冷一笑，道：「你若是因爲妒忌別人的保齡打得好，第一個要殺的人，應該是我。」

首領道：「我知道，妳曾一口氣打了五次全中，但妳並不是國際刑警。」

貝莉故意道：「難道那杜安納就會是甚麼國際刑警不成？」

首領點了點頭道：「妳說得一點也不錯。」

白雲裳冷冷一笑，道：「在本市，國際刑警不知凡幾，你爲甚麼偏偏要對付杜安納？」

首領道：「因爲他是專程來到本市來對付我的。」

白雲裳道：「但這也和我們沒有關係，你不該難爲我們。」

「誰說我要難爲兩位了？」首領陡地大笑，一雙眼睛直盯着白雲裳的臉：「像兩位那麼漂亮的美人兒，除了瘋子之外，又有誰捨得把妳們傷害？」

白雲裳目顧四週一眼，道：「但老實說，我們實在不喜歡這裏。」

首領道：「這裏有甚麼不好？」

白雲裳道：「這裏太黑，就像是個地獄。」

首領呵呵一笑：「對，這裏眞的是太黑了，既然這樣，妳可以有兩個選擇。」

白雲裳「哦」的一聲。

「是怎樣的選擇？」

首領沉吟了一會，才道：「第一：妳可以選擇美麗灣的一幢西班牙式別墅。」

白雲裳眉頭一皺。

首領接着又說：「倘若妳不喜歡這裏，妳還可以有第二個選擇，就是南半山區的相思台，這裏雖然缺少了海濤聲，但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有鳥聲啾啾，而且還有一座花園和泳池，環境相當不錯。」

白雲裳吸了口氣：「我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

首領乾笑一下，道：「妳可以擁有別墅，或者是相思台，只要你答應我一件小事。」

白雲裳道：「是不是那玉觀音？」

首領道：「妳果然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

白雲裳淡淡一笑：「這件交易，無論怎樣看來，我都是大佔便宜的，可惜我還是無法答應閣下。」

首領咳嗽兩聲，道：「爲甚麼？」

「很簡單，」白雲裳聳了聳肩：「因爲那尊玉觀音，本來就不是屬於我的。」

首領道：「但它已在妳的手裏。」

白雲裳道：「這就像是出納員手裏的錢，他可以不斷的數個清楚，但却不能動用一塊錢，否則就會變成了賊。」

「賊？」首領陡地大笑起來：「這世間上，誰不在偷，誰不在搶？只要妳答應我的條件，我還可以給妳一百萬元，作爲賠償胡博士的損失！」

白雲裳心中不由一動。

她的確是有一尊玉觀音，那是胡博士在兩個月之前，親自送到白雲裳家裏的。

他也曾說過，這玉觀音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他要求白雲裳小心保管它，却沒有再提及其他。

他說，在半年之後，他就會把玉觀音拍賣，然後把拍賣得來的錢，捐給慈善機關。

雖然，那時候白雲裳已覺得事情有點古怪，但她一向都很信任胡博士，而且這座玉觀音又不是甚麼危險品，所以她毫不考慮就答應下來。

想不到，這個犯罪集團的頭子，竟然會提出這樣優厚的條件來換取玉觀音！

雖然，胡博士已經說過，它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但白雲裳也沒有想到，它的重要性竟然到了這種地步。

這時候，她又不禁想起了胡博士當日的說話。

他說在半年之後，會把玉觀音拍賣，然後把錢捐給慈善機關。

但爲甚麼要等半年？

胡博士並不窮，他要捐錢給慈善機關，隨時都可以把五位甚至是六位數字的金錢捐出去，又何必拍賣這尊玉觀音？

就算這尊玉觀音很值錢，但以胡博士的爲人來說，也不會把這種藝術品與金錢連貫在一起。

雖然說是捐給慈善機關，但其中還是有太多神秘和令人想不通之處。

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胡博士的說話，根本只是托詞。

這尊玉觀音，一定關係着一個非同小可的秘密。

否則，這犯罪集團的首領，也不必如此勞師動衆把自己和貝莉綁架到這裏來。

白雲裳在瞬息之間，已想及到很多問題，但她却還是忘記了一點。

而這一點，却已在貝莉的口裏說了出來。

她冷冷的對首領說：「你們派出去的人，他們已經任務失敗了，對不？」

她的意思，首領明白，白雲裳也很明白。

他們一定在不久之前，到過她們的房子，找尋那尊玉觀音。

但她們的房子，雖然面積不算太大，但却有着極先進的防盜設備。

這些防盜設備，有些是白雲裳和貝莉親自設計和發明的，也有些是狄浪去年在西德旅遊時，爲她們訂購回來的。

經過了白雲裳和貝莉的精心設計，等閑之輩休想踏進這幢兩層式的園林房子半步。

即使進入了房子，要盜走那玉觀音，也是絕不容易。

貝莉之言，確是一針見血。

只聽得首領緩緩道：「不錯，剛才我已收到報告，他們雖然成功地進入府上，但却無法得手，取到玉觀音。」

貝莉得意地一笑，道：「不妨老實告訴你，就算你動用世界上第一流的盜竊高手，想盜走玉觀音，恐怕也得要花上十年八載的時光！」

她這句說話，雖然誇張，但首領却同意地點點頭：「不錯，我現在總算佩服兩位在這一方面的成就。」

白雲裳忽然冷冷道：「那尊玉觀音，其中有甚麼秘密，值得你們這樣重視？」

首領沉默了一會，才道：「這一點，和妳大概沒有甚麼關係，總之，我付妳報酬，妳給我玉觀音，此後妳走妳的陽關大道，我過我的獨木橋，誰也不必說甚麼多餘的說話。」

白雲裳道：「倘若我們拒絕，那又怎樣？」

首領陰森地一笑：「白小姐，妳就算不爲自己設想，也該救救狄浪。」

白雲裳聽得心頭一陣震蕩：「他在哪裏？」

首領道：「妳隨我來。」

× × ×

白雲裳和貝莉，在六柄手槍嚴密監視下，跟隨着首領來到了一間房子之中。

她們終於看見了狄浪。

他躺在一張白色的大床上，連[illegible]不動一下。

白雲裳臉色一陣煞白。

「你們把他怎樣了？」

首領哈哈一笑：「別害怕，他還沒有死，只是中了某種迷藥。」

白雲裳道：「先把他弄醒！」

首領道：「可以，但妳必須答應把玉觀音交出來。」

白雲裳吸了口氣，道：「這件事，我要好好考慮一下。」

首領「哼」的一聲，語氣有點不耐煩：「這還有甚麼值得考慮的？」

白雲裳道：「最少，我得先徵求胡博士的同意，玉觀音畢竟是屬於他的。」

首領搖搖頭。

「不必了。」

「爲甚麼？」

「他已去了南美洲。」

「甚麼？」貝莉冷冷一笑，「你以爲我們是三歲小孩子會相信你這種鬼話？」

首領又是「哼」的一聲：「我爲甚麼要騙妳們？他若不是及時離去，我早已把他抓了回來。」

貝莉正想反駁，白雲裳已制止她，道：「是不是爲了玉觀音？」

首領淡淡一笑，道：「不錯，他怕我會向他追討，所以走了。」

白雲裳道：「然則，你們又何以會知道，玉觀音已落在我們的手上？」

首領道：「胡博士雖然走了，但他的孫女兒還在本市！」

白雲裳臉色一變：「你們竟然向一個只有十四歲的女孩子逼供？」

首領好笑起來：「白小姐，妳誤會了，我們絕對沒有對胡小姐怎樣，而且還送了她一份很豐富的禮物。」

白雲裳吸了口氣。

首領盯着她，緩緩接着道：「別猶豫了，把玉觀音交出來，狄浪就可以重獲自由，而妳們也可以擁有一百萬，和一座別墅！」

他的條件的確極優厚。

但白雲裳並不是個貪婪的人。

她現在要考慮的，並不是對方付出的報酬多少，而是怎樣才可以讓狄浪和貝莉離開這裏。

對於自己本身的安危，她可說是反而沒有放在心上。

首領又在催促：「我可以給妳考慮的時間，還有三分鐘！」

× × ×

三分鐘的時間，一閃即逝。

首領正想說話，忽然有人在他背心蹬了一脚！

浪子回頭了

（一）

好快的一脚！

好兇猛的一脚！

這也是令人事前完全無法想像的攻擊行動。

因爲踢出這一脚的人，居然是已經昏迷了的狄浪！

× × ×

剛才看來已暈迷不醒的狄浪，忽然有如生龍活虎般，一出脚就把首領踢倒。

貝莉沒有放過機會。

因爲首領挨了這一脚之後，身子是直綫般向她俯仆過去的。

貝莉擅長擒拿手。

她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首領擒住。

「別動！誰都不准動，否則你們的首領立刻就完蛋！」

一把鋒利的匕首，已抵在首領的咽喉上。

白雲裳同時喝道：「把所有的手槍丟掉！快！快！」

幾個漢子尚在遲疑不決，貝莉的匕首突然向下一沉。

「你試一試自己的匕首滋味如何！」貝莉冷笑着說。

首領「唷」的一聲叫了起來。

一道血痕，已在他的頸際冒現。

貝莉手裏的匕首，本來是首領懸掛在腰間的，但貝莉已把它奪取過來，而且用它來對付首領。

「別胡來！別胡來！」首領叫道。

貝莉冷冷道：「叫你的人放下槍！」

「是！是！」首領大喝：「你們都放下武器！」

他的手下只好把槍丟掉。

狄浪悠然一笑：「貝莉，妳果然有點本領。」

貝莉「哼」的一聲：「甚麼有點本領？簡直就是本領高强！」

白雲裳瞪了她一眼：「別在吹大氣，現在可不是逞威風的時候。」

貝莉一笑，道：「這賊頭子怎樣了？把他送進警察局如何？」

首領怒道：「你們別得意，這裏畢竟還是我的地方，要蠻幹，吃虧的仍然是你們三人！」

貝莉吃吃一笑：「擒賊先擒王，我們既然已經把你抓住了，可說是已經穩操勝券！」

突聽一人冷冷笑道：「你們歡喜得太早了。」

（二）

「你們抓住的，只是一個無名小卒而已，在我們的組織裏，他連替首領抹脚都不配！」

狄浪怔住。

「是你？」他盯着這人。

貝莉忙道：「他是誰，講話的聲音怎麼這樣古怪？」

狄浪道：「因爲他不是中國人。」

貝莉道：「難道是日本人？」

狄浪點點頭：「妳說對了，他叫忠籐秀二，曾經想賄賂我，但出手却未免太寒酸一點。」

貝莉一呆：「他給你多少？」

狄浪道：「月薪九萬。」

「九萬？條件是甚麼？」

「就是加入他們的組織，成爲警方的內奸。」

貝莉冷冷一笑：「這眞是一個好主意，只可惜出手眞的是太差勁了，月薪九萬算得了甚麼，在本市，年薪超過百萬的大有人在，但他們却是幹合法的工作，不必冒險。」

忠籐秀二冷冷一笑：「那麼該要多少才合理？」

貝莉眼珠子骨碌地一轉，道：「倘若每天工作八小時計算，而每小時的薪酬有九萬塊，那也差不多了。」

忠籐秀二霎了霎眼：「看來妳一點也不像是玫瑰，倒像是雄獅銀行門前那頭張大嘴巴的獅子。」

貝莉道：「你也不像個日本人，而是個吝嗇的猶太人。」

忠籐秀二道：「隨便妳怎樣說，我現在給你們一分鐘的時間。」

狄浪道：「這一分鐘時間要來做甚麼事？」

忠籐秀二道：「你們不妨考慮一下，是否釋放手上的人質。」

狄浪道：「不放又怎樣？」

忠籐秀二道：「你們中國有一句說話，叫『玉石俱焚』，對不？」

狄浪悠然一笑：「對！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忠籐秀二道：「你們若不放了他，我就下命令把你們全都殺掉。」

狄浪閉上了嘴巴。

貝莉却根本不理會忠籐秀二，只是問狄浪：「你怎會忽然清醒過來的？」

狄浪淡淡一笑，道：「他們是用一種迷藥把我弄昏的，而這種迷藥，每六小時就會喪失功效。」

貝莉道：「你昏過了多久？」

狄浪搖搖頭：「我怎知道？」

貝莉道：「但你現在却沒事了。」

狄浪道：「他們每隔六小時，就再用迷藥來對付我，但有一次，他們却來遲了兩分鐘。」

貝莉道：「你怎麼知道？」。

狄浪道：「是他們說的。」

貝莉道：「他們是誰？」

狄浪道：「是兩個黑衣人。」

貝莉道：「你既已清醒，他們自然是大吃苦頭了？」

狄浪微微一笑：「我也沒有把他們怎樣，只是在他們的手臂上，刺了一針。」

貝莉一怔。

「那是甚麼玩意？」

「毒蜂針。」狄浪淡淡道：「我告訴他們，中了這種針，必須連續三天，服下解藥，否則毒氣攻心，必死無疑。」

貝莉抿嘴一笑：「他們相信了？」

狄浪淡淡一笑，道：「妳也不是曾經領教過毒蜂針的厲害？」

貝莉道：「那一次我是故意要試一試的。」

狄浪道：「滋味如何？」

貝莉道：「在半分鐘之內中針之處奇癢無比，而且還有點像蟻咬般的刺疼。」

狄浪道：「那是任何一個人中了毒蜂針的必然反應。」

貝莉道：「但你却沒有給我解藥。」

狄浪悠然道：「因爲這根本就不是眞正的毒針，在十二小時之內，這種養癢的感覺就會自動消失，而且也不會對人體產生任何的傷害。」

貝莉笑了笑：「但他們却以爲自己眞的中了劇毒。」

狄浪道：「是的。」

貝莉不禁又笑了起來，笑得很愉快。

忠狄秀二却同時冷冷地道：「我給你們考慮的時間已經够多了，快放了他！」

「放了這蒙頭蒙臉的怪物？」貝莉搖搖頭，「你以爲我們都是笨蛋？」

白雲裳站在貝莉的身邊，目注着忠籐秀二道：「無論他在你們組織裏的地位如何，我們都絕不會在這時候把他釋放。」

忠籐秀二嘿嘿一笑。

「妳以爲我不敢殺了你們？」

「我相信你是個很勇敢的人，」白雲裳的聲音很穩定：「但我更加相信，你絕不會做傻事。」

忠籐秀二瞳孔忽然縮小，冷冷道：「在十六歲的時候，我就已經是日本著名的殺手，我從來都不認爲殺人是一件愚蠢的事。」

白雲裳道：「但你若在這時候殺了我們，就是愚不可及！」

「妳不妨說出個理由看看。」

「這位首領先生，他能拿主意給我這麼優厚的條件，來換取那尊玉觀音，單憑這一點，就可見他絕不是你們組織裏的小脚色。」

忠籐秀二的眼睛已瞇成了一條綫。

但他沒有開口。

白雲裳的分析，顯然是理智的，也是一針見血的。

她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一下，又緩緩地接道：「而且我們若死在這裏，那尊玉觀音，你們可能一輩子取不到手，你不怕這損失太大嗎？」

忠籐秀二冷冷一笑：「白小姐，妳以爲那尊玉觀音眞的那麼重要？」

白雲裳淡然道：「對於我們倆姐妹來說，它就算再美麗、再珍貴，也不外乎是一尊玉石而已，但對某些人來說，它的意義就完全不同，甚至可以用一幢別墅和一百萬酬金來交換。」

忠籐秀二乾笑一聲。

「白小姐，我承認妳的確是個聰明人，這一局，我好像是輸了。」

白雲裳盯着他：「你不是一直認爲自己佔着優勢嗎？怎麼忽然會說出這麼喪氣的說話？」

忠籐秀二道：「無可否認，妳是個很有辦法的人，既然這一局僵持不下，我們又何必繼續下去？」

白雲裳道：「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說甚麼。」

忠籐秀二道：「那玉觀音，妳暫時保存着，妳放了我們的首領，我讓你們平安地離開這裏。」

白雲裳眉頭一皺。

「這似乎對我們太客氣了罷？」

忠籐秀二淡淡的道：「妳以爲我們這個組織是烏合之衆？錯了，我們絕不會重視一時之得失，正是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將來，我們還有很多交手的機會，又何必急在這一時一刻？」

貝莉哈哈一笑，在那首領的耳畔說：「原來你眞的就是組織裏的首領，但剛才這日本人却說你連替首領抹脚都不配。」

她仍然制服着那首領，又道：「幸好雲裳姐不上當，我也不是條笨虫。」

忠籐秀二道：「你們現在可走了。」

貝莉道：「至於你們的首領，我們要到達安全的地方，才能把他釋放！」

忠籐秀二淡淡道：「妳提出這樣的要求，很合理，我完全同意。」

貝莉不由得意地一笑。

忠籐秀二接着說：「但我也有一個條件。」

貝莉道：「又有甚麼花樣了？」

忠籐秀二道：「這不是甚麼花樣，而是一個很合理的要求。」

貝莉有點不耐煩，道：「快說！」

忠籐秀二道：「你們絕不能私自揭開咱首領的頭巾，這樣會令他極不高興。」

貝莉「哼」的一聲，正想說話，白雲裳已說道：「可以，我答應！」

貝莉有點不高興，只好咕噥地說：「這傢伙一定是個醜八怪，見不得人！」

「莉，別太多嘴了。」白雲裳沉聲說道。

貝莉吐了一口氣，只好乖乖的閉上嘴巴。

她忽然又發覺，有個人正在不斷的盯着自己。

洪連興！

貝莉不喜歡他，但他却好像已經對她一見鍾情了。

核子黨

（一）

狄泿終於回來了。

這是一件轟動全市的大事。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曾經被囚禁在甚麼地方。

白雲裳和貝莉也是一樣。

因爲當他們離去的時候，是坐着那輛平治房車之內。

而那輛車子，却在貨櫃車之中。

駕駛房車的，仍然是洪連興。

但這時候，白雲裳已可以肯定，他根本就不是甚麼大金公司的主任。

他甚至不姓洪，不叫洪連興。

雖然，她們是在大金公司車房裏遇上他的，但這不能證明甚麼。

事實上，警方派員到大金公司調查，結果是證明白雲裳沒有錯。

大金公司沒有甚麼洪主任，也沒有人知道洪連興是誰。

貝莉咬了咬牙，恨恨的說：「這小子苦再給我遇上，決不客氣。」

白雲裳嘆息一聲：「別吹大氣了，這一次我們能够逃出來，可說是很幸運。」

貝莉不解地道：「他們爲甚麼要擄走狄泿？」

白雲裳道：「那個叫忠籐秀二的日本人曾賄賂他，而他却拒絕了，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

貝莉道：「還有其他可能嗎？」

白雲裳道：「也許，這是一種恐嚇的手段。」

貝莉又問道：「他們爲甚麼要恐嚇狄泿？」

白雲裳道：「在他們的眼中看來，狄泿是太落力了，這可能會影响到他們的某一個計劃。」

「某一個計劃？」貝莉笑了起來，「妳的說話，令我很難懂。」

白雲裳道：「在目前來說，我們對敵人的事情，知道得實在太少了，我只是在推測，却沒有甚麼事實的根據。」

貝莉點點頭：「我完全同意妳的思想，正是大胆假設，小心求證！」

白雲裳瞧着她，微笑道：「妳又有甚麼意見，不妨提出來研究研究。」

「三個臭皮囊，一個諸葛亮，」貝莉想了想，忽然說：「但我們現在只有兩個人，所以我提議……」

「找狄泿？」白雲裳故意說。

「不！他現在已够忙了，而且他已向我們提供了不少資料，我想，他已再沒有甚麼綫索可以給我們去發掘……」

白雲裳微微一笑：「所以就算他現在在這裏，妳也要把他一脚踢開，對不？」

「豈敢！豈敢！」貝莉忙道：「踢開狄泿這種事，除了妳之外，我是萬萬不敢幹的，我是想看看杜安納，他有甚麼話跟我們說。」

白雲裳點點頭。

「不錯，這是一個好主意。」

（二）

她們花了兩小時，才總算找到了杜安納，而且，那時候她們已經暫時放棄了找尋他。

她們是想去見胡博士。

雖然，那黑組織的首領說胡博士已去了南美洲，但在沒有獲得事實證明之前，她們是不會完全相信的。

當她們來到胡博士住所的時候，却發現了杜安納站在門外。

白雲裳一怔。

「你怎會在這裏？」

杜安納看見白雲裳和貝莉，立刻把她們拉到一旁：「胡博士失踪了。」

貝莉連忙說道：「他是不是去了南美洲？」

「南美洲？」杜安納一呆：「是誰說他去了南美洲的？」

白雲裳嘆了口氣，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你先告訴我，胡博士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失踪的？」

杜安納道：「就在昨天傍晚時候，他離開了住所，之後就一直沒有回來。」

白雲裳道：「蜜兒在哪裏？」

蜜兒，就是胡博士的孫女兒。

杜安納道：「她在裏面看電視。」

貝莉皺了皺眉：「這丫頭眞不懂事，爺爺失踪了，還有心情對着螢光幕。」

白雲裳瞪着她：「妳別這樣說蜜兒，她還年輕，就算是妳，也不見得懂事到哪裏去。」

杜安納沉吟半晌，忽然道：「胡博士是個很謹愼的人，而且也沒離開本市。」

白雲裳又問道：「他的旅遊證件在家裏嗎？」

杜安納道：「剛才蜜兒已經拿給我看過。」

白雲裳閉目沉思。

貝莉却說：「這一定又是那個日本人在攪鬼！」

杜安納一怔：「日本人？是那一個日本人？」

貝莉道：「他叫……忠籐秀二，一臉奸相，說話時的聲音硬蹦蹦的。」

杜安納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妳們看看，是不是這個人？」

貝莉拿過照片，看了一會，忙道：「是他！就是他！」

白雲裳也點了點頭：「的確是這人，但他現在却似乎老成了一點。」

杜安納道：「這是我們國際刑警手裏

唯一有關這人的照片，那是在十年前在東京拍攝的。」

白雲裳說道：「他眞正的名字是甚麼呢？」

杜安納苦笑一下：「很抱歉，我們直到現在還查不出來，只知道他叫做『流星』而已。」

貝莉道：「那麼，他其實並不叫忠籐秀二了？」

白雲裳道：「莉，一個人的名字，往往並不是那麼重要的，我們要對付的，是罪犯，而不是罪犯的名字。」

杜安納說道：「既然他自稱是忠籐秀二，那麼，我們暫時不妨就這樣稱呼他好了。」

白雲裳道：「他是個怎樣的人？」

杜安納道：「他是一個國際犯罪集團的重要人物。」

白雲裳道：「這犯罪集團的眞正首領，究竟是誰？」

杜安納道：「到目前爲止，我們還不知道，他可能是日本人，但也可能是美國人、意大利人，甚至是中國人。」

貝莉嘆了口氣：「說來說去，其實還是不知何許人也！」

白雲裳目光一閃，道：「這犯罪集團通常幹些甚麼非法勾當？」

杜安納冷冷一笑，道：「只要是能够賺大錢，他們甚麼勾當都肯幹，暗殺、走私黃金鑽石、販毒、協助偷渡，甚至出賣情報！」

白雲裳吸了口氣：「這組織的名稱是甚麼？」

杜安納道：「核子黨！」

「核子黨？」貝莉冷冷一笑：「總不見得，他們會擁有核子武器罷？」

杜安納道：「在過去十年的紀錄裏，他們似乎還沒有可能擁有核子武器，所以，我們一直都只是認爲，他們只是以核子兩個字作爲黨的名稱，並非眞正擁有核子武器。」

但他接着道：「可是，在幾個月前，我們得到了一個消息，有兩個已經失踪了八年的美國科學家，突然在南美洲的一個國家出現。」

白雲裳道：「他們是誰？」

杜安納道：「他們一個是佐斯譚馬，另一個是哈遜。」

白雲裳心中陡地一動：「這兩位都是極負盛名的核子武器專家。」

「不錯。」杜安納道：「八年前他們神秘地相繼失踪，是一件極哄動的事，但八年來，美國聯邦調查局還是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白雲裳道：「既然兩個月前，他們曾經在南美洲出現過，你爲甚麼却會跑到東方這個城市來？」

杜安納道：「我們自然已經派員到那一個國家，去找尋佐斯譚馬和哈遜的下落，但在東方，我們却得到可靠的情報，有一批武器的重要裝置，已由某國化整爲零，運入這城市之內。」

貝莉臉色一變：「難道他們要在這裏設立核子武器基地？」

杜安納搖搖頭：「不，但他們却是在利用這個自由的港口，作爲轉駁站。」

白雲裳點點頭。

「我明白了，要從某國直接把核武器的重要裝置運入南美洲那個國家，幾乎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但倘若從本市轉運，那麼成功的機會就大得多。」

杜安納道：「正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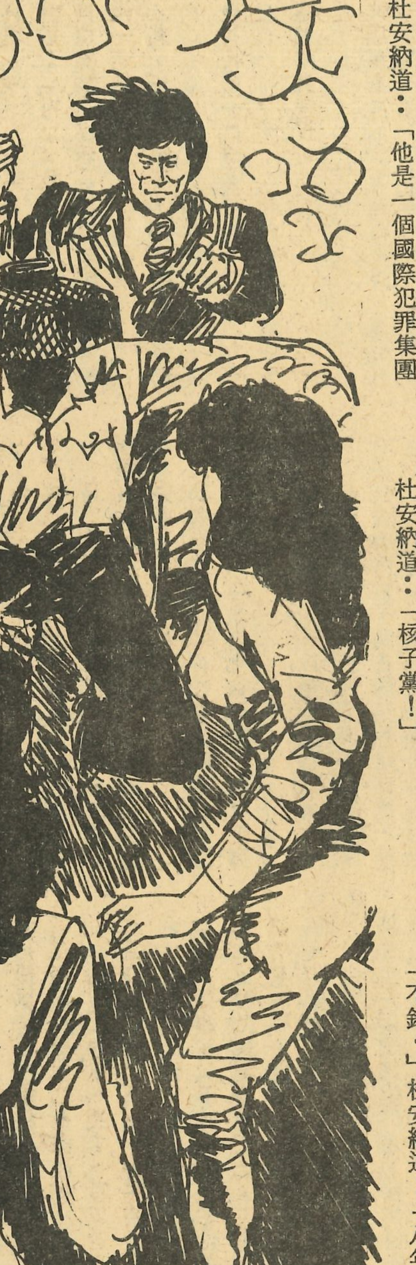
白雲裳道：「但這批核子武器的重要裝置運到南美洲，又有甚麼用？」

杜安納道：「據我們來自美洲的情報，某一個龐大的秘密組織，已在南美洲的一座山谷中，建立了秘密基地。」

白雲裳道：「會不會就是核子黨？」

杜安納道：「據我們的資料顯示，核子黨目前擁有的財力，幾乎可以用天文數字來形容，他們秘密發展核武器，並不是絕無可能的事。」

白雲裳道：「但他們到底只是一個犯罪組織，而不是一個國家。」



狄浪突然生龍活虎的出現在那幪面首領後面。

杜安納道：「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他們沒有外交大使，也不必守甚麼國際法則，而且當他們擁有核武器之後，第一個最受威脅的國家，就是美國。」

白雲裳道：「你是指他們會向美國政府進行敲詐？」

杜安納道：「不錯，對於美國來說，這種犯罪組織，甚至會比蘇聯和古巴更難對付。」

白雲裳點點頭：「誠如你所說，他們沒有外交大使，也不必遵守國際法則，他們只像個不要命的亡命之徒。」

貝莉冷冷一笑：「向白宮進行敲詐，這主意眞不錯！」

杜安納道：「除了白宮之外，他們也極可能向美洲其他國家進行敲詐，甚至可能不惜爆發一枚小型核彈，來加強他們的恐嚇力量。」

白雲裳吸了口氣。

她怎樣也想不到，事情居然嚴重到這種地步。

杜安納又說：「現在，最少已有三個國際知名的組織，在進行着手調查這件事，其中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國際特警，還有蘇聯的特務組織KGB！」

貝莉眉頭一皺：「KGB爲甚麼也要插手這件事？」

杜安納道：「一個犯罪集團，居然秘密暗中發展核武器，而且這國家距離古巴並不遠，蘇聯這位老大哥若然坐視不理，那才是怪事。」

貝莉道：「莫非KGB也要消滅核子黨？」

杜安納說：「恐怕恰好相反，KGB也許會拉攏核子黨，暗中在南美洲建立另一個古巴！」

白雲裳深深的抽了口涼氣：「倘若核子黨成爲另一個古巴，那後果實在太嚴重了。」

杜安納道：「問題就在於核子黨能否順利完成核武器裝備，倘若沒有核武器，他們就算再兇狠，再可惡，也無法眞正威脅美國和全人類的安全。」

白雲裳問道：「你們是否已有足够的證據，證明核子黨已和蘇聯暗中建立了關係？」

杜安納道：「這只是推測而已。」

白雲裳道：「但另一方面，蘇聯也未必一定會容許核子黨在南美洲建立核子基地。」

貝莉奇道：「爲甚麼？」

白雲裳道：「國際上的關係，往往是極其複雜又玄妙的，蘇聯固然可能暗中拉攏核子黨，但難保不會有另外一個國家，也在拉攏核子黨，來對抗蘇聯和古巴的聯盟！」

貝莉道：「妳是指美國？」

白雲裳道：「不一定是美國，但總之這可能性絕對不容抹煞，而且，核子既黨然是亡命之徒，它可以敲詐美國，但也可能敲詐古巴！」

貝莉道：「敲詐古巴，不啻就是敲詐蘇聯。」

白雲裳道：「由此可見，核子黨未必只對美國構成威脅，對蘇聯和古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貝莉道：「核子黨若能順利發展核武器，對於南美洲的其他國家，更是一種無法估計的巨大災禍。」

杜安納苦笑了一下：「總之，那批核武器的重要裝置，絕不能讓它離開本市，否則後果實在是難以想像。」

白雲裳道：「那批核武器的重要裝置，體積有多大？」

杜安納道：「由於他們採取化整爲零的方法運入本市，我們目前仍然無法作出估計，但相信其中還包括若干製造核武器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屬！」

貝莉臉上露出了憤怒的神情：「這簡直是太離譜了！」

白雲裳沉默半晌，忽然說道：「杜安納先生，你認爲這件事，和胡博士有關係嗎？」

杜安納嘆了口氣，說道：「本來胡博士跟這件事是完全無關的，但到後來，我們却發現，核子黨曾暗中與胡博士有過接觸！」

白雲裳心中陡地一動：「是爲了甚麼事？」

杜安納道：「要是知道，我也不必花那麼大的腦筋了，而且，胡博士更在這時候突然失踪，更使到我們綫索中斷！」

白雲裳默然半晌，終於說道：「在兩個月之前，胡博士曾經把一件東西交給了我。」

杜安納一怔：「那是甚麼東西？」

「玉觀音。」

「玉觀音？」杜安納皺了皺眉：「這東西很重要嗎？」

白雲裳點點頭。

「很重要！」她沉聲地說道：「核子黨曾經用極優厚的酬勞，要我把它交給他們。」

杜安納的神情有點緊張地道：「妳怎樣了？」

白雲裳道：「我說，這是胡博士之物，我不能擅作主張。」

「妳拒絕得好！」杜安納道：「雖然目前我們全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在那裏，但它必定隱藏着一個極重要的秘密。」

貝莉插口道：「會不會和那批核武器裝備有關？」

杜安納道：「很有可能！」

白雲裳不由苦笑一下，說道：「這尊玉觀音，我已收藏了整整兩個月，但就算做夢的時候，也不會把它和核武器聯想在一起。」

杜安納嘆了口氣：「世事難料，但目前我們也未能確定，那尊玉觀音是否眞的和那批核武器的重要裝置有關。」

語音一頓，又道：「白小姐，現在胡博士已經失踪，而那尊玉觀音，又可能關係着如此重大的事情，我能否到府上，看一看它？」

不等白雲裳開口，貝莉已搶先說：「當然可以，這本來就是你的任務，我們是絕對樂意協助閣下的。」

杜安納的目光，却落在白雲裳的臉龐上。

「白小姐，妳不會反對罷？」

「當然不反對，而且求之不得。」白雲裳微笑着回答。

玉觀音跌得四分五裂

(一)

玉觀音很美。無論玉色、雕刻、姿態、輪廓，都很完美。

它是一件藝術品。

但它又有甚麼秘密？

白雲裳看不出。

貝莉和杜安納也是一臉迷惑之色。

然而，核子黨却是志在必得！

胡博士也是以極愼重的態度，把它交托到白雲裳的手上。

杜安納捧着它，在燈光下看了半天。看了半天後，他只能說：「很美。」

然後他又說：「我要把它帶回去！」

貝莉一怔。

白雲裳却幾乎是立刻拒絕他的要求。「對不起，這點請恕我無法答應。」

杜安納彷彿有點意外。

「白小姐……」

白雲裳道：「這是胡博士之物，除了他自己本人之外，請恕我不能把它交付到任何人的手上！」

杜安納雙眉緊皺：「我是胡博士的朋友，也是國際特警，而且還跟美國聯邦調查局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難道還不够資格處理這件事情？」

「這是兩件完全獨立的事，」白雲裳道：「閣下盡忠職守，我是感到很敬佩，但胡博士的物件，該由他自己來處理！」

杜安納神色有點不好看：「白小姐，妳太偏激了，這是非常之事，該以非常的手段來處理！」

白雲裳道：「你是認爲，我不該保存這一尊玉觀音？」

杜安納點了點頭。

「是的。」

白雲裳道：「縱使我眞的不該再保存它，而胡博士又已失踪，但我想，我該把這尊玉觀音交給警方來處理！」

杜安納的臉色更難看：「妳是不信任我？還是認爲我們國際特警組織裏的人全是飯桶？」

說到這裏，他的語氣已很不客氣。

但白雲裳却全無懼怯之意。

她說：「我信任你是一回事，但却不能在不合符原則的情況下，把玉觀音交給閣下。」

杜安納冷冷一笑：「何謂之不合符原則？」

白雲裳道：「我認爲，我該把玉觀音交給警方，而你却可以透過國際特警與警方之間的關係，再行研究怎樣處理這件事情。」

杜安納怒道：「這不嫌太過費時失事嗎？」

白雲裳道：「我相信本市警方的辦事能力，也不認爲這會使事情延誤太久！」

杜安納咆哮起來：「想不到妳竟然是如此不講理的人，難爲胡博士還經常向我說，妳是個精明、爽朗、明白事理的東方女性！」

貝莉忍不住道：「你太過份了，我認爲白雲裳姐的見解是絕對正確的。」

杜安納一怔。「妳也帮着她說話？」

貝莉道：「誰有道理，我就帮誰！」

杜安納冷冷一笑，忽然拔出了一柄手槍。

「妳們都給我站到牆邊去！」

「杜安納！」貝莉怒叫了起來：「我現在明白了，你是個奸細！你是國際特警裏的敗類！」

杜安納大笑：「隨便妳怎樣說都沒關係，這玉觀音畢竟已落在我們的手上！」

貝莉臉色發青：「你……你是核子黨的黨徒！」

「不錯！」杜安納哈哈一笑：「實不相瞞，我們核子黨的潛力，已伸展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國際特警裏有我們的人，這又何奇之有！」

貝莉怒道：「艾雲和薛哥之死，其實是你一手安排的！」

「不錯！他們太愚蠢了！」

「但在停車場上，核子黨又爲甚麼幾乎把你炸死？」

「他們要炸的不是我，而是妳們兩人！」杜安納冷冷道：「初時，核子黨想炸掉妳們兩人，然後才來取玉觀音。」

「胡說，若不是大猩猩及時通知，連你都已炸成飛灰！」

「那炸彈是用搖控操縱的，它在甚麼時候爆炸，我們的人自有分寸。」杜安納淡淡道：「倘若不是大猩猩及時出現，我將會藉醉離開車子，然後妳們就在『轟』的一聲之下，變成焦炭！」

白雲裳冷冷道：「但後來他們却又改變了主意，大概是知道即使殺了我們，也未必能順利取到玉觀音，對不？」

「完全正確！」杜安納淡淡一笑，「妳們都很聰明，也很動人，只可惜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無法讓妳們再活下去！」

× × ×

「白小姐！貝小姐，再見了！」這是杜安納在這房子裏最後的說話。

然後，就是兩响清脆的槍聲响起！

有人倒下。

但倒下去的却不是兩個人，而是只有一個。

這人也不是女的，而是來自美國的保齡球好手。

(二)

杜安納死了。

他在準備殺人滅口的時候，忽然就中槍倒下。

他倒下，玉觀音也同時摔下。

貝莉的反應快得像是一條母豹。

她的指尖已觸及那尊玉觀音。

但那尊玉觀音實在是太精緻，精緻得甚至滑不留手。

「噗」的一聲，玉觀音從她的指尖滑了出去，跌落在地板上！

× × ×

在半年前，這塊地板上本來是鋪着厚厚的地氈的。

但貝莉却嫌清理的時候太麻煩，趁白雲裳不在家裏的時候，把它送給了別人。

白雲裳回來的時候，也沒有怪責她，只是笑着說：「妳以後拿着玻璃碗碟的時候，千萬小心，還記得妳最心愛的古董瓷碗嗎？」

貝莉當然記得。

有一次,她冒冒失失的,把那瓷碗弄跌在地上,幸好落在地氈上,才得以保存下來,完好無缺。

那時候,貝莉還很神氣地說:「放心,我以後絕不會讓任何可以摔破的東西跌落地上!」

但現在,她後悔了。

因爲玉觀音摔了下來,而且立刻四分五裂。

× × ×

玉觀音摔爛了。

杜安納也已躺在地上,連動都不能再動。

一個人緩緩地從門後出現,臉上的神態是憤怒的,也是感到意外的。

「想不到他竟然是害羣之馬!」

不必看這人,白雲裳已知道他是誰。

那是狄浪!

× × ×

「你怎會跑到這裏來的?」貝莉小心翼翼地檢起已碎裂的玉觀音,兩隻又圓又大的眼睛却不斷的盯着狄浪。

「我一直都在跟着杜安納。」狄浪緩緩說道。

貝莉瞧着他:「你早已懷疑他?」

狄浪道:「我們警方懷疑他,只是兩小時之前的事。」

白雲裳道:「是甚麼緣故?」

狄浪道:「因爲我們從艾雲的一本記事簿裏,知道了一件事。」

白雲裳靜靜的聽着,沒有插口。

狄浪緩緩接道:「艾雲和薛哥,是在杜安納的指揮下,去跟踪一個叫賀加星的印度人。」

貝莉道:「他爲甚麼要派他們去跟踪那印度人?那印度人是不是大有來歷?」

狄浪道:「那印度人其實只是一個窮漢,他唯一的任務,就是引誘艾雲和薛哥墮入死亡陷阱!」

貝莉問道:「殺艾雲和薛哥的是甚麼人?」

狄浪道:「是核子黨黨徒!」

貝莉一怔,又問道:「你也知道核子黨的事?」

狄浪道:「妳以爲我們警方的人員,全都是聾子和瞎子?核子黨徒在本市有非法活動,我們早已知道,尤其是在近幾個月來,他們表面上是銷聲匿跡,停止了一切非法的活動,其實却在暗中進行着一個可怕的陰謀!」

貝莉道:「你可知道是甚麼陰謀?」

狄浪道:「他們要把一批核子武器的重要裝置,運到南美洲,而這批裝置的代號,是『和平萬歲』!」

貝莉冷冷一笑:「這種可以在剎那間就毀滅成千上萬人口的武器,居然叫『和平萬歲』,眞是好主意!」

狄浪不再說話。

他搖了一個電話,跟彭警司聯絡。

貝莉却對着那支離破碎的玉觀音在發呆。

她嘆了口氣,對白雲裳說:「現在,妳可看出它有甚麼秘密?」

白雲裳搖搖頭。

「我看不出。」

「連摔爛了它都看不出秘密在那裏,怎辦?」

「把它丟掉。」白雲裳說。

「甚麼?」貝莉吃了一驚:「雲裳姐,妳不是在嚇我罷?妳莫非忘了,核子黨曾用極高的酬勞,來向我們交換它!」

白雲裳微微一笑:「我怎會忘了?」

貝莉一楞。

但她隨即也笑了起來:「我明白了,這一尊玉觀音,是假的!」

白雲裳却答道:「不,它是眞的玉觀音。」

貝莉又再怔住。

白雲裳微笑着接道:「它是我在兩個星期前,在一家玉器店買回來的,它在市場上的價值,是九千八百塊,現在給摔破了,眞心疼!」

貝莉這才恍然大悟。

原來這一尊的確是玉石製成的觀音,但却不是胡博士的那一尊!

貝莉大大的鬆一口氣:「妳早點說嘛,嚇壞我了!」

她想了想,又道:「妳怎麼把這尊假的玉觀音……不是假的,而是另一尊玉觀音給杜安納看?」

白雲裳沉聲道:「在此之前,妳是否一直都很信任他?」

「是的,他這人不錯,誰料到他竟然和核子黨暗中勾結?」貝莉悻悻然地說。

白雲裳嘆了口氣:「這也難怪,初時,連我也覺得他這個人很可靠,但是在胡博士的家裏,我發覺他似乎太關心玉觀音了。」

貝莉道:「就是這個緣故,妳動了疑心?」

白雲裳道:「若是換上了別的事物,我也許還不會如此謹愼,但這尊玉觀音,却是關係重大,而且,我們畢竟對杜安納的瞭解並不多,試想,我會隨隨便便的就把玉觀音拿出來嗎?」

貝莉吐了口氣:「妳眞細心!」

狄浪走了過來,悠然一笑地道:「妳現在才知道自己粗心大意,仍然時爲未晚也!」

(三)

黃昏。

白雲裳坐在露台上的一張籐椅上,手裏捧着一杯檸檬茶。

她坐在這裏,已整整一個小時。

貝莉在這一小時之內,已淋了一個冷水浴,還把頭髮洗得乾乾淨淨。

等到她連頭髮都已吹乾了,白雲裳仍然沒有改變過她的姿勢。

貝莉走了出露台,凝視着她。

「妳不是給人點了穴道罷?」

白雲裳微微一笑,抬起頭:「妳近來看得武俠小說太多了。」

「看武俠小說有甚麼不好,總比妳獃在這裏胡思亂想好得多!」

「哦?妳看我像個經常胡思亂想的人嗎?」

貝莉陪着笑,道:「這倒不像。」

白雲裳嘆了口氣,緩緩地從籐椅上站起來:「在一小時之前,我跟狄浪通了一個電話。」

貝莉說:「又有甚麼事?」

白雲裳說道:「他向我提及到了三個人。」

「他們是誰?」

「第一個叫唐烈,第二個是霍德保,還有一個就是已經被殺的湯庭山。」

「他們之間有甚麼關係?」

白雲裳沉吟了一會,道:「唐烈是越南華僑,在越戰之前他也是一個富商。」

「霍德保呢?」

「他是個殺手,外號是黑蝎子。」

貝莉又着腰,皺眉道:「這兩個人和湯庭山之死有關係嗎?」

白雲裳道:「根據狄浪調查所得,湯庭山夫婦都是死在霍德保槍下的。」

她停了一下,又道:「還有史迪,他也是給霍德保所殺!」

貝莉道:「兇手霍德保殺人的動機是爲了甚麼?」

白雲裳道:「他是爲了錢而殺人的職業殺手。」

貝莉道:「主謀者是誰?」

白雲裳道:「忠籐秀二曾向狄浪表示,主謀者是唐烈。」

貝莉道:「唐烈爲甚麼要殺湯庭山夫婦?」

白雲裳道:「聽說他們有仇!」

貝莉又問道:「這樑子是怎樣結下來的?」

白雲裳道:「唐烈以前是個大毒梟,與核子黨有來往。」

貝莉道:「難道湯庭山是核子黨的一份子?」

白雲裳點點頭:「不錯。」

貝莉道:「後來怎樣?」

白雲裳道:「在越戰結束前,湯庭山在越南刦走了一批毒品,而且還用旁門左道的方法,使他不能離境。」

貝莉道:「唐烈一定不肯罷休!」

白雲裳道:「這個自然,但不久之後,越戰結束,唐烈更加無法離去。」

貝莉道:「湯庭山大可高枕無憂。」

白雲裳道:「但在半年前,唐烈又來到了本市。」

貝莉道:「他去找湯庭山?」

白雲裳說道:「是的,他向湯庭山勒索。」

貝莉道:「湯庭山既是核子黨的一份子,該有辦法對付唐烈罷?」

白雲裳搖搖頭:「但湯庭山又已在五年前,完全脫離了核子黨。」

「核子黨首領容許他這樣做嗎?」

「根據他們的規矩,只要能付出一筆金錢,而這筆錢又能令到核子黨滿意的話,任何一個黨員都是可以離開核子黨的。」白雲裳緩緩道:「但離開核子黨後,這人就再也不能再度加入,也不能再利用核子黨的勢力和聲名去唬嚇別人!」

「違背者如何?」

「死無葬身之地!」

貝莉道:「妳是否相信,唐烈指使霍德保去刺殺湯庭山夫婦?」

白雲裳搖搖頭,道:「這可能性並不大,他要的只是錢,而不是命!」

貝莉道:「但他與湯庭山有仇,就算買兇殺了他,也不是甚麼奇事。」

白雲裳道:「就算他要殺湯庭山夫婦,也該先得到錢,然後才下手,但狄浪却知道,當湯庭山被殺的時候,唐烈還沒有從他的身上拿到一塊錢!」

「我明白了!」貝莉嚷了起來,「這是核子黨幹的!」

白雲裳點了點頭:「我也是這麼想的,根據狄浪的分析,當年在越南吞貨,一切幕後操縱者,就是核子黨,現在唐烈追到這裏來,核子黨索性殺了湯庭山夫婦,使唐烈斷了一切綫索,那也並非不可能的事。」

「核子黨!」貝莉咬着牙,「他們眞的太可惡了。」

白雲裳道:「這一樁血案,最無辜受累的,就是史迪。」

貝莉的眼睛有點紅起來:「他是個好人,雖然我從來都沒有考慮過嫁給他,但他若能復活而又向我求婚的話,我一定會答應!」

白雲裳不由暗暗嘆了口氣。

貝莉從來沒有眞正的愛過一個人,但她確是個感情極其豐富的。

史迪曾有一段時期,大力追求貝莉。

但貝莉却很少理睬他。

他並不令她感到討厭,但却和她的個性合不來。

但無論怎樣,史迪已然死了。

白雲裳立下決心,一定要使兇徒得到制裁!

× × ×

晚上九點,狄浪來了。

這一次,他並不是獨自前往白雲裳的家,而是帶着數十名幹練的探員,浩浩蕩蕩而來。

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穿西裝,神高神大的金髮青年。

他們都是國際特警組織的人。

他們這一次來到白雲裳的住所,是要把玉觀音拿走。

不明就裏的路人,還以爲這裏又再發生了甚麼嚴重的兇殺案!

紅玫瑰初逢黑蠍子

(一)

玉觀音已交給警方,貝莉的心情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她可以鬆了口氣,不必再爲這尊玉觀音而緊張。

但另一方面,她却認爲少了一個可以對付核子黨的綫索。

以貝莉的性格而言,她是寧願把玉觀音留在自己的家裏,也不願意喪失了對付核子黨的機會。

但這是不容許她自己來選擇的。

所以,她一早就爬起床,在寧靜的街道上作緩步跑。

× × ×

貝莉以不徐不急的步伐向前跑。

但她還沒有跑多遠,就已發覺背後有人用同等速度的步伐跟着自己。

貝莉沒有回頭。

但她轉了街角,就忽然停下來。

那人仍然在跟着自己。

等到他發覺貝莉已停下來的時候,他笑了。

他的笑容,他自己也許會認爲那是很

好看。

但貝莉卻真想一拳就把他的滿嘴牙齒都打掉下來。

這人居然就是那個叫做洪連興的小伙子。

× × ×

「貝小姐，妳早！」洪連興喘着氣，一面笑，一面走了過去。

貝莉總算忍住，沒有立刻就動手。

「洪主任，久違了。」她冷冷一笑。

洪連興臉上毫無尷尬之色，只是說：「那一天，我自己捧高了自己，在大金公司裏胡說八道，妳不要見怪，千萬不要見怪！」

貝莉「哼」了一聲，「我連你真正的姓名都不知道，怪你作甚？」

洪連興瞧着她，看得有點出神。

貝莉忍不住罵道：「你看甚麼？」

洪連興吸了口氣，才說：「妳……妳很美麗。」

貝莉冷冷一笑。

「你這種說話，對女孩子說過了多少遍？」

洪連興道：「我敢發誓，從來都沒有稱讚過任何一個女孩子是美麗的。」

貝莉聽到這裏，忽然一笑。

「可是，我連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洪連興。」

「你以為我會相信，這就是你的真正名字嗎？」

「妳不相信，我可以給身份證給妳看。」洪連興真的把身份證拿了出來。

貝莉接過，看了一眼：「誰知道這張身份證是不是偽造的？」

洪連興道：「這張身份證若是偽造，而我又不叫洪連興的話，那麼我將會給雷公劈死，死無葬身之地！」

他的態度很認真。

貝莉盯着他，忽然冷冷一笑：「你好大的胆子，難道你不怕抓你上警察局？」

洪連興苦笑了一下：「妳當然可以這樣做，因為我曾經把妳們擄刦。」

貝莉道：「你知道就好了，虧你現在還敢跟着我，簡直是不知死活。」

洪連興嘆了口氣，道：「我現在是來向你衷誠道歉的。」

「道歉？」貝莉冷冷道：「你以為我會接受你的道歉嗎？」

洪連興嘆了口氣道：「我知道妳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原諒我，但我仍然來向妳道歉。」

貝莉道：「洪主任，不管你現在的目的是甚麼，但我無法不把你交給警方！」

洪連興臉色一變。

「妳真的那麼狠心？」

「狠心？」貝莉眨了眨眼睛，你以為現在是拍文藝電影？你可知道，你們的組織，一直都是社會的禍胎，甚至可能會威脅到……」

說到這裏，他倏然住口，沒有再說下去。

洪連興卻道：「妳可以把我交給警方，但妳將會永遠找不到殺魯伯的兇手！」

貝莉一呆。「你知道兇手是誰？」

洪連興點點頭。

貝莉吸了口氣：「他是誰？快說！」

洪連興道：「既然妳要把我抓進警局，我為甚麼還要說出來？」

貝莉考慮了好一會，終於說：「好！我答應不抓你上警局，但你必須說出兇手是誰！」

「這還不够。」

「你還要怎樣？」

「我要妳接受我的衷誠道歉！」洪連興的態度越來越是認真。

貝莉嘆了口氣，道：「算了，我接受你的道歉，而且保證以後不再提起那件事，這大概可以了罷？」

「謝謝妳！」洪連興笑了笑，「真的很謝謝妳！」

他沉吟着，終於說：「殺魯伯的兇手就是！——」

但他才說到這裏，臉色忽然變了。

他突然轉身，向街角另一方望過去。

貝莉抽了口冷氣，只見洪連興的背上，已多了一柄鋼刀。

刀鋒已穿過他的心臟，這是絕對致命的。

而且，貝莉還看見，他背上流出來的血，竟然是瘀黑色的？

「是毒刀！」貝莉驚呼起來，「洪連興！你振作點！兇手是誰？兇手是誰？」

但洪連興已無法回答。

貝莉這一次真的很光火。

她已看見，那個在背後放飛刀暗殺洪連興的人，已跳上了一輛汽車。

貝莉向後面一看，只見一個交通警察，正離開了摩托車，向一輛違例泊車的汽車抄牌。

他好像根本不知道這條街道上發生了兇殺案。

貝莉突然像是一頭靈活的山貓，跳上這交通警察的摩托車上。

交通警察吃了一驚。

「甚麼事？妳快下車！」

貝莉叫道：「對不起，暫借一用！」

交通警察連臉都白了。

這是甚麼事？

居然連警方的摩托車也有人打主意！

交通警察連忙拔出了佩槍：「快下來，否則開槍！」

但他的槍才拔出，連說話也未曾講完，貝莉已駕駛着這輛摩托車，絕塵而去！

（二）

貝莉喜歡刺激的活動。

她喜歡開快車，認為那樣很够刺激。

但白雲裳却經常不斷的提醒她：「妳要開快車，可以去參加格蘭披治大賽，但在市區裏橫衝直撞，那是既危險，又犯法的事！」

給白雲裳罵得多了，貝莉總算把「平均車速」減慢了一點。

但她仍然經常給抄牌。

直到有一次，法官警告她有可能吊銷牌照之後，她才真正的儘量遏抑下來。

現在，她又在開快車了。

她騎着一輛警方的摩托車去追趕一輛殺人兇手的車子，這真是刺激到不得了！

× × ×

兇手駕駛的車子，表面上看來平平無奇，但速度却快得驚人。

貝莉是這一方面的行家，一看之下，

就知道這輛車子的性能，絕不會比自己以往的任何一部跑車稍差。

而且兇手的駕駛技術，也是極其優越的。

貝莉追得很吃力。

她不由暗罵：「怎麼警察的摩托車居然快不起來？」

其實，摩托車的速度絕不算慢，只是兇手的車子，性能太過優越而已。

但在超越路面其他汽車來說，貝莉的摩托車却是佔了上風。

好幾次，她在驚險萬狀的情況下，超越過阻攔着去路的其他車子。

一追一逐，來到了近郊的一座水塘。

兇手的車子開得更快。

貝莉也發足了狠勁，把摩托車的速度發揮到了盡點。

忽然間，兇手的車子急促地轉彎，迎頭向貝莉撞了過來！

（三）

在這一剎那間，的確是挺够刺激了。

「砰！」

一聲巨响，整輛摩托車被撞得飛了開去。

但兇手卻看不見貝莉。

他陡地發出一陣大笑。

「紅玫瑰！老子若連妳都幹不掉，也不叫黑蝎子了！」

× × ×

黑蝎子！

這個殺人兇手，原來就是黑蝎子霍德保！

他停下了汽車，去找貝莉。

在他想像中，這女郎就算不粉身碎骨，最少也已受到了嚴重的傷害。

倘若她死掉，也還罷了，若是仍然活着，霍德保就會在她的咽喉上再加一刀！

可是，他怎樣也想不到，當貝莉給撞倒的時候，身子的確飛上了半天，但却不是跌在地上，而是輕巧地抓住路邊一株大樹的樹椏！

× × ×

霍德保目露凶光，到處找尋貝莉。

突聽一把清脆而疾勁的聲音喝道：「我在這裏！」

霍德保猛然回過頭來，立刻就看見了貝莉。

貝莉沒有死，甚至完全沒有受傷。

霍德保怎樣也想不到，一個人在摩托車上給一輛汽車如此猛烈撞擊，而結果居然毫無損傷。

他已無暇細想，「颯」的一聲，手裏毒刀脫手飛了出去。

貝莉冷冷一笑，左足飛起，用足尖把飛刀踢開。

「你就是霍德保！」她怒叫道。

「不錯！老子就是黑蝎子霍德保！」

霍德保嘿嘿一笑：「小娃娃，當老子殺人的時候，妳恐怕還在吃奶！」

貝莉怒喝道：「你為甚麼要殺了洪連興？」

霍德保冷冷道：「他為了妳，居然背叛咱們的組織，這已很該死！」

洪連興給貝莉的印象，本來極惡劣的，但到了這時候，貝莉却又不禁為他的死亡而感到歉疚。

她決定無論付出任何代價，都一定要把這個可惡的兇手擒下！

唐烈原來是胡博士的私生子

（一）

一聲怪叫，霍德保向貝莉飛撲過去。

他看來赤手空拳，但他一拳擊了出去之後，另一隻手已從襪管裏掏出一柄手槍。

「砰！」他以極快速的手法，向貝莉開了一槍。

但他開槍的時候，貝莉却已一個肘拳，擊在他的右脇下。

別看貝莉是個女孩子，她可不是那些「姐手姐脚」的弱質女流。

這一記肘拳，又快又重，霍德保雖然身材健碩，但也給她撞得搖搖欲墜。

那一槍，自然再也沒有準頭，射到半天空去。

倘若貝莉這一拳稍慢半秒，那麼她一定已經中彈身亡。

這當然又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了！

× × ×

霍德保是個經驗老辣的職業殺手。

他當然有相當的武學根底！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動刀子，動槍彈，結果居然殺不了一個女孩子。

對他來說，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但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却偏偏發生了。

他不但殺不了貝莉，而且還給貝莉用柔道功夫，把他撞得頭昏眼花，胸前劇痛有如骨裂，再也無法站立起來。

貝莉制服了他，氣呼呼的說：「胡博士在哪裏？忠篠秀二在哪裏？核子黨的首領又在哪裏？」

霍德保喘着氣，倔强地說道：「妳何不去刊登尋人廣告？」

這時候，警車鳴聲大作。

一輛巡邏車疾馳過來。

一個警官從車裏跳下來，看了看貝莉，看了看霍德保，然後又再看了看那輛警方的摩托車。

摩托車已嚴重毀爛，但貝莉却把一個壯漢打得滿天星斗，這豈非一件奇事？

（二）

在警局裏攪了大半天，貝莉總算沒有給警方關了起來。

狄浪找到了她苦笑道：「妳真棒。」

「真棒！簡直是棒得快要上天堂了！」貝莉一揮手，嘆道：「我本來只是在緩步跑，誰知居然跑進警局來了。」

狄浪笑道：「妳沒有跑進鬼門關，已經算是鴻福齊天！」

貝莉瞪着他：「虧你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胡說八道。」

給她這麼一說，狄浪真的再也笑不出來。

「胡博士回來了沒有？」貝莉忽然問道。

狄浪搖搖頭：「他現在已無影無踪，剛才我套取霍德保口供的時候，也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貝莉咬了咬牙：「這姓霍的視人命如草芥，你有沒有揍他一頓？」

「妳吃錯了甚麼藥？」狄浪怔怔地瞧

着她，「我們是警務人員，可不是黑手黨，豈能隨便動用私刑？」

貝莉嘆了口氣：「想不到你居然也有這種婦人之仁。」

狄浪道：「其實，他在水塘的時候，已在妳手下吃了不少苦頭，倘若我們還像妳這麼說，再揍他一頓，恐怕他身上的骨頭很難再有一根是完整的了。」

貝莉伸了伸腰，道：「我現在很累，眞想馬上好好的睡一覺。」

狄浪道：「妳現在的確該回去睡覺，以免天下大亂。」

「你是不是在妒忌？」貝莉忽然生氣起來。

「妒忌？」狄浪一呆，「我妒忌些甚麼？」

貝莉冷冷一笑：「我就算把全市弄得天翻地覆，但到底還是抓住了一個極度危險的殺人兇手，難道這不算是功勞嗎？」

狄浪忙陪笑着說：「當然算是大功一件！」

貝莉道：「所以你吃醋了，對不？」

狄浪苦笑一下，道：「這種事，我怎會吃醋？」

貝莉板着臉：「這種事不吃醋，甚麼事情才會令你吃醋？」

狄浪答不上。

貝莉「哼」的一聲：「難道連你自己都不知道嗎？」

狄浪苦笑道：「好端端的，我為甚麼要胡亂吃醋？」

貝莉忽然「噗哧」的一聲笑了起來：「讓我說出來罷，倘若有一天，你看見雲裳姐跟另外一個英俊的男孩子在一起，那麼你不吃醋才是怪事！」

狄浪微笑，瞧着貝莉的左後方。

貝莉回頭一看，不由訕訕一笑。

「雲裳姐，妳……來了？」

原來是白雲裳來了。

她盯着貝莉：「妳又在甚麼時候才會吃醋？」

貝莉毫不遲豫，立刻就回答說：「每當吃餛飩麵的時候！」

（三）

貝莉最討厭的飲品，就是咖啡。

她認為咖啡這種飲品，既苦澀，又對身體有害，喝它倒不如喝啤酒。

啤酒是她第二種討厭的飲料。

但現在，她却在一家高尚的餐廳裏，叫了一杯咖啡，一杯啤酒，輪流地呷着。

因為她現在已很想睡覺，但却又不能睡。

她只好折磨自己，讓那些「睡覺蟲」遠遠滾開去！

× × ×

白雲裳喝完了整杯橙汁，才對狄浪說：「那尊玉觀音，究竟有甚麼秘密？」

狄浪摸着早已空空如也的酒杯，道：「經過專家的鑑定，它並不是甚麼古董，只是近二三十年的產品，它在市場上的價值，最多還不超過五千塊。」

「甚麼？連五千塊都不值？」貝莉差點連胃裏的啤酒都噴了出來，「這豈不是掉爛了的那一尊玉觀音還更值錢？」

白雲裳望着她，道：「現在我們研究的，並不是玉觀音本身的價值，而是它的秘密。」

狄浪道：「但它隱藏的秘密在哪裏，至今我們還是全無頭緒。」

貝莉眉頭一皺。

「會不會是核子黨故弄玄虛？故意讓我們弄得團團亂轉？」

白雲裳道：「但這是不可能的，難道胡博士也在故弄玄虛，把一件毫無重要性的東西愼而重之地存放在我們的家裏？」

貝莉搓了搓手，說道：「最糟糕的就是連胡博士也已失踪了，否則，我們最少還可以在他的口裏，知道這尊玉觀音的來歷。」

「對！」白雲裳目光一閃，「這的確是一條綫索！」

貝莉嘆了口氣道：「但胡博士却已失踪了，而她的孫女兒又是個不懂事的小姑娘，我們還有甚麼綫索可以追查下去？」

白雲裳道：「妳却忘記了一個人。」

貝莉想了一會，忽然若有所思地說：「不錯，我們可以去找牛肉粥！」

「牛肉粥？」狄浪一怔：「甚麼牛肉粥？」

白雲裳却沒有立刻回答，只是把侍者召來，馬上要結帳。

（四）

「牛肉粥。」是一個人的綽號。

他是個老人，他喜歡吃牛肉粥，而且在東區開設一間粥麵店。

現在，他已老了。

他不再親自為顧客煮粥，只是在櫃台上負責帳單和找贖。

當白雲裳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把老花眼鏡抹個清楚，才認出她是誰。

「原來是阿裳！」

「牛伯伯，您好！」

「牛伯伯很好，現在每天還吃兩三碗牛肉粥！」

「胡博士來過了沒有？」

「有！」

「是在甚麼時候？」

「半個月前啦！」

「他失踪了！」

「甚麼？他失踪了？」

「嗯，」白雲裳道：「他曾經把一件很重要的東西，存放在我家裏。」

牛肉粥道：「是不是一尊玉觀音？」

白雲裳連忙點頭：「對了！是一尊玉觀音，他可曾向你提及過？」

牛肉粥道：「他曾經把這玉觀音送到我這裏來，要我好好保存它。」

白雲裳道：「你沒有答應嗎？」

牛肉粥搖着頭，長長的嘆了口氣：「我老啦，年紀大了，甚麼事都幹不來，他說得這尊玉觀音那麼重要，我倒是不敢答應。」

白雲裳道：「是為了甚麼？」

牛肉粥道：「我家裏不太平，有個孫兒嗜賭成性，正是千防萬防，家賊難防，萬一給這畜牲知道了，趁我不在的時候盜走了玉觀音，豈非害死了老朋友嘛？所以我拒絕了，而他也明白我的難處，沒有怪責我。」

白雲裳道：「牛伯伯，這尊玉觀音，胡博士是從哪裏買回來的？」

「不是買的，不是買的，」牛肉粥說：「它是……它是……唉，總之不是買的也就是了！」

白雲裳忙道：「牛伯伯，我必須要知道這尊玉觀音的來歷，你告訴我知道好不好？」

牛肉粥搖搖頭。

「我不知道。」

白雲裳鑑貌辨色，知道這老人極可能知道其中秘密，但到最後關頭又不肯說出來。

她不動聲色，却故意嘆了口氣，道：「這一次，恐怕胡博士是刧數難逃了。」

牛肉粥吃了一驚，忙道：「阿裳，妳在說甚麼？老胡眞的出了事？」

「牛伯伯，我怎會騙你老人家？」白雲裳沉聲道：「胡博士失踪了，倘若我們不知道其中眞相，就算想找他回來，也是無能為力。」

牛肉粥沉吟不語。

白雲裳吸了口氣，用誠懇的目光盯着這個老人：「牛伯伯，你是看着我長大的，胡博士也是一樣，難道你認為我會陷害胡博士嗎？」

「不！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牛肉粥語氣沉重，緩緩地說道：「老胡曾對我說，那玉觀音，是青衣堂的信物！」

「青衣堂？」白雲裳一怔。

「不錯，青衣堂是一個很有來頭的組織，雖然它是早已在二十年前，不再經營不合法的生意，但青衣堂中人，仍然保持着極緊密的聯繫，他們極齊心，絕對不容任何人欺侮！」牛肉粥說。

「這尊玉觀音又怎會落在胡博士的手裏？」

「是小唐交給他的。」

「小唐？他又是誰？」

「他是老胡的兒子。」牛肉粥嘆了口氣，道：「那是私生的，他出生於越南，也在越南長大，他跟母親姓，姓唐，叫唐烈！」

白雲裳陡地呆住。

「唐烈？是唐烈？」

「妳認識他？」

「不！」白雲裳吸了口氣，搖搖頭：「我不認識他。」

牛肉粥道：「我知道的事，就是這些了，希望它可以給妳一些帮助。」

「謝謝你！」白雲裳露出了感激的神色，「對不起，我現在有點重要的事情，改天再來探你。」

說完，她急急走了。

牛肉粥瞧着她的背影，忽然喃喃自語：「她出世的時候，我還喝過她的滿月酒，現在却這麼大了，哈哈，有趣有趣！」

兩雌相逢

（一）

「唐烈是胡博士的兒子！」

這九個字，把狄浪和貝莉都嚇了一大跳。

× × ×

胡博士失踪了，原來是跟唐烈有關。

狄浪神情嚴肅，道：「這件事情，原來比我們想像中還要複雜得多。」

貝莉道：「那玉觀音的秘密，也許就在青衣堂的身上。」

白雲裳點點頭。

她盯着狄浪：「警方對於青衣堂，可有詳細的資料？」

狄浪沉吟一會，道：「這十餘年來，青衣堂幾乎已沒有任何活動，而這一個組織的頭子，據說是昔年上海灘第一號大亨朱大帥的後人。」

白雲裳道：「他叫甚麼名字？」

狄浪道：「他的眞正名字，只有青衣堂的高層人員才知道，而在警方的檔案裏，他是叫朱天王。」

「朱天王！」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年紀多大？」

「他現在該有七十多歲了，據說，他為人沉默寡言，但却很有江湖義氣。」

白雲裳道：「要怎樣才能找到他？」

狄浪苦笑了一下：「這恐怕很難，根本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下落。」

白雲裳皺了皺眉：「他是青衣堂的堂主，難道連青衣堂的人都找不着他？」

狄浪道：「青衣堂雖然已經不再在道上混，但它仍然是一個不容輕侮的帮會，它組織嚴密，整個青衣堂，能直接會見朱天王的人，恐怕還不超過五個。」

白雲裳目中露出堅決的神色：「無論用任何方法，我們一定要找到朱天王。」

貝莉深深的吸了口氣：「這眞的是那麼重要？」

「不錯，」白雲裳緩緩地說道：「核子黨、唐烈、胡博士、湯庭山，還有青衣堂，他們都像是鐵環，環與環之間，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不錯，」狄浪也同意白雲裳的見解，「玉觀音的秘密，朱天王一定知道。」

但怎樣才能找到朱天王？

這是一個結。

倘若這個結不能打開，玉觀音之謎，也許永遠也不會獲得答案。

貝莉忽然嘆了口氣：「可惜史迪已經死了，否則，他也許會有點頭緒。」

白雲裳也不禁嘆了一聲：「別再提他了，我們要化悲憤為力量……」

「不！史迪也許可以帮我們這一個忙！」狄浪忽然低聲叫了起來。

「嗄！」貝莉差點沒有跳了起來，「你不是在嚇我罷？他已魂歸天國，還能帮助我們？」

狄浪道：「妳誤會我的意思了，我說，在兩年前，他曾經與青衣堂的人接觸過。」

白雲裳吸了口氣，道：「那是為了甚麼事？」

狄浪道：「青衣堂的其中一個重要人物，他懷疑年輕貌美的妾侍紅杏出牆，做出了對不起丈夫的事。」

白雲裳一怔。

「他去找史迪求助？」

「不錯！」狄浪道：「這一個重要的人物，為了不想帮會知道這件醜聞，所以沒有動用到青衣堂的人而求助於史廸！」

白雲裳道：「那麼，在史廸的紀錄裏，可能會有綫索，例如是那人的住所或者是電話號碼！」

狄浪道：「這是很有可能的事！」

白雲裳道：「這件事，就由你來負責

，因爲你是他的好朋友，也是警方人員，你到他的偵探社去翻查紀錄，總比我們方便得多。」

狄泿點點頭：「好，就這麼辦！希望我會帶回來一個好消息！」

（二）

兩小時之後，白雲裳接到了狄泿的電話。

「怎樣了？」白雲裳一開口就問。

狄泿回答：「找到了，那人叫石大年，在青衣堂是第二把交椅，住址是南溪徑一號。」

白雲裳道：「還有其他資料嗎？」

「石大年曾暗中派人去對付一個叫曾天勝的男人，但却給他聞風先遁。」

「曾天勝是甚麼人？」

「他就是石大年姨太太的情夫！」

「噢，原來如此！」白雲裳若有所思，沉默了好一會才說：「找朱天王的事，你認爲怎樣？」

狄泿道：「由妳負責，怎樣？」

白雲裳笑了笑：「遵命！」

× × ×

上午八時三十五分，白雲裳獨自駕駛着一輛旅行房車，來到了南溪徑。

南溪徑在郊區，距離市區大概有十五哩。

雖然近年來，郊區不少土地都被開拓成爲衞星市鎮，但南溪徑由於位置偏僻，目前仍然保存着很濃厚的鄉村風味。

這裏環境幽雅，舉目所見，不是禾田就是平靜如鏡的池塘，尤其是在這個天朗氣清的早晨裏，更是遠聞鳥語，近有花香，實在令人爲之心曠神怡，心胸開朗。

但白雲裳却並不輕鬆。

因爲她並不是來遊山玩水，而是身負重任。

實在的說一句，休說是朱天王，就算能否見得着石大年，也是難以逆料的事。

白雲裳沒有讓貝莉跟着來，就是怕她性急莽撞，誤了大事。

她常笑說貝莉的綽號不該叫「紅玫瑰」，而該改稱爲「急先鋒」。

在這一種事情上，「急先鋒」並不合用。

但白雲裳自己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只能算是碰碰運氣而已。

（三）

南溪徑一號，是一座已很古老的大屋子。

在大門外，有一塊青綠的草坪，草坪外有小池塘，塘邊還養着十幾頭羽毛如雪的白鵝。

大門很高，比起白雲裳最少還高三四呎。

它是開敞着的。

大門的後面，是一片鋪滿了細砂的廣場。

白雲裳是練過武學的，一看就知道這是練武的地方。

一個老頭兒，正悠閒地捲着紙烟。

在這個太空穿梭機的時代，還用紙捲烟的人，在本市恐怕已沒有多少了。

白雲裳緩緩地上前，很有禮貌地向這老頭兒說：「老伯，早晨。」

老頭兒總算抬起頭，盯了她一眼。

但他的視綫很快又轉移到手裏的紙烟上。

「連太陽都快升到頭頂上了，還說甚麼早晨！」他喃喃地說。

白雲裳心中一凜。

這老頭兒可不好說話。

但現在她已進入了人家的屋子，而且眼前唯一可以垂詢的，就是這個老頭兒。

她只好笑了笑，說：「眞的不早了，這位老伯……」

「我不叫老伯，人家都叫我老烟精。」老頭兒冷冷道。

白雲裳怔了怔，半晌才道：「請問這裏是不是姓石的？」

老烟精眼色一變。

「妳是甚麼人？」

「我姓白。」

「姓白？白甚麼？是白骨精？還是白雪雪？」

「白雲裳。」

「白雲裳？」老烟精「唔」的一聲，「這名字不錯，但老實說，妳長得一點也不漂亮。」

白雲裳一怔。

自從她懂事以來，這種說話她還是第一次聽人在她面前說過。

她不漂亮？一點也不漂亮？

這簡直是荒謬，就像是有人說八百磅的女人才是最窈窕同樣荒謬。

但白雲裳沒有生氣。

就算有人指着她的鼻尖，說她是世間上最醜陋的巫婆，她也不會生氣。

美與醜，本來就沒有甚麼標準可言。

尤其是這老人，他眼裏的西施，說不定是個紮脚的老太婆亦未可料。

× × ×

老烟精用力的啜了一口紙烟，又對白雲裳說：「這裏是石家大屋，每一個人都姓石，妳找誰？」

「石大年。」

「妳找他有甚麼事？」

「他在不在？」

「當然在！他當然還健在！」老烟精忽然把身子站得筆直，怒道：「妳竟敢咒他是死是活？妳以爲這裏是『的士高』？可讓你們這些混帳男女鬧得天翻地覆？」

「不！」白雲裳吃了一驚，「你誤會了，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老烟精連臉都漲紅了，他厲聲道：「老夫活到今年七十二歲，還是第一次看見像妳如此潑辣，如此陰險，如此蠻不講理的女人！」

他越說越大聲，廣場外已漸漸圍了一羣人。

其中有兩個已越界而出，走到老烟精面前。

這兩人是一男一女，男的大約四十來歲，國字口臉，雖然長得並不高大，但却滿臉精悍之色，身材也極爲紮實。

而女的大概三十五歲左右，她膚色皙白，鼻樑高起，倒也頗有幾分姿色。

但她一走動，白雲裳就已看出，她絕不是個尋常的女人。

她的兩條腿雖然給褲管包裹住，但却步履輕盈而實則暗藏內勁，顯然是曾經練過腿功。

白雲裳吸了口氣，忙對這女的說：「這位老……老伯，他是誤會了……」

這女的冷冷一笑：「妳就是海鷗？」

白雲裳一怔，對方對自己的底細，看來知道的不少。

她點了點頭，心裏却是不由更加提高警覺。

「這位姐姐怎樣稱呼？」

「我叫施嬌鳳他是我丈夫石錦雄。」

老烟精已跳了起來：「妳們是不是在結拜成爲金蘭姐妹？」

施嬌鳳吸了口氣：「我……」

「我你他個屁！」老烟精瞪着眼，說道：「妳不把她重重教訓，就不是我的媳婦！」

白雲裳一呆：「老伯，你就是……」

她還沒有說完，施嬌鳳已一腿凌空向她的心窩踢去！

玉觀音的秘密漸露曙光

（一）

施嬌鳳出脚極快，足尖有如毒蛇般向白雲裳飛竄過去。

白雲裳身形一閃，避開這一腿。

施嬌鳳衝出一步，左手扣起鳳眼拳，迎臉疾擊白雲裳。

她腿法厲害，拳頭也是不可輕視。

白雲裳連忙一低頭，跳步卸身，堪堪閃過。

施嬌鳳身形一變，右腿又再飛起。

一腿攻出，甫落下來，左腿又已連環閃電般踢出。

她招式奇快，而且勁力不弱，倘若給她擊中，可不是開玩笑的。

白雲裳無法再忍讓了。

她突然反客爲主，左掌斜斜地砍了出去。

這是太極掌法，招式一招緊接一招，一經使出，氣勢綿綿不絕着着精妙絕倫。

施嬌鳳連接五招，突然腰間一陣痳痹，已然中了一掌。

她一陣驚愕，身子向後倒退開去。

但她很快又向前疾撲出去。

「住手！」老烟精陡地大喝，「妳已敗了，別再丟人現眼。」

施嬌鳳聞言，連忙收住了脚步。

她何嘗不知道，若非白雲裳掌下留情，恐怕現在已經倒地不起了。

她向白雲裳抱拳：「白小姐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承讓！承讓！」白雲裳也立即抱拳爲禮。

她忽然覺得，自己彷彿正在拍攝古裝武俠電影。

這時候，石錦雄已站了出來。

「我叫大石，練的是石家拳，妳要小心了！」

白雲裳不由暗暗苦笑。

她本來是來找人的，但却無緣無故，給這裏的人纏着，一上來就要動武。

若是換上了貝莉，一定精神煥發，唯恐打得不够過癮。

想到這裏，白雲裳又不由暗自慶幸。

她慶幸自己沒有讓貝莉一起來，否則事情一定會越弄越僵。

但現在，她的情況也並不妙。

那老烟精，很可能就是她要找的石大年。

但這老人却是如此難以對付，他說自己蠻不講理，其實他才是世間上最蠻不講理的一種人。

倘若不是爲了要揭破玉觀音之謎，她早就要打退堂鼓了。

只不過，現在就算她想打退堂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

石家拳是一套怎樣的拳法？

白雲裳不知道。

等到她知道的時候，她已給石錦雄逼得險象環生。

這古老大屋之中，居然有這等高手，實在絕不尋常。

這石錦雄顯然是青衣堂中的一流好手，只見拳風虎虎，招式凌厲無匹，比起施嬌鳳顯然又厲害了不知多少倍。

白雲裳只好沉着應戰。

她沒有半點錯亂，對方的攻勢越厲害，她也守得越是穩固。

石錦雄氣力大，拳頭重，可謂先聲奪人。

但白雲裳却以巧妙的招數，把對方的拳法一一化解。

石錦雄突然發了狠勁，雙拳齊飛，疾擊白雲裳纖腰。

白雲裳一聲喝叫，左手一伸，在電光石火之際抓住了他的右腕。

石錦雄本不在乎。

他是雄糾糾武夫，給一個女郎抓住了手，又算得上甚麼一回事？

可是，他却料不到白雲裳這麼一抓，接着順勢一帶一揪，就使他整條右臂爲之劇痛不已。

他不由自主地，身子向前俯仆。

驀地，白雲裳的身形弧型般急轉。

石錦雄雖然紮實强壯，但給她這麼一抓一扭，頓時爲之方寸大亂，怪叫起來。

這一轉之下，白雲裳已繞到了他的背後。

她一鬆手，石錦雄的身子又再失了重心，立刻斜飛開去，撞向一個人的懷裏。

他撞向老烟精。

老烟精輕輕伸手，扶穩了他，然後沉聲道：「你不算飯桶，只是人家比你更高明八十倍而已！」

白雲裳踏前兩步，凝視着老烟精：「你就是這裏的主人石老先生？」

老烟精瞳孔收縮。

「我就是石大年，妳有甚麼事，快說吧！」

白雲裳吸了口氣：「這件事很重要，我們必須單獨會談。」

石大年叱道：「胡說！」

他把紙捲烟用力丟掉，厲聲道：「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妳有話儘管說，少賣風騷！」

白雲裳不由暗暗苦笑。

這老人，的確難纏。

她沉默了一會，從衣袋裏找出了一張白紙，然後在上面寫了幾個字。

石大年花白的眉毛一皺：「妳在耍甚麼花樣？」

白雲裳把紙遞上。

石大年接過，只是瞧了一眼，臉色忽然就變了。

他突然向衆人環掃一眼：「你們圍在這裏看甚麼？統統都給老夫滾開去！」

他這麼一喝，立奏功效。

每個人都像是一陣風般，消失得無影無踪，連石錦雄夫婦都遠遠走了開去。

石大年乾咳一聲：「妳跟老夫來！」

白雲裳沒有考慮，立刻就跟着這個脾氣猛烈而且古怪的老人走。

他把她帶到一間寬敞的大廳。

大廳的佈置，古色古香，但却令人有一種深沉的感覺。

石大年把紙攤開。

那紙上只寫着三個字，那是：「曾天勝！」

× × ×

「妳知道老夫要找這個人？」

「知道。」

「他在哪裏？」石大年一拍桌子，咬牙切齒的說。

「不知道。」

「不知道？」石大年怒叫起來，「那麼妳找我是爲了甚麼事？」

白雲裳平靜地回答：「很抱歉，我這一次拜訪石老先生，其實並不是爲了曾天勝這個人，剛才這只是權宜之計而已。」

石大年嘿嘿一笑。

「小娃娃，妳當老夫是甚麼東西？」

白雲裳道：「石前輩是青衣堂的元老，也是朱天王的生死之交，對不？」

石大年望着她，臉上露出了古怪的神情：「是甚麼人派妳來的？」

白雲裳搖搖頭。

「沒有人派我來，我是自己來到這裏拜會石前輩的。」

石大年沉聲說道：「妳知道的事倒不少！」

白雲裳道：「但我却無法知道，那尊玉觀音究竟有甚麼秘密？」

聽見「玉觀音」這三個字，石大年不由猛然一震。

「它在哪裏？」

白雲裳道：「警方的保險庫中。」

石大年臉色一寒：「這是眞的？」

白雲裳道：「絕對不假。」

石大年忽然沉重地嘆息一聲，道：「想不到本堂的玉觀音，現在已到了警方的保險庫裏，唉……」

白雲裳道：「石前輩，你可曾聽過核子黨？」

石大年道：「他們的時代是在今天，而咱們青衣堂的時代，却早已成爲過去。」他似是答非所問，但也無形中承認自己知道這核子黨的存在。

白雲裳道：「核子黨曾千方百計，要搶奪玉觀音，那是爲了甚麼緣故？」

石大年昂起頭，並不立刻回答。

白雲裳望定了他。

過了足有兩分鐘，石大年才輕嘆一聲，道：「妳可知道，這玉觀音的來歷？」

白雲裳搖搖頭：「不知道。」

石大年緩緩道：「妳又可知道，咱們青衣堂的老大是誰？」

「朱天王？」

「不錯，」石大年沉聲道：「朱天王生平只愛過一個女人，她叫巧娘。」

「巧娘？」

「不錯，是巧娘，她又叫巧手娘子，祖傳三代，都是雕鑿玉器的名匠。」

石大年又在捲着一口紙烟，緩緩接道：「朱天王爲了她，寧願拒絕了表妹的親事，甚至跟朱老太爺斷絕父子關係。」

白雲裳道：「他父親反對他跟巧娘在一起？」

石大年點點頭：「朱老太爺脾氣不好，昔年在上海灘，誰都知道朱大帥是個絕對不容別人違背他命令的大亨。」

白雲裳道：「但朱天王却抗拒了他的命令。」

石大年道：「那時候，我一直跟着他，雖然他給父親趕出上海，但他很有種，終於闖出了他自己的一番事業。」

白雲裳道：「巧娘呢？」

石大年嘆了口氣，沉聲道：「她向來體弱多病，與朱天王成親還不够半年，就病死了，她臨死前兩個月，用盡心血，終於雕成了那一尊玉觀音。」

白雲裳道：「對於朱天王，這尊玉觀音的意義，該是十分重大的。」

「這個自然，」石大年道：「而自此以後，這尊玉觀音也就成爲了青衣堂的無價之寶。」

白雲裳道：「但現在玉觀音却已外流出去，這又是甚麼緣故？」

石大年道：「是朱天王把它交給一個越南華僑的。」

白雲裳忙道：「他是不是唐烈？」

石大年點了點頭，說道：「不錯，就是他。」

白雲裳道：「他們之間又有甚麼淵源呢？」

石大年道：「二十年前，朱天王曾經到過越南，却沒想到，他的一個仇家已在越南落地生根，一見朱天王到了越南，立刻就向他和他的隨從襲擊。」

白雲裳道：「石前輩呢？」

石大年道：「當時老夫沒有去越南，只是坐鎭在這裏。」

白雲裳道：「後來怎樣？」

石大年道：「朱天王的隨從，六死一傷，而朱天王的性命，也是岌岌可危。」說到這裏，他目中閃動着一種異樣的神采，接道：「但就在這時候，却有一老一少，挺身而出，勇擒兇徒。」

白雲裳道：「他們是誰？」

石大年道：「胡博士，唐烈！」

白雲裳並不覺得意外。

因爲她早已知道胡博士和唐烈之間的關係。

石大年抽了一口紙烟，又道：「可以說，朱天王的性命，是給他們救回來的，而自此之後，朱天王也就不再想在道上混下去，而萌起了退休的念頭。」

白雲裳道：「但他直到現在，仍然是青衣堂的堂主。」

石大年道：「然而，青衣堂在這二十年來，已沒有幹過任何不合法的生意。」

白雲裳道：「這和玉觀音的事，似乎沒有多大關係罷？」

石大年道：「但不久之前，唐烈來到

了這裏，而且還找到了朱天王。」

白雲裳道：「是爲了甚麼事？」

石大年道：「唐烈要報復。」

白雲裳道：「他要向誰報復？」

石大年道：「核子黨！」

「核子黨？」白雲裳陡地抽了一口涼氣。

石大年點點頭，慢慢的說道：「核子黨是以販毒崛起的國際犯罪集團，而在越戰結束之前，核子黨曾經把唐烈手上的毒品吞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白雲裳沉吟道：「這件事我也略有所聞！」

石大年道：「湯庭山夫婦被殺，就是核子黨幹的，目的是殺人滅口。」

白雲裳道：「他們何不直接去對付唐烈？」

石大年冷冷地一笑：「妳以爲唐烈是一團飯？他本來就是足智多謀，經過一連串慘痛的失敗後，已磨練得比鬼還精靈，就算是核子黨想殺他，也不容易。」

白雲裳說道：「他又怎樣向核子黨報復？」

石大年道：「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白雲裳道：「昔年核子黨曾吞了他一批毒品，現在他又怎樣對付他們？」

石大年道：「這十餘年來，核子黨在世界各地紛紛設立支部，而它每年所賺的利潤，已達到了駭人的地步，它甚至要跟黑手黨比鈔票、比人材，大有一爭長雄之勢。」

白雲裳道：「對於一個暴發戶來說，這是很常見的事。」

石大年道：「但這個暴發戶實在是暴發得太厲害了，而他們的野心，也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

「我知道，他們要建立核子武器！」

白雲裳終於說出這件事。

石大年用詫異的目光盯着她：「妳知道的事的確不少，但妳可知道，這是極其危險的？」

白雲裳回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石大年道：「核子黨勢力遍及全球，甚至在鐵幕國家，也有他們的間諜人員存在，妳去跟他們鬥，未免是太愚蠢了。」

白雲裳道：「要對付核子黨的，也不只是我一個人，所以，我並不認爲自己是孤立的。」

石大年又是一呆，繼而姆指一豎：「好！有志氣！有種！那麼我不妨告訴妳，咱們青衣堂，也在暗中對付核子黨！」

白雲裳道：「是不是爲了唐烈？」

石大年並不否認，道：「唐烈是朱天王的救命恩人，雖然唐烈並非挾恩求報，但他既存心與核子黨爲敵，朱天王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白雲裳道：「他們要怎樣對付核子黨呢？」

石大年道：「朱天王在三個月前，以出奇不意的手法，刦走了一輛大卡車。」

白雲裳道：「卡車裏有甚麼重要的貨物？」

石大年道：「價值無法估計的核子武器重要裝置。」

白雲裳深深的吸了口氣。

「是朱天王親自指揮刦走的？」

「不！他老了，而且神經衰弱，」石大年道：「他只是依從唐烈的調度，派遣帮會的精悍份子行事。」

白雲裳道：「這些核子武器的重要裝置，如今何在？」

石大年道：「除了朱天王之外，無人知曉。」

白雲裳道：「要怎樣才能够找到朱天王？」

石大年道：「現在無論是誰要找朱天王，必須要帶着玉觀音，沒有玉觀音，就算是老夫，也無能爲力！」

白雲裳目光一閃：「是甚麼道理？」

石大年道：「這是規矩，朱天王在三個月前訂下來的規矩！」

白雲裳道：「他要守着這批核武器的重要裝置？」

「不錯，這是唐烈的主意！」石大年沉聲說道：「半年之後，唐烈若還不見朱天王，朱天王就會把這批裝置交給警方處理！」

直到這時候，白雲裳才恍然大悟。

這是一個報復性的行動。

唐烈當然知道，這行動是極其危險的，自己隨時都會給核子黨殺害。

所以，他暗中與朱天王相約，無論日後發生任何事情，一切俱以玉觀音作爲憑據。

換而言之，無論是誰擁有玉觀音，都可以取得那批核武器裝置。

唐烈把玉觀音交給了胡博士，就是恐防自己會有不測。

但最後，胡博士也因爲同樣的理由，再度把玉觀音移交到另一個人——白雲裳的手上。

但這秘密終於還是被洩露了。

洩露秘密的，就是胡博士的孫女兒！

兩雄同歸於盡

（一）

下午兩點二十五分，白雲裳和貝莉來到了狄浪的辦公室。

白雲裳把石大年所說的一切，講了出來。

狄浪聽完之後，臉色異常沉重。

「朱天王是一個充滿傳奇性的黑社會大亨，核子黨雖然勢力龐大，但在本市，它要撼跨朱天王，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白雲裳也同意狄浪的看法：「不錯，石大年最後還告訴我，要見朱天王，就算擁有玉觀音，也要經過『五關傳報』的嚴格審查，才能與朱天王接觸。」

貝莉皺了皺眉，問：「何謂『五關傳報』？」

白雲裳道：「這是青衣堂在[illegible]急時候，保護堂主的重要措施，『五關傳報』是由五個朱天王的心腹親信組成，各人的代號分別是金、木、水、火、土。」

「這不嫌太麻煩嗎？」貝莉咕噥地說道。

白雲裳道：「越是麻煩，也越是保險，持有玉觀音的人，必須先會見『金』，沒問題了，『金』會帶你去見『木』，然

後『木』又帶你去引見『水』，一直會見到『土』，最後才由『土』帶你去見朱天王！」

貝莉道：「倘若有人見到了『金』，以強逼手段威脅他，要他把朱天王的下落說出這『五關傳報』豈不是形同虛設？」

白雲裳道：「那是沒用的。」

「為甚麼？」

「因為『金』並不知道朱天王在哪裏，他所知道的，就是怎樣去找『木』，而『木』也同樣不知道朱天王在何方，他只能去找『水』而已。」

貝莉總算明白過來：「那麼，唯一知道朱天王下落的人，就只有『土』了！」

白雲裳點點頭：「正是這樣。」

貝莉道：「難怪核子黨用盡千方百計，也要把玉觀音取到手了。」

白雲裳道：「但除了玉觀音之外，他們此刻必然還在找尋唐烈和胡博士！」

貝莉道：「這是必然的。」

狄浪道：「胡博士失踪，唐烈下落不明，他們是不是已經發生了意外？」

白雲裳道：「這很難說，目前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絕對不能讓那批核子武器的重要裝置，給核子黨的人奪回去。」

狄浪道：「但我們却連朱天王的下落也不知道，又怎能去保護那批裝置？」

貝莉「哼」的一聲：「難道你已忘了，我們有玉觀音嗎？」

狄浪猛然省悟：「對！利用這玉觀音，我們就可以見到朱天王！」

白雲裳道：「根據唐烈與朱天王的協定，只要拿着玉觀音，不但是可以找到朱天王，同時也可以取走那批核子武器的裝置。」

貝莉道：「這太好了，這樣一切都可以完全解決了！」

白雲裳點點頭道：「這看來確是可行之法。」

狄浪道：「但誰是『金』呢？」

白雲裳笑了笑，道：「石大年就是『金』！」

貝莉一怔。

「他不是青衣黨的第二號人物嗎？就算他是『五關傳報』的一份子，也該是『土』才對。」

白雲裳道：「妳可知道，在『五關傳報』這個環節裏，『土』是最重要的一環麼！」

「當然，因為『土』是可以直接會見朱天王的人，他當然是最重要，」貝莉說：「如此重要的一環，為甚麼不由石大年担當？」

白雲裳道：「石大年雖然已很久沒有在道上行走，但知道他這個人的人，却仍然不少。」

貝莉道：「那又有甚麼關係？」

白雲裳道：「越是多人認識石大年，石大年就越不適宜担當『土』這位置！」

貝莉想了想，道：「這也是道理！」

白雲裳道：「青衣堂能夠在黑道上屹立多年，自然是有它的一套，別忘了，朱天王和石大年叱咤風雲的時候，我們還沒出世哩！」

貝莉噘起了嘴：「那又怎樣，現在是年青人的天下嘛！」

「別看輕了老人，」白雲裳淡淡一笑，「環顧當今世上各國元首，又有幾人是不超過六十歲的？」

貝莉哈哈一笑。

狄浪一直都在沉思着，這時候才說：「朱天王我們是非見不可的，倘若能夠順利得到那些裝置，固然最妙，就算發生了甚麼變化，最少也可以知道更多詳細的資料和綫索！」

「對！」貝莉磨拳擦掌，「就決定這麼辦！」

「急先鋒，妳別太早高興，」白雲裳沉聲道：「這件事情，未必用得着妳。」

貝莉嚷了起來：「為甚麼又不讓我去幹？這是為了世界和平的大事，我絕不會袖手旁觀！」

白雲裳笑了一下，道：「也許妳真的很夠資格去領取諾貝爾和平獎金，但別忘記，這是狄探長的任務！」

狄浪苦笑道：「其實這任務一點也不有趣，若不是職責所在，我倒不如交給妳們倆姐妹，坐在這裏等候消息。」

白雲裳道：「而且，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我想，你們警方高層，也許會跟國際特警組織召開一個緊急會議，商討該怎樣對付核子黨。」

狄浪道：「這個自然。」

白雲裳微微一笑道：「我想：我們現在已經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帮助你的了，再見！」

「我們真的不再管這件事了？」貝莉瞪着眼。

白雲裳道：「妳現在需要的並不是任務，而是一顆安眠藥。」

（二）

貝莉回家後，真的吃安眠藥。

但她並不是吃一顆，而是吃了整整一百顆之多！

× × ×

晚上八點五十五分，白雲裳接到了狄浪的電話。

「雲裳，我終於見到了朱天王！」

「那些核子武器裝置呢？」

「朱天王已交了出來。」

「很好，我們總算成功了。」

「可是……」

「發生了甚麼事？」

「胡博士已經死了。」

「怎會這樣的？」

「他失踪，是自己躲起來的，這幾天以來，他一直都和唐烈在一起，」狄浪黯然地，緩緩地說：「但在今天早上，核子黨中人終於找到了他們。」

「後來呢？」

「唐烈跟他們火併，結果殺了三個核子黨的人，但胡博士却在這時候心臟病發，死在唐烈的懷中。」

「他的屍體呢？」

「唐烈把他送到一座廟宇中。」

「廟宇？」

「不錯，那是一座香火極旺盛的廟宇，廟宇供奉的正是觀音大士。」狄浪說：「朱天王也就是在這廟宇之中。」

「你有沒有看見唐烈？」

「沒有，但朱天王却說，唐烈已決定，要把這批核武裝置交到警方的手上！」

「所以，你們的工作很順利。」

「但那些裝置却並不在廟宇裏，而是在三哩外的一幢大厦地窖內，倘若不是朱天王親自帶路，真還不容易找出來。」

「唐烈下落如何？」

「不明。」

「有辦法找到忠籐秀二嗎？」

「我們警方一直都想找這個人，他已被通緝。」

「唐烈也許會找到他。」

「找他報復？」

「是的。」

狄浪沉默了一會，嘆道：「希望他好運氣。」

（三）

凌晨一點正。

街道上很大風，一輛極豪華的美國轎車，停在一家夜總會的大門前。

一個穿黑色西裝的男人，從夜總會裏走了出來。

這人赫然正是忠籐秀二。

× × ×

車門已打開。

忠籐秀二的右腿已踏進車內。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灰色的影子突然掠出，接着「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已射進了忠籐秀二的左腿。

轎車裏的一個司機立刻拔槍還擊。

「伏！伏！」

他的手槍居然早已配上了滅音筒。

但他的槍法却似欠準確。

他連開數槍，都射了個空。

一個灰衣人，已滾地葫蘆般來到了車房。司機伸出頭，正想開槍，這灰衣人已用左手抽出一把鋼刀，由下擊向上，一刀就刺穿了他的下顎。

忠藤秀二咆哮一聲，非但沒有躲進車子裏，反而飛撲出來，纏住那灰衣人。

那灰衣人右手持槍，但忠藤秀二却一掌切下，把他的手槍擊落在地上。

灰衣人發出了一聲慘叫，左手鋼刀疾揮過去。忠藤秀二雖然大腿受傷，但身手依然相當靈活。

不但靈活，而且出手極為兇猛。

兩人瞬即扭作一團。

這一場惡鬥，立刻驚動了途人。

忽聞驚笛之聲大响，兩個警員飛奔而來。但當他們來到現場的時候，忠藤秀二的胸膛上已插着一把尺許長的鋼刀。

這一刀插得很深，而且傷得又是要害，顯然是活不成了。

在他的身旁，也倒臥着一個灰衣人。

他也受了重傷，其中一個警員扶起了他，顯然發覺這人的背部也插着了一把刀子！

東洋小刀子。

× × ×

街頭的這一場惡鬥，三人全都同歸於盡。事後，警方在那灰衣人的身上，找到了一張身份證。

身份證上的名字是梁煥然。

但經過詳細檢查，發現這張身份證是僞造的。

這人真正的身份是越南華僑，他正是唐烈！

（四）

上午七點零五分，狄浪來到了白雲裳的家裏。

「給我一杯咖啡。」他一坐下就說。

「雪櫃裏的罐頭咖啡行不行？」

「行！只要是咖啡就可以！」

白雲裳給了他兩罐。

「你很累？」

「還累不死。」

白雲裳淡笑道：「又有甚麼事令你連睡覺的時間也被剝削？」

狄浪喝了整罐咖啡，才說：「唐烈太愚蠢了。」

「他在一家夜總會門前，與忠藤秀二同歸於盡，對嗎？」

「妳已知道了？」

「電台一早就已廣播出來。」

狄浪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雖然我以前並不認識他，但他也曾經是個販毒頭子，可是，我總是覺得，他帮了我們不少的忙。」

白雲裳點點頭：「你沒有說錯，這的確是事實。」

狄浪道：「可是，他死了，而且我們還已經知道，他就是胡博士的兒子。」

白雲裳狄然道：「胡博士是個好人，他有智慧，他心地善良，當年他在越南生下了唐烈並不是因為風流快活，而是為了當地的華僑設想。」

狄浪一怔。「那是為了甚麼緣故？」

「唐烈的母親，是個心狠手辣的女飛賊，但她却對胡博士一往情深。」

「後來怎樣？」（以下轉一壹三頁）

精選短篇故事

龍戲

黃耀基・圖
高陽生・文



元宵佳節

古艾，義寧州。

道光年間，還算天下昇平，民康物阜，逢時過節，也就顯得繁華熱鬧。

何況是「火樹銀花合，金橋鐵鎖開」的元宵節，還未入夜，就人潮洶湧，到處燈光如畫，燦若繁星了。

義寧州的風俗，由大年初五「接財神」開始就有「戲龍燈」的比賽，一到「燈節」的元宵，也到了壓軸好戲的最高潮。

戲龍燈是民間節目，普遍性的娛樂活動之一，但義寧州的戲龍燈和任何地方不同，有它特別的與衆不同之處。

「小龍」九節，「中龍」十三節，「大龍」十八節，「巨龍」廿四節，「神龍」三十二節，每節短者八尺，長者丈二。

鬥龍爭珠

這還不足奇，最驚人的是「龍王」，九九八十一節，每節九尺。

龍分五色，只有「龍王」是金黃色。

小龍與中龍是十八歲以下，十二歲以上的「伢子隊」（少年人）玩的，大龍，巨龍，神龍是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壯丁隊」玩的。

而「龍王」則是「大師傅」們的專利權，也就是專爲有武功的人玩的。

由於尺寸及材料和「龍鱗」（披彩）的不同，重量也各異。

小龍及中龍是以竹、木做骨架，外披五色不同的布料或彩紙爲「鱗」，每一節約三十斤至四十斤之間。

大龍、巨龍、神龍是以堅牢的梨木或梓木做骨架，以鐵條爲軸，外披五色布，再剪布條爲「鱗」，縫上去的，經久耐用，每節重達六十斤至八十斤。

唯有「龍王」是以粗細鐵條爲骨架，外披牛皮，由巧匠貼以金箔爲「鱗」，每節一百二十斤至一百三十斤。

想想看，平均來說，每個人撐起一節，還要左右轉動與前後起伏進退的把它「舞動」，需要多麼强的腕力及體力？

所以，「舞龍手」都是每一節至少有二人至四人，以便輪流接替上下，否則，誰也難以支持太久時間的。

由大龍到巨龍、神龍，是「大人」們玩的，每個人手，也必需是經過考驗挑選出來的，起碼得身强力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勝任的。

「龍王」的人手，當然非有武功不行，因爲，一節龍燈，就重達一百二、三十斤，就是一般壯漢，撐在雙手上，就巳十分吃力了，那能把它揮洒自如的舞動呢？

而每節龍燈內部，裝了氣死風燈一盞到五盞，那是巧匠特製的「燈台」，不怕風雨，任你如何舞動、旋轉，不會熄滅。

而牛皮爲「衣」的「龍王」是左右兩邊都有紗布空隙，所以一樣可見到燈光，而且燈光特別刺目明亮，當它舞動時，翻翻滾滾，活像一條大火龍。

而舞龍燈還有許多花樣變化，好比「二龍戲珠」，「金龍出海」，「神龍穿雲」等等，連左右、前後、進退的步法也有許多名堂講究，每一個舞龍手必須配合得天衣無縫，才精彩生動，只要有一個人手錯了一步，就會露出「破相」，也是大忌，誰也不敢出錯半步。

義寧州的戲龍燈所以名聞遐邇，全因他們舞龍時花樣百出，比賽的最高潮，就是「鬥龍」。

「鬥龍」是龍與龍間的比賽各種花樣，而在花樣變化進行間，會有當地縉紳「打彩」——就是以花紅彩金由人羣中突然拋出，有的貼地飛滾，有的高入半空幾丈，拋出的方式，也是花樣百出，端看每一個舞龍手能不能及時把握時機搶到手——因爲有的要貼地檢起，有的要騰空接住，每個舞龍手不止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當輪到「打彩」之物恰巧在自己的位置時，還得及時滾地或騰空接住，檢起，當接住，檢起時，必須至少騰出一隻手，而龍身是整體的，任何一個舞龍手假如一下接空或失手都會亂了龍形，被觀衆喝倒彩。

而「打彩」最大的一份，叫做「龍珠」，又叫做「龍升天」或「龍入海」，顧名思義，前者是在空中，後者是在地上，也是「鬥龍」的最後好戲，同等級的龍爲了搶「珠」，勢必施展混身解數，全力以赴不可，在急鑼緊鼓中，羣龍併起，爲搶一珠，那就是武功，智慧高低之判了。

誰能搶到「龍珠」，就是第一：「龍王」也屬於誰了，而每條「龍」，是代表某一家族或某一鎭、某一鄉、某一村的，誰能搶到「珠」，榮譽也歸於誰。

義寧州民風强悍，習武成風，越是有錢的家族，聘請的武師也越多，子弟習武的也越多，好手也多，爲了爭取這種榮譽，習武也特別有勁。

「搶珠」，相當于百粵舞獅隊的「搶青」，而「龍珠」的價值比百粵獅隊的「採青」高出十倍至百倍。因爲「龍珠」是由當地某大戶或家族懸出的「打彩」花紅，內面不是黃金，就是白銀，或者是珠寶，起碼也值千金以上，誰搶到它，不但是面上飛金的榮譽，也是一筆大財香，是每條龍都想吞下肚，搶到手的。

現在，夜幕垂下，萬家燈火，義寧州一片燈海，到處耀眼生輝，每條街道，龍隊翻騰，各出花樣，賣弄精神，萬人空巷，傾巢欣賞的觀衆擁塞在每條街道的兩邊，喝采助威，喧囂一片。

龍隊由四面八方，集中舞向城隍廟。城隍廟前是百畝以上的廣場，早巳人山人海，因爲這是「鬥龍」的集中地方。

「龍王」只有四條，代表義寧州炙手可熱，財雄勢大的四個大家族——鄒、王、黃、胡。

也是這四家千挑百選，派出最强的武師及武功最好的子弟担任舞龍手。

廣場中心，矗立一支旗竿，高達十二丈，旗斗上，披紅掛彩，赫然放着一個斗大的紅綾包袱，也就是「龍珠」了。

今年輪到胡家是「龍頭」，也就是上一年搶到「龍珠」的「打彩」的「龍珠」也依例由胡家「賞出」，大家在竊竊私語，猜測「龍珠」是什麼？多大的價值？

四道天梯，一律梨木做的，分列四方，各高十丈，也就是說，四條「龍王」，要一齊直上天梯，各憑本領，凌空二丈爭奪這顆「龍珠」。

人山人海，却空出方圓百丈，四面除了密佈木樁，繞以蔴繩，以示不可越界外，還有勁裝短打的百名以上的壯漢在戒備着，不讓觀衆擅越雷池一步，這是必需的安全措施，不止要讓四條巨大的「龍王」入場時有迴旋的餘地，還要預防四條龍王搶珠上天梯時，任何一個舞龍手失手或失足，都可能使天梯傾倒下來……

× × ×

「來了！來了！」

「請鄉親們讓讓！」

人潮蠕動中，四面分開人牆，四條金光閃閃的金龍由東、西、南、北四面飛舞而來，人潮當然閃出路子，誰敢擋路？輕櫻龍鋒呢？何況各有一二百的鑼鼓手當先開路。

鑼鼓震天中，歡呼雷動，四條金龍夭驕入場，繞場廻旋一匝，變成一字長蛇陣，四顆龍頭，一齊面對城隍廟大門左首的戲台上三起三落「龍點頭」。

高台上，正中供奉着城隍爺與大小神位，紅燭高燒，香烟騰輝，左右四把交椅，各端坐一人，龍隊一入場，一齊站起，面向外，「龍點頭」行禮拜神時，四人一齊躬身答禮。

這四人，就是四大家族本年「當值」的代表。

鄒榮光。

王茂元。

黃天立。

胡祖佑。

只見鄒、王、黃三人同向胡祖佑拱手：「龍頭請——」

胡祖佑燒香敬神，轉身向外，先向鄒、王、黃三人抱拳行禮，再向大家一個四方揖，清清喉嚨，朗聲道：「各位鄉親，過年大家好，兄弟輪值，打彩夜明珠一顆，依照往例，抽過籤了，是王一，鄒二，黃三，本（胡）家最後上，兄弟鄭重宣佈，連環鼓响爲號，請各位準備搶珠！」

他高高舉起了右手，沉聲大喝：「開始——」

嘭！嘭！嘭……

震天的大鼓聲連响九通！

當第九聲鼓响甫落，王家「龍王」龍頭猛搖，暴起一丈多高騰身竄上了天梯。

又是九通鼓响，鄒家「龍王」勢如穿雲之箭，也上了天梯。

又是鼓响……

當第四次九通鼓响落處，胡家「龍王」的龍頭如冲天之箭，一射一丈七八，也上了天梯。

萬頭仰望，雖然只是九通天鼓，好像震耳不絕，但四九三十六通大鼓之間，先後相差似乎沒多久，當先上天梯的王家「龍王」已龍頭高昂在天梯之頂，連連側顧還有二丈高的「龍珠」了。

顯然的，王家「龍王」雖然佔了第一個龍步的便宜，手撐龍頭的人，並不敢冒失出手，在考慮以何種方式騰空搶珠了。

鼓聲密如驟雨，驚心動魄，行家都知道，先上一步。固然佔了便宜，問題在整個龍體每個人手的配合恰到好處，一氣呵成，龍頭才可騰空出手搶珠，如果其中有任何一個人手配合不及，牽一髮而動全身

，不止搶不到珠，整條龍都會和天梯一同傾倒下來。

鄭，黃二條「龍王」幾乎同時抵達天梯之頂，也不約而同地頓了一下，要換一口氣及調整整個龍身每個人手的步子是否配合好了！

大吼震天，黃家「龍頭」後到先發，破空而上。狂呼大叫聲中，鄭、王兩家龍頭也同時騰空。

龍吟繼起！最後到達天梯之頂的「龍頭」突然向天翻起，好像仰天長嘯，龍頭並沒有破空而起，却飛起一條銀光白影！

怒吼！暴叱。

半空吼喝大作，裂帛連串，又暴發一陣劈啪聲響！

是王，黃、鄭三個「龍頭」幾乎同時出手抓向紅綾包袱的刹那，爲了搶佔先機，各自出手攻擊對手，三方面拳掌之力相碰，發出連串聲響。

悶哼！怒嘿聲中，三顆龍頭由合而分，各自倒翻下落天梯！

銀光閃處，白影隨一團紅影下墜，不偏不倚，正好落入胡家朝天的龍口中。

全場暴彩如雷。

大家還沒看清楚胡家龍頭是用什麼索子或軟鞭之類把「龍珠」搶下的，只知道胡家是利用另外三家人手同時伸手搶珠，又各自出手攻擊的刹那空隙，胡家恰到好處，妙到毫巔的檢個現成。

依照規則，是四家不論採用什麼方式，只要能把龍珠到手就算贏了，一下子響起了震天的彩聲——爲胡家「後來居上，巧得驪珠」而喝采。

大變突起！翻落天梯之頂的鄭、王、黃三家的「龍頭」竟不約而同的一齊向胡家龍頭劈空吐掌。

與此同時，不知怎的，鄭、王，黃三家的天梯突然失去平衡，分向左右傾斜！倒下來！

全場驚呼，駭叫！紛紛逃避，一陣大亂。

在四面八方戒備的人手也急急閃避天梯倒下的方向，訇——訇——轟——轟大震聲中，沙飛石走，大片驚塵影內，揚起了大片哎喲——呻吟！

鄭、王、黃三家的三條「龍王」變成了「死蛇」，舞龍手雖然各有武功，當十丈天梯倒下時，亂了方寸，措手不及，多少受了輕重傷，委頓在地，灰頭土臉。

最糟是三個「龍頭」都墜地不動了！

「龍頭」是武功最拔尖的人，依情理，至少可以自保，即使受傷了，也是最輕的皮肉之傷。

高台上，四家代表，目睹驟變，都變了色，不約而同的飛身下台，趨前探視。

只有胡家「龍頭」呆了一下，對空搖幌，龍尾倒退，迅速下了天梯，「龍頭」甫落地面，還未及依例向台上騰舞致謝「打賞」，鄭榮光，王茂元，黃天立同聲怒叱：「豈有此理！」

胡祖佑連忙拱手說道：「事出意外，兄弟……」

黃天立鐵青着臉冷笑接口：「太狠了吧？」

鄭榮光厲聲道：「我們三家和胡家沒得完了！」

胡祖佑忙問：「有何誤會之處……」

王茂元咆哮如雷：「姓胡的，你們使巧搶珠，原璧歸趙，不算什麼，爲何下此毒手，暗算我們三家的師父，如不交代明白，當場和你拚骨！」

一撩長袍下擺，掖入腰帶，亮開了門戶。

胡祖佑知道不妙，緊聲問：「到底怎麼一回事？」

鄭榮光冷笑：「還裝什麼胡羊，我們盧、馬、苟，三位大師父都中了見血封喉的暗青子死了，你的大兒子做得好事，未免太狠了……」

「爹——」胡家「龍頭」竟是胡祖佑的大兒子，胡祖佑翻身一個耳刮子，把剛露出頭開口的兒子打了一個歪身，口角溢血，戟指着：「畜生，會有這種事，我活劈了你——」

「東翁息怒！」是「龍尾」跳出一位老者，一招「橫架金樑」，托住了胡祖佑揮出的右掌：「少東絕對不會如此卑鄙，他也不會有淬毒暗青子，何況這多招子（眼睛）之下，誰看到少東出手了？」

胡祖佑暴怒如雷：「古師父，我有口難辯，非先劈這畜生不可！你請讓開！」

鄭、王、黃三人幾乎同聲令笑：「別做戲了！」

古師傅厲聲道：「子鈺是古某一手調敎的，如果查出是他出手，古某先割頭賠罪，誰敢冤誣他，古某先和他拚掉——」

又向胡祖佑一拱手：「東翁請冷靜一下，此中必有玄虛，古某用人頭担保，一定查個水落石出，務請高抬貴手！」

胡祖佑頹然長嘆，淚流滿面，向鄭、王、黃一拱手：「三位兄台，小弟一定有個交代，期限三月，若查不出另有兇手，任憑處置……」

鄭、王、黃互看一眼，鄭榮光點頭：「只要有交代，三年也不遲……」

王茂元接口：「一年爲期好了！」

黃天立悻然地道：「姓胡的，不要欺人太甚，我們先處理善後……」

人潮散了。胡子鈺强忍痛淚，目光暴射！

× × ×

胡祖佑一行還未回到家內，家丁們驚慌地向他報告：「三少爺不見了，在九里街看花燈走失的！……」一齊撲通跪下。

胡祖佑一怔，鎮定地擺手：「你們起來，分頭去找找看。」

家丁們散開，胡祖佑向古師傅低聲一嘆：「又是意外，好像有個可怕的陰謀了，他們三家聯手對付我一家，如何得罪他們的？從何說起？」

古師傅沉吟地：「東翁別急，如找不到三少再商量、三少雖然只有十六歲，天資特高，右耳又有北斗七星硃砂痣，決非夭折之相，可能是貪玩走岔了小路？」

胡祖佑搖頭一嘆：「只好聽天由命了，也許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本家鋒芒太露了，一連三年做了龍頭，也是招人忌恨的！唉……」

× × ×

又是元宵節了。

義寧州仍是一片燈海，仍是戲龍燈，熱鬧如昔，不同的，是四家「龍王」沒有

在城隍廟「鬥龍」了。

胡家三少爺子斌也一直沒有下落失踪了，胡祖佑一家認定已遭人毒手了，只不知仇家是誰！古師傅，胡子鈺等都認爲一定是鄭、王、黃三家中有人暗算或收買殺手，却苦於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却因一年期限已屆，還找不出用毒藥暗器謀殺鄭、王、黃三家首席武師盧元駿、馬千里、苟大同的兇手，胡祖佑除自動賠償盧、馬、苟三家親屬各二千兩銀子外，無法向鄭、王、黃三家交代，今夜就得面對面了。

對方聯合提出條件，就是人命關天，依照江湖過節「私了」，不曾驚動官府，一是由胡家賠出胡子鈺等三條人命抵償，否則，就賠出三十萬兩銀子，給盧、馬、苟三家遺屬各十萬兩，再不然，只好依照江湖慣例，彼此約期較量，決個生死存亡了……

胡祖佑當然不能賠出三條人命，胡子鈺堅持自殺謝罪也被老父怒斥——因爲一死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揹上了黑鍋，只有一條路，賠出三十萬兩銀子！傾家蕩產也無所謂，只是一口寃氣難嚥下。

× × ×

又是一年過去。

義寧州自四月起到八月「秋老虎」，沒下一滴雨，農田龜裂，赤地千里，流言出了旱魃？

鄭、王、黃三家聯合起來，動員所有的佃戶霸佔了所有水源，不讓半滴水流入胡家一族的田地，並且揚言：如胡家一族不服氣可以在城隍廟前公開比武解決。

以三個家族的人多勢大，對付胡家一族，分明是仗勢欺人，騎到胡家脖子上拉尿，燈草搭橋，存心過不去了，也等於要把胡家一族逼入絕境，無容身之地。

人爭一口氣，胡家一族氣憤難忍，誓死一戰，背城借一，明知不敵，也要拚個存亡，古師傅等所有武師，也表示義不容辭！願效死力，雙方言明三場決高下，二嬴爲勝，輪家自行遠遷外地，不經官府，全照江湖規矩行事……

城隍廟前，人山人海！那年頭，私家「械鬥」，王法放到一邊，連官府也裝聾作啞，不加干涉。

對方三家，推派三位首席武師代表，一姓劉，一姓任，一姓吳。

胡家推出「七步追魂」古倜，「斷碑手」伍烈，胡大少「金龍」胡子鈺迎敵。

古師傅和劉師傅各展絕學，交手三百多合，劉師傅一招少林「大琵琶手」打斷古師傅的肋骨四根，劉師傅也吃了一記「無影脚」，右腿斷裂了！

兩敗俱傷，裁判是「平手」。

第二場伍師傅貪功心切，全力出重手，第十四招「排山倒海」之下，震斷任師傅右臂，却換了一記「穿襠撩陰腿」，「祠堂」爆裂，立斃當場，當然是任師傅嬴了。

「金龍」胡子鈺是胡家一族最突出的高手，盡得古倜及十幾位名師眞傳，有青出於藍之勢，由他壓軸，由於他是最拔尖的硬把子，也是唯一的希望。

吳師軸却一臉病容，瘦骨嶙峋，一出手，就是迅雷急電的「奪命三啄」——是辰州言家的高手！

胡子鈺應變不及，飛身閃避過對手二招，却避不了！接不下對手最霸道的，「摧心一啄」！只見他手按胸口，狂噴鮮血，連連後退，鼓响如雷，胡祖佑大喝：「住手，認輸了！……」

胡子佑一個屁股一頓，仰跌倒地，吳師傅却不停手，反而凌空二丈，雙掌合併，要把胡子鈺立斃掌下。

全場怒吼狂叫聲中，突揚勁叱：「接胡三少一招！」由城隍廟巨大匾額上飛起一條人影，凌空伸出拿雲手，好像鷹抓小鷄，由半空一丈之處，後發先到，一把抓緊吳師傅的後頸皮，同時落地，同時點閉了吳府的四大穴道。反手一抄，由吳師傅襟底摘下一個皮套子！一抖，倒下一地的藍汪汪的鬼頭錐：「果然是你這個言家逆子爲了貪圖三十萬兩銀子，不惜改名換姓，前年在龍隊內暗算了三條人命，又不守江湖規矩，對家兄下毒手，企圖趕走我家一族，再拿他們三家十萬兩酬金，未免太卑鄙了吧？」

好一位英俊挺拔的美少年，右耳七點鮮紅如血的硃砂痣，正是胡家三少爺「玉龍」胡子斌。

鄭榮光，王茂元，黃天立剛示意手下羣毆，胡子斌出指如閃電，隔空點了他們三人「呆穴」，立即全身僵立不動，也鎭懾了全場，無一敢動，他長笑道：「各位鄉親，有水大家用，不可傷和氣，世上無旱魃，有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這種鬼蜮小人的陰謀呀！」

（完）

盤龍刀故事之三

雲劍飛·文
黃耀基·圖

血洗百花林

遊湖遇淚蝶

——家家泉水，戶戶垂楊。

——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這都是形容有泉城之稱的濟南城的名句。

× × ×

清明時節，大明湖風光如畫，楊柳綠垂，燕飛鶯鳴，人在其中，有如身在畫圖中。

由於是踏春時節，所以遊湖的仕女雅男，觸目皆是。

其中，當然也不乏揮刀帶劍的武林人物。

而燕仲行就是其中之一。

他自無憂公子樂無憂失踪之後（詳情請翻閱本刊第一一六〇期——無憂公子），一直有點悶悶不樂。在楓林山莊住了差不多半年，辭別了好友秋楓，因慕濟南的湖光山色，所以來到了濟南。

濟南明媚的山色湖光，果然令他心胸舒暢，郁悶全消，一個人在濟南城內到處遊，差不多城內外的名勝古蹟遊遍了，倒也興趣盎然。

今日，已經是他來到濟南城後，第二次遊大明湖。

他覺得遊大明湖，一次是不夠的，若想領略其中的神韻妙趣，必須遊二遍，三遍……甚至十遍。

混身在遊湖的紅男綠女中，燕仲行信步所之，漫步在一條楊柳夾道的湖堤上，

一怒殺狂蜂

春風拂面，楊柳飄擺，湖水蕩漾，鶯飛燕翔，令到他渾忘一切。

一陣清脆甜美的笑語聲倏然傳來，燕仲行才驀然驚覺到，他已來到湖堤盡頭處的一個洲渚前。

笑語聲正是從洲渚上傳來。

燕仲行不禁放目望向那洲渚。

× × ×

洲渚方圓不到一畝，其上遍植楊柳花樹，花樹楊柳掩映中露出一角亭角，而清脆甜美的笑語聲，又在亭中响起。

笑語聲入耳，燕仲行如喝醇醪。

那笑語聲，絕無疑問，是發自少女之口。

不然，燕仲行又怎會有如醍醐灌頂。

燕仲行雖然外表豪邁，感情却極之豐富，不然，他也不會因爲無憂公子樂無憂的失踪，鬱悶於懷。

何況燕仲行今年才不過二十八歲，君子好逑，乃人之常情，所以。他在笑語聲再入耳的刹那，目光不由緊緊盯着那角紅亭，希望能一睹其人之芳容。

可惜楊柳掩映之下，他始終看不到亭內的佳人模樣。

清脆甜美的笑語聲不時從洲渚上的紅亭中傳出來，燕仲行不知怎的，竟像生了根一般，站在那裏，目光有點痴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驀地，燕仲行的目光一亮。

楊柳分拂中，一位身穿鵝黃衣裙的妙

齡少女，手執紈扇，自亭中走了出來。

在她的身後，相隨着一個綠衣丫環，兩人皆笑臉如花，那少女更是綽約多姿，蓮步姍姍向着湖堤走來。

燕仲行雖然不是登徒浪子，但在瞧到了少女之後，目光也移不開。

少女主婢兩人笑語如珠，邊行邊笑，沒有注意到燕仲行正站在湖堤上目不轉睛地望着她們。

直到她們到湖堤前，欲行上湖堤時，偶一抬首，才發現了燕仲行。

少女先是訝異地瞧了燕仲行一眼，繼之臉一紅，急忙將目光垂下，笑聲也突然而止。

那綠衣丫環也瞧到了燕仲行，臉色却沒有紅，笑容一下子自她臉上消退，雙眼微瞪，閃身搶在那少女前面，哼了一聲。

哼聲入耳，燕仲行才驀然驚覺到自己的失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急忙將目光移開，同時側身移步，站到另一個方向。

耳中又聽到那綠衣丫環哼了一聲，跟着，衣裾的「悉索」聲及輕盈的脚步聲自他身側响起，接着遠去。

燕仲行忍着沒有扭頭看過去。

一個堂堂男子漢，豈能像個登徒浪子一樣，眼睜睜注視着一個未出嫁的少女，那實在失禮得很。

耳中聽到那綠衣丫環的嘀咕聲及那少女的柔婉語聲，燕仲的臉上不由一熱。

他剛才實在是太失態了。

直到步聲與語聲聽不到，燕仲行才轉過身去，望向那少女主婢走去的方向。

但已只能見到那少女主婢的一角衣裾。她們的身形已被垂柳所掩。

衣裾一閃，終於消失在彎曲的湖堤一角。

燕仲行頓時覺得，眼前一黯，若有所失。

不過，那少女清麗的臉影，却清晰地映現在他腦海中。

他怔怔地站着，像一尊塑像。

× × ×

到他從痴迷中驚覺過來的時候，連他自己也不知在湖堤上站了多久。

用力地甩甩頭，似乎這樣會令到自己清醒過來，將那少女的臉影自腦海中甩掉，自嘲地笑笑，然後朝來路走回去。

他現在遊湖的興趣大減，那少女清麗的臉影却像生了根般，甩不脫，映現在他腦海中。

他邊行邊不自覺地張望起來，希望能再見到那少女。

却令他好失望，他雖然加快了脚步，不但追不上那少女主婢，也看不到倆人的身形。

他不禁有點失望。

驀地，他的心頭沒來由地跳了一下。

——他聽到了那少女的語聲！

少女的語聲就在附近傳來。

不過傳來的，不是笑語聲，而是嬌叱聲！

——莫非她遇到了登徒浪子的歪纏？

燕仲行心頭一動，急忙循聲望過去。

一連串邪笑聲從他望過去的方向傳來，同時亦傳來一陣叱罵聲。

燕仲行再也忍不住了，疾急朝那方向快步走去。

他要弄清楚，那少女主婢兩人，到底發生了什麼麻煩。

那是一條岔向另一邊的湖堤。

燕仲行透過楊柳枝葉，一眼就看到有兩個身穿花緞藍衣的年青人，正一前一後，阻截住那少女主婢兩人，出言調笑。

「嘻，咱們在此相逢，可謂有緣，請姑娘賜告芳名。」

「姑娘兩人，小生兄弟也是兩人，正好結件同遊，姑娘，咱們一道走吧。」

那兩個藍衣青年，舉止輕佻，語言輕薄。

燕仲行看得心頭火起。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調笑良家婦女，豈有此理！

「大胆狂徒，竟敢出言戲侮，討打！」那綠衣丫環嬌叱一聲，纖掌一揮，摑向一名生着一副八字眉的藍衣少年。

燕仲行看了，不禁在心裏喝一聲：「好！」

而從那綠衣丫環的出手，可以看出是個會家子！

那一掌摑得又快又疾。

燕仲行以爲那兩個油頭粉面的浮薄少年必然閃避不了，可是，事實却出乎他意料之外。

那個八字眉的青年竟然一抬手，就輕易扣捏住綠衣丫環的玉腕。「唧，好軟好滑，比會芳院的紅牌妙玉還要鮮嫩軟滑，得姑娘垂青，眞是三生有幸。」

綠衣丫環玉腕被握，着急得她俏臉通紅，用力一抽，却抽不回手腕，咀裏嬌叱一聲：「狂徒找死！」蓮足一起，飛踢向八字眉青年的小腹。

燕仲行眞料不到那八字眉的藍衣青年也是個會家子，而且身手不弱。藍衣青年左手一抄，已然抄握住綠衣丫環的足踝。

「嘻嘻，姑娘如此厚愛小生。小生眞是受寵若驚。」藍衣八字眉青年說着時，竟然輕薄地捏了捏綠衣丫環的足踝。「蓮足三寸，眞令小生愛不釋手。」

那綠衣丫環一腕一足被捏握住，可謂動彈不得，着急得她差點掉下淚來，口裏在亂罵。「狂徒，還不快鬆手……」

八字眉青年却輕浮地邪笑說道：「姑娘既然有意，小生怎能輕輕放過，來，香個咀！」

說道，就要作勢湊過去。

截住退路的另一名鬥鷄眼青年撫掌大笑。「周兄好艷福，待小弟也去親近親近那位姑娘。」

那少女早已被氣得杏眼圓睜。眼看那八字眉的咀唇就要湊在綠衣丫環的紅唇上，她嬌叱一聲，一指點向對方的笑腰穴！

那藍影一閃，鬥鷄眼青年不但將少女那一指接下，也將她截住，邪笑說道：「姑娘何厚愛於周兄，小生也不錯嘛，姑娘若不信，一試便知。」

那少女被鬥鷄眼青年的輕薄下流說話氣得嬌軀抖顫了一下，俏目中殺機閃現，衣袖一揚，五指疾彈，拂向對方面門。

鬥鷄眼青年神色微變，隨即邪笑說道：「有勞姑娘爲小生拭塵。小生這廂謝了。」拗腰擰身，右手一探扣向少女玉腕！

少女微哼一聲，手肘一曲倏沉，截向

門鷄眼青年手腕脈門。

「姑娘好狠，乖乖不得了！」鬥鷄眼青年口裏不三不四，動作却不敢怠慢，手臂一縮倏探，摸向少女的胸脯。

少女一張臉脹得通紅，俏目中殺機更盛，左手衣袖一翻，白芒乍閃，削向對方手腕！

這一着可說大出鬥鷄眼青年意料之外，臉色驟變之下，右掌暴縮，身形疾退！

可惜他仍然不能全身而退，白芒一閃而過的刹那，血花閃現！

鬥鷄眼青年不由痛哼出聲。

十指連心，他雖然退縮得快，食中二指仍然少了那麼半寸不到的一小截，痛得他渾身抖索了一下。

他斷了兩指，八字眉的青年也脫了二顆門牙！

原來八字眉青年扣住了綠衣丫環的手腕脈門，令到她掙扎不得，他滿以爲可以向對方大施輕薄，香個正着，而綠衣丫環却着急得淚水在眼眶內打轉，拚命將頭扭向一邊，那知就在這時，一物橫裏飛來，恰好擊在八字眉青年的咀上。

八字眉青年立時痛叫出聲，再也吻不下去。

痛叫聲中，八字眉青年張咀吐出一口血水。

血水中竟然有兩枚門牙！

而那八字眉青年這時巳看清楚了，擊破他咀皮及擊脫他兩枚門牙的事物，只不過是一截三寸許的柳枝！

這令到他又驚又怒。

當下再也顧不了對綠衣丫環輕薄，扭頭望向來路。

綠衣丫環早巳乘他被楊柳擊傷咀皮牙齒傷痛失神的刹那，掙脫了對方的握扣。

與黃衣少女正鬥得難分難解的鬥鷄眼青年，亦於八字眉青年痛叫出聲的刹那，身形暴退，吃驚地望向同伴。

少女的武功雖然不弱，但比起鬥鷄眼青年，略遜半籌，剛才動手，她只是勉力而爲，這時見對方暴退停手，正好喘口氣，順便看看又發生了什麼事。

她的目光亦望向八字眉青年的方向。

這一看，她的心不由急跳了一下。

× × ×

令到那少女心跳的人不是別人，正是燕仲行！

當然，那兩名輕薄好色之徒，也看到了燕仲行。

只不過他們却不認識燕仲行。

所以，那名吃了苦頭，缺少了兩顆門牙的八字眉青年語聲嘶嘶透風。惡狠狠地對走近前來的燕仲行說道：「剛才是你出手暗算本公子？」

燕仲行凜寒着一張臉，在八字眉青年對面的一丈處停下來，沉聲說道：「那不是暗算，是懲戒！兩位竟然敢在光天白日之下，猖狂輕薄，難道沒有王法了麼？」

八字眉的青年吐了一口血沫，瞋目厲聲說道：「你是什麼人？居然敢管本公子的事！本公子今日要你以十倍的代價，償還本公子脫落的兩枚牙齒！」

綠衣丫環這時巳看清楚了。及時出手免她受辱的人，正是前不久，在洲渚堤邊遇到，自己還以爲對方是個好色之徒，曾經小聲咒罵過的人，不由又羞又悔又愧，感激地瞧了燕仲行一眼，將頭垂下。

燕仲行鄙視地瞟了八字眉青年一眼，冷冷道：「你又是誰？竟然目無法紀！」

八字眉青年雙眉倒豎，一挺胸膛，傲然說道：「瞎了眼的狗熊，連本公子也不識，竟然胆敢好管閒事，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一頓接吭聲說道：「聽清楚了，本公子就是大名鼎鼎，人稱護花公子的崔少護！」

燕仲行一聽，心頭激動，目光一轉，投注在鬥鷄眼青年臉上，一字字說道：「那麼，你就是人稱憐香公子白飛花了？」

鬥鷄眼青年雙瞳一聚，神氣地說道：「本公子正是！你又是誰？」

燕仲行吸了口氣，目光一瞟那鵝黃衣裙的少女，恰巧那少女正目不轉睛地瞧着他，兩人目光一觸，却像觸了電般，立時移開，少女的臉上，沒來由地泛現桃紅。

燕仲行也覺臉上微熱，忙淸朗地說道：「燕仲行！」

崔少護白飛花先是一怔，臉露不屑之色，繼之神情遽變，脫口失聲說道：「你就是一刀屠七蛟，人稱刀中龍燕仲行？」

燕仲行一揚腰間長刀，說道：「如假包換！」

崔少護白飛花的目光立刻落在燕仲行腰間的刀鞘上。

兩人一看之下，臉色遽變，倒抽了一口氣。

「盤龍刀！」崔少護白飛花幾乎是同時脫口呼出。

可不是嗎！燕仲行腰間掛着的，正是刀鞘上鐫刻着九條蟠龍的盤龍刀！

少女與綠衣丫環在聽到燕仲行報出名號的刹那，神態亦微微震動了一下，及至看清楚了那柄盤龍刀，兩人臉上皆現出又驚詫又欽慕的表情。

鵝黃衣裙少女雙目中更流露出一抹情意。

燕仲行淡淡一笑，說道：「兩位的劣行，燕某也略有所聞，以兩位之所行所爲，百死不足蔽其辜！」

崔少護白飛花臉色變得極爲難看，目光兇光閃現。

原來這兩個人乃是師兄弟，亦是出名的採花淫賊，兩人出道江湖不到四年，但被兩人糟蹋的婦女，沒有一百也有五十！

這兩人不知師承何門何派，可列入一流高手之列，加上兩人練就一套合擊之術，威力倍增，所以，不少俠義道中人喪生在兩人手上。

「姓燕的，別人懼你名頭，本公子兄弟却不怕你，管教你今日走不出這條湖堤！」護花公子崔少護餘痛未消，缺了兩枚門牙的缺口濺着血沫，嘶聲厲叫。

憐香公子白飛花鬥鷄一樣的雙瞳骨溜直轉，陰惻惻地說道：「師兄，姓燕的有眼無珠，睜着狗眼管咱兄弟的事，先摘下他兩顆眼珠子，以報師兄脫齒之恨。」

這兩個淫賊一唱一和，簡直不將燕仲行看在眼內。

鵝黃衣裙少女與綠衣丫環在崔、白兩人報出名號後，俱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蓋因爲她們亦是出身武林世家，對於江湖上的人事，可謂耳熟能詳，自也聽過

崔、白兩人的名號與劣行，憑她主婢兩人的身手，若不是燕仲行及時伸手，她們這時不遭汚辱才怪！

主婢兩人又担心，又感激地一齊將目光投注在燕仲行身上。

崔白兩人見了，俱妒火中燒，冷嘿連聲，直恨不得將燕仲行劈成八大塊！

燕仲行却氣定神閑，冷然說道：「素聞兩位練有一套合擊之術，燕某人今日正好領教！」

崔白兩人一聽，正中下懷，這本就是他們的原意，他們咀皮子硬，內心却有點怯，畢竟燕仲行的確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兩人身形急閃，成犄角之勢，同時也亮出了兵刄！

護花公子使的是一口明幌幌的利劍。

憐香公子白飛花的兵刄，却是一柄精鋼打造的摺扇。

崔少護一震手中長劍，嗡然有聲，劍尖抖出碗大的寒芒。

白飛花也不示弱，摺扇開闔之間，霍霍有聲，鋒銳的扇骨寒光閃閃。

兩女這幾下動作，分明是示威。

兩人却看得心跳不已。

燕仲行却視如不見，一步橫跨，接嗆然龍吟聲中，拔出了腰間的盤龍刀！

盤龍刀乍然出鞘，有如潛龍脫困，森冷如秋水的刀芒，寒人眼目。

兩女一見燕仲行那一刀在手，當者披靡的氣勢，原本懸緊的一顆心，放下了不少。

「燕大俠，請小心。」鵝黃衣裙少女仍然脫口呼叫出聲。

燕仲行目光一偏，落在那少女臉上，微一點頭。

崔、白兩人看在眼內，怒哼一聲，猝然出手，長劍疾如星火，飛刺向燕仲行咽喉，摺扇則如判官筆般，點向其心坎大穴，扇到中途，却霍然一張，鋒銳的扇沿有如一柄弧形的利刀，改點爲削，削割向燕仲行胸腹！

燕仲行半身一旋，輕易避過了崔少護刺向他咽喉的一劍！

接寒芒暴漲，一聲極尖銳的金鐵磨擦聲響起，燕仲行的盤龍刀硬是將白飛花的摺扇封住了。

接刀光暴展，刀勢如虹，鏗鏗兩下激響聲中，崔、白兩人雖然接下了燕仲行反擊的一刀，但却被震得微退半步！

旁觀的少女主婢兩人，同時輕輕舒了一口氣。

——她們從燕仲行反擊的一刀，巳窺測到其身手是比崔、白兩人只高不低，故此放心不少。

崔、白兩人被燕仲行一刀震退半步，俱不由哼了一聲，目射煞光，兩人身形同時展開，長劍與摺扇像江河倒瀉一樣，狂攻燕仲行。

燕仲行偉岸的身軀挺立着，盤龍刀恍如騰龍捲舞，接下了崔、白兩人的攻勢！

一方如江河倒瀉，另一方却像中流砥柱，屹立不倒！

站在一旁隨時準備出手助戰的兩女，看到燕仲行展現的高超身手，俱不由寬心大放。

但激鬥中的崔、白兩人，却越戰越緊張不安，因爲他們發覺，燕仲行是他們出道以來，最强勁的敵手！

——崔、白兩人自出道以來，可謂戰無不勝，未遇敵手，但這一次他們傾盡全力，依然奈何不了燕仲行。

刀中龍燕仲行，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 × ×

雙方激鬥了足有百五十招，崔、白兩人開始有點心驚了。

攻少守多的燕仲行也就在這時展開了反攻！

他選擇這個時候展開反攻，是他發現崔、白兩人的攻勢巳緩下來，這表示了兩人的氣力有點衰歇，這正是展開反擊的好時機。

燕仲行的反擊，一共劈出了五刀！

第一刀，將崔、白兩人的合擊之勢擊破，令到兩人的攻擊不能連接上。

這一來，就有了空隙，壓力也大減。

第二刀，燕仲行刀勢如飛龍騰舞，硬是將扇劍分隔開來，令到崔、白兩人不能此呼彼應！

第三刀，刀勢如天雷驟發，刀光暴展中，但聞鏗鏘兩下激响，崔、白兩人被擊震得脚步虛浮，蹌退兩步。

這一來，令到燕仲行的刀勢有充份發揮的餘地，於是他緊接着攻出了第四刀！

這一刀有如雷電交作，迅速而眩人眼目，刀光乍閃中，崔、白兩人幾乎是在同時，發出了一聲低而促的痛呼聲。

痛呼聲混着裂帛聲，崔、白兩人身形暴退，各自胸前衣裂肉翻，現出一道足有半尺長的血口。

兩人根本招架不了燕仲行那一刀，在受創之下，巳心底生寒，萌了退意。

可惜兩人巳沒有時間走。

燕仲行的第五刀緊接施出，其速度之快，令到旁觀的兩女也以爲是第四刀，所以崔、白兩人沒有時間走！

兩人的痛呼聲還未消失，刀光巳如天梭穿空一樣，在兩人的咽喉上掠過！

崔、白兩人但覺咽喉一涼，不由發出一聲窒悶的促叫聲，接如墜進地獄般，眼前一片黑暗，身軀一軟，栽倒地上！

兩女在旁看到，對燕仲行神妙的刀法驚讚不巳。

燕仲行的盤龍刀如飛龍入海般還鞘，崔、白兩人的喉頭才沁淌出一縷血絲！

兩女看清楚了崔、白兩人喉頭那只有寸許長的刀痕，被燕仲行神乎其技的刀法驚得雙目大睜！

因爲崔、白兩人喉頭的刀痕，雖然只有寸許長，但刀口深而齊，乍看之下，只是淺淺的一道血痕！

但這一道淺淺的「血痕」，却要了崔、白兩人的命！

——崔、白兩人的喉管，巳被燕仲行鋒利的盤龍刀鋒割破！

× × ×

燕仲行殺了護花公子崔少護、憐香公子白飛花這兩名惡名昭著的淫賊，神態沒有一點不安。

他之所以當着兩名少女面前，痛下殺手，純是因爲本着除惡務盡之原則，因爲在他的觀念中，死有餘辜的人是絕不能放

過的，免得有更多的人被其所害。

兩女雖是出身武林世家，但却從來未見過死人，更不用說殺人了，所以在看到崔、白兩人被殺死後不免感到有點驚怕。

燕仲行看到兩女有點驚怕的樣子，有點不安地朝兩女抱拳說道：「兩位姑娘，燕某剛才下手重了一點，在兩位姑娘面前殺了這兩個淫賊，令兩位姑娘受驚了。」

鵝黃衣裙少女臉上一熱，瞟了燕仲行一眼，檢衽說道：「燕大俠言重了，小妹多謝還來不及呢，若不是燕大俠及時加以援手，小妹實在不敢想像下去。」

燕仲行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接觸到這樣清麗的少女，神態自然有點不自然，有點吶吶地說道：「還未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綠衣丫環俏皮地一笑，搶着說道：「燕大俠，我家小姐姓蘇，閨名小秀。」

燕仲行忙又抱拳道：「蘇姑娘。」

鵝黃衣裙少女蘇小秀亦回禮說道：「燕大俠太客氣了。」

燕仲行靦覥一笑。「蘇姑娘，燕某不敢當大俠這稱呼。」

・綠衣丫環擠擠眼，帶笑說道：「那就稱燕公子好麼？」

燕仲行忙自搖手說道：「燕某一介武夫，不敢當公子之稱，請直呼燕某之名好了。」

「喲，那怎麼吱，」綠衣丫環又搶着說道：「那豈不是太失禮了？」接瞄一眼小姐。「小姐，依婢子之見，稱一聲燕兄最恰當了。」

少女蘇小秀俏臉一紅，忙將螓首垂下，清脆地叫了聲：「燕兄。」

燕仲行耳聽這一聲甜柔稱呼，心頭沒來由地跳了一下，一時間覺得手脚不知怎樣放才是，吶吶地說道：「蘇姑娘……」

綠衣丫環搶着截住燕仲行的話頭，說道：「燕公子，你對我家小姐的稱呼似乎也要改一改了。」

蘇小秀急聲叱喝道：「秋菊，又亂說了！」

綠衣丫環秋菊舌尖一吐，忙垂手退了一步。

燕仲行有點不好意思地朝蘇小秀說道：「蘇姑娘，府上何處？」

蘇小秀抬眼飛快地瞟了燕仲行一眼，忙又垂下目光，嬌聲說道：「小妹家在城西大街……」

燕仲行心頭一動，脫口說道：「蘇姑娘，蘇萬春蘇前輩可是貴親？」

蘇小秀有點訝異地望了燕仲行一眼，說道：「燕兄，那是家父。」一頓接道：「燕兄認識家父？」

燕仲行搖搖頭說道：「不認識，但却聽聞大名久矣。」

蘇小秀的父親蘇萬春，乃濟南武林大豪，外號霹靂手，三十六式霹靂破碑手，名動武林，所以燕仲行雖然出道不到三年，也聽聞他的大名。

蘇小秀雖然出身武林世家，但却由於是女孩子，體質及各方面有別於男孩，所以沒有練剛陽霸道的霹靂破碑手，不然，先前也不會被崔少護，白飛花兩淫賊調戲而無能力加以懲戒。

「燕兄，若不嫌寒舍路遠，請到舍下一坐。」

燕仲行久欲拜會霹靂手蘇萬春，這是個機會，於是同意。「燕某久欲拜望令尊，今得姑娘相邀，燕某正好一遂心願。」

「小姐，婢子先行帶路。」秋菊眨眨眼，當先朝前走去。

燕仲行掃一眼地上的兩具屍體，有點猶豫地說道：「這兩個賊子的屍體……」

蘇小秀黛眉輕聳，說道：「是有點痳煩，不過，總會有人發現的，讓官府來處理好了。」

燕仲行也想不出好辦法，只好點點頭。「也只好這樣辦了。」

蘇小秀黛眉一舒，嫣然笑道：「那麼，燕兄請行。」

燕仲行的心又跳了一下。「蘇姑娘，咱們一起行！」

「小姐，燕大俠，快點行啊！」前面傳來秋菊的呼叫聲。

兩人忙朝前望去，秋菊行得眞快，距他們只有十多丈，怪不得她回頭催促。

燕仲行蘇小秀不由相視一笑，一齊移步朝前走去。

×　×　×

時候巳經是三更天，燕仲行躺在床上，雙眼睜得老大，依然還未睡着。

他活到這樣大，第一次失眠了。

令到他失眠的，正是那位蘇小秀。

蘇小秀的一言一笑，自他躺在床上起，就一直映現在他的腦海中，眼簾前，令到他無法將眼皮闔上。

直到現在，他還是抹不掉蘇小秀在席間不時偷瞧他一眼的脈脈眼神！

那含情脈脈的眼神，令他產生一種說不出的異樣感覺，幾乎令到他在主人蘇萬春的面前失態，幸好及早自制，才不至失禮。

那一頓酒飯，他可說食不知其味。

還好蘇萬春是個嗜酒之人，幾杯酒下肚，便醉眼紛花，只是一味舉杯邀飲，全然不知女兒及燕仲行的神態。

燕仲行從蘇小秀那種種滿含情意的舉止及眼神，猜測到對方對他有意。

而這正是令到他，今宵失眠的主要原因。

所謂最難消受美人恩，何況是第一次感受到愛的滋味的燕仲行，難怪他會失眠的。

說眞的，燕仲行捫心自問，確實喜歡蘇小秀，不然，他也不會在洲渚前初見的利那，便失了態，繼之念念不忘，沿着湖堤找尋，終至演出一幕英雄救美。

燕仲行外表生得軒昂偉岸，似乎有點「粗」，實則是個感情細膩豐富的人，這一次可說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喜歡一個女孩子，也可說第一次動了情，難怪他輾轉反側，不能成眠。

躺在床上睡不着，那可不好受，所以，燕仲行不得不從床上坐起來，然後披衣下床站在窗前，仰望着星月交輝的夜空。

閃爍的星星，就像蘇小秀明媚的雙眼，而那一輪明月，此刻看在他眼中，竟然幻化成蘇小秀清麗甜美的臉龐。

他看得出了神，入了迷。

就那樣站着不動，足足有一個更次。

遠處傳來四下梆子聲。

四更天了。

×　×　×

四更天又如何？

蘇小秀獨坐窗前，以手托腮，神情有點失落，凝眸望着地上的花陰樹影正在出神。

她的魂魄，彷彿已離開了她的軀殼，被燕仲行的離去而勾走了。

少女情懷總是詩。

蘇小秀此刻正出神地憧憬着與燕仲行在一起的種種甜蜜愉快，要不是燭殘光黯，月光又照不到，不難發覺她的雙頰紅暈一片。

她甚至連丫環秋菊已睡醒一覺，睜眼看到她還未睡，於是落床，悄悄來到她身後也不知道。

秋菊初時不知小姐何以獨坐窗前，徹夜不眠，但她是鬼靈精，一下子就恍然而悟了。

——小姐一定是在想着那個姓燕的。

她不由捉狹地一笑。

「小姐。」秋菊帶着笑意地輕聲呼喚着。

她的小姐恍如老僧入定，沒有反應。

她搖一搖頭，將聲音稍微提高。「小姐。」

這一次蘇小秀聽到了，似乎有點吃驚，霍然擰轉身體。

「秋菊，原來是妳。」蘇小秀用手輕輕按在胸前。

「小姐，不是婢子，妳以爲是誰？」

秋菊臉上不笑，眼却笑。

蘇小秀笑罵道：「妳這丫頭就是會胡說，想討打？」

秋菊却嘻嘻笑着，她知道小姐只是咀上說說。她與小姐名爲主婢，實則有如姊妹，所以她一點也不怕。

「小姐，現在幾更天了？」

蘇小秀也不敢確定地說道：「大概是三更多四更不到吧？」

秋菊「嗤」地笑了一聲，說道：「小姐一直坐在窗前，難道聽不到更鼓聲？」

說完，別有深意地瞧着蘇小秀。

蘇小秀先是一怔，繼之看到她的神色神態，頓時明白了她的意思，不禁臉上一笑，嗔罵道：「又想討打了？」

秋菊一縮身子笑說道：「婢子不敢，小姐獨坐窗前，想什麼想得如此出神？」

蘇小秀芳心蹦蹦一陣急跳，臉也更紅了，忙偏過臉，假裝生氣地說道：「多事的丫頭，還不去睡，要妳來管我？」

秋菊却一點也不害怕，嘻笑着說道：「這那裏是閒事，簡直是大事，婢子是服侍小姐的，若明天夫人見小姐一臉憔悴，問起來，婢子可不得了，一定會重重責罰婢子。」

蘇小秀不自覺輕嘆了一聲。

秋菊將腦袋湊前去，附在蘇小秀耳邊悄聲說道：「這樣夜也不睡，小姐可是想着一個人？」

蘇小秀的一顆心差點沒有蹦的一聲從口腔內跳出來，螓首一垂，默然不語。

秋菊這個鬼精靈在日間早就將小姐對燕仲行的神態舉止看在眼內，她焉會想不到，「咭」地輕笑一聲，說道：「小姐莫非在想着燕大俠？」

蘇小秀在「燕大俠」三個字入耳的瞬間，全身像觸了電般震了一下，臉如火熱般燙熱，嬌羞無限地低垂下螓首。

秋菊一見小姐的神態，知道猜料不錯，遂高興地說道：「小姐，妳是很喜歡他了？」

這簡直是明知故問！

蘇小秀低垂的螓首一下子抬起來，幽幽地說道：「傻丫頭，畫公仔也要畫出腸嗎？」

秋菊雙掌輕輕一拍，高興得忘記了已是深宵時分，聲音陡然提高。「小姐，妳終於找到一個意中人了。」

蘇小秀這時倒變得大方了，一伸手掩住了秋菊的咀，輕叱道：「傻丫頭難道妳想吵醒屋內所有的人？」

秋菊扮了個鬼臉，吐吐舌頭。

蘇小秀看了，「噗嗤」笑出聲來。

但隨即黛眉輕蹙。「鍾意又如何，這只不過是一廂情願，不知他又如何。」

秋菊忙挺一挺胸，搶接說道：「這還不簡單，明兒個待婢子到客棧找他，探問一下，不就清楚了？」

接又慰解地說道：「據婢子今日觀察所得，燕大俠像對小姐妳有意思，說不定今夜他也像小姐妳一樣，獨坐窗前，對月懷人！」

蘇小秀聽得心內甜絲絲的，但却啐了一口，嘆道：「又瞎說亂道了，快些去睡吧。」

秋菊却一點也不怕。「小姐不睡，婢子怎敢睡。」

蘇小秀無可奈何地一笑，緩緩站起來。「刁丫頭，眞拿妳沒辦法，我也睏了，咱們睡吧。」

秋菊得意地一笑，上前輕扶着蘇小秀，服侍她上床睡覺。

×　×　×

客棧中的燕仲行，依然站在窗前，像一尊化石。

更鼓五响，五更天了。

燕仲行却不聞不覺。

就在更鼓五响的最後一响聲中，一下急勁的破空聲混和在其中，一道肉眼很難看到的黑芒，在夜色的掩飾下，電閃一樣射向燕仲行的眉心。

連沉响的梆子更鼓聲也聽不到的燕仲行，根本無可能聽到那一聲輕微迅疾的破空聲，所以他忽然張口呼叫一聲，身軀朝後仰跌向地上。

這出手偷襲的人。好陰險毒辣。

燕仲行仰天倒在地上，狀若死人，聲息全無。

大約過了一盞茶時候，像鬼魅一樣，窗外出現了一條人影。

這鬼魅一樣的人影只一幌，就來到窗前，一雙冷電一樣的目光，隔窗投落在仰躺在地上的燕仲行臉上。

但由於燕仲行的腦袋是側貼在地上的，加上房內沒有點燈，而月光又照不到房內，故此無論目光如何銳利的人，也不可能看清楚燕仲行是否中了暗器。

雖然看不清楚燕仲行是否中了暗器，但任何看過死人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燕仲行確是死了。

因爲只有死人，才會那樣子。

所以那潛掩到窗口前的人影，立刻斷定燕仲行是個死人。

哈哈地低嘿了一聲，也不見他怎樣作勢，人已穿窗進入房中。

「姓燕的小子，便宜了你！」人影低聲咒罵一句。

他就站在燕仲行的身邊，目光一掠，忽然一盛。

——他看到了從不離開過燕仲行身畔的盤龍刀！

盤龍刀就掛在燕仲行的腰間。

盤龍刀不但是利器，而且是一柄天下難覓的寶刀，見獵心喜，人之常情，那人影口裏低喃一聲：「咱幾生修到，竟然垂手可得盤龍刀！」

咀裏說着，人已蹲下來，動手解開縛在燕仲行腰帶上的刀鍊。

那人影的手才觸及刀鍊，倏然全身一震，像僵木了一樣，就那樣蹲着，動也不動。

他不動，躺在地上的燕仲行卻動了，一挺腰坐了起來。

——原來他根本未死！

那人影明顯地被燕仲行點封了穴道，所以動彈不得，目光詫駭地瞪着燕仲行。

燕仲行咧咀一笑，挺身站起來，走到桌前，幌燃了火摺子，將油燈點亮！

幌亮的燈光映照下，那人無所遁形。

——一身黑色緊身衣褲，沒有帶兵器，但卻帶了個鏢囊，身材精壯，臉目陰鷙冷沉，一臉鬍渣子，年紀約在四十上下。

燕仲行端詳了這人一會，心裏暗暗詫訝，眼前這人臉生得很，明顯地不認識，那爲何這人要暗殺他？

想起剛才的情形，他不由全身又沁出冷汗。

那暗器雖然沒有毒，但若被射中眉心，必死無疑！

「閣下是誰？」燕仲行挺站在那人面前，像一尊天神。

這人穴道被點，全身動彈不得，但口卻能言。

「好小子，你竟然詐死騙過老子！」黑衣人不答燕仲行所問。

燕仲行冷然笑說道：「若不如此，又怎能引你現身，並乘機制住你？」

黑衣人恨恨地瞪着燕仲行，將咀吧閉上。

燕仲行也逼視着黑衣人。

好一會，黑衣人終於忍不住，開了口。「你是如何發覺老子的暗器的？」

「你好陰險。」燕仲行吸了口氣。「初時燕某確是沒有發覺，直到暗器距眉心不足一尺，風聲襲面，燕某才驀然驚覺，但那時若想出手封擋已遲，唯有避，危機一髮間，燕某故意張口發出一聲呼叫，以混淆你的視聽，乘機詐作中了暗器，仰頭張口咬住射來的暗器，然後倒地詐死！」

「老子低估了你，沒有在暗器上淬上毒藥，不然，任你小子再好詐，身手再高明，也非死不可！」黑衣人不甘不忿地瞪着燕仲行。

「你到底是誰？」燕仲行想知道對方的身份，所以再提出這個問題。

黑衣人陰鷙的臉容更加陰沉。「告訴你又何妨，反正你也不會認識老子。」一頓接說道：「小子，聽清楚了，老子姓夏，大名尚利！」

「夏尚利。」燕仲行唸了一遍，腦中閃過一連串名字，但就是沒有夏尚利這個名字。

他果然是不認識這位仁兄。

「你我既然素不相識，應該是沒有仇怨……」

「你我雖然素不相識，但仇怨卻很深！」夏尚利目露怨毒之色，恨恨地截住了燕仲行的話頭。

燕仲行一聽，不由一怔，惑然不解地瞧着那黑衣人。「既然素不相識，何來仇怨？」

「你小子還在裝蒜？」夏尚利低吼起來。「你做過的事難道也不記得。」

燕仲行不禁苦笑起來。「燕某自出娘胎，做過無數事，怎能一一記清楚？」

夏尚利怪叫起來。「難道你昨天做過的事。也不記得？」

燕仲行心頭一跳，脫口說道：「難道你是指燕某昨天殺了兩名淫徒的事？」

「正是！」夏尚利目中怨毒之色更濃厚！

「崔少護、白飛花與你有關係？」燕仲行猜想到了，仍想問個清楚。

「他們與老子的關係可深了。」夏尚利疾聲說：「老子是他們的師叔！」

燕仲行點點頭道：「這就怪不得了，原來你是他們的師叔，燕某殺了他們，你就爲他們報仇。」

夏尚利仇恨地瞪着燕仲行。

「但你可想到，燕某出手殺他們，實在是他們死有餘辜！」燕仲行直視着夏尚利。

夏尚利在燕仲行的逼視之下，將目光移開，恨聲說道：「但也輪不到你來教他們！」

接又惡狠狠地說道：「你可知道，凡是殺了本帮中人的後果？」

燕仲行聞言微微有點吃驚，詫異地說道：「貴師姪是何帮何派？」

夏尚利陰沉地說道：「好教你知道，本帮乃是飛花帮！」

「飛花帮！」燕仲行不禁脫口重說一遍。

他實在想不到，崔少護，白飛花乃飛花帮中人。

據他所知，飛花帮乃是近五六年間出現在江湖的一個神秘帮會，帮中人行動神秘，很少以眞正身份在江湖進行活動，所以江湖武林中，一直鮮有人知悉該帮的底細，而由於該帮很少在江湖活動，所以也不大爲人注意。

如今，燕仲行竟殺了飛花帮的人！

但他卻毫不後悔。

「姓燕的，你既然敢殺本帮的人，從今後，本帮與你沒完沒了！」夏尚利低吼起來。

燕仲行哂笑說道：「燕某也不怕！」接一頓又道：「你兩位師姪在貴帮中，相信地位不會太低吧？」

「他們乃本帮四方巡使。」夏尚利毫不諱言。

「那你呢？」

「總巡使！」

「原來你既然是他們的師叔，又是他們的上司，怪不得你要殺燕某了。」

「老子只恨殺不了你！」

燕仲行摸着下頷，沉思着說道：「貴帮以飛花爲名，而你兩位師姪又是著名的淫賊，以此推測，貴帮之徒，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了。」

夏尚利這一次閉口不語。

「萬惡淫爲首！」燕仲行凜然說道：「貴帮以淫爲本，本着道義，燕某也要管一管！」

「好大的口氣！」夏尚利陰狠地瞪着燕仲行。「本帮不錯是以採捕爲本帮之主旨，憑你一個姓燕的也敢管本帮的事！」

燕仲行冷然說道：「燕某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將貴帮這個邪惡的組織除去！」

「說得倒好聽！」夏尚利目中露出邪惡之光。「眼前本帮就幹着一件邪惡的事，你管得了嗎？」

燕仲行聽得心頭猛跳，他首先就想到，飛花帮可能會對蘇小秀展開報復。

他這樣想，是根據飛花帮向他下手而推想到的，因爲崔少護，白飛花乃是因欲戲辱蘇小秀而遭殺身的，那麼蘇小秀可說是禍端，該帮焉會不向她展開報復之理？

「貴帮是否向蘇萬春前輩下手？」燕仲行心中倏然升起一絲不祥的意念。

夏尚利陰毒地笑了幾聲。「是又如何？只怕你現在趕到去，也救不了他們！」

燕仲行腦中轟然一響，如遭雷殛，猛然一把抓住了夏尚利的胸襟，厲聲叱喝道：「原來你肯如此合作，目的就是拖住燕某！」

「你小子現在才變得聰明起來，太遲了。」夏尚利獰笑起來。「只怕現在蘇萬春閤家已無活人。」

燕仲行猛打了個冷顫，急怒攻心，叱道：「你們不但邪惡，也殘毒，想來你也糟蹋過不少婦女……」

夏尚利竟然得意地笑起來。「是又如何？難道你小子敢殺老子？」

「燕某怎麼不敢殺你！」燕仲行這時已心急如焚，目中殺機陡現，舉掌擊落夏尚利的天靈蓋。

夏尚利眼見燕仲行殺他，驚得連眼色也變了，咀才張開，欲說什麼，但已再也沒有機會說了。

「噗」一下沉响，燕仲行一掌印在夏尚利天靈蓋上。

夏尚利一聲也叫不出，頭顱爆裂，血漿濺流，身軀一歪，倒地死去。

燕仲行一伸手臂，將夏尚利的屍體抓挾起來，然後穿窗而出，躍過院牆，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 × ×

城西大街上空，一片火紅，像天火在燃燒。

但這不是天火，而是有人放火燒屋。

而起火的地點，正是蘇府。

——濟南大豪霹靂手蘇萬春的府宅。

蘇府起火燃燒，但府內卻不見有半點動靜。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就算府內的人熟睡如豬，這時也應該被炙熱的猛火所烤醒了，除非是死人，才會在這樣的情形下，不受影响。

蘇府內沒有人救火，倒是蘇府附近的坊衆被焚燒的大火驚醒了，紛紛從家裏趕出來，提水救火。

× × ×

火勢雖然大，但在坊衆合力撲救之下，很快就被撲滅了，只有幾處小小的火頭仍在冒烟燃燒。

也幸虧澆救得快，蘇府沒有被完全燒毀，主屋大半仍完好。

但卻已沒有一個活人。

蘇府內所有的人，全都變成了屍體。

怪不得在大火燒屋之時，府內全無動靜。

救火的坊衆眼見這慘劇，都驚駭不已，地保立刻飛報府衙。

坊衆正在驚慌議論之際，一條偉岸的身形如一陣狂風般掠到，一眼看到被燒毀的蘇府，全身猛然一震，猛然停下來，怔呆了一刹那，然後又像一陣狂風般，在坊衆驚詫的眼光下，衝進入蘇府。

× × ×

衝進蘇府的人正是燕仲行！

他才躍出客棧院牆，立刻就看到西邊天一片火紅，心頭驚駭不已，急忙幾個縱掠，將夏尚利的屍體弄在一處草叢中，然後如飛般掠向西邊。

待到他趕到，大火雖然被撲滅，但他已預感到，不幸已經發生了。

衝入蘇府內，一路所見，令他慘不忍睹。

府內各處都有屍體倒在地上，不少已被燒成焦炭，發出一陣陣焦臭味。

進入後堂之內，看到的情景令他髮指，血脈賁張。

死去的人當中，凡是女的，皆赤身露體，留下了被强暴過的跡象！

目睹這種滅絕人性的獸性暴行，燕仲行差點變成了瘋子。

特別是在他發現了蘇小秀及秋菊橫屍在閨房內，全身裸露，張口睜目，被强暴過慘狀，他整個人像呆了般，全身簌簌抖震不巳。

憤怒、痛恨充滿了他的身體。

他整個人像要爆炸。

直到一陣吆喝聲傳來，他才從憤怒沉痛中驚覺過來，從那陣吆喝聲，他知道是府官中人來察看，於是，他緊握着雙拳，從後院離開了蘇府。

人雖離去，但那慘不忍睹的慘狀，一直盤繞在他腦海中。

蘇萬春的滅門慘劇，多年之後，燕仲行仍然淡忘不了。

× × ×

濟南城外，大約二十多三十里不到，有一處名喚柳河鎭的地方。

這柳河鎭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也有數十戶人家，倒也繁盛。

燕仲行出現在這鎭上。

鎭上只有一條長街，兩間兼賣菜飯的酒店，此外，還有一間長生店。

長生店當然賣的是棺材。

燕仲行一逕走向長生店。

莫非他去買棺材？

是不是買棺材，立刻就有了分曉。

「客官來買棺材？要哪一種？」坐在靠門口櫃枱後面的一個年約四十許，頭髮

有點花白，鼠眼鷹鼻的漢子，從椅上站起來，露出一抹假笑，瞧着踏進店內的燕仲行。

燕仲行霍然停下來，目光有如刀鋒一樣森寒，冷沉地說道：「我不是來買棺材的！」

那漢子有點愕然。「不買棺材，那你來幹什麼？」

「不幹什麼，只想見一見這裏的老闆。」燕仲行語氣更加冷沉。

「你是誰？」漢子上下打量着燕仲行。「找老闆有什麼事？」

燕仲行踏前半步，沉凝地說道：「你是老闆嗎？」

漢子狐疑地搖搖頭。「我是管賬收錢的。」

「那你嚕嗦什麼！」燕仲行不耐煩地揮揮手。「快叫你老闆出來，我自會告知他。」

「請問貴姓名？」漢子却站着不動。

「你到底叫不叫你的老闆出來？」燕仲行目光暴盛。

「是誰要見我？」店內通往裏間的甬道口前，突然出現一個人。

燕仲行聞言側首望過去。

那人身材高胖，年約五十，相貌平凡，最顯眼的就是腦門上禿了一片。

這個人給人的感覺，只是一個平常的生意人飛

「你就是老闆？」燕仲行的表情却一點輕視之意也沒有。

「不錯，我就是老闆。」高胖的老者說。

燕仲行森冷的目光針尖一樣盯在胖老闆的臉上，陰沉地說道：「很好！」

老闆有點不解地望着燕仲行。「很好？什麼意思？」

燕仲行一字字說道：「很好的意思，就是說你的腦袋將要被我砍下來！」

老闆有點駭愕地顫聲說道：「好端端的，你為何要將我的腦袋砍下來？莫非你是個瘋子？」

「你們才是一羣沒有人性的瘋子。」燕仲行凝聲說道：「別再裝了，你表面上是這家長生店的老闆，眞正的身份却是飛花帮駐在這地方的分舵主！」

體形高胖的老闆聞言目中煞光隱現，臉色陡沉，寒着聲說道：「閣下好本事，竟然查出本分舵就設在這裏！」

接目光落在燕仲行腰間的盤龍刀上。

「燕仲行，你就算不找上門，本帮也不會放過你，如今你送上門來，正好！」

隨着他的語聲剛落，一直站在櫃枱後沒有出聲的那名漢子，動了一下。

那一下動作很輕微，加上他的大半截身體被櫃枱遮掩着，所以，燕仲行根本察覺不到他的那一下動作。

因此，那漢子咀角泛起一抹獰厲的笑意。

× × ×

「刷刷刷」一連五下急响，五道烏光成梅花形穿破櫃，疾射向燕仲行的腰脅。

而燕仲行距櫃枱不足五尺！

在這樣短的距離內，又是在猝然之下，射出這樣急勁的暗器，照計燕仲行是很難閃避封擋的。

加上在暗器穿破板壁射向燕仲行的剎那，那老闆亦大吼一聲，有如老鷹一樣撲向燕仲行，一出手就是殺着，雙手十指有如鷹爪一樣，左抓燕仲行雙眼，右爪扣向他的咽喉。

這兩位飛花帮徒，配合得可謂天衣無縫！

兩人滿以為在這樣陰毒配合的合擊之下，燕仲行就算有三頭六臂，也死定了。

殊不知燕仲行在答話的時候，已暗中留意那名漢子，令到他對那漢子加以留意的，就是他自一進店起，就未見過那漢子的手露出櫃枱上，一直垂在櫃枱下。

這現象是反常的，那漢子若不是有鬼，雙手斷不會不敢露出來。

再加上他早已查清楚了這棺材店是飛花帮的一處分舵，置身其間，焉會不處處小心提防？

是以，他在暗器聲入耳的剎那，全然不理會那位「老闆」的撲攻，身形陡地騰拔起，接一個風車轉，不但將射來的暗器避過，而且在拔起的剎那，盤龍刀已脫鞘而出，刀芒隨着他翻轉的身形，化作一道光輪，削斬向那漢子！

那漢子料不到燕仲行窺破了他的陰謀，而且撲擊向他，不禁大驚失色，要退，後面已是牆壁，接，他是絕對接不下，他只好躲。

他一矮身，蹲在櫃枱下。

——他以為，有櫃枱遮擋着他，燕仲行那一刀，無論如何傷不了他。

可惜他小覷了燕仲行的實力，也小覷了盤龍刀的鋒利。

燕仲行那一刀依然削斬下！

「嗇」然聲中，那張堅厚結實的櫃枱，竟然被削斬開，而那漢子也發出一聲慘厲的叫聲！

堅硬的櫃枱尚且被削斬開，那漢子只不過血肉之軀，又焉會不被削斬成兩爿？

燕仲行一刀削斬下，立時抽刀，接反臂倒擲向後！

追撲燕仲行的老闆雙手十指眼看就要抓扣住燕仲行的背心，却被他倒擲的一刀迫得忙不迭暴退！

他若不退，雖然可以抓傷燕仲行，但也必然被對方的長刀擲進小腹中，這可划不來，所以他不得不撤招後退。

燕仲行這才旋過身來。

「閣下好犀利的鷹爪功！」燕仲行雙眼注視着「老闆」雙手曲如鷹爪的十指。

「老闆」雙眼中兇光畢露，神態與未動手前，簡直判若兩人。說道：「好一把盤龍刀！」

燕仲行眼望着「老闆」鷹爪一樣的十指，心頭倏然一動，驀然想起了一個人，於是試探着說道：「當世之中，鷹爪功練成閣下這樣火候的人，只有一位『禿鷹』賴八！」

「老闆」聞言，目光一閃，接嘿嘿連笑幾聲，說道：「你好眼力，老夫正是賴八！」

接兩手十指舒抓，如鷹攫兔，霍然有聲。

「你果然是於七年前，被京師名捕『上天入地』曾索窮追猛捕之下，消聲匿跡的著名飛花大賊賴八！」燕仲行目中殺機

陡盛。「想不到你不知悔改，反而變本加厲，怙惡不悛，加入飛花帮這一個邪惡的組織，今日叫燕某遇上了，你再也不能為惡！」

禿鷹賴八陰森地說道：「姓燕的，憑你也殺得了老夫？簡直是作夢！」

燕仲行冷然笑說道：「殺得了殺不了，動手便知！」

禿鷹賴八眼珠一轉，驀然猛吼一聲，雙手交錯暴閃，指爪縱橫，疾攻燕仲行！

燕仲行目光如刀，身形岸立不動，覷準了，才一刀劈出去！

賴八立時怪叫一聲，爪影疾斂，幌身暴退！

——他若不撤爪，雖然他的十指堅如鐵石，但碰上了可以斷金削玉的盤龍刀，雙手十指也必會被盤龍刀削斬斷！

賴八的眼色變了，身形暴退中，發出一聲短嘯。

短嘯聲才响，「蓬蓬」聲中，堆疊在兩邊牆下的棺材，棺材蓋紛紛被掀起拋落在地上，一個身穿白麻衣的漢子，像殭屍一樣從棺材內冒挺起，蓬蓬連响聲中，弩箭如飛蝗一樣，疾射向燕仲行！

燕仲行在棺蓋聲入耳的剎那，已心生警覺，當時毫不考慮，一個魚躍龍門，翻入櫃枱內！

那些從棺材內冒出來的弩箭手，由於掀起棺蓋到挺身放弩箭其間有一短暫的過程，所以待到他們的弩箭射出，竟然追不上燕仲行的身形，不少弩箭不是射空就是射在櫃枱板壁上，一枝也傷不了他。

那張柜枱，竟然變成了燕仲行的擋箭牌。

禿鷹賴八見燕仲行又避過他一招暗佈的殺着，恨得牙癢癢的，鐵青着一張臉，乾瞪眼，奈何燕仲行不得。

——燕仲行若躲在櫃枱後不出來，更多的弩箭手，也傷不了他。

「姓燕的，有種的就出來與老夫一拚，別躲着做縮頭烏龜！」賴八想用話激燕仲行出來。

燕仲行才不會這樣笨，站出來做箭靶子。「賴八，燕某不是三歲小孩了，你這一套不管用了。」

話聲未落，一件物事從櫃枱後飛出來，射向賴八。

那些弩箭手一見有物事恍如人形的飛出來，以為是燕仲行，急不迭放射弩箭。

而賴八也一偏身，雙手作勢抓出。

那人形般的物事在空中被弩箭射中，去勢受阻，墜跌落地上。

賴八定睛一看，氣得胃也炸了。

那插滿了弩箭，有如箭豬一樣的物事，却原來是那漢子的一爿屍身！

「賴八，燕某若站出來，豈不是成了刺蝟？」燕仲行在櫃枱後高聲說：「做你的手下眞慘，死了也被亂箭射成刺蝟。」

賴八被氣得吹鬍子瞪眼睛，目中兇光亂閃，突然，他陰笑一聲，獰厲地吼道：「放火燒！看他出不出來！」

燕仲行在櫃枱後面聽聞，不由心驚起來。

若眞的放火，他是再也躲不下去了，但若出去，豈不是成了箭靶？

他正在委決不下，是現在衝出去，還是被他們用火攻才衝出去，當他左右為難的時候，驀然間屋頂「嘩啦」一陣大响，碎瓦木屑塵灰紛飛落下，一條人影亦在破瓦斷木塵土中急墜而下！

「燕大哥，小弟來也！」

語聲入耳，燕仲行不禁喜出望外。一掌擊碎櫃壁，從破洞中標射出，接身形斜竄起，撲向對面牆上，跪挺在棺材內的弩箭手。

那些弩箭手先是被屋頂破裂的「嘩啦」一聲弄得驚怔了一下，繼之被飛揚的碎瓦斷木塵土將視綫迷濛了，待到要放箭時，已來不及。

就連賴八也被這突生的意外弄得驚怔呆愕了一下！

劍光與刀光飛閃流射中，那些弩箭手慘呼着，滿身鮮血倒回棺材內，再也起不來，成了眞正的屍體！

× × ×

塵土木瓦散落，一前一後兩人，將賴八的去路封死了。

站在賴八面前的，是燕仲行！

截住賴八退路的，赫然是楓林山莊莊主，紅葉公子秋楓！

「楓弟，你來得好！」燕仲行一臉欣喜之色。

秋楓一震手中長劍。「燕大哥，這老淫賊却不好了。」

賴八確實感到不好，因為這時他看清楚了，他的手下非死即傷，只剩他一個人，一個燕仲行尚且對付不了，還來了個紅葉公子，他想溜也溜不了。

「賴八，你還有何鬼蜮技倆，只管施展出來。」燕仲行嘲弄地望着賴八。

賴八這時有如一頭困獸般，目露兇光，神態猙獰。

「老夫就是死，也要拖你們下去！」

「別發狠了，你若想不死，老老實實答我幾個問題！」燕仲行逼視着賴八。

賴八目光閃閃，作出拚命的架勢。

「蘇萬春前輩全家被殺，是否你們飛花帮所為？」

賴八色厲內荏地說道：「這是本帮一向的作風，除了本帮，還有誰幹得出？」

「禽獸不如！」燕仲行切齒罵道。「你一定有份參與了？」

「老夫乃濟南一帶分舵之主，老夫豈能不參與！」

「貴帮活動一向很神秘，總舵設在那裏？」燕仲行刀鋒一樣盯着賴八。

賴八閉口不言。

「你說不說？」燕仲行逼前一步，盤龍刀直指賴八眉心。

賴八但覺眉心寒颼颼的，忍不住打了個寒噤，脚步後移，猛然想起後面還有一個紅葉公子，退不得，疾忙停下脚步。

眼珠一轉，他知道在這兩位年輕高手面前怎也溜不了，於是為自己打算起來。

「老夫若說出來，有什麼好處？」

「放你一條生路！」燕仲行很明快地說。

「一言九鼎？」

「大丈夫頂天立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燕仲行凜然地說。「你現在可以說了。」

賴八如聞大赦般，長長吐了口氣，垂

下雙手，說道：「本帮總壇就在離此西南百二十里一處名喚百花林的地方。」

「此言屬實？」秋楓在背後發話。

「老夫要就是不說，既然說出來，句句屬實絕不打誑語！」賴八口氣硬起來。

「燕某相信你。」燕仲行揮揮手，「你可以離開了。」

賴八遲疑了一下，然後深深看了燕仲行秋楓一眼，一聲不响地快步走出了棺材店。

「楓弟，你怎會這樣巧，突然找到這裏的？」燕仲行目送禿鷹賴八的身形消失在店門外遠處，才收回目光。「你怎會找到這裏來的？」

秋楓還劍入鞘，笑說道：「小弟一個人在楓林山莊有點悶，故此出來走走，想起大哥在離開時曾說過要到濟南一遊，所以小弟前來濟南，希望見到大哥，哪知到了濟南城，不但找不到大哥，反而遇上了蘇萬春前輩全家慘遭殺害的慘事，小弟打聽之下，却意外地打聽到，這件慘事大哥也牽連在內，遂追查下去，追查到大哥行踪向着這小鎮方向，小弟遂跟踪來到，才入鎮，便聽到鎮上人紛紛議論，說長生店有人在打鬥，小弟心頭一動，好奇地趕來一看，恰巧看到大哥翻躍入櫃枱後，小弟也知道在這情形下，硬闖不行，遂躍上屋面……以後的你都知道了。」

語聲一頓，接問道：「大哥，你怎會牽連扯入蘇萬春前輩全家被殺這件慘事中的？」

燕仲行深沉地嘆息一聲，將遊湖邂逅蘇小秀，手刄調戲蘇小秀主婢的淫賊崔少護，白飛花，到黑夜被偷襲，蘇府遭到飛花帮報復，全家遭到姦殺的始末，對秋楓說了一遍。

秋楓聽得血脈賁張，神態激昂。「大哥，飛花帮這個組織確實邪惡殘毒，但以蘇萬春前輩的身手，怎會這樣輕易被他們殺死？」

燕仲行睜眉說道：「據愚兄趕到蘇府察看所得，飛花帮必是在動手前做了手脚，施放了迷藥之類的藥物，才令到蘇前輩全家在毫無抵抗之下被那批禽獸姦殺！」

秋楓激憤地說道：「大哥，你準備怎樣做？」

燕仲行握拳道：「不提爲蘇前輩全家報仇，爲了道義，爲了武林，爲了不至有更多無辜的人受害，愚兄就算死一百次，也要消滅這個邪惡的組織。」

秋楓急切地說過：「大哥，現在既然巳經知道飛花帮的總舵所在地，咱們立刻趕去，與他們拚個生死！」

燕仲行伸手搭在秋楓的肩頭上，微笑說道：「楓弟，咱們既然巳知道他們的窩，還怕他們跑了？目前最緊要的是，找一些帮手，不然，以你我的力量，還不足以摧毀飛花帮！」

秋楓佩服地望着燕仲行：「還是大哥想得周到，大哥準備找那些人。」

燕仲行拉看秋楓邊行邊道：「現在先不要問，到時你自會知道。」

秋楓點點頭，緊併着燕仲行，離開了柳河鎮。

× × ×

百花林這個地方聽起來很美，實則連一棵花也沒有，更別說成林了。

縱目望去，百花林只不過是一座不大不小的亂石崗，不過那些林立的亂石，形狀確是有點像各種形狀的花樹。

可能就是因了這個原故，而取名百花林。

就在那亂石崗頂上，有一座氣勢宏偉的莊院。

由於這座莊院被林立的亂石所遮蔽，故此，若不是仔細察看，或走近前去，很難看出崗頂上建有如此一座大莊院。

燕仲行秋楓就差點發現不到這座大莊院。

直到他們走近崗下，仔細察看之下，才發現了。

他們在這附近差不多找了有半個時辰，起初，他們還以爲賴八騙了他們，但既然來了，好歹也要找個清楚明白，直到他們發現了那遮掩在亂石後的莊院，才恍然明白，爲何找了這樣久。

而他們也不得不佩服將這座莊院建在這亂石崗上的人。

這實在隱蔽！

不用說，這座莊院一定是飛花帮的總舵巢穴了。

將總舵建在這樣一個隱蔽的地方，怪不得江湖中很少人知其所在了。

既然巳來到了飛花帮的根本重地，自然要提高警惕，燕秋兩人對望一眼，會意地點點頭，各自拔出腰間刀劍，併肩登上崗頂。

一路上，他們都緊張地戒備着。

也難怪他們緊張，因爲林立的亂石，就是最好的埋伏地方，若是飛花帮將人手埋伏在此，那就令人防不勝防了。

好奇怪，飛花帮不知爲了什麼原因，竟然放開棄天然的屏障了，沒有派出人手伏在石林內，因此燕、秋兩人白緊張小心一場，安然登上崗頂，來到莊院前。

更令到他們奇怪的是，莊院內的人像早巳知道他們會來的一樣，莊門大開，莊門前一字排開，站了十二位漢子。

這十二位漢子年紀最大的不超過五十歲，最年輕的只有二十歲左右。

燕、秋兩人雖然是來者不懼，但在乍見對方有備，站在莊門前恭候他們，不免也有點吃驚。

兩人在莊院門前二丈遠近停下來。

十二名漢子的目光，立刻集中在兩人身上。

兩人也打量着眼前這十二人。

十二名漢子俱是勁裝疾服，各懷兵器，目中精光閃閃，個個太陽穴鼓起，一看就知道不是易與的人物。

燕、秋兩人夷然不懼。

「燕仲行？」站在莊門當中，年約三十多歲，白臉無鬚，目露淫邪的一名漢子目光落在燕仲行腰間的盤龍刀上。

「正是燕某，」燕仲行冷然目注着那漢子，「閣下是誰？」

「飛花帮帮主駱飛花！」那漢子傲然直說。

「好一位禽獸不如的飛花帮主！」燕仲行目露煞光。

飛花帮帮主竟然不怒，反而奸笑着說道：「你我同是人，若你說我是禽獸，何異說自己是畜牲。」

「胡說八道，幹的是禽獸行徑，說的也不是人話。」秋楓忍不住搶着說。

「你就是江湖人稱紅葉公子的秋楓？飛花帮帮主駱飛花目光落在秋楓胸襟前綉着的一片楓葉上。

「是又怎麼樣？」秋楓語氣充滿了敵意。

「不怎樣，」飛花帮主摸着光滑的下頷，「既然你兩人送上門來，爲了本帮之安全計，只好將你兩人永遠留下來。」

「也不怕山風閃了你的舌頭！」秋楓掀眉怒目。「本公子今日管教你這個邪惡的組織烟消雲散！」

「一刀屠七蛟雖然厲害，但你兩人深入本帮重地，就算再厲害，本帮也有足够的力量，將你兩人擊殺！」飛花帮主獰笑連聲。

「閣下好像早巳知道燕某兩人找上來的？」燕仲行自一上崗頂，就起了疑念。

哈哈一笑，駱飛花得意地說道：「若不是早巳知道你們會找上來，本帮主率衆站在這裏幹什麼？喝山風？」

「難道是賴八告訴閣下的？」燕仲行冲口而出。

他之所以這樣說，是有根據的，因爲除了賴八之外，沒有第三者知道他們飛花帮的總舵所在地。

「說得不錯，」駱飛花陰陰地說道：「不過，賴八是被本帮處以酷刑，才說出來的！」

「不用說，他是死了？」秋楓冷笑出聲。

「凡是背叛本帮，或將本帮機密洩漏出去的人，都難逃一死？」駱飛花神態兇厲。

「你這樣兇幹什麼？」賴八是死是活，與我們一點無關。」秋楓哂笑連聲。

「閣下既然知道燕某兩人會找上門來，必然是有備而戰了？」燕仲行是明知故問。

「那當然了，」駱飛花一揮衣袖。「要不，豈會讓你們從容登上崗頂。」

一頓接厲聲說道：「兩位好大的胆子，竟敢與本帮作對，不提你們殺了本帮不少人，就拿你們知道了本帮秘密這一點，今日也教你們來得走不得！」

「只怕未必？」秋楓冷嘲一句。

「若沒有這個把握，本帮主也不會與你們說這樣多廢話！」駱飛花伸手一指燕、秋兩人身後的石林，「兩位睜大眼看看吧！」

燕、秋兩人爲恐對方使詐，打了個眼色，各自側轉身，背靠着背，打量着周圍的亂石林。

這一打量之下，兩人不禁心中暗暗吃驚。

——也不知在何時，亂石林中，差不多每一塊亂石後，皆匿着一名褐衣漢子，手上不是握着刀槍，就是持着弩箭。

但他們先前上崗時，分明沒有看到有人匿伏着，否則，他們不會發現不到。

不過，燕、秋兩人很快就想到，那些帮徒，必是在兩人與駱飛花對答時，從崗後兩側的亂石林中，偷偷掩向前來的。

兩人雖然心驚，却鎮定得很，沒有露出絲毫怯懼之意。

「兩位現在看清楚了吧？」駱飛花惡毒地盯着燕、秋兩人。「兩位是聰明人，若不想死得慘，請自己動手了斷吧！」

燕、秋兩人冷哼一聲，各自揚手中刀劍，「世上那有這樣便宜的買賣，咱們就算死，也要殺個够本！」

燕仲行在說話時，目中稍微露出焦急期待之色。

秋楓力持鎮定，激聲說道：「本公子先與你拚個生死！」

駱飛花陰狠地奸笑說道：「兩位巳沒有機會了，放箭！」

語聲未落，他的人巳退入莊門內。

「蓬蓬」急响聲中，那些隱在亂石林中的弩箭手，巳陸續放箭，射向燕、秋兩人。

秋楓的身形才撲掠出，弩箭巳射到，只好一個大翻身，長劍疾揮，「叮叮叮」連串激响聲中，硬是將射向他的弩箭悉數擊落。

燕仲行的盤龍刀更是舞成一道刀牆，飛蝗一樣的弩箭碰上了，就如冰雪遇上了火一樣，溶解墜落。

但是形勢對他們來說，仍是不妙，因連弩箭一發十枝，若這樣繼續下去，難免會有破綻，被弩箭射中，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駱飛花站在莊門內，看到燕、秋兩人忙於應付那些密集的弩箭，不禁得意地放聲大笑起來。

燕、秋兩人雖然忙於應付弩箭，但心裏也在打着主意，只要找到最近的一塊亂石後，弩箭的威脅就大減了。

兩人巳開始移動身形。

駱飛花一見，立刻大叫：「集中人手，全力封阻住那兩名小子，不讓他們逼近亂石。」

立時，亂石林中人影幌動，燕，秋兩人移動的方向那面，箭如飛蝗一樣射向兩人。

燕，秋兩人的移動立刻被阻。

秋楓恨得牙癢癢的，憤聲大叫：「淫賊，有種的就與本公子決個生死？」

說話時微一分神，劍勢一疏，嗤一响，被一枝弩箭射入來，擦着他的左臂射過，不但將衣袖擦破，也擦破了手臂，火辣辣般痛。

「姓秋的，本帮主才不會這樣愚蠢，在這樣有利的情形之下，還跟你們動手過招，站着看你兩人被活活射成刺蝟，亦一樂也！」

兩人此刻的情勢是越來越不妙，無論兩人怎樣衝突，皆被飛蝗一樣的弩箭封住出路，令到他們在毫無遮擋的空地上，拚命擊落射來的弩箭。

「姓燕的，看你兩人還能支持多久？」駱飛花振聲大笑。

「燕老弟，秋公子，老猴王來也！」驀然一聲尖吭刺耳的吆喝聲從崗脚上傳上來。

燕仲行、秋楓聞聲俱精神一振，臉露欣喜之色。

「老猴王，你來得恰是時候？」燕仲行刀勢一緊，格落十數枝弩箭。

駱飛花聞言却臉色微變，厲聲大喝：

「姓燕的，你好卑鄙，竟然暗中請了帮手來！」

他的喝聲却被一陣刺耳的吱吱聲蓋住了。

駱飛花及其手下，聞聲詫異地望過去，一看之下，俱不由個個變了臉色。

× × ×

駱飛花及一衆手下，看到一幅奇異的景象。

發出吱吱聲的，不是人，而是成羣的猴子。

燕仲行請來的帮手，竟然不是高手，而是一羣頑皮的猴子！

這怎不令他們看傻了眼。

但更令他們覺得驚異的事情隨之又出現了。

但見兩個一老一少，老的是像隻大馬猴，小的像隻小猴子的人，手舞足蹈，站在一塊大石上，撮唇發出一陣陣急而尖的吱叫聲，立刻，那數百頭猴子在亂石林中縱跳騰躍，三五成羣，襲擊那些匿伏在亂石林中的弩箭手。

那些弩箭手立刻被猴子弄得亂了手脚，再也顧不了放箭，但那些頑皮刁鑽的猴子，像訓練過一樣，躍高縱低，又抓又扯，那些弩箭手及刀槍手竟然窮於應付，不少人已被扯得衣破肉裂，痛叫連聲。

在石上指揮猴羣纏住亂石林中的刀槍手與弩箭手的，正是猴王谷中稱王的老猴王與小猴奴！

燕仲行、秋楓不再受到弩箭的威脅，立時彈身而起，掠射向站在莊門內的飛花帮主！

斬蛇先斬頭。

蛇無頭則不行！

駱飛花眼見情勢不利，轉身欲遁入莊內。

而他的十一名得力手下，亦發一聲喊，擁上前欲阻住燕、秋兩人的去勢。

霹靂一聲巨喝聲中，那十一名飛花帮高手，俱被震得心頭一震，動作亦不由一窒。

霹靂聲中，一道刀光有如電光一樣暴閃了一下。

立刻，慘呼聲與血肉同時飛起。

燕仲行已痛下殺手。

除惡務盡，對於這帮淫賊，絕不能手下留情。

秋楓劍出如風，亦乘那些人被震得一窒的刹那，連殺三人。

燕仲行那一刀斬出，竟然連斃五人！

這一來，就阻不了燕仲行的去勢。

秋楓亦偏身一閃，接旋身一劍蕩出，將那剩下的三人逼退出莊門外。

駱飛花掠入莊中不到二丈，背後嗖的一聲，頭頂風生，一人如天馬行空般，從他頭上掠過，並斬出了一刀！

駱飛花情急之下，舉起手上的吳鈎劍封擋。

「呼」一聲，駱飛花驟覺手上一輕，知道不妙，疾忙倒地一滾！

也幸虧他見機得快，不然，他立被劈成兩截。

一個挺躍站起來，駱飛花也發覺到手上的吳鈎劍被削斬去一截，不由驚出一身冷汗。

還未面對面交手，就折了兵器，銳氣已挫。

而燕仲行有如天神一樣，挺立在他面前，將他的去路阻住了，盤龍刀直指他眉心。

他不自禁退了一步。

同時側目一瞟，不禁令他涼了半截。

莊外亂石林中，只見羣猴縱躍如飛，吱吱怪叫，手抓脚攀，不時傳來手下的慘痛呼叫聲，明顯地敵不過那些矯捷刁鑽的猴子，他的十一名得力手下，只不過眨眼之間，只剩下三人，正被秋楓的長劍與及老猴王的雙爪，逼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看情形，那三名手下，也支撑不了多久。

「閣下組織這個邪惡的組織，爲害江湖百姓，實在是死有餘辜！」燕仲行眼前不禁浮現起蘇小秀俏麗的臉影，心內刺痛了一下，「你還有何話說？」

駱飛花兇厲地瞪着燕仲行。突然大叫：「本帮主死也要你墊背！」

話才說出，半截吳鈎劍脫手擲向燕仲行！

斷劍脫手的同時，一擰身形，向着莊院的側面急掠。

燕仲行竟然沒有追，以刀背一磕擲來的斷劍，同時亦脫手擲出了盤龍刀！

那柄斷劍被他一磕，像長了眼般，竟倒射向急掠的駱飛花後背！

而同時，盤龍刀追射那柄斷劍。

駱飛花掠出三丈左右，驀覺背後勁風襲體，忙不迭偏身急閃。

那知斷劍也就在這時被追射的盤龍刀一撞，不是撞在劍柄上，而是撞在劍鍔上，令到斷劍的走勢一變，變作弧形，「噗」的一下，射入駱飛花的背心上，直沒入柄。

駱飛花發夢也料不到斷劍走勢會改變，而燕仲行擲出的盤龍刀那樣巧妙，身形一窒，張口大叫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噗」地仆伏在地上，死了。

燕仲行在盤龍刀撞上斷劍的同時，身形向前標掠，右臂一探，恰好將去勢一頓，將要墜地的盤龍刀抓握住。

他看也不看伏在地上、背上只露出一截劍柄的駱飛花，扭頭望向莊門口。

莊門口的激戰，也在這時候剛好結束了。

秋楓與老猴王聯手，將最後一名飛花帮高手擊殺。

莊外，數百十隻猴子跳躍着站在亂石頂上，吱吱歡叫不已。

這情形一看就知道，那些刀槍弩箭手，全部被羣猴解決了。

也幸虧燕仲行請來了老猴王，老猴王帶了大羣猴子來助戰，不然，絕不可能這樣輕易解決了亂石林中的刀槍手弩箭手襲擊！

× × ×

亂石崗上火光衝天，與日爭輝，崗下，燕仲行、秋楓、老猴王，還是猴奴，在邊行邊笑談甚歡，四人身後，則是一大羣跳躍而行，吱吱歡叫的猴羣。

他們越行越遠，崗頂上的火勢也越燒越盛。

（完）

精選短篇武俠故事

仙鶴靈鹿

石中火・文
黃耀基・圖

兄弟如手足 閱牆爲秘笈

神秘獵人

初春，關外仍然一片寒冷，但冰雪却開始消融，草芽兒頑强地自冷硬的土地裏冒出頭來。

天氣雖然仍冷，但春天跟冬天畢竟有很大的不同。

名聞關內外的「百里牧場」也開始忙碌了，牧場內的工人用鏟子清理積雪。由於怕牧場的馬匹及綿羊會跑到外面去，所以四周都以低木欄圍住。

一個牧工抬頭忽然見到木欄外站着一個乾瘦的年青人，穿着一襲破舊的獸皮袍子，手上抓着兩頭兔子，看來是個獵人。

那牧工對同伴道：「老古，這小子每次經過都站在那裏左看右看，不知是否馬賊？」

他同伴道：「他若是馬賊早就下手了，豈有一等兩年的！也許他想來咱們這裏做工！」

「不對！上次蘇總管問過他了，他說他只是無聊，經過順便看看而已！」

老古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管他？周圍千里誰不知咱場主楊威的名頭？他敢來太歲頭上動土？」一抬頭，那青年已離開了，走得很慢，好像有什麼心事般。

走了一段路，忽然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馬鈴聲，青年抬頭便看見前面來了七八騎高頭大馬，馬上的漢子全都是虎背熊腰的練家子。

青年仍然把頭低下，走向路旁，準備讓迎面而來的馬匹先過，不料對方忽然也都停了下來。

青年再度詫異地舉起頭來，這才認得這羣人之中有一位神態十分威武的中年人，看樣貌大概便是這「百里牧場」的場主「一刀鎭關外」楊威了。他背後一個身材較矮小的漢子正在輕聲跟他說話。

青年認得這人便是百里牧場的總管蘇夏武。看樣子他們好像正在說着自己，他目光現起一絲複雜的神情隨即低頭趕路。

「喂，年輕人，你且慢走！」背後有人叫道：「咱場主有話問你！」

青年猶疑了一下，終於停了下來。頭也不回地問：「小子跟你們素不相識，有什麼話好說的！」

話音剛落，背後一陣馬鈴聲響，隨又傳來一個溫和沉實的聲音。「小哥，咱聽說你對咱的牧場很有興趣，經常在外面一看就一兩個時辰，小哥是不是想投到咱牧場內？如是的話，現在倒是時機，春夏兩季，咱正需要人手！」

青年轉過身來，跟楊威打了個照面，見他臉上神態頗爲慈祥，目光中充滿詢問之色。

青年臉色略爲一鬆，沉吟了一下才道：「多謝場主錯愛，在下只因獨自一人生活，經常覺得無聊，所以路過貴牧場才經常停下來，一邊歇息一邊看你們工作！」

楊威目中閃過一絲驚訝之色，又問道

：「小哥住在附近乎？平日何以爲生？」

「正是！」青年一揚手中的野兎，道：「在下以打獵爲生！」

蘇夏武忍不住插腔道：「小哥，我看你一臉正氣，不是奸詐的人，才勸你一句，打獵又賺不到什麼錢，到本場工作，場主絕不會虧待你！」

青年不由沉吟了起來，半晌才道：「待在下考慮一下吧……」

一個大漢笑道：「場主看得起你，你還有什麼好考慮的？」

「在下一向單獨生活慣了，便不喜合羣，亦不喜多說話，我怕到貴處工作不很習慣！」

楊威笑道：「如此我也不勉强你，你幾時愛來，都可以，咱無任歡迎，小哥你貴姓？」

青年又沉吟一下才道：「在下姓，姓胡，單名一個索字！」

「胡索？」楊威微微一怔，隨即隨手示意手下回去。

胡索望着他們的背影，目光中忽然泛起一片殺機，那殺機一現即沒，換上一片惘然之色。

艮久，胡索才緊一緊衣襟，踏着雪，蹣跚地走上一座小山崗。

山崗一塊大岩石之後搭着一間茅屋，茅屋搭得異常堅固扎實，風雪雖大，却未被雪壓倒，胡索推開茅屋的門，把那兩頭死兎丟在地上，便躺在那張簡陋的床鋪上，想着心事。

他是江南人氏，千里北行來至關外只有兩三年，不過他母親却是關外人氏；自小入關，胡索長期跟母親生活，却也學得一口流利的關外土話，是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江南人氏。

胡索十六歲那年母親便死了，於是他把家內能變賣的東西，全部換成銀子，千里迢迢趕來關外，一幌眼，便已三年，如今已是十九歲了。

日子對他似乎毫無意義，他整日在深山樹林裏討生活，似乎並不覺得苦悶，但他對那個陌生的地方——百里牧場，却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天色逐漸黑了，胡索仍賴在床上，直至肚子餓得咕咕亂响才下床，就在下床的時候，他才決定了一件兩年來不敢決定的事。

× × ×

天才矇矇亮，北風仍如刀風般寒冷。

百里牧場的老古剛走出那棟石屋，準備去解手，一抬頭便看見胡索了。

這本不奇怪，因爲他已不止十次在這個時候看到他了，奇怪的是這次胡索不但躍進木欄，而且還揮手向他示意。

老古一怔，不由停下脚來，胡索對他露出個尷尬的笑臉。「請問蘇總管起床了否？」

老古又是一怔。「老弟，你找蘇總管可是有事？」

胡索點點頭，老古道：「什麼事？」

「在下決定接受他的邀請，到牧場內工作！」

「哦？」老古抓抓頭皮，道：「請老弟跟我來。」

牧場雖大，但房舍却頗爲集中，蘇夏武的住所就在不遠之處，那石屋頗大，背後靠着一間更大的石屋，却是場主楊威的住宅。

蘇夏武剛睜開眼，便聽見打門聲了，他有兩個侍候他的丫頭，一個忙去開門，一忽，他便聽見丫頭在門外道：「二爺，一個姓胡的要來找您。」

「哦？」蘇夏武一怔，想不出有那個朋友是姓胡的，急忙披着外衣走出房門，一抬頭便看見廳上坐着一個青年，他吐了一口氣，「原來是你！」

胡索又是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在下，在下決定到貴牧場工作……咳……」

蘇夏武笑道：「歡迎之至，嗯，不知小兄弟喜歡做什麼工作？」

「在下沒意見，隨總管分配。」

蘇夏武想了一陣，道：「你先回去把被鋪衣衫搬過來吧，就跟老古住在一起吧！等下再安排你的工作！」

老古大喜，道：「咱在愁大成去後，一個人住無聊得很！」

胡索不置可否，默默然跟着老古出去了。

× × ×

胡索的行李很簡單，走了兩趟便全部搬齊了，老古單名一個越字，不過他在百里牧場的時間最長，爲人又和善，所以人人俱叫他老古而不名。

古越幫胡索收拾好了之後便道：「胡老弟，剛才蘇總管來說過，現在場內的草不够，叫你跟咱去買草！」

胡索應了一聲，跟他出去，古越駕着一輛馬車馳出牧場，胡索默默坐在車後想着心事，連古越喋喋不休說些什麼也不知道。

馬車駛出頗遠，直至到了一個小屯才停了下來。兩人入屯向農夫買了一車乾草，然後回去。

一連幾日，胡索所做的工作都是一樣，他內心既感安全，又感到微微失望，自投身百里牧場以來，從未見過楊威。

古越對他頗感心灰，無論他如何逗胡索說話，胡索都是一問三不答，甚至一吃飽晚飯，胡索便把自己關在房內了。

牧場內其他人都覺得這個獵戶有點奇怪，背後都叫他啞巴。不過，蘇夏武對他的表現却十分滿意，還說要加他的薪餉。

胡索依然故我，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漫長的春季終於過去了，牧場內的草巳長得很高，胡索到這時才有了點改變，偶爾也會跟同伴說幾句話，或者在晚飯後也會到四周散步，不過那個啞巴的外號始終未改。

天賜奇緣

牧場的工作雖然單調，每個月却也有一兩天假期，讓牧人回家跟家人團聚一下，當然，若是住在附近的，在晚飯後便可以離去。

蘇夏武毫沒架子，經常與屬下一同工作，對古越尤其尊重，這天他見到胡索便道：「胡老弟，你來了三個月從未休息，這幾天工作較清閑，你不如去城內去逛逛吧！」

胡索欲言又止，終於點點頭。第二天，他只帶了點碎銀，插上一把七首便離開了。

走出牧場，腦海中便浮上一個疑問：「去那裏？」他自小孤僻好靜，以前曾在大城市中住過，對那種喧嘩熱鬧的生活早就厭倦了，若叫他進城，實在沒興趣。不知不覺，邊走邊想，雙脚竟走向他以前住過三年歲月的茅屋去了。

待他發覺後，他並沒有改變方向，索性繼續前進，茅屋附近景物依舊，只是那間木門却半掩着，胡索心頭倏地升起一陣溫暖，這茅屋雖小，却能使他在嚴寒時節抗風禦霜。

胡索想了一下，推開木門走了入去，目光一落，不由怔住了，只見屋子內躺着一頭梅花鹿。那鹿兒望見他，有點驚慌地站了起來，身子不停地顫動着却走不動。

胡索心頭十分驚奇，慢慢走前去，那鹿兒十分驚慌，但似走不動，只瞪着一雙眼睛望着胡索，胡索伸手在牠頸上撫摸了一陣，鹿兒神色漸定，霍地重新跪倒地上。胡索心頭一暖，覺得這鹿兒似乎跟他頗有緣份，便坐在牠身旁，喃喃地道：「鹿兒鹿兒，你是不是餓得走不動！」

那鹿兒似有靈性般，朝胡索悲鳴一聲，又不斷拿頭在他身上磨擦。胡索到底年紀不大，見這鹿兒如此精靈，不由童心大發，叫道：「鹿兒，你且等等，待我去獵頭兎子回來。」身子跳了起來，欲走出屋外，那鹿兒頸子一長，用嘴咬住胡索的褲管，胡索一怔，却又不知牠心意到底如何，沉吟了一陣，蹲下身伸手在牠頸上撫摸了一陣。「不要急，我去去就回來！」說罷大步走出茅屋。

這山小獸頗多，天氣和暖，都跑出來覓食，胡索不一會便抓到一頭，把牠劏淨洗好，用泥裹好，仿效丐帮弟子燒烤叫化鷄手法，連毛也不拔便抛落火堆裏燒烤。

燒了好一陣，估料肉巳烤熟，便把之取出，剝下泥巴，一陣香氣便衝鼻而來。

胡索抓起兎子走回茅屋，撕下一隻腿子抛給那頭梅花鹿，那鹿兒只吃了幾口便不吃了，胡索心頭又是一怔，輕聲嘆道：「你不吃，我可要自己吃了！」便找了些鹽，醮了吃了。

那鹿兒不斷低聲悲鳴，胡索大爲驚訝，心道：「莫非牠生病了？」便仔細看了起來。那鹿兒身子一歪，側睡地上，把肚子對着胡索，胡索這才發現牠肚子比其他的較大，連忙推開窗子，讓光綫射了進來，屋內光綫登時爲之大亮。

胡索看了好一陣，終於發現鹿兒的肚子有個小傷口，不斷有黃水滲了出來。胡索恍然大悟，伸手一摸，道：「原來你受了傷！」便在屋子內翻動起來，他記得屋子內還藏有一些傷藥，只是一時之間忘記了放在什麼地方。

找了一陣，終於把藥物找到，便用手指醮了一些，要替牠塗抹起來。

那鹿兒不斷把頭搖動，胡索奇道：「還有什麼不對？」

那鹿兒屈起一隻後腿，用蹄子在肚皮一陣亂動，胡索不由伸手在牠傷口附近摸動起來，這才發覺它肚皮內有一團硬物，看樣子那硬物似乎是在皮下，他心頭更加詫異，問道：「你要我替你把肚裏那團硬物取出來？」

鹿兒歡聲長鳴，又把頭亂點，胡索大喜，放下傷藥，又準備了針綫及清水，替它洗滌一遍，再用布拭乾，這才又再發現一件事，鹿兒肚子竟有道舊傷痕，針綫痕跡，隱約可見。

他把七首取出來，用刀尖在舊傷痕上刺下。七首刺入不深便碰到那團硬物，他手上稍一用勁便把鹿兒肚皮劃開，那鹿兒也不悲鳴，只是閉着眼，急促地呼吸着。

胡索把肚皮劃開六七寸，血水滲出並不多，他放下刀子，用手扒開，那團硬物便露出來了，却看不清是什麼東西。

他用手拿了出來，再在附近摸了一遍，發現裏面巳沒有其他東西，便用布拭乾血水，再用針綫縫了起來。弄好了一切，再塗上傷藥，那鹿兒却沉沉地睡着了。

胡索彷彿救活了一條人命般，心頭舒暢無比，收拾好了一切，才抓起地上那團硬物用清水洗滌。那上面的血污洗淨之後，才看出外面是一塊油布，他忙把油布揭開，裏面却是一本薄薄的簿子。

胡索心頭之詫異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喩，急不及待把簿子揭開，一入目，一顆心便狂跳起來。扉頁寫着兩行字：仙鶴派內功心法及劍法秘笈。下面一行小字：楊天雷留贈有緣人，學我武功便是我仙鶴派的第七代掌門弟子。

胡索闔起秘笈，閉眼想了一下，才點了一根乾枝細讀起來。

仙鶴派雖不是武林的大門派，而且每一代的弟子人數都極少，但其劍法却獨步武林，第三代掌門人並曾做過一年武林盟會的代盟主。是以武功極其低微的胡索，得到此秘笈，心頭之狂喜實在無以名之。

他不休不眠，不知不覺在茅屋住了五天，無時無刻放下那本秘笈。到了第六天，他巳把有關內功心法的口訣記熟於胸，然後返回牧場。那鹿兒此刻傷口巳合縫，却未曾痊癒，見他要離開，不斷悲鳴。

胡索道：「鹿兒，我實在不能再等下去啦，你原諒一下吧！」把秘笈藏在身上，走出茅屋。

走了一陣，略有所覺，一回頭，便看見那梅花鹿，跟他走了出來。他心頭一軟，回身抱起鹿兒，道：「你跟我回去吧，沒有你，我也得不到那秘笈！」

× × ×

古越看見胡索帶着一頭梅花鹿回來，十分詫異，却又知道他素來沉默，也不多問。

胡索返回牧場之後，日間照常工作，晚上却趁古越睡着之後才偷偷地起床習內功，按說他們雖然同住在一間屋子裏，但各睡一個房子，把門一關，古越也不可能知道，但胡索依然十分謹愼，生怕讓古越發覺。

那頭梅花鹿則睡在胡索的房內，好像是兄弟般。那梅花鹿在百里牧場之內好像是頭識途的老馬般，日間經常四處奔跑，跟羊，馬混在一起，別人也都知道牠是胡索的命根子，沒人去惹牠。

日子過得十分之快，眨眼又是冬天。剛立冬不久，關外便經常下雪了，胡索的工作便開始忙碌了，每天都要把青草割下一大堆，風乾之後，藏在貨倉內，準備調上其他飼料，給羊馬過冬。

儘管工作繁忙，胡索仍沒有間斷學習內功，不知是他天賦異稟，天生是塊學武的材料，還是有其他的原因，他進步竟然十分之快，每天只睡兩個時辰，精神却比以前更好。

自此之後，胡索學得更勤，仙鶴派的內功心法共分五個階段，過了冬，胡索已完成了第二階層。

暮春之後，胡索每夜習內功，每晨一早便在房內開始依照秘笈學習仙鶴劍法起來。

起初古越依然被幪在鼓內，可是到了夏季，胡索每次揮劍都已能帶起一片風聲，是以有一天早上，古越因熱睡不着覺，聽見胡索房內發出陣陣怪聲便下床查看。

他雖然沒有推門進去，却能憑一對耳朵，聽出眞相，不過他也沒有做聲。

晚飯後，古越拉着胡索到院子內，道：「胡老弟，咱有一句話要想問你，尉不知你肯否告訴我?」

胡索眉頭皺了一皺道：「你問吧!」

「你年輕有爲，懂得爭取時間學習武功，咱很佩服，可是你爲何不在院子內練習。」

胡索心頭狂跳，道：「誰說我在房內習武?」

古越嘆了一口氣，道：「咱也學過幾年劍法，你在房內揮劍的聲音，咱老古雖然猜不出那是什麼劍法，但總還聽得出一點來。」

胡索臉上一熱，訕訕地道：「古大哥請勿見笑，小弟只是買口劍來，在房內胡亂揮舞而已!」

古越哈哈笑道：「武林中的規矩多得很，也許你有所避忌，不過你這樣說，却顯然不够朋友了。」

他見胡索臉上仍有不豫之色，接道：「假如你只是買口劍在房內胡亂揮舞，那風聲怎會輕重緩急有緻?」

胡索臉上更窘，一張臉紅得像晚霞般，久久都說不出話來，心中忖道：「到底薑是老的辣!」過了好一陣才嚅嚅地道：「古大哥，不是小弟不把你當作朋友，而是小弟的確有難言之隱……咳咳，小弟學武之事，希望你不要告訴別人。」

古越看了他一眼，緩緩地道：「咱不是倚老賣老，不過却也看出你一副滿懷心事的模樣。」

胡索雙眼望着天上的星星，喃喃地道：「不瞞古大哥，小弟不是關外人氏，而是江南人氏。」

古越一怔，脫口道：「那你不是長於關外，否則怎地沒有江南口音?」

「這一點便請古大哥不要再問了，小弟身世總之十分悲慘!」

古越臉色一黯，沉默了一陣才又問道：「你爲何自江南迢迢千里來到關外?」

胡索眼光閃過一抹異彩，自牙縫中迸出幾個字來：「到關外是爲了避仇!」

古越恍然大悟地道：「難怪，咳，不知令尊令堂……」

胡索截口道：「古大哥，你的家事，小弟絕口不過問，而小弟的家事身世也請您別問。」

古越碰了一個軟釘子，訕訕地道：「好吧，咱便不再問，不過我老古雖然愛說話，但說的話却頗有分寸，而且咱也是個熱心的人，你放心，你的事咱絕不會告訴別人。」

胡索放下一塊心頭大石，輕輕捏一捏古越的手掌，道：「謝謝你古大哥!」

古越齜牙地叫了起來：「你捏痛了咱的手了。」

胡索一怔，這才發覺自己習了仙鶴派的內功心法之後，手上、身上的勁力已比以前大了許多。

經過此一次之後，胡索心想古越既然已知道他暗中習武，所以也不再避嫌，吃過晚飯便關在房內盤膝打坐，練習內功。

古越知道胡索來關外是爲了避仇，而他又估計胡索習武是爲了報仇，對他更加熱心，經常噓寒問暖，帮胡索照顧梅花鹿，而他也果然守信沒把這件事告訴其他同伴。

這一天，梅花鹿跑得遠，回來時胡索已關了房門坐在炕上入定，牠用頭上的角子輕輕敲門，胡索已至渾然忘我之境，竟沒聽見，反而把坐在房內喝着干酒的古越驚醒，他怕梅花鹿會影响胡索練功，便開門讓牠到他房內來。

梅花鹿對古越亦十分親熱，使寂寞的古越增了一絲溫暖。

次日便向胡索要求，讓梅花鹿晚上在自己房內睡，免得影响他的練功，胡索大喜，欣然答應。

古越高興地道：「胡老弟，承你把咱當作朋友，今夜是咱的壽辰，咱哥兒倆喝一杯吧!」

胡索道：「原來古大哥今日生日，等一會小弟去買點東西來，陪你喝幾盅。」

古越忙道：「東西咱早已準備好，今晚咱不跟大伙兒吃，咱在屋內弄幾味咱的家鄉菜讓你嚐嚐。」

胡索想了一下，道：「那麼小弟去買酒吧，希望你不要再推辭，否則便不够朋友了。」

古越大喜，說道：「如此咱便不推辭了。」

到了黃昏，古越便先回來煮菜了，當胡索做畢工作，走進古越的房內，目光看到桌上的小菜，心頭一怔，不由脫口問道：「古大哥，這是你的家鄉菜?」

「正是，只是咱煮得不好。」

胡索詫異地問道：「你，你也是江南人氏?」

「誰說不是?咱可沒自稱是關外人氏!」古越笑着坐了下來，「來，嚐咱老古的手藝兒。」

胡索挾了一塊鷄球放在咀裏細嚼，一雙眼睛却緊緊的瞪在古越的臉上。

古越笑道：「咱煮的菜不能入口?」

「不是，這的確是道地的江南小菜，證明你沒有騙小弟，不過你既然能燒得一手江南小菜，證明是在江南長大，爲何你說的關外話，却沒有江南口音?」

「哈，原來你懷疑咱老古騙你?咳咳，咱今年已五十四歲啦，來關外已三十年了，咱別的雖不行，但天生嘴皮薄，學話却是極快，沒有江南口音才不奇怪，反而你才令我奇怪。」

胡索訕訕一笑，道：「是小弟一時想不着你已出關三十年，嗯!不知古大哥以

前在何處謀生?」

「咳，咱老古是個實心漢子，人家待咱好，咱便不生異志，這三十年來咱一直都在百里牧場做事!」

胡索心頭突然狂跳起來，一張臉，漲得通紅，巴巴地說不出話，古越吃了一驚，問道：「老弟，你只喝半盅便醉了?」

胡索心頭一驚，忙道：「古大哥，在下聽人說以前百里牧場的主人可不是現今之楊威……大哥是否知道這個變化的內情麼?」

古越長嘆一聲道：「怎會不知道?」

胡索心頭一酸，澀聲道：「請古大哥把內情告訴小弟……咳咳，小弟實在很想知道。」

「哦?你平日對人對事都是十分冷淡，爲何對此事感到莫大的興趣?」

「聽說前任場主也是由江南來的，可是眞的?」

「如何不是?」古越倏地又發出一聲長嘆，「此事離今已四五年了，咳咳，咱老古實在不想再提，來，胡老弟，今夜是咱的壽辰，這種事還是少提爲上，咱多喝幾盅吧!」

胡索沒奈何，只得舉杯把酒喝了，他幾番向古越探取口風，都未能如願，這一夜，心事潮湧，連武也不練便睡在床上胡思亂想了。

過了幾天，古越仍是隻字不提，他便決定在夜裏去蘇總管處探聽一下。

這一夜烏雲遮月，天地一片漆黑，胡索躡手躡腳離開石屋，外面一片寧靜，只有偶爾的羊馬嘶叫聲，以及牧場四周疏落的巡邏武士的輕咳聲。

胡索辨了一下方向，便向蘇夏武的居所馳去，自從他習了仙鶴派的內功之後，輕功亦大有進步，只十餘個起落，便到了蘇夏武的屋子外，正想去敲門，忽然聽見屋內傳來兩個說話聲音。

胡索仔細一聽，認得出其中一個是蘇夏武，另一個却不甚清楚。

「二師弟，咱們出關自今亦已經四年了，可惜仍然一無所得，愚兄實在有點心灰!」

胡索心頭一跳，「原來此人是蘇總管的師兄，却不見他們出關有何目的?」便決定繼續偷聽下去。

一忽，只聽蘇夏武輕嘆一聲。「師兄何以突然會心灰?」

只聽那人道：「四年的光陰可不是短，還有，聽說他還有一個兒子，愚兄一定要把他找着，這次絕不能再讓他走脫!」

蘇夏武問道：「師兄說的是他跟藏書閣那個歌姬生的兒子?唉，不知他去了那裏，人海茫茫，到何處找他?」

「不管如何，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着，愚兄已查到，他娘替他起了個名字，叫楊思君。」

窗外的胡索臉色突然大變，身子不斷亂顫。

屋內那人發覺了，突然喝問道：「誰在外面?」

尉在此刻，忽地沙地一聲，天上洒下一陣黃豆般大小的雨點來，接着雷聲遠遠傳來，鳴鳴作响。

蘇夏武笑道：「師兄不也太小心了!這場雨下得太巧了!」

那人也笑了起來。「愚兄的確是有點小心過份!唔，你說那胡索的人如何?」

「很勤力，不過小弟發現他城府頗爲深沉。來此一年武功竟有長足之進步!」

那人大吃一驚，詫異地問道：「咦?竟有這種事?愚兄看他的骨骼不像是關外人氏，倒像是來自江南，如此看來，這人的確有點奇怪，年紀輕輕，千里迢迢遠來關外，所爲何事?」

胡索身子又是一陣亂顫，牙齒咬得格格亂响，那人又喝道：「誰?」

胡索雙脚一頓，身子竄上屋頂。窗門突被人推開，露出一張英武的臉龐來，可不正是楊威?

雨夜風大雨大，加上天地一片漆黑，楊威並沒有發現胡索身子已在屋瓦上，看了一回，重新把窗子關上，道：「咱們睡吧，有話明天再說!」

胡索急忙躍回地上，往住所飛奔回去。剛走了十餘丈，窗子又打開了，這次露出的却是兩張臉孔。

身份被揭穿

胡索返回居所，却沒有發現黑暗中有對閃閃發亮的眼睛在暗中偷窺他的行動。

那人待胡索睡下之後，才披上一件簑衣，冒雨跑去蘇夏武處。

一道明亮的閃電把周圍照亮，也把這人的臉龐照亮，正是與胡索同屋而居的古越。

當古越回來的時候，天已將亮，胡索又在房內練劍了。

這之後古越反而不斷地探問胡索的身世，胡索也反向他探問以前百里牧場的情況，可是兩人却守口如瓶，是以表面上大家都像以前那樣，心中却互相防範起來。

夏日漸去，轉眼又是秋天了。這一夜，胡索正坐在床上練功，耳畔突然聽到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傳來，起初他還以爲是古越，到後來才發覺不對，正想下床，房門却已被人撞破，一條黑影隨即竄了入來。

胡索大吃一驚，見來人用黑布幪臉，顯然來意不善，連忙抓起床頭的長劍，刺將出去!

那人右手向背後一抄，已多了一柄鋼刀，「噹」的一聲，把劍格開。

胡索喝道：「你是誰?」

幪臉人趁他說話分神之際，一口氣連劈七刀，胡索展盡所學堪堪把對方那七刀格開，可是他所學全是學自書本上的，全沒實際經驗，所以仙鶴劍法威力只使得出四五分而已。

幪臉人七刀之後，又再劈了三刀，胡索驚魂甫定，一邊閃避，一邊張口叫了起來：「古大哥，有賊，你快來!」

「嗤」地一聲，幪臉人的刀尖已把其胸襟劃開一道裂口。

胡索急忙向後一縮，不料已退至炕邊，身子一歪，上身向後仰倒，幪臉人獰笑一聲，鋼刀一圈，望他頭上斬了下來。

胡索身子一偏，滾開三尺，「砰」的一聲，鋼刀斬在炕上，胡索長劍急忙反刺對方下身，幪臉人雙脚一錯，妙至巔毫地閃開，接着，又是一刀急斬過去!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忽聽古越一聲

大叫：「誰敢來百里牧場逞兇！」抄起一柄潑風刀往幪臉人後腦劈去！

幪面人斜退兩步，反手劈出一刀格住古越的潑風刀，接着，又使了三招，却全是進手的招數，古越不敵，退了兩步。

胡索這才心神稍定，他見古越獨力難支，連忙仗劍上前，與古越雙雙合戰幪臉人。

那幪臉人武功極高，一柄鋼刀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以一敵二元自佔了上風，古越忙道：「胡老弟，你快去通知蘇總管吧，說牧場來了敵人！」

胡索問道：「那麼古大哥您呢？」

「你不必管我，咱一條命本就已經活够，你還年輕，不必枉費生命！」

胡索心頭一熱，急道：「大哥，還是你去通知蘇總管吧，這裏的事由小弟獨力抵抗！」

幪面人趁胡索說話，突然對他急劈三刀，胡索急退，古越奔前一步，潑風刀砍向對方後背。

不料幪面人突然捨棄胡索，背後似長了眼睛似的，雙脚一錯，便已脫出刀勢，再一滑步，已反在古越背後，鋼刀一閃，斜劈他肩胛！

古越身子一偏，盡力把刀一架，只聽「噹」的一聲巨响，震得人耳鼓嗡嗡亂响。古越只覺虎口一痳，潑風刀再也拿揑不住，脫手飛落地上。

幪臉人獰笑一聲，揮刀劈下，胡索一劍橫來，劍尖泛起三團酒盅般大小的劍花，籠向幪面人的胸前要害。

這一招，他志切救人，無意中把仙鶴劍法的精華盡皆顯露出來，幪臉人輕咦一聲，後退一步，鋼刀仍作勢要劈向古越！

胡索大喝一聲，長劍倏地如流星般刺出，指向幪面人的「乳突穴」，這一劍輕靈快捷無比，深具仙鶴劍法三昧。

幪面人不怕再傷人，只好自保，手腕一翻，鋼刀回飛，堪堪把長劍格開。

胡索一劍把敵迫退，精神大振，急叫道：「古大哥，你快退，快去叫場主及蘇總管來捉人！」

古越苦笑一聲：「咱老古眞是無用啦，咳咳，我去去就來，胡老弟，你若抵擋不住，便逃吧！」他說罷，便連滾帶爬跑出石屋外，嘶開喉嚨大聲高叫起來。

幪臉人見狀，刀勢大盛，連劈三刀扳回上風，胡索咬牙苦守，死守不攻，希望能等及援兵來救。

幪臉人刀法忽地一慢，緩緩劈出一刀，胡索伸劍來架；不料幪臉人刀法忽變，化直劈爲橫削，「噹」的一聲把劍擋開！

胡索虞不及此，長劍登時被盪開，幪臉人奔前一步，倏地一指點在其「昏穴」上，胡索登時不醒人事。

× × ×

胡索迷迷糊糊中，忽覺臉上一冷，被人用水潑醒。睜開一絲眼縫，只覺四肢痳木不能稍動，心知已被人制住痳穴。四周火把光亮，隱隱發覺此是一處陌生的地方。待他腦海逐漸清晰，便發覺前面站着兩個大漢，正拿眼瞪着自己。

「小子，你醒了來麼？快說，你跟楊威有何關係？」

「在下跟他只有僱傭之關係！」胡索反問道：「你們是何人？」

「咱們是楊威的仇人，這姓楊的表面上假仁假義的，實際上壞事幹盡，你可知道他平日爲何多不在牧場內？」

「在下不知道……咳咳，兩位到底是誰，可否把姓名見告？」

「咱是『關外雙義』焦仇奸及孟恨鬼，你可曾聽過這名頭？」

胡索搖搖頭，心中却忖道：「這兩人既然有關外雙義之外號，料必非惡人，他既然是楊威的仇人，楊威倒眞的值得懷疑了！」忙問道：「不知兩位壯士把在下擄來此處，是何用意？」

「你不用驚怕，咱只是帶你來此問幾句話而已！嗯，你叫什麼名字？」

「在下姓胡名索！」

「胡索？」旁邊的孟恨鬼忽然笑了起來：「胡索不就是胡說之諧音，這名字騙得了楊威，却騙不了咱兄弟。」

胡索臉上一熱，却硬着頭皮地道：「兩位不信，在下亦無可奈何？」

「你不說，孟某也猜得出一些，你是楊天雷的徒弟。也是仙鶴派的第七代掌門弟子。」

胡索心頭猛地一跳，怔怔地說不出話來，焦仇奸忽地自懷中拿出楊天雷手抄的那本秘笈來。「快說，你是從那裏得來的？可是楊天雷親手交給你的！」

胡索臉色大變，過了一陣才嚅嚅問道：「你們到底是查在下還是調查楊威？」

焦仇奸負手轉背，仰天長嘆一聲：「楊天雷兄是孟某兩兄弟的知交，咱們與楊威結怨也是由此而起的，爲此多問你幾句，不算奇事吧？」

胡索脫口呼道：「兩位眞的是楊天雷的知交？」

焦仇奸轉身道：「這話上有天，下有地，孟某豈敢亂說？而且楊兄曾救過孟某兩兄弟的生命，你若是他的徒弟，咱們自然要好好地待你！」

胡索沉吟了一下，毅然地道：「在下，不，晚輩學了他的武藝，自然是他的徒弟！」

焦仇奸目光一盛，問道：「你是楊兄生前收的徒弟，還是死後才得到這本武功秘笈的？」

「這有何關係？」

「有，關係極大，因爲孟某兩兄弟爲報他救命之恩，四處找尋他的屍骸不果，唉……咱們雖報不了大恩，但總希望能在他墳上拜祭一番，聊表一下心意！」

胡索問道：「殺死楊……殺死先師的可是楊威？」

孟恨鬼猛地喝道：「你既然不把咱當作朋友，連眞名也不肯見告，咱們又爲何要把眞相告訴你。」

「晚輩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好吧，晚輩便與兩位眞誠相見吧，晚輩姓楊名思君，請兩位把當年百里牧場的巨變告訴在下。」

「你叫楊思君？你是楊天雷兄跟藏春閣那個叫春花的歌姬所生的兒子？」

楊思君問道：「兩位怎會知道？」

「你看看我是誰？」焦仇奸忽地在臉上一抹，樣貌忽然變了，變成楊威的臉孔。

楊思君身子一顫，脫口叫道：「惡賊……原來是你！」

耐人尋味

楊威再在臉上一抹，重新露出焦仇奸的臉容來，溫和地笑道：「侄兒你不必驚詫，現在才是愚叔本來的臉目，愚叔找你找得好苦，這次你可再不可離開了。」說罷雙掌猛地一拍，只見房門被人推開，走進一個漢子來。

楊思君抬頭一望，來的正是蘇夏武。

楊威笑道：「愚叔若不說，賢侄可能還不知道，蘇總管是愚叔的結義弟弟。嗯，對啦，愚叔草名天電，爲了追查你父親的死因，不惜自江南來關外長居，咱家的事，料你還不清楚吧？」

楊思君又驚又詫，半晌才問道：「百里牧場本是家父的產業，如今落在你手上，難道家父不是……不是被你……被你所殺的麼？」

蘇夏武輕嘆一聲：「思君侄，你怎會說這種話來，誰不知天雷兄跟天電兄手足情深，若不是爲了替天雷兄報仇，天電兄又怎會千里迢迢來到關外，這幾年你見他一年有幾天留在牧場內？」

楊思君脫口問道：「他去了那裏？」

「當然是去調查令尊的死因啦。」

楊思君道：「他不是因眼紅家父的財產，而……」

楊天電截口問道：「這話是誰告訴你的？」

楊思君不語，楊天電輕嘆一聲，道：「大概是你母親說的吧？」

「難道不是如此？」

楊天電道：「愚叔的家產根本亦不愁一生吃喝，自個也有一家鏢局，爲何會眼紅你爹的財產，再說愚叔來此時，百里牧場已成廢墟，現在這一切，還不是愚叔親手建立的？愚叔知道你母親爲何說這句話，因爲你爹當年跟她來往時，愚叔曾經阻止過她。」

楊思君低頭不語，蘇夏武插口道：「令叔所說句句是實，假如他是殺你令尊的兇手，剛才還不一刀把你殺死麼？」

楊思君不由有點相信，半晌又問道：「那麼到底是誰殺死先父的？」

楊天電嘆息道：「愚叔若是知道，還會在此守株待兔麼？當時來此，爲的正是要到殺死你爹的兇手再度出現，另者經營牧場是你爹的志願，愚叔勉力而爲，繼承他的遺志，希望能一慰他在天之靈！三者，愚叔懷疑兇手是關外人氏。」

「家父到底死在何處？」

「就在牧場之外，當年愚叔正好押鏢到河北，得到訊息趕到此處，你爹屍骸早已不知去向！但親眼見過他屍體的却不乏其人，他死得很慘，讓人割下首級……」

楊思君眼眶一紅，他在很小的時候見過那英偉過人的父親，深爲有此父親而驕傲，可惜楊天雷很少去他家看探他母子。

楊天電看了他一眼，問道：「嫂嫂近來可好？」

楊思君輕聲道：「家母聞得家父的死訊之後，便不知所踪，所以小侄才會遠來關外！」

「哦？」楊天電詫異地問道：「嫂嫂失踪？難怪上次愚叔去蘇州找不到你們母子！愚叔還以爲她有意避開我呢，其實你都這麼大了，而且家兄又如此鍾愛她，愚叔還能反對麼？」

「叔叔，你在關外四年難道眞的調查不到一絲蛛絲馬跡？」

「正是如此，嗯，剛才愚叔問你的話，你還未答覆我！」楊天電伸手指一指桌上的秘笈，順手替他解開穴道，「你把它收起來吧！」

「這本秘笈是小侄無意中在一頭梅花鹿腹中得到的！」

楊天電蘇夏武互視一眼，同時露出一個會心的笑容。蘇夏武道：「君侄，你可知道那頭梅花鹿是令尊生前飼養的麼？」

「啊！」楊思君驚呼一聲，隨又問道：「蘇叔叔你又怎麼知道！」

「是古越認出來的！那頭梅花鹿本就養在百里牧場之內！」

「如此說來，家父莫非在死前已有了預兆？還是有人發帖邀他決鬪，他自知不敵，故此預先作下安排！」

楊天電一怔，忙道：「這倒有可能！武弟，你去請古越下來一趟！」

蘇夏武立即開門出去，一個大漢却捧了幾個小菜進來，放在桌子上，楊天電道：「此處是愚叔居所的地窖，當時是預作你爹的仇人找上來，作爲退步之用的！」

他招呼楊思君坐下，又替他斟了一杯酒，舉杯道：「來，爲咱們叔侄重逢乾一杯！」

楊思君舉杯喝了一口，訝然問道：「叔叔曾經見過小侄？」

楊天電笑道：「那時候，你剛滿周歲，當然不知道，嗯，你天賦極好，只練了年多的劍法便有此成就，實爲難能可貴，希望你加以努力苦練，明日起，你便不必再去工作了！」

楊思君大喜，問道：「叔叔跟家父不是同門學藝？」

楊天電笑道：「愚叔是嵩山派的俗家弟子，我排行第四，你父第三，上面還有兩個哥哥。咱們四個兄弟以風雲雷電爲名，成年之後各奔前程，也有許多年不見了。愚叔與你父同母，是你祖父的繼室，大哥及二哥年紀比愚叔大很多，所以我跟你父親感情最好！」

楊思君對父親一家之事全不知道，不由興緻勃勃地問道：「大伯父跟二伯父他們在何處？」

「都在江南，一個在洞庭湖畔設館授徒，一個在杭州爲官，是州府的通判！」

「叔叔可否知道家父生前有什麼仇人嗎？」

楊天電臉色一黯，道：「自從他跟你母相好之後，咱們兄弟吵了一場，便少來往了，後來他的事，愚叔也不大清楚！」

說着蘇夏武已帶着古越進來了，古越見到楊思君先向他陪罪道：「胡老弟請勿怪咱老古，事實咱也是對老場主一片忠心，也對百里牧場懷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對你的奇怪舉動才會悄悄通知蘇總管！」

楊思君忙道：「古大哥忠心耿耿，小弟感激還來不及，那敢怪你？」

古越笑道：「我眞是越老越糊塗啦，剛才總管已對我說了一切，還叫你胡老弟，眞是混帳！該叫你一聲少場主吧？」

「不敢，你還是叫我老弟吧！」

楊天電忙道：「老古，家兄臨死之前可有什麼舉動比較異常的沒有？你再仔細想一想。」

古越苦笑一聲，道：「場主已問過三四次啦，咱若是知道的還有不說的麼？」

楊思君插腔道：「你把家父死前的一段時間的行止告訴小弟一下！」

「是這樣的……」古越沉思了一下才道：「老場主死前曾經進了一次關，去了三四個月，好像是去江南，後來回來之後便鬱鬱寡歡，經常飲酒解悶。大概回來三個月後，他忽然把大家都召集去他屋外，說要解散牧場，並把羊馬分給咱們。

「當時咱們都十分奇怪，紛紛詢問原因，老場主又不肯說，只說：『羊馬你們要不要，我可不理，總之我明早便要離開，永不再回來！』次日一早，我便見他乘着一匹棗紅色的大馬離開了……以後當然也沒有再回來啦！」

楊思君忙又問：「家父在何處被殺死的，你可知道？」

「就在你所居住的那座山下。連那匹馬也被人用刀砍掉馬首……唉唉，老場主的首級也不見了！後來還是我悄悄把他的屍骸運回牧場安葬的！」

楊思君垂淚道：「古大哥古道熱腸，小弟十分感激！」腦海中隨又泛上一個念頭，不由問道：「家父屍體既然沒有首級，你又從何認定那具屍體便是家父？」

「第一，身上衣服一模一樣，第二，馬匹一模一樣，第三，屍骸也是一模一樣，還有一點，令尊小腿有一道刀疤，那具屍骸也有同樣的一具刀疤！」

楊思君再沒疑問，可是他仍認定其父死前必有預兆，因此又問：「你可知家父自江南回來之後，爲何會鬱鬱寡歡？」

「這個咱便不知道了，也許他知道有強敵要上門尋仇，所以解散牧場，準備避一避，不料却與對方在半路相遇，而被殺死的！」

楊思君想了一會仍難釋懷，喃喃地道：「若說他自關內回來之後，便知道有強敵正上門，而且有心要逃避，那便絕沒理由等到三個月後才宣佈解散。」

蘇夏武插腔道：「也許令尊一早時還沒有想到此點，後來生怕對方會遷怒其他人，所以才叫他們解散回家！」

楊思君又想道：「爹爹既然想出把武功錄成秘笈，又把之藏在梅花鹿身上，顯然早有打算，他斷沒有想不到這一點的！那麼，這其中到底藏有什麼秘密？」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由痛苦地長嘆起來。

楊天電忙道：「這件事咱們慢慢再研究，現在大家先喝一杯！天快亮了，君侄，天亮之後，愚叔帶你到你爹爹墓前拜祭一下！」

學成回關

楊思君在楊天電的指點之下，劍法進步更速。加上楊天電經常叫跟他出關的以前鏢局的鏢師跟他餵招，臨場經驗及應變力亦大增。

匆匆又是一年，楊思君的內功已習至第四層，雖然未能爐火純青，但却已頗有基礎。

這天，楊天電跟他過招，出手十分狠辣，存心考驗他的進展，結果也要在二百六十多招之外才能把他手中的長劍震落。

楊思君惶恐地道：「小侄愚昧，進展不大，辜負了叔叔的期望。」

楊天電笑道：「不，你的進展，愚叔極爲滿意。像你這種進度已是萬中無一了！君侄，愚叔打算秋天帶你入關到江南調查一下！」

「叔叔要去江南調查？」

「對，這一年來，愚叔無日不在琢磨這件事，覺得你爹既然自江南回來之後便鬱鬱不歡，大概禍根是在江南惹來的！若如是，則愚叔這幾年拋棄關內的產業，到來關外，可說是一個大錯了！」

楊思君想了一下，覺得楊天電的話大有道理，不由點頭稱善，忽又問道：「那麼百里牧場又要再遭一次解散？」

「不，這座牧場是你爹與愚叔的心血結晶，豈可輕易拋棄？你蘇叔叔仍然留下來料理！」

× × ×

鴻雁長鳴，穿山越嶺向南而飛，楊天電跟楊思君也策馬馳向關內。楊天電仍以楊威的樣貌及身份出現，楊思君則扮作他的隨從。

過了山海關，風土人情，甚至氣溫都是一變，楊思君見景傷情，心頭一酸，多年前出關的情景，倏地翻上腦海來。

一路上，他都是心事重重的模樣。楊天電却行色匆匆，早起晚歇，馬不停蹄地趕去江南。

這一日，來了長江江畔，楊思君才霍然一醒，問道：「叔叔，偌大的一個江南，咱們去那裏調查？」

楊天電道：「你大伯父在杭州做官，聽說近來官運亨通，愚叔想託他查一查，也許他手下有什麼能人也未定！」

楊思君詫異地道：「叔叔沒有跟大伯父來往？」

「七年沒有來往了！」楊天電長嘆一聲，道：「你大伯父跟二伯父同母所生，愚叔跟你爹則是繼室所出，你祖父過世時，因爭奪遺產，雙方鬧得甚爲不歡，後來雖然稍有改善，也絕少來往。上次愚叔去看他，也只是因爲剛好押一枝鏢去杭州，才順道探訪他的！他却從未找過愚叔。」

楊思君臉色一黯，道：「如此說來，大伯父也未必肯助咱調查爹爹被殺的兇手了，何況爹爹的死訊他可能也不知道！」

「如今只有把死馬當作活馬醫了！」

說着已有一艘船來到岸邊，兩人連忙牽馬下船。是日風平浪靜，小船無驚無險地到了彼岸。

兩人上岸後，又是一陣策馬往南狂奔，不一日便到了杭州城。只見城內人來人往，一片熱鬧。楊天電是識途老馬，也不必問途人，便帶着楊思君到楊天風家了。

守門的家丁入來通報，過了好一陣才出來，道：「老爺巳在廳內相候，請兩位跟小的進來。」

看楊府的佈置，便知道楊天風這幾年的確是官運亨通，長袖善舞。

家丁把楊天電帶到大廳上，便躬身退下。楊天風冷淡地問道：「你遠來有何貴幹？」

「不敢。咳，大哥大嫂近來可好？」

「好，有吃有住，豈會不好！」

楊天電輕咳一聲，指指楊思君道：「大哥，這是老三的兒子思君侄！」

楊天風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依然用冷淡的語調道：「坐吧，你父親牧場的生意可好？」

楊思君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楊天電忙道：「大哥，老三在六年前巳死了！」

「哦？老三死了？患什麼病死的？」

楊天電道：「老三是讓人殺死的！」

「哦？老三武功既不錯，而且絕少與人結怨，爲何會被人殺死？」

「小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才來求大哥你調查一下！」

楊天風臉色一變，眼光瞪在楊天電臉上，一忽，神色稍定，問道：「你要愚兄如何調查？」

「大哥交遊廣闊，可知杭州府有那個捕快比較精明仔細的？何不請他來調查一下？」

楊天風欣然答應。「這個倒沒問題，城內便有一個姓張的捕快，破案萬千，有他插手，無案不破，也許他有辦法！愚兄明天便召他來一下。」

楊天電心頭大喜，他本來還以爲大費一番唇舌，不料楊天風竟然一口應允，不禁大出意料，忙道：「大哥肯帮忙，老三之仇何愁不能報？君侄，你還不趕快多謝大伯父！」

楊思君忙謝道：「小侄多謝大伯父鼎力相助！」

楊天風哈哈笑道：「你的事還不是愚伯之事？何謝之有？嗯，天快黑了，你們還未吃飯吧？今晚便在此吃吧！咳咳，只因爲客房尚未收拾，你們今夜且到客棧歇一宵吧！」

「大哥日理萬機，小弟也不敢打擾。不知老三上次來找大哥在什麼時候？」

楊天風想了一下，皺眉道：「老三巳有十年沒跟愚兄來往了！」

吃過晚飯，楊天電及楊思君便告辭了，路上楊思君道：「叔叔，大伯父並不如叔叔所說的那麼不近人情啊！」

楊天電一怔，默不作聲，半晌才道：「今日他的確是有一點奇怪！開始時，他不是對咱們十分冷淡麼？只是後來說到你父的事，他態度才突然轉變的！」

楊思君仔細一想，也覺得十分奇怪。兩人到附近一家客棧住下。剛想睡覺，房門忽然被人敲响，楊天電以爲是楊思君，不料開門却看到一個陌生老漢。楊天電十分詫異，忙問：「老丈找誰？」

老漢道：「老朽要找楊四爺……咳咳，老漢本來是在楊大爺家當僕人的！」說罷轉頭四處張望。

楊天電心頭一跳，急叫他進房，那老漢進房之後，立即回身把房門關起。

「老丈找楊某有何指教？」

「楊四爺，老漢是被楊大爺趕走的！老漢見過你兩次，四爺可能巳忘記了！」

楊天電不耐煩地道：「老丈有話請快說！」

老漢又咳了一陣才道：「剛才老漢見四爺自大爺家回來，忍不住來找你，要告訴你一件事，六年前三爺曾經來找過大爺，後來三爺離開時，臉色十分難看，好像跟大爺吵過架！」

楊天電心頭大震，急問道：「那次三爺來找大爺，是爲了什麼事你可知道！」

「那次是大爺派老漢去找三爺的，後來大爺便把老漢辭掉……那次老漢無意中經過大爺的書房，聽見房內兩人在大聲說話！」

楊天電急問：「他們說些什麼，你可曾聽清楚？」

「老漢只聽到三爺道：『不行！仙鶴派的武功絕對不能傳授給別人，除非那人是小弟的徒弟！』大爺道：『你不能爲愚兄破例一次？』三爺道：『別的可以，這個絕對不能！』後來大爺才笑道：『不行便算了，愚兄只是說說而已！來，咱兄弟多時未見面，喝一杯！』後來老漢便離開了！」

楊天電心念電轉，只覺手脚冰冷，久久不能說話，房門忽地被人敲响。他忙問道：「誰？」

「叔叔，是我！」是楊思君的聲音。

楊天電連忙拉開房門，楊思君雙眼紅絲密佈，叫道：「叔叔，殺死我爹爹的必就是大伯父！」

楊天電眼注老漢，問道：「你所說的可是眞的！」

「老漢若有一句假話，便教老漢不得好死！老漢是因爲無故被大爺辭退，憤忿在心，所以才把眞相告訴您的！」

楊天電摸出一錠銀子給老漢，道：「你趕快回去吧，若讓大爺看到，你便不好

了！」

那老漢拿了錢便離開了，楊天電重新關好門，問道：「君侄，你從何肯定你爹是被大伯父殺死的？」

「叔叔難道沒有疑心，而且，爹爹回去之後便一直悶悶不樂，必是因此事而起的！」

楊天電嘆息道：「愚叔怎會沒有疑心？只怕你伯父給你爹爹喝的是一杯毒酒，一杯慢性毒酒，希望能以此迫你爹就範，大概你伯父還給了他一個限期，叫他交出武功秘笈來，你爹寧死不肯就範，所以才把秘笈藏在梅花鹿腹中，然後解散牧場，最後還是躲不過你伯父的追殺！」

楊思君一拳搗在桌子上，喝道：「好毒辣！小侄跟他誓不兩立！」一頓又道：「只不知他要家父的武功有何作用？」

楊天電沉思了一下，道：「聽語氣似乎不是你伯父自個要學的……咦，莫非他要把它送給上司？」想到這裏，耳畔忽然聽見一個輕微的聲音在屋瓦上响起，他急忙一掌拍熄燈火，示意楊思君禁聲。

兄弟鬩牆

楊天電運起「天通耳」聽了一陣，發覺屋瓦上的脚步聲由近而遠，輕聲道：「希望此人不是你伯父派來的便好！」

兩人又商量了一下，楊思君正想回房，不料房門又再被人敲響。

「誰？」

「小的是楊府的家丁，大爺有事派小的來見四爺！」

楊天電略一沉吟，便拉開房門，果見房外立着一個楊府的家丁。「大爺派你來有何要事？」

「大爺說客房經已收拾好，而張捕快也已到了府內等候四爺，請兩位跟小的去一趟！」

楊天電心念一轉，淡淡地道：「夜已深了，明日再去吧，你回去告訴大爺，說我明早去見他。」

那家丁苦着臉道：「大爺要小的一定要請兩位去一趟，四爺不去，小的可……」

楊天電臉色一沉，喝道：「別多言，你照我的話回覆你大爺！」呀的一聲，把房門關起。

楊思君道：「叔叔，咱們怎麼辦？」

「此地是他的勢力範圍，剛才屋瓦上那人必是他的耳目，咱們暫時避一避，待愚叔找幾個朋友幫手，然後再來跟他理論！君侄，希望你能冷靜從事！」

楊思君心頭一震，道：「小侄一切爲叔叔馬首是瞻！」

× × ×

天還未亮，楊天電便跟楊思君悄悄出店，策馬而去，城門剛巧打開，兩人便出城了。馳了一陣，正在慶幸順利，忽聽後面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楊天電轉頭一望，不由吃了一驚，原來來的正是楊天風及兩名壯漢。他忙喝道：「君侄，快！」

兩人急急催促馬匹前進，可是楊天風及其隨從所策之馬，都是萬中無一之良駒，馳了五六里便追及了。

楊天電沒可奈何，只得勒住馬韁，楊天風哈哈笑道：「四弟怎地不辭而別？你不是要在託愚兄調查老三的死因麼？」

楊思君怒道：「你何必假惺惺？家父便是被你這人面獸心的奸險小人所殺！要託你調查死因，豈非與虎謀皮？」

楊天風臉色一變，冷冷地道：「小子你出口無禮，你父親不曾教導過你麼？」

楊天電見楊思君沉不住氣，撕破臉皮，只好道：「大哥，你要三哥的武功做什麼？可是要作爲升官的台階？」

楊天風臉色又是一變，隨即哈哈笑道：「老四，這種事跟你說也無用！」

楊天電大怒。「你追上來，大概是想殺人滅口吧？」

楊天風臉色一沉。「你我兄弟，愚兄的心事果然瞞不過你！」

楊天電怒極反笑，道：「虧你還有臉跟我稱兄道弟！連自已的弟弟也設計殺死，簡直禽獸不如！」

楊天風臉色冰冷，回頭對手下道：「上！一個也不能留！」

他兩個手下一個手持鋼鞭，一個手持一對短槍，立時拍馬縱前。

楊天電飛身下馬，道：「君侄，你站在我身邊不可離開太遠！」

那兩個大漢見楊天電及楊思君下馬，也跟着躍下馬來，手揮武器把對方圍住。

楊天電抽出鋼刀，喝道：「助紂爲虐，甘心爲走狗，多說也無益，來受死吧！」鋼刀一口氣劈了七刀，把那個手持鋼鞭的大漢上下籠住。

那人既然是被楊天風選來作殺手的，自然不是庸手，一根鋼鞭開闔縱橫，把楊天電那七刀一一架開。楊天電經驗異常豐富，知道對方鋼鞭不能快攻，是以鋼刀越使越快，每招未得招式變老，便更換新招，絕對不與對方的鋼鞭相觸。

這一着果然擊中對方的要害，十成功夫只能使出五成。匆匆已過八十招，那人只見楊天電刀光霍霍，如龍翔四海，鳳舞九天，連眼睛也花了，一口氣被迫退十餘步！

楊天電眼光一瞥，見楊思君却抵不住對方那兩根短槍的快攻，心頭一急，刀法使得更快。

那漢子覷得眞切，一鞭掃將過去，不料楊天電刀法又變，倏地一偏，又與對方相觸，再一捲，只聽「嗤」的一聲，刀刃在對方右臂上劃開一道深深的傷口。

那大漢再也抓不住鋼鞭，連忙用左手持鞭，可是如此便更加不濟了，只十招，便幾乎喪身刀下。

楊天風見狀，雙脚一頓，身子如大鳥般飛起，撲向楊思君！

楊天電見狀大驚，顧不得殺人，躍起半空，凌空接戰楊天風。

楊天風長劍一圈，向楊天電捲去，楊天電舉刀一擋，只聽噹的一聲，刀劍相碰，飛起一蓬火星子，兩人雙雙跌落地上。

楊天風怒道：「你敢跟我爲敵？」

楊天電冷笑一聲：「兄弟之情既然已絕，尚有什麼顧忌？」

「那你便先死吧！」楊天風手腕一抖，劍尖泛起幾道冷芒，冉冉刺向楊天電的胸膛！

楊天電自知功力比乃兄稍遜一籌，不敢托大，手臂運勁盡力一擋！刀劍一觸，楊天風長劍立即一偏，橫削乃弟的脅下！



楊天電急忙一架，不料對方長劍忽地一沉，改削大腿！楊天電躍開一步，鋼刀倒劈楊天風的肩頭！

楊天風長嘯一聲，身子一錯，長劍如風車般轉動，劍芒點點，把楊天電全身籠住。

那個持鋼鞭的大漢把傷口略爲包紮一下，執起鋼鞭跑去帮同伴對付楊思君，剛走了幾步，路旁樹林中忽然飛出幾根藍湛湛的鋼針，直向其後背射去！

那大漢略有所覺，待要閃避經已來不及，輕叫一聲，撲地倒下。

那個持槍的大漢見同伴無聲無息倒下，不由大吃一驚，楊思君見對方精神恍惚，趁機猛攻幾招，那大漢只得强懾心神，專心對付楊思君。

就在這刹那，當他背對樹林時，又有幾根鋼針急射出來！那大漢聽得風聲，連忙偏身要閃讓，但楊思君因爲位置的關係，一早便已發現，是以對方一動，他也隨之一動，長劍早已等着對方了。

只聽「撲」的一聲，劍鋒已刺破那個持槍的大漢的喉頭，鮮血泉湧，那大漢大叫一聲，撲地而倒！

楊思君一怔，叫道：「那位大俠相救，請出來一見，晚輩好當面言謝！」

樹林內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笑聲，接着緩緩走出一個面貌姣好的中年婦人來。

楊思君目光及之，不由一愕，隨即大喜奔前，叫道：「娘！」

那中年美婦也十分高興，執住楊思君的手上下打量：「君兒，你高很多了！這幾年吃了許多苦吧！」

楊思君問道：「娘，你失踪了好幾年，到底是去那裏？」

「娘去學藝爲夫報仇！你爹臨死前悄悄托人寫了一封信給我，叫娘把眞相告知你四叔父，只是你四叔當年反對這頭親事，所以娘決定自己親手報仇！君兒，你不會怪娘吧？那天你們坐船過江，娘便發現你們了，所以悄悄跟了下來，昨夜在客棧屋頂上偷聽你們說話！楊天風要你父親把秘笈給他轉送給王爺的兒子，好讓他升官發財！」

楊思君道：「原來那人是娘！」回頭望見楊天電形勢十分危急，忙道：「娘，咱們上去帮助四叔吧，這兩年來四叔對我很好！」

「好吧！娘也不想再記前嫌，便助他一臂之力吧！」

兩人的話却讓楊天風聽見，心頭一驚，劍法不由一亂，楊天電見機不可失，鋼刀斜地裏劈將下來，只見「喀嗤」一聲，楊天風的一條左臂，登時跌落地上！

春花道：「君兒，你四叔已不用咱帮他了！」

楊天電斬斷大哥手臂，心神一震，正去忖思要不要去殺死自己的同父兄長，說時遲，那時快，跌倒地上的楊天風倏地脫手把長劍拋出！

這一拋是他全身勁力所聚，快逾閃電，「噗」的一聲已射入楊天電的胸膛！

楊思君大叫一聲，飛前一劍刺死楊天風……

秋風落葉中，春花跟楊思君落寞地走在官道上。

（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碧血濺京華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五毒門弟子由毒神率領直上死亡峽懸崖將四個老瞎子刺殺？直抵宮門遇上恨地無環雷霆，知道是武林前輩，不敢隨便動手，跟着宮主派常護花迎接，坐下來談判，前事一筆勾銷，不再追究，和平解決，商談對付天地會，毒神提議在宮殿附近搜索司馬縱橫，並告知河西一條龍高雄巳被天地會收置，宮主答應雙方合作分頭搜索，此時高雄正在殿外的樹林中，將一個鐵甲人打死，奪取身穿的鐵甲，司馬縱橫見高雄得手，從樹上跳下來，二人會合，正在高興，但能否逃出毒神和常護花的手裏，他們正在搜索中……

夜闖皇極殿　如入無人境

高雄應道：「他們巳然發現屬下的身份，幸而屬下總算及時將這個鐵甲人誘到這裏來。」

司馬縱橫目光自那個中年男人的屍體移到鐵甲上，道：「這具鐵甲看來正恰到好處。」

高雄奉承地道：「會主洪福。」

司馬縱橫道：「也辛苦你了，事成之後，我是絕不會待薄你的。」

高雄連聲「是極是極——」雙手將那具鐵甲奉上，那種神態，非獨像一個奴才，簡直就像一條狗，那裏還有一點兒英雄氣概。

司馬縱橫笑笑接過，看了看，又道：「好精緻的手工。」

高雄道：「可惜沒有屬下這種身材的，否則屬下也弄一套穿上，好助會主一臂之力！」

司馬縱橫點頭道：「這實在可惜得很，否則，有你對付金剛卜巨，事情是必更加順利！」

高雄說道：「雖然如此，屬下仍然有信心將他纏住，好讓會主去殺掉那個狗皇帝。」

司馬縱橫再點頭，道：「此地不宜久留，我們快離開，你拿着——」將手中鐵甲往高雄手上一塞，隨即舉步。

高雄追前去，一面問：「五毒門那邊怎樣了？」

司馬縱橫道：「他們巳經攻進來，可是不知道與這兒的人達成了什麼協議，竟然和解，而且看情形，竟似要連成一氣，有所行動！」

高雄詫異道：「怎會這樣的？難道毒神連殺子之仇也都不想報了。」

司馬縱橫道：「他若是不要報這個仇，也不會傾巢而出，找到這兒來，雙方會面，仍然是劍拔弩張之局，可是到常護花出現，將那個毒神請了進去，形勢便完全改易。」

高雄嘟喃道：「常護花這個小子的確人緣不錯，但若說只是因爲他毒神竟改變初衷，放棄追究這殺子之仇，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除非——」司馬縱橫目光一閃，跟着的話却沒有說出來。

高雄不由追問：「除非什麼？」

司馬縱橫搖頭。「這個問題以後再說，我們還是乘他們還未開始搜索，先離開這裏。」

高雄雖然好奇，但司馬縱橫這樣說話，也不敢再問這個問題，轉問道：「我們的人又怎樣了？」

司馬縱橫一笑道：「五毒谷的人不肯先動，我們爲了配合你的行動，不得不先動手，能够闖過那些機關埋伏，進入這兒的，只有一個人。」

高雄一怔，道：「就是會主？」

司馬縱橫點頭。「你若是知道盤據在這兒的是一些什麼人，就不會覺得奇怪的了。」

「他們到底是……」

「是——」司馬縱橫一個字出口，突然住口，霍地回頭望去。

衣袂聲響處，常護花從一株高樹上躍下，高雄一眼瞥見，面色一變，雙手一鬆，捧着的那襲鉄甲掉下來，司馬縱橫一脚同時伸出，一勾一挑，那襲鉄甲，便到了他手上。

高雄亦知道失態，尷尬的看了司馬縱橫一眼，司馬縱橫目光却落在常護花的面上，一笑道：「常護花？」

常護花亦沒有理會高雄，盯着司馬縱橫，道：「天地會主？」

「正是——」司馬縱橫道：「我們好像一直都沒有會過面。」

常護花道：「閣下一直藏頭縮尾，如何得見？」

司馬縱橫笑起來。「好厲害的嘴巴，原來你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那麼友善。」

常護花道：「亂臣賊子，人人恨不得而誅之。」

司馬縱橫笑道：「有這句話，其他的不必再說了。」一頓接道：「你的本領雖然不錯，但要阻止我離開，還是未够。」

常護花長嘯拔劍，身形一動，奔馬般撲向前，司馬縱橫即時一聲吩咐：「截下他！」

高雄應聲揮拳，「轟」地擊在旁邊一株樹木的幹上，那株樹木迎拳一斷爲二，疾倒下來，高雄順勢接往倒下的那截斷樹上加一拳。

那截斷樹原是趕不及截住常護花的身形，但給高雄這一拳擊下，便恰到好處。

常護花身形不由一頓，緊接便要往上拔起，高雄却巳然將斷樹抱起來，接向他撞到。

那些斷樹橫枝甚多，但對高雄一點影響也沒有，這個人一身氣力的確是少人能及。

常護花身形接連三換，都是給高雄搶先截下，劍眉一揚，一口眞氣運轉，手中劍光芒暴盛，迎着來樹，只聽「刷」一聲，擋在他面前的樹幹被劈斷，他亦被震得倒退了一步。

高雄緊接暴喝連聲，一株樹幹上下揮舞，連連向常護花撞擊過來。

常護花原是要在斷樹之後從一旁繞過去，給那麼一震，不由改變了方向，到他再要怎樣，高雄手中的樹幹巳排山倒海般撞擊而至。

他一退再退，再一閃，閃到一株大樹的後面，接往上拔起來。

高雄沒有追過去，將手中樹幹一掄，擊在那株大樹上，「轟」然巨震，那株大樹雖然沒有給擊斷，巳震得枝葉亂舞，根下泥土翻動。

常護花亦給震得從樹上翻下，身形半空中一翻，讓開高雄跟着的一撞，倒躍上後面的一條橫枝上，脫口道：「司馬縱橫巳趁機離開，你還要替他拚命。」

高雄應聲回頭一望，司馬縱橫果然巳不知所踪，面色一變，却隨又大笑：「老子正是要掩護他離開！」

常護花冷笑：「你被人利用了不知道，還替他辯護？」

高雄大笑道：「老子本就是他的屬下，那來什麼利用不利用的？」

常護花道：「這對你有什麼好處？」

高雄道：「食君之祿，担君之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好處老子都巳經享盡，現在該出些氣力的了。」

常護花搖頭。「你不像是這麼忠心的人。」

高雄道：「老子是怎樣的一個人你若是能够看得出，又怎會有這局面出現？」

常護花冷笑。「河西一條龍俠名傳遍天下，又有誰想到竟是如此一個卑鄙的小人。」

高雄乾笑兩聲，常護花接道：「閣下的俠名亦得來不易，不惜盡棄自亦是大出別人意料之外。」

高雄目注常護花，忽然問：「你也是一個俠客。」

常護花道：「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我應該是的。」

高雄道：「這是說，你仍嫌自己做得不够徹底，所以不惜加入做御用殺手？」

常護花道：「相信你也不會否認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高雄冷笑道：「我只是想知道做一個俠客，到底有什麼好處？」

常護花道：「一個人做事若是要講求好處，根本沒有資格做一個俠客。」

高雄大笑道：「這所以爲什麼我突然對做一個俠客完全失去興趣，這原該給江湖上的朋友一個通知，但這樣做到底還是俠客的所爲。」

常護花道：「你一點也不後悔？」

高雄搖頭，道：「老子雖然是一個粗

心大意的人，但需要考慮的問題也一樣會考慮清楚。」

常護花再問：「甚至現在連一些後悔之意也沒有？」

高雄一聲：「那還用說的？」突然一怔，道：「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

常護花只是把手一揮，道：「你可以走了。」

高雄一怔。「你是說，我可以離開這兒了？」

常護花說道：「要不要我再重複一次呢？」

高雄又一怔，常護花身形一動，便要往前掠，高雄手中斷樹一掄，擋在常護花面前。「話還沒有說完啊。」

常護花方待開口，高雄已又道：「要就說清楚，否則你是休想追過去。」

常護花冷笑。「叫你走便走，還多說什麼？」身形再一動。

高雄暴喝，一條樹幹上下翻飛，一再將常護花截下，又問道：「是不是這裏的解藥有問題？」

常護花終於道：「七絕追魂散只有毒神有解藥。」

高雄大驚，接問道：「那這裏的解藥——」語聲一頓，突然大笑起來。「老子現在可是一些不妥的感覺也沒有。」

常護花道：「宮主以藥物將你所有的潛能激發出來，再配合碧靈丸，將毒性暫時壓下去，到你的潛能耗盡，毒性還是要發作。」

高雄笑聲已停下，瞪着常護花。「你沒有騙我？」

常護花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我也不以為還有心情跟你開這種玩笑。」

高雄的面色終於變了，突然道：「你們不是已經跟毒神拉上關係？那叫他拿解藥出來啊。」

常護花以一種極其陌生的目光看着高雄，好像到現在才看清楚高雄的眞面目。

高雄繼續道：「叫他拿解藥給我啊，只要我沒事，那怕是做牛做馬，我也會報答你們。」

常護花沒有作聲，高雄急又道：「以我這一身武功，一定能替你們做很多事，還有，我知道天地會很多很多秘密……」

常護花冷冷道：「只可惜你已經錯過了服藥的時限。」

高雄搖頭道：「解鈴還須繫鈴人，他一定有辦法補救的。」

常護花道：「他沒有。」語氣異常堅定。

高雄急道：「一定有的。」

常護花說道：「他不是你這種反覆小人。」

高雄仍然懷疑的道：「眞的沒有？」

常護花沉聲道：「你是死定了。」

高雄面色大變，嘶聲地說道：「你這個小子，你騙我說這裏有解藥，騙我來送死——」

常護花冷截道：「我沒有騙你，我根本不知道這些，我也沒有叫你來送死。」

高雄又怔住，他到底沒有忘記是他為了要找到這地方，充英雄，充好漢，還故意吸入七絕追魂散。」

常護花冷冷接道：「這是你自作自受，怪不得別人！」

高雄眼角的肌肉抽搐起來，常護花再揮手，一聲：「你滾！」

高雄一聲咆哮：「老子砸死你這個小子！」斷樹當頭砸下。

常護花偏身讓開，高雄又一聲咆哮，手執斷樹蠻牛般再衝向常護花。

「讓老子來教訓這個卑鄙小人！」一聲咆哮即時從常護花頭上响起，雷霆從天而降。

常護花這邊讓開，雷霆一拳已擊在那截斷樹上，硬硬將那截斷樹迫回去。

常護花一聲：「晚輩去追司馬縱橫！」乘隙從一旁掠過。

高雄揮動斷樹要追，却給雷霆擋下，他身子雖然魁梧，比起雷霆仍矮了三寸，看來也沒有雷霆的結實、威風。

「臭小子，滾開！」他再揮斷樹，攔腰掃向雷霆。

雷霆的身形那刹那一動，探手一把抓住那截斷樹的另一端，五指一下深陷進樹幹內。

「小子？你才是小子，不折不扣的臭小子！」雷霆接冷笑。「老子所知所識，有老子這種身材的都是英雄好漢，都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那來你這個臭小子，什麼河西一條龍，什麼俠客，其實是一個卑鄙小人，壞了我們這些大個子的聲譽。」

高雄道：「你懂得什麼？」

雷霆冷笑道：「老子就是不懂得，也不要聽你這種卑鄙小人廢話。」

高雄咆哮，手執樹幹往後奪，雷霆悶哼一聲，沉腰坐馬，右手亦往後奪，那截樹幹立時發出一下破敗的聲响，却停留在原來位置。

這一下相較，高雄明顯的遜一籌，他的氣力雖然大，潛力也已被激發出來，還是不如雷霆的霹靂神功。

高雄面色一變，脚一分，前弓後箭，一口眞氣方運上，雷霆已抓穩那刹那的空隙，身形一轉，一拳擊在樹幹上。

「轟」地一聲，樹幹一斷為二，高雄亦被震退半步，雷霆接翻手一抓，又抓住了那截斷樹，左手原抓着的一截隨即向高雄砸去，高雄這一次只有鬆手。

兩截樹幹旋即撞在一起，片片碎裂，高雄一旁緊接繞過來，出拳擊向雷霆。

雷霆不閃不避，揮拳迎去，雙拳撞在一起，高雄只覺骨節一陣劇痛，不由倒退一步，雷霆若無其事，繼續揮拳攻前。

高雄虛擋，脚步倒退，雷霆大笑道：「不敢硬擋了！」一步步緊迫。

一退再退，高雄後背撞在一株樹幹上，雷霆咆哮一下迫近，雙拳齊出，高雄不得不硬接，這兩拳接下來，面色不由得大變。

雷霆大笑道：「好，再接！」雙拳同時連環擊前去。

高雄接一拳，叫一聲：「大爺——」再接一拳，又一聲：「好漢——」

雷霆道：「叫什麼也沒用的了。」雙拳又連環擊出，拳頭都是雷霆萬鈞之勢。

高雄再接三拳，身形一轉，大嚷道：「常兄，常公子——」才嚷得兩聲，後頭已然給雷霆一把揪住。

雷霆笑接道：「就是他給你求情，老

子也不會答應。」

高雄悶哼聲中，揮拳反擊，雷霆的拳頭却已在等着，接連三拳都將之撞回去，高雄一面叫痛一面揮手，突然倒踢一脚，疾踢雷霆胯下。雷霆笑語聲立時一頓，與之同時半身一轉，以右脚擋住了高雄那一脚倒踢。

「果然是一個卑鄙小人！」這句話出口，雷霆在高雄身上最少打了七拳。

高雄怪叫連聲，往前一撲，裂帛一聲，後背衣衫迸裂，終於脫出雷霆掌握，拔步方要奔前，雷霆一脚又已踢到。

這一脚將他踢得打了一個旋子，撞在一株樹幹上，雷霆接撲前，一連三拳，只擊得高雄一個身子蝦米般弓起來，雷霆霹靂接一聲暴喝，再一拳擊下。

高雄半身方一挺，又給這一拳擊回，撞在樹幹上，樹幹一斷為二，高雄的身子隨亦倒飛出去。

雷霆收拳，不屑的一聲：「該死。」

高雄的身子飛出了丈外才倒下，頭一仰，一口鮮血噴出，身子接一硬一直終於氣絕身亡。

雷霆連看也懶再看一眼，追向常護花離開的方向。

×　×　×

常護花追到了懸崖那邊，已看見司馬縱橫手抓鐵甲，飛攀向那邊峽道的岩壁。

他毫不猶疑的追了下去，以他的身手，這面懸崖當然難不到他。

司馬縱橫偶然回頭望一眼，身形更迅速，上了岩壁，繼續前掠一直到了鬼門關那面巨岩上才停下。

那面巨岩筆直如削，立在邊緣往下望去，司馬縱橫亦不禁有點心寒，却只是稍停便飛身往下跳落。

他的身形半空中一翻，一個筋斗，再一翻，又是一個，到了第四個筋斗翻過，終於落在沙洲夾着的水道上，一時水花四濺。

四個筋斗卸掉了大部份的衝力，雖然由那麼高跳下，就算不是掉進水裏，落在沙洲上，他亦未必會受傷，可是他仍然掉進水裏，以防萬一，這不是他胆小，只是謹愼。

他必須讓自己的身心甚至任何部位都在最佳的狀態中。

萬事俱備，這要緊關頭，他實在不希望出錯。

從那裏冒出來，他隨即躍向前面的沙洲，以他對奇門遁甲的熟識，除非還沒有看出是那一種排列，否則從那兒作起點，對他來說也是一樣。

常護花追到巨岩邊緣，居高臨下，所有的沙洲盡在眼中，也看見司馬縱橫在沙洲中穿插。

那看來實在有些好笑，司馬縱橫就像個傻瓜，放着直路不走，不住的左繞右繞，也不知走了多少寃枉路。

常護花却笑不出來，他並非白痴，又怎會忘記這些沙洲是依反九宮八卦排列，必須依照一定的路綫才能走得出去。

梅娘送他進來的時候雖然已清楚告訴他是反九宮八卦，沿途他也已小心，到底不能够完全掌握得住，尤其是這個時候，更容易出錯。

一出錯難免就在沙洲中團團打轉，還是不免要讓司馬縱橫離開。

只看司馬縱橫行動的迅速，常護花便知道司馬縱橫對奇門遁甲方面有研究，他若是也差不多，還可以追下去，但他對於奇門遁甲的認識却是不多。

所以他只有留在巨岩之上。

雷霆很快便追到來，到了常護花的身旁，劈頭一句便是：「人呢？」

常護花手一指，雷霆也只是看一眼，雙眉便皺起來。

常護花接道：「這個人顯然精通奇門遁甲之術。」

雷霆搖頭。「老子可是一竅不通，你呢？」

常護花苦笑道：「懂得不多，除非能够追貼，寸步不離……」

雷霆道：「不能够就只好呆在這兒了。」一頓接笑道：「這門子學問實在痲煩得很，用的機會也不多，老子一些興趣也沒有，你要是寄望我帶你追上去，非失望不可。」

常護花道：「晚輩摸索着費些時間應該可以找得到正確出路。」

雷霆道：「你以為司馬縱橫會等你追到去？」

常護花道：「他是不會的，離開了這裏他一定會趕赴皇城採取行動，若是我所料不差，在路上說不定還會吩咐手下設置陷阱埋伏，阻撓我進去。」

雷霆點了點頭道：「換是我也會這樣做的。」

常護花道：「晚輩非要追去不可。」

雷霆問道：「你不是現在就要追下去吧？」

常護花說道：「勞煩老前輩回去說一聲。」

雷霆一拍常護花肩膀，大笑道：「好漢子，可是老子還是反對你這個行動。」

常護花道：「老前輩有所不知。」

「老子有什麼不知的。」雷霆搖頭，「你這樣摸索離開，走出這個沙洲已經需要一段時間，沙洲之外是大江，沒有船隻你如何離開，也許你的水性很好，但上到岸氣力已經消耗得差不多，如何應付突來的暗算，還有那什麼陷阱？」

常護花道：「不過……」

「不錯，要乘坐小舟木排離開，必須等到明天黃昏鬼門關水位下降，而且在路上也一樣會遇上司馬縱橫手下的阻止暗算，但我們不一定要走這條路。」

常護花一怔，道：「前輩是說這兒另外還有出路？」

雷霆道：「這是本宮最大的秘密，但相信，宮主一定會毫不猶疑，答應帮你這個忙。」

常護花興奮地道：「晚輩這就去求宮主。」

「你這個年青人可眞够衝勁啊。」雷霆大笑着轉身奔出。

常護花亦步亦趨，雖然明知道急不來，也還是不由急起來。

以司馬縱橫的武功再穿上那襲鐵甲無疑如虎添翼，也足以硬拚金剛卜巨，毒神給他的那一份解藥，毒性強烈如七絕追魂散也能够化解，「千手無情」唐百川的毒

藥暗器當然亦起不了作用，如此司馬縱橫要刺殺皇帝，應該也沒有多大困難。

九王爺若是同時採取行動，皇帝的處境就更加危險，常護花又怎能够不着急？

× × ×

宮主果然沒有拒絕常護花的要求，一口便答應下來。接道：「那是一條地下水道，就在宮殿之下，只是出口也有一個漩渦。」

常護花吃驚的忙問：「也是要等到黃昏才能够經過？」

宮主搖頭道：「等是要等，却只需等到明天辰時便可以。」

常護花鬆一口氣，說道：「那只是遲上半天，只要晚輩日夜趕路，應該可以趕及。」

宮主道：「那邊出口不遠就是東昌府，由東昌府到皇城，路途應該更接近。」

常護花道：「那是一條捷徑，可以省回半天時間。」

毒神一旁插口道：「你不是已經飛鴿傳書通知龍飛等人小心防備？」

常護花道：「只怕九王爺同時採取行動，這個人的實力如何，我們仍然不太清楚。」

宮主道：「龍飛也是個非常小心謹愼的人，一定會有一個妥善的應付辦法。」

常護花道：「晚輩不趕回去看看，總是放心不下。」

毒神忽然道：「我與門下弟子看能否助你一臂之力。」

常護花詫異的望着毒神，實在奇怪毒神會有這個主意。

毒神笑笑道：「我兒子的死，司馬縱橫要負最大的責任，這筆帳本就該算清楚，而且這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常護花長揖到地，毒神揮手阻止道：「這是國家大事，大家都明白，你又如何必來謝我？」

各人雖然看不到毒神的表情，亦不難從他的語聲，聽到他的誠意。

依依坐在毒神旁邊，並沒有表示意見，間中有意無意看看雙雙，也沒有流露什麼的表情。

雙雙一直垂着頭，這時候才仰首道：「媽媽，女兒也走一趟。」

宮主目光一轉，一笑，道：「好的，你們兩口子也該多親近。」

雙雙又將頭垂下，一面道：「媽媽又拿女兒來開玩笑了。」

宮主轉顧雷霆，道：「你帶十二個鐵甲衞士也去走一趟。」

雷霆道：「皇帝左右除了千手無情康老兒，還有一個金剛卜巨，有十二個鐵甲衞士交給雙雙帶去已經可以了。」

宮主道：「你不是要見卜巨？」

雷霆又搖頭。「大家都已經一把年紀，還爭個什麼武功高低？」

宮主點頭微笑，道：「很好，去皇城的人已經足够，這裏也需要修整一番，沒有你在這兒，也是麻煩。」

雷霆轉顧各人，大笑道：「老子不去，其實也還是担心見到了那金剛卜巨，到底忍不住，要跟他一拚。」

常護花應道：「卜老前輩的火氣事實仍然很重，老前輩便是讓着他，說不定他仍然要挑起這一戰。」

雷霆道：「那個老小子脾氣原就比老子要壞，但心地倒是不錯。」

宮主目注雙雙，道：「雙雙路上可不要使性子，要護花爲難。」

雙雙不依的道：「女兒豈是這種不知輕重的人？」

宮主笑顧常護花道：「我這個女兒交給你了。」

常護花恭恭敬敬的道：「晚輩一定會好好的照顧她，事了之後再與她回來侍候你老人家。」

「很好，」宮主又一笑。

這笑臉之後的哀愁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够瞧出來？

× × ×

夜已深，常護花亦已入睡，過了今夜他能睡的時間大概已不多，所以他必須要有足够的睡眠，這也是宮主的意思。

可是，房門給推開的刹那他還是立即醒覺，他的內功好，又經過嚴格的訓練，警覺性比一般人高很多。

推門進來的是雙雙，披着一襲白綾寢衣，飄然入了房間，反手將房門掩上。

常護花方要坐起來，雙雙那襲白綾寢衣已脫落，那之下，是一個完全赤裸的胴體，幽然生輝，腰是那麼纖細，胸膛是那麼高挺，小腿又是那麼渾圓，黑暗中雖然看得不大清楚，却更加誘惑。

常護花目定口呆，不由坐起身子，脫口叫了一聲：「雙雙——」

雙雙「嚶嚀」應一聲，赤裸的身子投進常護花懷中，櫻唇顫抖着，幽然吐出了「愛我」兩字。

常護花不由自主抱住雙雙，他到底是一個很正常的年青人。

× × ×

天終於亮了，常護花從睡夢中醒來，雙雙仍然睡在他懷中，赤裸的身子也在晨光中更加誘惑。

她的眼睫凝着淚珠，神態看來却是那麼的安靜，常護花看着她那嬌紅的臉頰，心頭又是一陣傷感。

懷中這個女孩子現在已貞的變成了他的妻子，這一份感情難道完全是出於憐憫嗎？

冷風吹透窗紗，雙雙的身子微微的顫抖一下，常護花下意識將被子拉高一些。

雙雙的眼睫即時一動，兩顆淚珠順腮滾下來，落在常護花的胸膛上，她隨着張開眼睛，看着常護花，輕聲道：「你醒來了？」

她的眼睛一片晶瑩，彷彿抹上了一重淚水，常護花伸手輕撫她的臉頰，道：「還早呢，你怎不再睡睡？」

雙雙搖頭，臉頰隨而緊貼着常護花的胸膛，忽然問：「你沒有生氣？」

常護花一怔。「爲甚麼生氣？」

「好像我這樣放肆的女孩子，媽媽竟要強迫你娶做妻子。」

常護花一笑。「怎麼這樣說？」

雙雙問道：「我難道不是沒規沒矩的嗎？」

常護花道：「我們是夫妻。」

雙雙道：「還未成事實哪。」

常護花笑笑。「這還不成那才成？」

雙雙伸手輕摟常護花。「你壞！」

常護花將雙雙抱緊了一些。「難道你還會後悔？」

雙雙搖頭，忽又問：「你貞的喜歡我，貞的要娶我做妻子？」

常護花道：「當然貞的了，這還會假的？」

雙雙道：「可是我們認識了才……」

常護花截道：「你不相信一見鍾情這種事？」

雙雙說道：「多看一眼我以爲總是好的。」

常護花詫異問：「原來你還沒有看清楚我？」接捧着雙雙的臉頰，目注雙雙。四目交投，雙雙的俏臉不由紅起來，輕啐道：「看你啊，輕輕挑挑的，沒正經的。」

常護花笑道：「這不是夫妻之間說的話。」隨即吻下去。

雙雙稍爲掙扎了一下，還是迎上去，眼淚忽然流下來。

「怎麼流淚了？」常護花有些詫異。

雙雙流着淚笑應：「高興嘛。」半身一縮，又埋首常護花胸膛。

她的眼淚繼續流下，常護花一面撫着她的秀髮一面問：「不是有什麼心事？」

雙雙道：「我在想，你現在對我這樣好，將來會不會改變？」

常護花還未回答，雙雙話已經接上，道：「我這其實是想得太遠了，從來沒有人像你對我這樣好，這還不足够，是不是太貪心了。」

常護花搖頭。「這些話也不像是妻子對丈夫說的。」

雙雙反問：「那怎樣的話才像是？」

常護花沉吟着道：「我也不清楚，你以爲我這是第幾次娶妻？」

雙雙道：「你說你這是第幾次？」

常護花道：「第一次。」

雙雙道：「什麼時候你看上，或者是我看上了，再給你娶一個。」

常護花笑道：「那有你這樣的妻子，要將丈夫分讓給別人。」

雙雙道：「我是担心不能够侍候你多久，要是我死了……」

常護花截道：「新婚第一天怎麼說這種話，我們還是想想如何向媽媽請安。」

雙雙微嗔道：「你要是敢說一句，看我以後理睬你不，什麼新婚不新婚的！」

常護花嘟喃道：「壞在我們今天就要動身離開，你說我多笨，怎麼知道要離開了，昨天不叫媽媽立即替我們完婚。」

雙雙說道：「媽媽可不知你這樣急性子。」

常護花道：「我若是提出來她一定不會反對，好像我這樣好的女婿，難道不怕跑掉了？」

雙雙「噗哧」一笑，忽又問：「你是不是覺得我這樣子……」

常護花又截道：「你知道我昨夜爲什麼那麼早就睡着？」

雙雙道：「當然是爲了養足精神，好得今天趕赴皇城去救駕。」

常護花搖頭。「養足精神是不錯，主要却是準備去找你。」

雙雙詫異道：「找我幹什麼？」

常護花只是笑，笑得的確就像是一個賊，雙雙抬眼一看，粉臉不由又紅起來，舉起小拳頭便準備捶去，常護花突然道：「才天亮哦。」

雙雙愕然道：「怎樣了？」

常護花說道：「我是說我們還有足够的時間。」隨即附耳在雙雙耳邊說了一句話。

雙雙的臉一刹那更紅，常護花隨又將她擁緊。

× × ×

辰前一刻，宮主將各人送出了宮殿，一再吩咐常護花：「你得要小心愛護我的女兒。」

常護花連連點頭，連聲道：「媽媽放心！」乘着各人不在意，向雙雙眨了眨眼睛。

雙雙帶嗔在常護花臂上擰了一下，宮主即時又道：「雙雙若是使性子，欺負你，你也不妨告訴我。」

常護花方待應話，雙雙已一聲：「他敢？」

「不敢不敢！」常護花一叠聲，同時搖頭。

宮主看着他們。「其實，兩口子最要緊相敬如賓，和和氣氣。」

雙雙的臉龐羞紅起來，陽光下紅得異常觸目。

常護花看在眼內，面上雖然在笑，心底却在歎息，那邊毒神目光亦轉來，一瞥又轉了過去，旁邊依依亦看着雙雙，眼中已沒有敵意，她當然看出，雙雙雖然是神采飛揚，却無疑有如黃昏落日，迴光返照，儘管瑰麗，已不能够持續多久。

再看常護花，依依不由有一種要流淚的感覺，無論如何，她到底也有過一段很快樂的日子，總比雙雙要幸福。

也就在珍重聲中，一行人離開了這座神秘的宮殿。

× × ×

九王府。

夜已深，九王府書齋一帶仍然燈火通明，照耀得光如白晝，成羣的侍衞往回巡視，經過常護花的偷進，王府的防衞措施，顯然已加强了很多。

通往書齋水池那一條水道亦加了多道鐵柵，也所以，九王爺坐在書齋內，又重新有了常護花偷進來之前那種安全感。

所以他笑得那麼的開心，這當然還因爲司馬縱橫的回來。

司馬縱橫現在就坐在九王爺座下，一面笑容，笑聲也一樣充滿了歡樂，在他身前的長几上，就放着那襲鐵甲，燈光下寒光閃亮。

在司馬縱橫離開這裏，趕赴五毒谷之前，他們其實已經有了一個詳細的計劃，而且已經作好了準備，以便必要時能够迅速配合。

雖然趕了那麼遠的路，司馬縱橫仍然神采飛揚，這主要是因爲他走了水路。

也只有走水路才能够在途中安然入睡，得到充份的休息。

「他們即使也是走水路，便慢不上半天，三四個時辰應該沒有問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足够的了。」司馬縱橫的語氣充滿信心。

九王爺含笑點頭。「常護花這個小子智勇雙全，有他在龍飛身旁，多少的確總有點麻煩。」

司馬縱橫道：「若是他還帶來那些鐵甲人，麻煩就更大，所以我們必須速戰速決，但只要宰掉那個昏君，控制了皇城，一切便迎刄而解。」

九王爺道：「該準備的都巳準備好了，只是你一路舟車勞頓……」

司馬縱橫道：「屬下一路上巳經休息得很足够。」

九王爺道：「既然如此，我們這便由地道離開這裏，會合宮殿附近那邊二十七座莊院的武士負夜攻進去。」

司馬縱橫道：「他們是否都巳經準備妥當，隨時都可以動身？」

九王爺點頭道：「我巳經吩咐過他們準備隨時出擊，方才命令發出去，到我們過去，一切相信都巳經準備妥當。」

司馬縱橫道：「這裏的人又如何？」

九王爺道：「在約定時間降臨之前，他們會離開這裏，分由四門出動，引開龍飛所屬的注意。」

司馬縱橫道：「龍飛只怕未必會上這個當。」

九王爺笑笑。「由王府出去的雖然不多，但他們離開王府之後，便會與我們留在附近的人會合，作出要襲擊各城門的樣子，到時候不由龍飛不緊張，不派人前去接應的了。」

司馬縱橫道：「我們派去城門的人是否依照原定的計劃，在我們動手同時攻擊城門守衛，截斷龍飛的外援？」

九王爺目注司馬縱橫，道：「本王並不是一個隨便改變主意的人，若是有甚麼改變，事前也一定與你商量一下。」

司馬縱橫忙說道：「屬下的意思其實是……」

九王爺道：「你的心情並不難明白，本王的心情，你也該知道。」

司馬縱橫道：「這是最後的，也是決定性的一戰，屬下難免有些緊張。」

九王爺道：「在龍飛的府邸周圍，我們亦有人準備侍候，雖然未必能够阻止得住他們多久，但多一刻對我們來說都是好的。」

司馬縱橫接問道：「龍飛是否仍在府邸內？」

九王爺搖頭。「不清楚，經過鐵甲人的襲擊，安樂王府外更加禁衞森嚴，我們的人很難接近去，而安樂王府每天出入的轎子，我們亦很難弄清楚到底坐的是甚麼人了。」

司馬縱橫道：「可惜我們不知道龍飛對這件事知道了多少。」

九王爺道：「鐵甲與毒神的解藥你都巳得到手了，還有甚麼顧慮？」

司馬縱橫長身而起，道：「沒有，只是能够知道多一些，總是好的。」

九王爺笑道：「若是連你也沒有信心，本王得要取消這一次的行動了。」

司馬縱橫大笑。「若是沒有信心，屬下非獨不敢要王爺冒這個險，甚至連皇城相信也不敢再踏進半步。」

九王爺亦大笑。「你的確就是這種人。」隨即振衣而起。「天絕地滅卜巨唐百川由你來對付，那個狗皇帝龍飛，本王一支劍應該足够有餘。」

若是連這一點信心也沒有的話，這一位九王爺，只怕也沒有如此這般的雄心壯志。

× × ×

夜更深。

禁宮內燈火明亮，光如白晝，皇極殿尤其輝煌，皇帝也正就高坐在殿正中龍墩上，左右侍候着天絕地滅「千手無情」唐百川「金剛」卜巨。

陛下周圍拱衞着三重千中選一，忠肝赤胆，絕對可靠，絕對值得信任的侍衞。

龍飛在皇極殿外雙龍石階之上，左是香芸、長風等他的義子女，一個個全都換上錦衣，英姿勃勃。

那麼「玉骨銷魂」巳打開，龍飛摺扇輕搖，看來仍然是那麼從容。

消息一道又一道送到雙龍石階下。

——天地會與九王爺所屬巳經攻進午門！

這是最後一道，消息才送到，天地會與九王爺所屬，經巳由兩旁朝房當中殺進去。

兩列朝房所有的門窗戶隨即盡開，朝戶的屋脊亦冒出了好些弓箭手，弩箭飛蝗般從中射出。

天地會與九王爺所屬俱都預備了籐牌，雖然猝不提防，給射倒了不少人，無數籐牌很快便堵住了那些窗門戶，接着衝進來的更就將籐牌佈成了一個方陣，擁着當中的九王爺司馬縱橫還有幾個高手繼續殺奔前去。

過了朝房，大羣武士立即左右殺出，天地會與九王爺所屬亦立即左右迎上，又展開了一場血戰。

司馬縱橫九王爺繼續前行，後面緊跟着還有幾個高手與大羣屬下，他們的目的在攻進皇極殿，在擊殺皇帝。

司馬縱橫走在最前，一身鐵甲，行走間「錚錚」作响，氣勢迫人。

龍飛一直若無其事，可是看到了這個鐵甲人，手中玉骨摺扇仍然不由「刷」地合起來。

「站着——」他摺扇一指，暴喝，聲威驚人。

司馬縱橫應聲停步，後面九王爺一步躍上，大笑道：「龍飛，帶你的人離開，本王放你們一條生路，不予追究。」

龍飛斷喝道：「老九，這個時候你難道不知道悔改？」

九王爺揮手。「這一帶都巳在本王所屬控制下，本王只知道將昏君擊殺，其他人便會立即歸附，全城兵馬亦必會抛下武器，向本王俯首稱臣。」

龍飛冷然道：「有這麼容易？」

九王爺仰天大笑。「本王現在巳經在皇極殿外，取昏君人頭指顧之間。」

龍飛語聲更冷酷。「你現在改變主意，仍然來得及。」

九王爺大笑道：「你若是害怕，大可以投降，何必多說話？」

司馬縱橫一旁接口道：「王爺，此時此地，不宜多說話。」

龍飛目光一轉：「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應聲道：「龍飛，我們到底

面對面……」

龍飛搖頭道：「到底你還是藏頭縮尾，見不得人！」

司馬縱橫大笑道：「龍飛，你目的若是要我脫下這襲鐵甲，可是妄想。」

龍飛道：「你若是以爲有這襲鐵甲便可以橫行無忌，可就太天眞了……」

司馬縱橫道：「到底如何，很快便有一個明白，上——」一聲斷喝，他當先撲前去。

龍飛身旁，長風僧一聲長嘯，凌空撲下，迎着司馬縱橫，手中一柄鬼頭刀夾着雷霆萬鈞之勢疾劈！

他甚少用兵器，就是用也不會用這種重兵器，這一次，絕無疑問目的又是在應付這襲鐵甲。

司馬縱橫不敢硬挨這一刀，他穿上這襲鐵甲，目的並不是在應付長風僧等的兵器，而是在卜巨，唐百川。

他也沒有招架，只是旁邊一閃，長風僧第二刀還未斬出，九王爺後面的一個高手一對雷神鞭巳然搶進，迎住那柄鬼頭刀，與他展開了惡鬥。

龍飛其餘的義子女相繼撲出，目標都是在司馬縱橫，九王爺方面卻早巳算準了有此一着，高手盡出，截下了龍飛的義子女。司馬縱橫的面前也就只擋着一個龍飛了。

龍飛玉骨銷魂交左手，右手拔劍，一柄古劍，也絕無疑問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司馬縱橫一看那柄劍的形式，巳知道厲害，腰間的一柄緬刀立即在手，迎向龍飛的劍。

刀劍相交，「錚」的一聲，刀鋒出現了一個缺口，龍飛精神大振劍勢更狂勁。

司馬縱橫再擋三刀，「嗆」的一聲，那柄緬刀斷成兩截。

龍飛的劍却也砍不了下去，九王爺的劍巳然將他的劍截下來，那絕無疑問也是一柄寶劍，硬碰龍飛的寶劍，絲毫損缺也沒有。

司馬縱橫沒有與九王爺聯手，這邊九王爺將龍飛的劍截下，那邊他巳經衝進皇極殿，數十個天地會與九王爺所屬緊跟着衝進去。

龍飛要阻止，可是九王爺的劍却將他緊緊的纏着。

「老九，你——」龍飛怒極。

九王爺大笑截道：「卜巨唐百川絕對阻止不了司馬縱橫，昏君一死，你這邊的人還不作鳥獸散？」

龍飛冷笑道：「我們就是戰至最後一人，也不會退縮。」

九王爺道：「這個還不簡單，我們乾脆將你們殺光就是了。」

說話間，兩人的劍並勢沒有停下，反而更激烈，更多天地會與九王爺所屬衝進皇極殿，在殿外的侍衞與龍飛的義子女反而被擋在兩旁。

這當然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天地會與九王爺所屬的精銳拚命纏在龍飛的精銳，讓司馬縱橫有足够的時間，專心解決卜巨唐百川，再擊殺皇帝。

龍飛的義子女與所屬精銳實力雖然在天地會九王爺所屬之上，但要將之消滅，却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够做到的事情。

他們所爭取的也就是這一時半刻，也當然，是因爲他們絕對相信，司馬縱橫一定能够在這段時間之內將皇帝擊殺，而好像他們這種人，在司馬縱橫沒有足够的實力表現之前，可以肯定是絕不會冒這個險，孤注一擲，突襲禁宮。

也所以，在龍飛他們現在的感覺，簡直就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出手前所未有的凌厲，大都激起了那股原始的獸性。

這一戰自是慘烈。

龍飛的劍勢由淩厲而瘋狂，開始將九王爺迫得步步後退，九王爺反而大笑不絕！也就在這個時候，午門那邊突然又起了一陣騷動，九王爺與天地會所屬一下崩潰，向這邊倒退過來。

一羣人接從午門衝進，以毒神常護花雙雙依依爲首，雙雙全身鐵甲，在她的後面緊跟着十二個鐵甲人，然後就是五毒門的弟子！

鐵甲人刀槍不入，一下便將天地會與九王爺的所屬衝散，五毒門弟子暗器盡出，亦發揮了極大的殺傷力，毒神這個五毒門之首更就不用說，擋者披靡！

在九王爺與天地會所屬的眼中，因爲有司馬縱橫身穿鐵甲的印象在先，難免有一種錯覺，以爲來的鐵甲人都是自己方面的人，到發覺不是，立時就不知所措，不戰自亂！

龍飛方面也一陣錯愕，但隨即爆出一陣歡呼，士氣自爲之大振！

香芸那邊看見，脫口大叫道：「常大哥——」

常護花目光一轉，忙問道：「司馬縱橫在那兒？」

香芸道：「巳衝進殿內！」

常護花面色一變，人劍凌空，飛虹般射前去，毒神依依雙雙一齊衝上，以暗器替他開路，雙雙緊接向前疾衝了過去。

天地會與九王爺所屬全都紅巾抹額，他們也根本不用担心會錯殺自己人。

三四個高手左右上前要阻擋，可是又怎敵得住毒神的暗器，雙雙的鐵拳，常護花的劍？

× × ×

司馬縱橫一入皇極殿，一羣侍衞便向他殺來，所用的都是狼牙棒、開山斧、鬼頭刀之類的重兵器。

龍飛絕無疑問是一個很小心的人，巳考慮到每一種可能變化，作好準備，但沒有深厚的內力，便是重兵器，也難以發揮開碑裂石的威力！

司馬縱橫根本就不將這些人放在眼內，硬封硬架，也硬闖前去。

天地會與九王爺所屬很快衝進，將那些侍衞擋在側旁，司馬縱橫長驅直進。

皇帝看着司馬縱橫衝來，面無懼色，在他左側的卜巨不等司馬縱橫衝到陛下，斷喝道：「狂徒止步！」

司馬縱橫沒有止步，唐百川的暗器也即時向他射來，又急又密，也不知有多少種，但一些作用也沒有，射上鐵甲，紛紛濺開。

「唐老兒，你還有什麼暗器儘管用出來。」司馬縱橫得意之極，縱聲狂笑。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皋·文
黃耀基·圖

虎林飄香

前文提要： 孟津的武林大會，不是友好的交流經驗，而是用擂台陣較技，互相鬥殺，結果邪不能勝正，沈振山想以多取勝，又被金大先生的霹靂神雷彈丸打得血肉橫飛，季伯玉領着四門派離開現場，這次武林大會，神龍帮的幕後人物如風雷婆婆和兩名弟子沒有露面，大家分手回去看看有沒有出所料，路遇龍威來報仇，沈芳兒被竹鳳擄去，她叫季伯玉單獨約會，季伯玉不能不依從，路上巧遇古大牛甜娘子夫婦，一齊去找尋竹鳳，眞是「情仇未了再牽連，恩怨難分息惘然」，心情實在難受……

飄香館落成　豪俠歸虎林

季伯玉剛剛彎身叩首，一股勁風忽然襲向他的脅門，他來不及作任何反應，便已爲人所制。

是佈局的巧妙？還是他太大意了？

不管是甚麼原因，他中了別的道兒是不會錯的，接着他又被人點了幾指，武功被封閉了，行動却不碍事。

他沒有立即起來，暗中一提眞氣，想衝開穴道再說。

但眞氣渙散，竟然半點也提不起來。

敢情賊人是雙管齊下，先讓他中毒，再封着他的武功。

這也不要緊，他帶有可解天下任何奇毒的靈丹，這點毒力還難他不倒。

於是他藉彎着身子作掩護，將手向百寶囊伸去。

不過他這項動作並未瞞過別人，身後一緊竟然被人抓了起來，同時叭的一聲，百寶囊被人一把奪了過去。

現在是一點指望都沒有了，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除了聽憑別人的宰割，他連逃走的能力都沒有。

待抓着他的那隻手鬆開，他才有機會扭頭瞧看。

那是一個鬢髮斑白的老人，尖嘴猴腮，面如鍋底，論長相，要怎麼難看有怎麼難看，但却神氣活現，一副洋洋自得的神色。

季伯玉哼了一聲道：「好高明，可惜只是一些偷鷄摸狗的手法下流了一點！」

白髮老者面色一變道：「住口，你知道老夫是誰？」

季伯玉冷冷道：「江湖上像閣下這樣的人並不多見，定然是一個大大有名的人物，說說看，下次在下也好防着一點。」

白髮老者嘿嘿一笑道：「你認爲還有下次？別做夢了，姓季的，如果不是三帮主一再交待，衝撞絕戶掌寇寥，你就死有餘辜！」

季伯玉原本不知絕戶掌寇寥，也不知道三帮主是誰，他却故意啊了一聲道：「你就是絕戶掌寇寥？聽人說閣下是一號人

物，如今一見，不由使人興起見面不如聞名之感，莫非你是冒充的？」

絕戶掌寇寥叱喝道：「小子，你別跟老夫信口雌黃，誰敢冒充老夫！」

季伯玉道：「這你不能怨我，據江湖傳說絕戶掌寇寥是一位前輩高人，也是一塊金字招牌，一生行道江湖，全憑實力取勝，但閣下……」

絕戶掌寇寥不容許他再說下去，忽然向門外招呼道：「老夫先走一步，人交給妳們了。」

身形一幌，便已踪影全無，兩名綠衣姑娘同時步入廟內，雙雙檢衽一禮道：「翠華，曼華見過公子。」

季伯玉冷冷道：「不敢當，季某是階下之囚，兩位姑娘不必多禮，竹鳳呢？她爲甚麼不來？」

翠華道：「三帮主有事正忙着，特命小婢二人前來迎接公子，馬匹在門外，公子請。」

季伯玉這才恍然大悟，適才絕戶掌寇寥所說的三帮主，原來就是竹鳳。

他本想問絕戶掌寇寥是否也是竹鳳派來迎接他的，但他不願跟兩名丫頭囉嗦，逕自邁步向門外走去。

門外拴着三匹駿馬，曼華奔前幾步，牽過來一匹道：「公子請上馬。」

季伯玉身中奇毒，穴道受制，不得不聽她們的。

翠華策馬先行，季伯玉隨在她的身後，走在最後的是曼華。

他們先向南走，再轉東向，走了大半天還在四無人烟的荒野之上。

季伯玉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目的地在何處，反正俯仰由人，他也懶得過問。

此時在一塊田隴之間，發現幾間低矮的農舍，翠華一帶馬頭，逕向農舍之前奔去。

季伯玉神色一怔，暗忖：「這是做甚麼？莫非她想歇息一下？」

及到達農舍前的稻場之上，三名身着勁裝的大漢忽然由屋裏奔去。

翠華躍下坐騎，回顧季伯玉道：「下馬吧，公子，咱們到了。」

季伯玉雖是有點詫異，並沒有開口詢問，下馬之後由勁裝大漢接去馬匹，雙華姐妹擁着他逕向屋內奔去。

草堂設備簡陋，除了桌櫈就是農耕用具，堂上正有一對五十多歲的農家夫婦在低頭工作，季伯玉等進入草堂，他們連頭都沒有抬一下。

這是一間十分普通的農家，任何人都不會對它產生懷疑，更想不到堂堂神龍帮的三帮主居然會住在這兒。

翠華領頭穿過草堂，走到一間頗爲寬大的厨房之內，厨房裏有三個土灶，她伸手向靠裏較大的土灶摸了一下，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响過，土灶忽然向後移動，現出一個地道的入口。

季伯玉呆了一呆道：「好一個巧妙的設置，神龍帮果然大有能者。」

翠華抿嘴一笑道：「別少見多怪，往後讓你驚奇的還多着呢。」

她說着話巳經拾級而下，季伯玉亦步亦趨的跟她下去。

洞口之內是一條斜斜伸去的階梯，左旋右轉，下降約莫三十多丈，才是一條平直的甬道。

這一路的牆壁之上都裝有發光的寶石，光綫雖是不強，辨識道路倒是可以。

沿甬道前進，經過不少岔路，如非有雙華姐妹引導，季伯玉必然像進了八陣圖，連東西南北都不知道了。

經過半個時辰的奔走，他們才走完甬道，一扇刻着虎頭的朱漆大門，擋着他們的去路。

翠華以纖纖玉指在虎口中第三顆牙齒上一點，那扇朱漆大門立即應指滑開。

門內也是甬道，但却四通八達，而且兩側還有很多房間，可惜季伯玉所瞧到的房間全是關閉着的，使他無法瞧到裏面有些甚麼。

走完這些蛛網似的甬道，又有一扇月洞門阻住去路，門上有兩個閃閃發光的銅環，翠華拉動左面的一隻，月洞門應手呀然而開。

門內是八名懷抱紅纓長槍的黑衣武士，他們瞪着一對發直的目光，對穿行其間的三人像視若無覩一般。

前行不遠是一片花圃，滿佈奇花異卉，芬芳撲鼻而來，只不過格局並不太高，可見此間的主人多半是一個只會享受的俗物。

通過花圃是一片雕樑畫棟的精舍，配合那些奇花異卉，令人感到一種濃厚的富貴氣息。

翠華推開一道虛掩着的雙扉，一片耀眼的彩霞幾乎使季伯玉的雙眼都睜不開來了。

這是華貴的陳設，與珠光寶氣的配合，但在季伯玉看來，更覺得俗不可耐。

此時兩名身着紅衣的垂髫丫環伸手撩起一道珠簾，一股濃冽的香氣便已衝入季伯玉的鼻際。

翠華伸手示意道：「三帮主正在恭候俠駕，公子請進。」

醜媳難免見公婆，他對此地雖然毫無好感，還是舉步走了進去。

這是一間花團錦簇，滿室溫香的深閨，陳設的豪華，雖然是王侯之家也不能跟這兒相比。

一名身披綺羅，花容月貌的少婦，斜倚在一張錦榻之上，兩名長相清秀的少女，正在替她捏背捶腿，做人工按摩。

錦榻的兩側另有八名少女，在靜悄悄的侍候着，有的拿着宮扇，有的抱着拂塵，有的端着香爐，有的捧着茶具。

最使季伯玉不動容的不是這些，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他原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這些排場他幾乎不屑一顧。

那麼能够使他動容的必然是非常之事，或非常之物了。

說來也許使人不信，那只是一個小小的嬰兒罷了。

嬰兒是睡在搖籃裏面，正睡得十分香甜。

他蓋着一床小錦被，小臉像蘋果一般的紅潤，長相可愛以極。

季伯玉向嬰兒深深的瞥了一眼，一股銀鈴般的笑聲，便巳傳入他的耳鼓。

發笑的是錦榻上的少婦，她就是神龍帮的三帮主竹鳳，是她將季伯玉誘來此地

的。

她在錦榻之上向季伯玉招手，同時微微一笑道：「小東西可愛麼？瞧瞧他像不像你？」

季伯玉道：「他是誰的孩子？」

竹鳳緩緩由榻上下來，伸手一掠鬢髮道：「你猜。」

季伯玉搖搖頭道：「我猜不着。」

竹鳳道：「那就慢慢猜吧，反正時間長得很，你只怕餓了，小橘，擺酒。」

小橘就是爲竹鳳捏背的少女，她應了一聲，立即奔出房去，片刻之後，她帶着五六名中年婦女捧來酒菜，但見海陸雜陳，珍饈並列，擺滿了一張大桌子。

小橘在兩隻琥珀杯裏，斟滿了兩杯碧蘿春，然後與另外九名少女，在筵前小心侍候。

竹鳳邀請季伯玉入席，他的確有點餓了，也就不再客套。

待酒至半酣，他忽然劍眉一挑道：「鳳兒……」

竹鳳道：「什麼事？玉哥哥。」

季伯玉道：「沈芳兒呢？妳把她怎樣了？」

竹鳳道：「你的心上人兒我敢把她怎樣？放心吧，她好得很，來，咱們乾。」

季伯玉道：「不，鳳兒，我已經不勝酒力了，妳叫人把沈芳兒找來，我要瞧瞧她。」

竹鳳道：「可以，但你要陪我先乾了這杯。」

季伯玉道：「好吧。」一仰脖子，他將這杯酒喝了下去。

他原本已有幾分酒意，這一杯喝下去之後他眞的醉了，而且還做了一個綺麗的美夢。

這的確是一個美夢，遊遍巫山十二峯，如何不美？不過夢畢竟是虛幻的，一旦夢醒就只空餘回憶而已。

但，當他醒來之後，他却大爲驚愕。

蘭麝入懷，溫香在抱，它，竟然是眞實的！

這原本沒有甚麼，他與竹鳳之間已有合體之緣，這只是舊夢重溫而已。

然而，他對懷中人却有一股出自內心的厭惡，因而用力將她推開，抓起床前的衣衫，自己穿了起來。

竹鳳沒有攔阻他，只是幽幽一嘆道：「玉哥哥，你竟然如此的恨我？」

季伯玉道：「不錯，我的確恨妳，沈芳兒呢？妳究竟將她怎樣了？」

竹鳳冷冷道：「你爲甚麼恨我？我倒要聽聽你的理由。」

季伯玉道：「讓風雲婆婆使我失去武功，將我棄置山洞而不顧，擄刦無辜的沈芳兒，何況她還懷有身孕，妳的心腸如此狠毒，難道我不該恨妳？」

竹鳳道：「當時本帮有重要之事，我一時分身不開，請託風雲師叔照顧你，只是一時權宜之計，怎麼，我將一生的淸白都交給你了，就算你不滿意我這麼做，這是善意的，你都不能原諒？」

季伯玉道：「好吧這件事過去就算了，我不再怪你，但你必須放掉沈芳兒。」

竹鳳一嘆道：「你念念不忘沈芳兒，玉哥哥，你不覺得你太偏心！」

季伯玉道：「鳳兒，妳應該知道，沈芳兒跟妳不同，她太柔弱了，而且懷有身孕。」

竹鳳撇撇咀道：「物演天競，適者生存，是很自然的發展，她缺乏生存的條件，這能怪誰？」

季伯玉道：「妳這是邪一門子的歪理？須知物演天競也是順乎自然，並不是以強暴加諸他人，照妳這麼一說，豈不變作一個強梁橫行的世界了！」

竹鳳道：「這是見仁見智，各人的想法不同，不管怎樣，我沒有對不起沈芳兒，對你更是情至義盡……」

季伯玉道：「此話怎講？」

他語音未落，一股雄壯的嬰兒啼聲忽然由床頭傳出，竹鳳急忙披衣而起，下床去照顧嬰兒，同時輕咳一聲道：「小玉兒，你爹如此恨娘，咱們母子該怎麼辦？」

季伯玉心頭一震道：「鳳兒，妳在說些甚麼？這孩子究竟是誰的？」

竹鳳哼了一聲道：「他是我的兒子，你是我的丈夫，你說他該是誰的！」

季伯玉原是恨竹鳳的，現在原諒她了，因爲她替他生了兒子。

夫婦之義，父子之情，是人之大倫，也是血肉相連的，竹鳳雖是稍有瑕疵，做丈夫的應該負起匡扶教導的責任。

他走過去抱起嬰兒，在他紅紅的小臉上親了一下，道：「謝謝妳，鳳兒。」

竹鳳嫣然一笑道：「還恨我麼？玉哥哥。」

季伯玉道：「別認眞，鳳兒，我說的只是氣話，不過……」

竹鳳噘着嘴說道：「還是忘不了沈芳兒？」

季伯玉道：「鳳兒，芳兒也懷着我的孩子，妳總不能教妳的丈夫做一個負義的人吧！」

竹鳳道：「好吧，待天亮之後我多派些人去找，你放心，咱們會找到她的。」

季伯玉愕然道：「妳說甚麼？鳳兒，芳兒不是被妳帶走的麼？」

竹鳳道：「是我帶走的，但在梧州附近被人搶走了。」

季伯玉一呆道：「會有這種事，是誰有如此高明的武功，能够從妳的手裏搶走芳兒？」

竹鳳噘着嘴道：「我這點武功算得了甚麼，天下奇材異能之士多得很呢！何況敵人是誰都沒有瞧到，我的三名手下被利箭貫胸而死，他要我放下沈芳兒，我還能不聽他的？」

季伯玉啊了一聲道：「是神箭十三騎？不可能。」

竹鳳道：「這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不是神箭十三騎，誰還有此犀利的箭法？」

季伯玉道：「有，張長弓，我曾經救過他，也許是投桃報李吧。」

竹鳳道：「知道人就好辦了，我明天派人去找張長弓。」

季伯玉點點頭道：「張長弓的陽朔鏢局設在桂林，我寫一封信給張總鏢頭，就可以將芳兒接來了。」

竹鳳立即找來文房四寶讓季伯玉寫信，然後召喚小橘，讓她派人去桂林陽朔鏢局接沈芳兒。

現在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竹鳳將睡着了的小玉兒由季伯玉的手裏接過來，輕輕安放在搖籃之內，然後挽着他雄健的臂膀，兩人又滾倒在床榻之上了。

良久，季伯玉長長一吁道：「鳳兒，我中的毒……」

竹鳳道：「對不起，玉哥哥，絕戶掌寇寥害怕制你不住，才出此下策。」

季伯玉道：「他人呢？請妳向他討取解藥，還有，我的解毒藥物全被他拿走，請一併代我要回來。」

竹鳳啊了一聲道：「糟，他到西北去了，一時還不會回來，這樣吧，玉哥哥，明天你自己開一個處方，我派人替你抓藥，你看可好？」

季伯玉道：「事已至此，也只好這樣了。」

× × ×

這是一個好天色，晴空如洗，萬里一碧，東方已經昇起五色的斑爛的朝霞，應該是旅客上道的時間了。

在楚江鎭的客棧之內，五行門及蓮花庵的門下，正在作出發前的準備，偏偏季伯玉還閉着房門沒有出來。

小蓮覺得有些詫異，忍不住對水飄香道：「小姐，快去瞧瞧嘛，門主爲甚麼還不起來？」

水飄香也覺得有些不對，立即奔向季伯玉的客房。

「啊，二哥……二哥……」

水飄香的驚叫聲引來關侯，沐二先生，及金大先生等，他們發現季伯玉失踪，立即展開全力的搜索。

附近縱橫百里，以及過往的旅客，都是他們搜尋及詢問的對象，結果他們失望了，連半點蛛絲馬跡也尋找不到，這個人到那兒去找？

水飄香在失望之餘，却找出了一綫曙光，她對金大先生道：「前輩，我想二哥失踪的原因只有一個，他必是突然獲得芳妹子的消息……」

金大先生道：「就算是吧，他也該通知咱們一聲。」

水飄香道：「這個麼，也許來不及通知，或是有人以芳妹子的安危威脅他，他投鼠忌器，只得跟着別人走了。」

金大先生一嘆道：「是神龍帮做的必然不會錯的了，但他們王屋山的總壇已經被咱們毀掉，再到那兒去找他們？」

小蓮道：「小婢有個主意……」

水飄香道：「妳有甚麼主意？快說出來。」

小蓮道：「咱們去找依蕙宮主，她會巫術，可能有辦法找到門主。」

關侯道：「這辦法可行，依蕙宮主的師父風雲婆婆，可能知道風雷師徒的藏身之處。」

金大先生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去洗劍宮。」

他們立即沿官道北上，一路曉夜奔馳，這天到達洞庭湖東岸的黃沙街，正是晌午時分。

在鎭上打個尖繼續上路，走出不足五里，一隊人馬忽然攔住他們的去路。

來人是無名島的少島主竹龍，及該島的二弟子祁琛，他們率領着二十名竹鼠，寃家路窄，迎面碰個正着。

洞庭湖的君山是無名島的分壇，這黃沙街自然屬於無名島的勢力範圍之內了。

境內出現大批武林人物，無名島不能不查看一個究竟，想不到竟然是竹龍最爲痛恨的五行門。

此人跟他的父親是一般的狂妄，明知對方人數較多仍然毫不猶疑的攔路挑戰。

「姓季的呢？本少島主要向他討個公道。」

水飄香見是竹龍，就知道今日之事難以和解了，只不過季伯玉與竹鳳之間，恩怨牽連，難解難分，對無名島的措置實在深淺不得。

再說，季伯玉如今下落不明，如果是落在竹鳳手裏，對竹龍就更要容忍了。

因此她雙拳一抱，對金大先生道：「這是五行門與無名島之間的恩怨，晚輩斗胆請黃山不要參與。」

金大先生明白水飄香的顧慮，因而點點頭道：「這般跳樑小醜必然難不到你們，老夫樂得清閒一下。」

待金大先生帶着蓮花庵的女尼退過一邊，水飄香再對關侯及沐二先生道：「請大哥二先生帶着小蓮龍威替小妹掠陣，咱們這些人足可應付了。」

關侯等也依言退了下去，現在只剩下水飄香，商存仁，辛氏兄弟，袁江夫婦，及江淮八義了。

不求傷敵，但求自保，這是水飄香應付無名島的作戰原則，在她一個手勢之下，五行門的十三名高手立即擺出一個武林罕見的「太乙兜天陣法」。

由一歸一，渾然一體，攻必走，守必堅，以太極爲宗，以天地爲法，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天下任何陣法都等而下之了，無名島又能將他們怎樣！

於是水飄香向竹龍抱拳一禮道：「我二哥不在此地，其實寃家宜解不宜結，少島主何必耿耿於懷！」

竹龍哼了一聲道：「季伯玉欺人過甚，你們也不是好東西，他不在算他運氣好，妳麼，嘿嘿，本少島主却饒妳不得！」

他不想講理，也不聽勸說，舉手一揮，師兄弟二人率領二十名竹鼠，向五行門展開一陣狂攻。

竹鼠行動刁鑽，長於攻人下盤，縱使武功强過他們，也時常會栽在他們手裏。

現在他們却遇到尅星了，太乙兜天陣是沒有上下，不辨主從，這就像老鼠咬鋼球，無論牠們如何牙尖齒利，對鋼球一點也奈何不得，只要他們迫近一點，必然會反彈出去，被摔得鼻青臉腫，半晌爬不起來。

竹龍祁琛也沒有例外，弄得灰頭土臉，連邊也摸不着一點。

這是水飄香手下留情，如果她想留下他們，相信自竹龍以下沒有一個能够全身而退。

竹龍不傻，此等情形，他當然明白，只不過羞刀難入鞘，這個台他無法下去而已。

祁琛嘆息一聲道：「師弟，我覺得水姑娘說的不錯，寃家宜解不宜結，何況季伯玉又不在此地，我看今日之事就到此爲止吧。」

竹龍哼了一聲道：「姓水的，今天便宜你們了，請妳轉告季伯玉，他拐走了我的妹妹，必須與無名島作一個了斷，咱們走。」

竹龍等一行退走了，金大先生對水飄香却由衷的讚許道：「處事沉穩，不卑不亢，的確是一個巾幗奇才，我那芳兒要是有妳一半就好了。」

水飄香微微一笑道：「不敢當前輩謬贊，其實芳妹子柔美溫順，具有典型的女子美德，這就是春花不同於秋月，都能博得人們喜愛的道理。」

金大先生哈哈一笑道：「好一張能說善道的小嘴，老夫越來越喜歡妳了，不過，我還要警告妳，竹龍雖然敗走事情並未算完，前面都是無名島的地盤，妳還得多加一份小心！」

水飄香道：「多謝前輩的指示，晚輩會小心的。」

第二天傍晚他們趕到岳陽，待落店晚餐之後，一名青衣姑娘忽然向水飄香奔了過來。

小蓮啊了一聲，起身迎上前去道：「小蠻，妳有事找咱們？」

小蠻道：「是的，小蓮姊，夫人要我來請水姑娘的。」

小蓮雙目圓睜，緊緊盯着小蠻道：「夫人有甚麼事要找水姑娘？」

小蠻撇撇嘴道：「喲，怎麼啦？小蓮姐，妳可是無名島的人，怎麼帮起外人來了？」

小蓮面色一整道：「我原先本是無名島的丫頭，可是竹鳳小姐却將我送人了，這就是做下人的悲哀，我相信妳會懂這些的。」

小蠻道：「我懂，小蓮姐，適才我是跟妳鬧着玩的，希望妳不必放在心上，其實夫人找水姑娘並無惡意，好像為了鳳小姐的事想跟水姑娘商議甚麼。」

小蓮哦了一聲，說道：「夫人現在何處？」

小蠻道：「就在前面不遠的長慶酒樓，只有夫人及二夫人帶着小玲和我。」

小蓮道：「好，咱們就去，帶妳見水姑娘。」

她替小蠻引見，並說明她的來意，水飄香答允了，只向關侯說了一聲，就帶着小蓮直奔長慶樓。

小蠻沒有說錯，在酒樓相候的，的確只有竹后主婢四人。

在酒樓的一角擺有一桌筵席，水飄香雖然已經吃過飯，仍被竹后强拉入席。

待酒過三巡之後，竹后忽然長嘆一聲道：「水姑娘，唉，這些話叫老婆子怎麼說呢？」

水飄香道：「前輩有話儘管說，如有需用晚輩之處，晚輩定當効力。」

竹后道：「鳳兒那孩子被老身寵壞了，她竟然……」

水飄香一怔道：「果眞是鳳妹子擄了沈芳兒，再誘走我二哥！」

竹后愕然道：「水姑娘！你說鳳兒擄了沈芳兒，再誘走季伯玉？」

水飄香道：「是啊，前輩適才說鳳妹子竟然……」

竹后道：「妳誤會了，水姑娘，老身是說鳳兒未經父母的同意，竟然跟了季伯玉，叫老身好生為難，怎麼，她當眞擄走了沈姑娘？」

水飄香道：「是的，她自稱懷有身孕，為家人所不容，因而投奔勾漏山，當時山中只有家母，沈家妹子，及雙將四婢等，家母容她入山居住，次日却發現她與沈家妹子失去踪跡，沈妹子懷孕臨盆在即，因而咱們十分為她担心！」

竹后道：「這眞是家門不幸，叫老身今後拿甚麼臉去見人？水姑娘，適才妳說季伯玉怎樣了？」

水飄香道：「咱們在回山途中，我二哥也忽然失踪，咱們不敢斷言是鳳妹子所為，但此種可能却十分之大。」

竹后道：「不管是不是鳳兒做的，老婆子義不容辭的要弄個水落石出，水姑娘，妳說，要老婆子怎樣帮妳？」

水飄香道：「晚輩有兩點拙見請求前輩。」

竹后道：「好，說，快說。」

水飄香道：「五行門與貴島是友非敵，希望無名島不要再仇視咱們。」

竹后道：「好，這件事老婆子會辦好的，還有呢？」

水飄香說道：「咱們如若一旦找到鳳妹子的踪跡，希望前輩能够帮助咱們勸勸她。」

竹后道：「這是老婆子應該做的，到時候妳派一個人通知一聲就是。」

水飄香道：「多謝前輩。」

竹姬道：「小蓮，妳是小姐的貼身丫頭，為甚麼棄小姐於不顧？」

小蓮道：「二夫人言重了，小蓮怎敢如此大胆，當時小姐原是去勾漏山找季公子的，但不幸被毒蕖所傷，半邊面頰變作青藍之色，小姐就不肯去勾漏山了，所幸咱們找到一個有人居住過的山洞，小姐硬逼着小婢去找季公子，並要小婢今後就侍候公子不要再回來了……」

竹姬哼了一聲道：「妳就放心將她一個人丟在山洞之內？」

小蓮道：「小婢原是不肯走的，怎奈拗不過小姐的命令，再說季公子善解百毒，為了醫治小姐的毒傷，小婢不得不去找季公子。」

竹姬道：「小姐的毒傷治好了麼？」

小蓮道：「治好了，但咱們趕回山洞却沒有找到小姐，只瞧到留下的幾句話，說是跟師父習藝去了，後來咱們路遇伏兵，正在跟敵人搏殺之際，她却現身將季公子引走……」

竹后道：「水姑娘，小蓮雖是跟妳很久了，老婆子還得多了一句話，正式宣佈將她送給妳，妳不會嫌老婆子是畫蛇添足吧？」

水飄香道：「多謝前輩慨贈愛婢，晚輩感激不盡。」

竹后一嘆道：「鳳兒曾經託人來要去小蠻小玲，不久她又遣回兩個丫頭，此後就音訊全無了，但不知她到底拜誰做她的師父？」

水飄香道：「風雷婆婆。」

竹后愕然道：「此話當眞？」

水飄香道：「是眞的，她是風雷婆婆的第三弟子，大弟子是一個黑衣蒙面人，

二弟子就是沈振山。」

竹后痛心疾首的長嘆一聲道：「這孩子太使我失望了，她竟然入了魔道！」

小蓮道：「夫人不能責怪小姐，當時是形勢所迫，據小婢猜想，小姐居住的山洞，可能就是風雷婆婆隱居之處，她回洞發現了小姐，能够不受到傷害，已經是萬幸了。」

竹后道：「這話也有道理，水姑娘，酒錢已經會過，妳們慢慢喝，老婆子要先走一步了。」

水飄香道：「多謝前輩的欵待，兩位前輩好走。」

送走竹后竹姬，水飄香道：「坐下來，小蓮，再陪我喝幾杯。」

水飄香本已酒足飯飽，她所以如此只是為了小蓮，蓮丫頭聰明伶俐，那能不知道水飄香的用心，除了投給她感激的一瞥，也就不作客套的坐了下去。

飯後返回居處，水飄香向金大先生及關侯說明了會談竹后的經過，可憐天下父母心，不由使人生長無限的感慨。

翌晨他們由岳陽北上，無名島果然沒有再找痲煩。

這天他們在咸寧縣城以北的官埠橋，竟然遇到洗劍宮的人馬，水飄香馳馬迎上前去道：「宮主，咱們正要去找妳。」

依蕙目光流轉，沒有發現季伯玉，不由神色凝重的道：「門主出了事？」

水飄香一嘆道：「是的，他失了踪，咱們懷疑與竹鳳有關，所以想找妳看能不能查出他在那裏。」

依蕙道：「姐姐是否知道他的生辰八字？」

水飄香道：「知道。」

依蕙道：「那好，咱們到鎮上找一個清靜的房間讓我試試。」

他們在官埠橋包下一家客棧的後院，依蕙叫人買來香燭黃表，柳木桃枝，文房四寶，清水明鏡等物，然後門上房門，四週由洗劍宮的門下警衛，兩個時辰之後，她才出來與水飄香等相見。

水飄香迫不及待的詢問道：「宮主，怎樣？」

依蕙道：「感應出自東南，應該在江西境內，也許相距過遠，或是他正在生病，因而感應不強。」

小蓮道：「宮主，今後可以每晚都試麼？」

依蕙道：「當然要每晚都試，這樣才能找出他正確的位置。」

水飄香道：「好，咱們去江西。」

金大先生道：「慢點，依宮主，老夫想求妳……」

依蕙道：「前輩不必客氣，請說出芳姐姐的生辰就可以了。」

金大先生說出了沈芳兒的生辰八字，依蕙再度進房施法，這回時間更長了，幾乎用去三個時辰。

金大先生及水飄香等都在門外焦急的守候着，及房門打開，守候者不由心頭一震。

依蕙披頭散髮，汗濡重衣，好像經過一場生死拚鬥般，神色上也是一片倦意。

沒有人問她，大家都因為她的辛勞而有些不忍。

小蓮急忙捧來一盅茶水，依蕙飲了一口，緩緩吁出一口長氣道：「金前輩……」

金大先生道：「不必顧慮，依宮主，老夫一生經過不少風浪，任何打擊我都承受得住，妳說吧！」

依蕙道：「晚輩道行淺薄，費了很多時間還是似是而非，如果換了家師，就不會這麼困難了。」

金大先生道：「不要緊，妳知道多少說多少就是。」

依蕙道：「最初，絲毫沒有感應，晚輩搜遍五岳，涉及八荒都告失敗，但在心灰意冷之際，却發現一條尾芒……」

金大先生道：「尾芒是甚麼？」

依蕙道：「尾芒可作兩種解釋，一是芳姐姐的生命遭遇到極為嚴重的打擊，生命時斷時續，才有此等現象，另一點是芳姐姐留下的骨肉，形成芳姐姐的延續，發展成第二代的生命，可惜晚輩道行不足，無法確定究竟屬於何者。」

水飄香道：「可曾查出尾芒的位置在何方。」

依蕙道：「查過，跟季掌門的位置相差不多。」

水飄香對金大先生道：「咱們儘快趕往江西，也許找到一個就會二個都找到了，前輩認為可好？」

金大先生道：「好，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於是他們日夜趲程向江西急趕，由於依蕙的帮助，他們很正確的趕到了萍鄉。

當晚依蕙再作測試，獲得極為强烈的反應，她幾乎可以將正確的定點找出。

翌晨依蕙一馬當先，領着三派的人馬，風馳電掣一般向東南急馳，還沒有趕到那戶農家，一股喊殺之聲便已遙遙傳來。

關侯沉聲喝道：「慢點……」

金大先生道：「怎麼啦？關大俠。」

關侯道：「咱們可能找對地方了，晚輩是想分為明暗兩路，一路攻敵，一路救人。」

金大先生道：「好，老夫救人。」

水飄香道：「救人的人數不必太多，除了金前輩，還有依宮主，我跟小蓮四個人就可以了。」

關侯道：「好的，妳們先請。」

金大先生舉手一揮，水飄香，依蕙及小蓮縱身急馳而去。

關侯再命洗劍宮在左，蓮花庵在右，分兩路迂迴包抄！五行宮居中，逕向喊殺之處撲去。

在農舍之外，是一個數十人搏殺的場面，但敵對的一方只有男女二人，他們是一對夫婦，男的虬髯繞腮，長像威武，女的一身青衣，風華不俗，他們正是季伯玉新交的朋友，大牛及甜娘子。

大牛費盡心力，鍥而不捨，終於被他找到農舍來了，他們要往裏面闖，因而發生了一場打鬥，這對夫婦的功力極高，一經交手，神龍帮的嘍囉立即人仰馬翻，最後他們不只是以多為勝，還來了兩個絕頂高手。

絕戶掌寇寥，及他的妻子蕭琴，他們一插上手，大牛夫婦就落在下風了。

雖是形勢頗為不利，大牛絲毫沒有氣餒，長刀拚命揮舞，狂呼酣戰打得兇悍以

極。

關侯與大牛夫婦是素識，却不知道他們爲甚麼會跟神龍帮結下勢不兩立的樑子，不管甚麼原因現在是同仇敵愾決不會錯，要想敘舊也得先解決神龍帮再說。

於是撮口一聲長嘯，青龍刀捲起漫天冷芒，向神龍帮衆洒了過去。

關侯一身功力武林罕見，刀芒所至，血肉橫飛，神龍帮衆爲之悖然失色。

袁江夫婦，辛氏兄弟，及江淮八義也一起衝殺上去，沐二先生帶着商存仁及龍威隨後追殺，近百名神龍帮的匪徒，被五行門的十幾個人殺得鷄飛狗散，簡直像摧朽拉枯一般，連還手的能力都沒有。

絕戶掌夫婦眼見大事已去，口中一聲急嘯，兩人翻身便逃，樹倒猢猻散，剎那之間，神龍帮衆已經逃得一個不存。

不過這般人很少能逃得出去，他們逃出不遠，慘叫之聲便已不斷傳來。

大牛此時已在迎着關侯道謝了，雖在力戰之後，這位排教高手仍不失豪放的本色：「關大俠，多謝，待會大牛作東，現在我要救我那小兄弟去了。」

他轉身要走，却被關侯一把抓住道：「別忙，古兄，你那小兄弟是誰？」

大牛道：「年輕小伙子，你不會認識的。」

關侯道：「那可不一定，如果他是季伯玉，我就認識！」

大牛一怔道：「關大俠，你也認識我那小兄弟？」

關侯哈哈一笑道：「季伯玉是我二弟，在下怎能不認識？」

大牛呆了呆道：「好得很，關大俠，待找到小兄弟，咱們得好好共謀一醉。」

關侯道：「就這麼說，走，咱們進屋裏去。」

他們脚下剛剛移動，最先衝進屋裏的辛氏兄弟，已在大聲呼叫：「快來呀，關大俠，這兒有地道。」

待關侯及大牛夫婦衝入，果然在厨房瞧到地道入口，於是他們向同伴招呼了一聲，便與辛氏兄弟拾級而下。

地洞的入口並未關閉，必然是金大先生他們已經進去，故意留下來的，否則辛氏兄弟就不會這麼容易的發現了。

但他們深入洞底之後，却沒有發現季伯玉。

不過這兒有寢具，及生活所需的一般物件，證明了此地是有人居住過的，最引起關侯等注意的是一隻嬰兒的搖籃。

莫非竹鳳當眞生了孩子，還是沈芳兒生的？

不管怎樣這兒是竹鳳的窩那是不會錯的了，但她人呢？難道又脅迫着季伯玉逃了。

不錯，她的確是脅迫季伯玉逃了，因爲外面發生的情形，她全都十分明白，因爲她遣派兩名丫頭在暗中觀戰。

當五行門現身之後，她們就知道大事不妙，竹鳳更是當機立斷，下達了撤退的命令，由小橘揹着季伯玉，另一個丫頭抱着小玉兒，經秘道逃出洞去，待第一批進洞的金大先生等到達，她們已經率衆遠颺了。

這還是金大先生對土木之學頗有研究，才能並不太難的找到入口之處，否則縱使夷平這間農舍，也不易發現這入口的秘密。

只不過這一躭擱就給予竹鳳逃亡的時間了，而且秘道的入口更爲隱秘，金大先生幾乎費去半個時辰才找到那一巧妙的機關。

自然，這個入口現在也是敞開的，關侯等三個門派，很容易的沿着秘道出了山腹。

現在他們又與金大先生等聚在一起了，因爲他們需要依蕙再施感應之術，才能找出季伯玉去了那裏。

依蕙是在一處松林之內施法，她的四週由洗劍宮的門下戒備，沒有人敢去打擾，關侯却利用這個機會替大牛夫婦作了一番介紹，然後詢問道：「古兄是怎樣跟我二弟訂交的？」

大牛遂將他跟季伯玉的結識經過扼要說出，然後濃眉一挑道：「關大俠，在下有點担心……」

關侯道：「你担心什麼？」

大牛道：「季兄弟一身功力，當今之世不作第二人想，他爲甚麼會被竹鳳玩弄於股掌之上？」

關侯一怔道：「這個……」

水飄香一嘆道：「我想是投鼠忌器吧，因爲她擄去了芳妹子。」

他們交談之間，依蕙已經施法完畢，並匆匆奔了過來道：「關大俠……」

關侯道：「辛苦妳了，宮主，有沒有測到感應？」

依蕙道：「有，只是有點奇怪。」

金大先生道：「怎樣奇怪，宮主請快說。」

依蕙道：「感應來自咱們適才經過的山洞，晚輩曾經再三試驗，我想不會有甚麼差錯的。」

金大先生道：「好一頭狡詐的小狐狸，老夫幾乎上了她的大當，走！」

他當先奔往秘道，幾乎一寸一寸的尋找，竟然找不到絲毫破綻。

大牛夫婦原是在另一面尋找，甜娘子忽然尖聲呼叫道：「大牛，你快來，咱們被關在裏面了。」

大牛奔到甬道的盡頭，見甜娘子立在斜梯之上，斜梯的上端就是農舍厨房的入口，他仰着頭詢問道：「甜娘子，妳說甚麼，咱們被關在裏面了？」

甜娘子道：「不錯，入口關上了，我怎麼也弄它不開。」

大牛道：「讓我來試試。」

他奔上斜梯，果然發現入口已然關閉，及用手一摸，壓着洞口的竟然是一塊極爲沉重的鐵板。

大牛功力不弱，而且天生一股蠻力，但他以全力去推鐵板，就像青蜓撼石柱一般，一點用也沒有。

他們知道中了神龍帮的道兒，急忙退回去通知關侯，辛氏兄弟不待吩咐，就聯袂奔向秘道的出口，及到達出口之處一瞧，他們呆了，敢情適才經過的洞口，此時也被鐵板堵住了。

金大先生哼了一聲道：「一塊鐵板就能關住咱們？哼，老夫倒是有些不信！」

他掏出一枚霹靂神雷，就待向秘道出

口的鐵板擲去，沐二先生見狀大驚道：「使不得，前輩……」

金大先生道：「爲甚麼？」

沐二先生道：「這洞裏通風的地方只怕已經堵住了，因而空氣頗爲稀薄，前輩的霹靂神雷，如果炸不開鐵板，必然會影响空氣，咱們就很難待下去了……」

金大先生道：「我可以多用幾顆，我不信就炸它不開！」

沐二先生道：「多用可能會連整個出口都炸塌，咱們還是出不去，那時的空氣更少，情形就更爲危急了！」

金大先生哼了一聲道：「難道咱們就坐以待斃？」

沐二先生道：「這個……」

甜娘子道：「大牛，你試試。」

大牛道：「金前輩，讓大牛獻獻醜，如果我不行，再由前輩孤注一擲怎樣？」

金大先生不知道這位排教的高手要如何試法，只好點點頭以示答允。

大牛忽然伸出雙手，目凝神光向它緊緊的盯着，沒有人知道他要做甚麼，也沒有人出聲詢問，整個山洞靜得落針可聞。

約莫盞茶時分，大牛雙掌倏分，向左右洞壁輕輕拍出一掌，一股淡淡的掌影，立卽清晰的在洞壁上現了出來。

那掌影在逐漸擴大，五指伸張，佈滿整個洞，然後沿壁遊走，經秘道直向洞內遊去。

這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搜查法，只要這個山洞之內另有門戶，無論這門戶如何隱秘，都難以逃過這雙掌影的發掘。

掌影在繼續移動，待到達那間留有嬰兒搖籃的臥室，右掌的掌影忽然停止了前進。

那兒瞧不出門戶，更沒有任何機鈕，連一絲縫隙都沒有，掌影爲甚麼要停在那兒？

這個答案就很快就顯示出來了，因爲掌影已經漸漸的浸入洞壁之內。

當掌影沒入一半之後，奇跡發生了，那分明是一個整塊的洞壁，竟然現出一個洞口。

掌影達成了任務，它隱去了，大牛却吁出一口長氣，用衣袖抹去額頭的汗水，道：「幸不辱命，金前輩請。」

他們經過一條曲折的甬道，到達另一間石室，及目光向裏面一瞥，水飄香首先發出一聲驚呼：「二哥……」當先縱身撲了進去。

他的確是季伯玉，而且是一個活生生的大活人，但却形銷骨立，雙目內陷，像一個身染沉疴，久病纏身之人。

水飄香從未瞧過季伯玉這般慘狀，忍不住抱住她這位未婚夫婿，傷心的流下了滴滴情淚。

「二哥，是竹鳳折磨你的麼？她們的人呢？」

季伯玉嘆息一聲道：「不要傷心，這點折磨算不了甚麼，不過……唉……」

金大先生道：「芳兒呢？伯玉，你沒有問竹鳳？」

季伯玉一嘆道：「問過，她在適才逃走之前告訴晚輩了。」

金大先生迫不及待的問道：「芳兒在那裏？」

季伯玉道：「終南山輞川山莊……」

袁江道：「是唐代王維的舊居？那地方我到過。」

金大先生道：「袁大俠，老夫請你帮個忙……」

袁江道：「前輩不必客氣，袁江夫婦願爲前驅。」

金大先生道：「好，咱們走。」

金大先生帶着袁江夫婦及黃山門下，由竹鳳適才逃走的秘道出山，日夜趲程的向終南山馳去。

依蕙幽幽道：「金前輩可能是徒勞往返，芳姐姐只怕……」

季伯玉道：「不錯，芳兒雖是柔弱，但已戡破人生，她不會忍受屈辱的！」

水飄香道：「二哥，現在要緊的是恢復你的武功，你快運功我來帮你。」

季伯玉道：「如果能够運功，我就不會落得這般景況了。」

接着他將在山神廟中伏，被擄來此間的經過，毫無隱諱的說了出來。

小蓮道：「不！其中有詐？」

季伯玉道：「怎麼說？」

小蓮道：「門主精研百毒，却無法治好自己所中之毒，這不是有點古怪。」

水飄香道：「不錯，竹鳳派人買回來的藥，二哥有沒有親自查看過？」

季伯玉道：「有，每次都曾檢查過，絕對不會出甚麼差錯。」

水飄香沉吟半晌道：「從煎藥到服藥這一段過程呢？二哥都沒有離開？」

季伯玉道：「不，開始煎藥我就沒有過問了。」

水飄香道：「這就是了，如果她們此時作了手脚，你的毒傷就永遠不會好。」

季伯玉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道：「好歹毒，走，咱們到鎮上去。」

他們在鎮上住了四天，季伯玉就將毒傷治好，功力盡復，只不過這段時日他的身體虧喪過甚，功力自然也要打一個折扣了。

關侯原是勸他再休養幾天的，但他却堅持要趕往終南，除了不放心金大先生，還要奪回小玉兒。

因爲竹鳳告訴他了，小玉兒是沈芳兒生的孩子，生下小玉兒十天，沈芳兒就被竹鳳的大師兄帶走了。

小玉兒是季伯玉的骨肉，父子血肉相連，他怎麼能够不急！

再說依蕙雖然說沈芳兒可能已經遇難，他還是抱着一綫希望，因爲依蕙只是用感應術得不到反應所作的推測，他不敢否定依蕙的巫術，却認爲巫術不一定可靠。

於是他們大隊人馬北上南昌，由九江渡江至黃梅，然後經應山，棗陽，光化，入河南至鄧縣，再經荊紫關之北進入陝西，逕向終南山奔去。

這一路千里跋涉，別人都沒有甚麼，但對大牛夫婦，季伯玉却有些過意不去，他曾經一再勸說，希望他們返回廣東，無奈大牛夫婦是性情中人，爲朋友可以兩肋插刀，叫他不管說甚麼也不行，朋友肝胆相照，季伯玉也就不再要他們回去了。

這天到達藍田，太陽還高高的在天邊掛着，輞川在縣城西南二十里，他迫不及待的要趕到那兒，準備找家飯館打個尖就

走。

他剛剛踏進一家飯館，身後忽然有人招呼「袁大俠」，及扭頭一瞥，果然是袁江夫婦聯袂奔來。

「參見門主。」

「袁大哥不必多禮，快坐下來吃點東西。」

他沒有問任何問題，是瞧到袁江夫婦神色黯然，沒有提出詢問的勇氣，及匆匆飯罷，郁雀兒再也忍不下去了。

「門主，沈夫人她……」

郁雀兒含着兩包淚水，語意未盡，淚水巳經洒了下來。

季伯玉知道她要說的是甚麼，雖是內心沉痛不巳，仍能冷靜的一嘆道：「我知道，袁大嫂你們有沒有找到她的骸骨？」

袁江道：「在輞谷的山坡上，咱們沒有門主的指示，不敢動沈夫人的骸骨。」

季伯玉道：「金前輩呢？」

袁江道：「金前輩心灰意冷，不願再履江湖，巳經返回黃山去了，只交待要門主找回沈夫人的孩子。」

此時季伯玉眼含熱淚，滾滾欲落，但他强忍住，道：「我會的，你們沒有找到神龍帮？」

袁江道：「輞谷之內是有神龍帮的人住過，咱們問過附近的居民可以證實，但當咱們到達之時，他們早巳逃走了，金前輩搜遍方圓百里，什麼都沒有找到。」

季伯玉道：「好，請袁大哥帶路。」

在離開縣城之際，小蓮悄悄對水飄香道：「小姐，咱們買點錢紙……」

水飄香道：「好的，咱們快去。」

她們匆匆買了一包冥錢，追上大夥直奔輞谷，在落日含山時分，找到了沈芳兒的墓地。

一坏黃土，三尺孤墳，想到沈芳兒的溫婉，季伯玉終於忍不住洒下淚來。

丈夫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在此情此景之下，死者巳矣，生者何堪！

季伯玉只是雙肩抽動，在作無言的飲泣，但水飄香，小蓮兒，依蕙，以及洗劍宮的那般江湖英雌，却放聲悲嚎，山鳴谷應，使得一般男士們也感到眼角濕濕的。

最後他們離開了輞谷，默默的向前走着。

良久，關侯咳了一聲道：「二弟，咱們今後……」

季伯玉道：「小弟想重建虎林，然後跟三妹完婚。」

關侯道：「對，神龍帮巳是强弩之末，不足為患，重建虎林與三妹完婚正是時候，不過這需要一筆龐大的費用，只有先回勾漏山取用了。」

依蕙道：「那太費事了，到洗劍宮去取吧，去虎林經過伏牛山只彎一點路，不會那麼痲煩。」

季伯玉道：「多謝妳，依蕙，我心領了。」

依蕙幽幽道：「沒有你那還有洗劍宮？你何必跟我客套……」

沐二先生道：「去勾漏山取銀子實在太遠，我看這樣吧，咱們先借用洗劍宮的，日後如數償還就是。」

關侯道：「這辦法可行，二弟就不必堅持了。」

季伯玉道：「好吧，我想請二先生隨着宮主走一趟伏牛山，重建虎林的規劃及監督，也請二先生勞神，再由江淮八義從旁協助。」

沐二先生道：「好的，宮主，咱們走吧。」

他們這一走，就只剩下季伯玉，關侯，水飄香，小蓮，袁氏夫婦，辛大辛二，商存仁，及大牛夫婦了。

當晚他們宿在藍田縣城，翌晨，季伯玉請大牛夫婦回英德，百日之內帶小牛到虎林相見。

打發走了大牛夫婦，季伯玉再對關侯道：「大哥，小弟有一不情之請……」

關侯道：「說吧，二弟，不論甚麼事大哥都會依你的。」

季伯玉道：「小弟擬在虎林完婚，請水伯母前往主持婚禮，但勾漏仙府是咱們的根本，小弟想終老是鄉，因而留守勾漏仙府之人極端重要……」

關侯道：「這件事交給我，水伯母可以帶着四嬌去虎林，有龍威虎霸陪着我就够了。」

季伯玉道：「我想讓辛大辛二也跟着大哥，他們對勾漏山一帶十分熟習，有他在身邊會方便一點。」

關侯道：「那樣也好，二弟這就去虎林？」

季伯玉道：「是的。」

關侯道：「大哥不能參加你們的婚禮了，預祝你們締結同心，百年好合，辛大辛二，咱們走。」

關侯與辛氏兄弟別去之後，季伯玉再對商存仁道：「師弟，你跟袁大哥夫婦先回虎林，將重建的地址預先僱人清理一下，我還有點事要遲一點回去，小蓮，拿點銀票給袁大嫂帶着。」

季伯玉由勾漏仙府帶來不少銀票，全由小蓮保管，她拿出兩萬兩銀票交給郁雀兒道：「大嫂請收着，如果不够，咱們會很快回來的。」

郁雀兒收好銀票，道：「門主，如果有事咱們留下來總會好一點。」

季伯玉道：「沒有事，你們走吧。」

又遣走了一批，現在只剩下他們三個人了，水飄香道：「二哥，你是想上終南山？」

季伯玉道：「是的，如果不到山上瞧瞧，我不會安心的。」

水飄香道：「既然如此，咱們走。」

季伯玉點點頭道，他們帶着小蓮，逕向城南奔去。

× × ×

終南長約八百餘里，為天下之大阻，其中千山橫亘，溝壑無盡，奇峯勝蹟，多得不可殫述，在這樣一個萬山叢中找人，幾乎跟大海撈針一樣的困難，季伯玉等一行在山中連留了十餘日，終於失望而去。

× × ×

大廳上拼着兩張八仙桌子，季伯玉，水飄香，小蓮，沐二先生，依蕙，商存仁，大牛夫婦，袁江夫婦，為了重建武林第一家，在召開一次協商會議。

這是季伯玉返回虎林的第二天，但各路人馬都巳先他到達，而且在沐二先生的主持下，有三件事正在順利的進行。

建地巳經整理好了，江淮八義有四個派出去採購建材，現在他們討論的是建築藍圖，只要季伯玉同意，不日就可以照圖開工。

藍圖是七進，規模宏大，美奐美侖，經過沐二先生一一解說之後，季伯玉道：「很好，只是大了一點，改為五進吧，前後院不妨大一點，設一點山石花卉，也可以獲得林泉之趣。」

按照季伯玉的意見，經過一番討論，藍圖算是定了案，接着對莊院的名稱問題，有人提出了意見。

重建武林第一家，恢復師門往日的聲譽，是季伯玉的素願，但有人提出了異議，提議的竟然是小師弟商存仁。

季伯玉難免感到詫異，因而詢問：「師弟，你不願意再用武林第一家？為了甚麼？」

商存仁建議道：「武林第一家這塊招牌，並不能眞正代表權勢與榮譽，而且迹近招搖，反而惹來別人的妒忌，前車可鑒，咱們何必要再用這麼一個不着實際的招牌！」

季伯玉想不到商存仁會有這等明智的想法，不由長長一吁道：「你長大了，師弟，那你說，咱們這幢房子應該用甚麼名稱？」

商存仁道：「這個小弟還沒有想到，還是大家公議吧。」

於是有人提「龍鳳山莊」，有人提「虎嘯莊」，有人提「五行門」，意見紛紛，不一而足。

最後小蓮提議道：「這些名稱都不錯，只是有點刻板，不如用小姐的名字『飄香館』，比較生動活潑。」

沐二先生第一個鼓掌贊成道：「好名稱，沐老二完全同意。」

大家都覺得這個名稱不錯，只是加了一個「別」字，稱為「飄香別館」。

幾天之後，建材陸續運到，經過一百六十個工作天，飄香別館便巳落成。

這天選了一個吉時將一塊黑底金字的「飄香別館」橫匾掛了上去，在二三兩個大廳之上，擺上十幾桌豐盛的酒筵，席上除了五行門及洗劍宮，全是當地的名流及耆宿。

待客人散去之後，季伯玉與水飄香，依蕙在花園中漫步，最後他們在一個涼亭之中坐了下來。

依蕙抬頭向季伯玉瞥了一眼道：「門主，你們的好日子定了沒有？」

季伯玉道：「沒有，要等水伯母到了再作決定。」

水飄香道：「房子落成之前，巳經派人向娘報告，我想他老人家也應該快要到了。」

季伯玉道：「依蕙，我想向妳要一個人。」

依蕙道：「要甚麼樣的人？男的還是女的？」

季伯玉道：「女的，容貌要說得過去，主要的是能够明大義，識大體。」

依蕙向他深深的瞧了一眼，道：「這樣的人可不太容易找，讓我想想。」

季伯玉道：「我知道一個人具有這些條件。」

依蕙道：「誰？」

季伯玉道：「妳的寵婢小竽，就怕妳不捨得。」

依蕙道：「門主，你要的我還能不捨得？不過我不明白，小蓮不只是具備這些條件，而且機智武功都是上駟之選，難道一個小蓮你還不夠？」

季伯玉道：「妳誤會了，我不是替我自己要的。」

依蕙道：「那你是替誰要的？」

季伯玉道：「我的師弟商存仁，他應該成家了，我跟飄香準備婚後十日離開此地，今後商師弟就是飄香別館的主人，所以我才要求那幾個條件。」

依蕙道：「小竽我不能給你，不過我可以給你另外一個，絕對能够符合你的要求。」

季伯玉道：「哦，我認識麼？」

依蕙道：「你當然認識，她是我的得力手之一，名叫玉蘭，讓她嫁給商少俠，再適合不過了。」

季伯玉道：「多謝妳，依蕙，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兩天後水大娘帶着四嬌來了，季伯玉水飄香將她迎入上房，經過一晚歇息，次日就找來沐二先生商議他們的婚期。

沐二先生道：「晚輩巳經查過皇曆，後天二十五日逢天喜，華蓋雙星降臨，是一個上上的黃道吉日。」

水大娘道：「後天來得及嗎？」

沐二先生道：「一切早就準備好了，當然來得及，而且是季門主與商少俠同時完婚，就只等候前輩來主持。」

水大娘道：「好吧。」

二十五日他們完成了婚禮，賀喜的只有自己人，外人一個也沒有通知，這是季伯玉的意思，他不願意再痲煩別人。

季伯玉曾經有過女人，但這是他正式的結婚，心情畢竟是不同的，水飄香的少女情懷更不必說了，數載相思一旦得償，雖然丈夫是她極端親近的二哥，她還是緊張得有些喘不過氣來，好在季伯玉是斲輪老手，經他循循善誘，她才跨越了少女的階段。

房裏安靜了，但碧紗窗外樹影婆娑，枝葉在夜風中的輕輕撞擊，仍然是聲聲入耳。

良久，季伯玉輕輕吁了一聲道：「小妹……」

水飄香道：「嗯，甚麼事？你說。」

季伯玉道：「小妹，當年的武聖巴陵老人姓古，原是古大哥的祖先，習得雷公椎……」

水飄香道：「雷公椎是甚麼？」

季伯玉道：「雷公椎就是風雲婆婆敎給咱們的那項心法，咱們將它與五行化音心法聯合運用，因而提早達到五行化天籟，劍氣瀰六合的境界。」

水飄香道：「雷公椎對咱們有益無害嘛！它與五行化音配合，有如乳水交融，並沒有甚麼不對。」

季伯玉道：「現在的確很好，但在三年之後就不好了。」

水飄香道：「當眞會這樣？有沒有化解的法子？」

（未完）

千門奇俠故事之二

古玩（續完）

馬雲·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游天虹張雪兒偵察洪鈞的計劃初步巳掌握情況，除邀請富商唐佳年協助之外，還請神偷李時假扮美國古玩大商人來此地收購古董，由唐佳年介紹給洪鈞的助手金彪認識，計劃之內還包括被騙買了贋品宋瓷花碗的富商黃泰池，請他客串一幕戲假情眞的好戲，洪鈞也暗中調查過這位金山伯的來頭，信以爲眞，才派金彪和李時斟盤花碗成交之事。游天虹的計劃再進一步現實，但還未證實這個老千集團的主持人是否可能是洪鈞？根據張雪兒的偵查郊區一個農場有洪鈞的助手出入其間的消息，對偵查洪鈞行動是大有帮助的。

千門千事　擒賊擒王

「我們議好一百二十萬元。」金彪順口說了。

「但是，據我所知，這價錢他是嫌貴的，」李時頓一頓又道：「相信他大概只可以出到一百萬元左右。」

「他只是一廂情願，」金彪道：「一百二十萬元是我們減到最低的價錢，少一角錢也不賣。」

「我看你也是個爽快人，那麼，我就給你一百二十六萬元吧！」李時隨即取出一支名貴的金筆，在支票上寫上五十萬元的銀碼，再簽了名。

但金彪一看日期，却是三天後的。

李時解釋道：「這是訂金，我當然要先看看貨，然後才可以兌現。」

「我隨時可以讓你看看那隻宋瓷古碗，而且還可以與你談談其他古玩的交易。」

「是的，我的確很有興趣，」他又看看四周擺滿的古玩，再對金彪道：「但是，大宗的交易，一定要報關，對於發票和來源證等等，不知有沒有問題呢？」

「放心，我們會替你弄得妥妥當當的。」

金彪又說：「你先看看這裏的貨色，回頭我會介紹我的老闆給你認識，只要彼此談好，以後你大可以不必到本市來，我們也可以把貨物寄上。」

李時心裏暗喜，看來金彪口中所講的老闆，一定就是幕後人，要證實他是否洪鈞，相信爲時不遠。

金彪心底下其實比李時更爲高興，因爲他滿心以爲大魚上釣，所以對這位「金山伯」慇懃侍候。

最後李時被帶到一間辦公室去，金彪介紹他認識「老闆」，但那中年人並非洪鈞，是「何老大」何仲平。

金彪把那支票交給何仲平，那是一間美國國際性銀行的。李時乘機說道：「我的戶口歡迎你去查詢，保證存欵充足，我甚至可以在本市找個担保人。」

何仲平也看得出，那間美國銀行的支票不會是假的，能夠在那間銀行開戶口的，當然是個大商家。因此他當時就含笑對李時道：「以後我們還有更多合作機會，做生意最重要的還是講信用。」

何仲平這番說話也等於間接答覆李時，他不怕他的支票不兌現，因爲以後還有交易！同時亦暗示他自己也是一個很有信用的商人。

後來何仲平和金彪又讓李時參觀那隻「價值連城」的古碗；李時故作「識貨」地讚不絕口。何仲平和金彪偷偷地交換了一個眼色，心裏自然暗喜不已！

李時表面上呆頭呆腦的正在細心鑑賞古玩，其實他早已留意到兩人的表情，所以眞正感到高興的是李時才對，因爲他知道對方終於上釣了。

最後李時和何仲平約好了後會之期。

李時道：「下次見面時，我們雙方都要選定担保人，你的担保人要向我保證依時給我付貨；我的担保人則向你保證依時收齊貨欵。因爲以後我們雙方遠隔重洋，單靠銀行亦未必起得了作用的。你說對嗎？」

何仲平以爲對方眞是大客戶，而且以後對方將會人在美洲，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促成這宗交易。

事後何仲平又叫金彪送李時返回酒店去。

李時是個老江湖，返回酒店房間之後，落下窗簾，小心檢查一下，竟然發覺電話機底下放置了一具竊聽器。

李時故意撥了一個電話給唐佳年，要求他做個担保人，因爲他準備在本市購入一批名畫古玩；唐佳年並未拒絕，但要見面詳談。

「閣閣閣！」房門外有人叩門。

李時把電話筒擱好之後跑過去開門，出現在門外的，原來是一名侍應生。

「先生，給你送壺熱茶來！」那侍應生會意地向他遞了一個眼色；然後又向他示意地指指電話機那邊，分明是暗示那兒被人裝上了偷聽儀器。

李時這才知道：那侍應生原來是游天虹派來的人。

李時再看看茶壺底下壓了了一張字條，心下裏更加明白，在游天虹和張雪兒的巧妙安排，他絕不孤獨。

字條上這樣寫着：「對方仍在監視着你，你暫時切勿輕舉妄動，我們自有辦法與你取得聯絡。」

上欵和下欵都沒有署名；但是，李時也知道這一定是游天虹寫好之後交給那侍應生帶入來的。

他微微揭開窗簾往下望，只見街上也有人監視。

李時覺得：對方派人監視他，是理所當然的事！再從對方的人潛入酒店安裝竊聽器這一點看，更加證明這老千集團極具規模。

這也好，如此一來，只有迫使李時把「演技」發揮得淋漓盡緻而已。

晚上，唐佳年親自到酒店來，把李時這位「來自舊金山的遠方朋友」接出去吃晚飯。

唐佳年是當地一名富有的商人，所以他的座駕車由穿上制服的司機駕駛，一點兒也不出奇；即使李時這位假「金山伯」坐上了汽車後面的座位之後，也以爲他只是唐佳年的司機而已。

直至到汽車開動了之後，唐佳年才笑道：「連我們導演也說，老兄你可以獲得今年奧斯卡最佳演技獎！哈哈哈……」

李時這才發覺坐在車頭司機位上面的，並非是別人，也不是唐氏的司機，他只不過是由游天虹假扮的。

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有些甚麼收穫？」

李時於是把當日的發現，約略地對他說了一遍。

游天虹從望後鏡發現後面正有一輛可疑的車子跟踪他們，所以他沒有回過頭去，只是一邊開車一邊與坐在後面的李時和唐佳年交談。

游天虹聽了李時的說話之後，就說道：「毫無疑問，這班人有個隱蔽着的陶瓷製造廠，你今天所見到的絕不可能是古玩，更加不會是由內地偷運出來的。」

「對了！」唐佳年亦有同感：「這麼看來，那隻名貴的宋瓷古碗，根本不祇一至兩隻，可能有三幾隻以上。當然，已由黃泰池購入的一隻，也分明是假的。」

游天虹道：「從張雪兒私家偵探社調查所得的資料，他們最有可能利用一處郊外農場做掩飾，說不定製造假古董的工場，就在郊外農場之內。」

李時忍不住問：「那麼，我們這齣戲還要演到甚麼時候？導演先生。」

游天虹輕鬆的回答：「好戲正在後頭，你現在又何必要這樣焦急？待一切安排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

李時道：「我已知道他們收藏大批假古董的地方，我們隨時也可報警拉人，還在等甚麼呢？」

「報警拉人？」游天虹笑了笑：「要告他們甚麼罪名？即使欺騙罪名成立，還不是一樣便宜了這班大老千？所以我暫時不會報警，我有更好的辦法對付他們。」他又對李時說道：「你要照我安排的計劃去做；他們監視得你越緊，我們成功的機會越大。」

車子開到一間飯店門外，游天虹停車讓李時和唐佳年兩人落車，然後才把車子開走。後面那輛可疑汽車仍然停在飯店對面不遠處的路邊，遙遙監視着。

三十分鐘之後，游天虹返抵家中，他正待伸手到門旁把燈掣按亮，突然有個黑影閃動：「不要動！只要把門關上，小心點！」一個女人冷冷地警告着。

那聲音雖然冷峻，但游天虹這個老江湖一點也不害怕。

他依照對方的聲音，把大門關上，然後反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游天虹所以顯得如此冷靜，完全是因爲他一開始已認得出那是張雪兒的聲音。

張雪兒躲在黑暗處，低聲警告道：「你可以亮燈，但你要演戲，因爲對面天台高處正有人用望遠鏡監視你。你猜猜那是什麼人？」

游天虹的客廳窗口對住一幢大厦，這時窗簾巳拉開了。假如他進來之後立即亮燈，對方一定會發覺他的表情有異，因爲屋子裏有人啊，相信任何人在那一刹那間也會感到無限驚奇的。

但是現在，游天虹既然巳知道張雪兒在着，他心理上既有準備，就一邊叫張雪兒入去睡房等他，一邊才開亮了客廳的燈。

他故意沒有將窗簾拉上，因爲他要繼續吸引對面天台上的偷窺者。

游天虹睡房裏的窗簾完全落下了。他進去之後就問張雪兒：「妳來了很久嗎？」

「不！我也只是來了不久。」張雪兒道：「當我無意中發現對面有人監視時，我就不敢亮燈。我想，假如他是洪鈞派來的人，就可能有麻煩。」

游天虹也同意了，因爲洪鈞如果懷疑游天虹，對李時和唐佳年他們也會提高警覺，甚至還會想到他們之間有連系，或者串謀佈局去騙他，那時就麻煩了。

因此游天虹一邊留住張雪兒，一邊由洗手間窗口爬了出去，然後溜到街上。

游天虹充份利用了對方的心理，因爲剛才他一定看見游天虹進了睡房，却不知道他此刻正由後面襲擊他！

游天虹放輕了手脚，由天台慢慢地接近那名男子。

那名男子在天台欄杆旁，正利用望遠鏡全神貫注地監視着游天虹住宅內的情形，却想不到突然之間被人攔腰抱住推過了欄杆去，他身體的上半部迅速懸空掛在欄杆外面，雙足却被游天虹緊緊抓住。

那男子事前絕未想到後面有人突襲他，所以弄得手忙脚亂；只要游天虹放開雙手，他整個人就會立即掉到街上去。

但是這時候，游天虹仍一邊抓住他雙腿，一邊冷冷地問：「你是誰派來的？只要你講實話，我會放你一條生路；否則，明天報紙會出現一宗『神秘男子墮樓死亡，死者手上持望遠鏡』，你以爲人家會怎麼想呢？甚至警方也會以爲你只是個喜歡偷窺女人洗澡或換衣服的警伯而已。」

那男子一隻手死抓住欄杆上一支鐵枝，另一隻手則抓住了望遠鏡，望遠鏡的繩子則掛在他的頸項之上。

他剛才還是整個人懸空，現在才在忙亂中回身伸手抓住天台欄杆上的鐵枝，在星光與霓虹招牌光管的折射下，他終於看清楚眼前操縱着他生命的人並非別人，正是他要監視的千門奇俠游天虹。因此他更加像見了鬼似的，訥訥地說：「放過我吧！我也只不過受人所託！」

「誰？是誰要你監視我？」游天虹狠狠地問。

「麥小姐。」那男子又說：「其實我對你絕無惡意，麥小姐也只不過想知道你是否仍在繼續爲她做事，以及跟一些什麼人來往。」

「受人錢財，替人擋災，我不會怪你。」游天虹一邊讓那男子爬回天台上面來，一邊又問他：「你叫什麼名？」

「我姓龍，龍棠。」那男子還担心游天虹不相信他，匆匆遞上一張名咭：「我是受僱於一間私家偵探社的。」

游天虹接過那張咭片，只見上面印着：「神探私家偵探社，龍棠……」等字樣，下欵印了電話，社址等等。

游天虹道：「既然是爲了工作，剛才就算是一場誤會吧，其實我一直都在替麥小姐工作，你可以照直告訴她。」

「當然當然。」龍棠忙不迭地回答：「我一定會照你老兄的意思回去向她交代。請老兄絕對放心好了！」

「麥玉珠小姐給你多少錢？」

「她沒有直接付錢給我，只是委托我們私家偵探社辦這件事；我只是受薪的。而且，我也知道老兄你的大名，同時更加知道你也算是我們半個行家。」

游天虹輕輕一笑：「那就好辦了。」隨手又把一張大額鈔票塞進了他的手心去：「你也聽過我這個人很夠江湖道義，如果你能爲我做一點事情，我決不虧待你。」

龍棠攤開手掌一看，那是一張千元面額的大鈔，立刻笑道：「游老兄有什麼儘管吩咐好了！」

「我雖然受僱於麥小姐，但對此人的來龍去脈仍然是一無所知的，你可否爲我去調查清楚？」

「當然可以，你放心好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游天虹最後回到他的家裏時，把龍棠那張名咭放在張雪兒的面前，問道：「認識這個人嗎？」

「神探私家偵探社是行家，我當然認識。」張雪兒道：「他們的老闆是一班退休的警界中人，但龍棠此人，我就未見過。」

「他就是剛才的警伯，麥玉珠委託神探偵探社來監視我。」游天虹在他臥室中的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張雪兒道：「我早已懷疑那女子不會只是個保險公司的調查員那麼簡單，她必然是另有所圖。」

「郊外農場有些什麼發現？」游天虹改變話題，以免張雪兒又乘機怪責他輕易被女人利用。

「原來那一帶山區全屬私人地方，我們的偵探幾乎被人帶上警署理論。」張雪兒說，「正因爲這樣，我才覺得那農場十分可疑，因爲那範圍太大，要深入調查，看來並不容易。」

「嗯——」游天虹沉吟道：「明天請妳替我去做一件事，我要租用一架直升機。」

張雪兒道：「你難道要凌空降落嗎？那是十分危險的事啊！」

「不！只是先觀察清楚形勢，再另想辦法。」游天虹又說：「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那農場十分可疑！」

「我也有這感覺。」張雪兒道：「洪鈞的心腹助手阿剛是經常到那兒去的，其中必有內幕。」

「對了！洪鈞又有些什麼消息？」

「據我們的人說：洪鈞最近在馬場方面輸了很多錢，日前竟然不擇手段，原形畢露，設下了老千局去騙一名商人，在賭桌之上贏了人家四十萬元，但有二十萬元是期票；那商人正在四處託人去查他的底。看來人家一定也有多少懷疑被騙，所以才有此一着！」

游天虹沉吟道：「那就是說：如果我們有辦法再令他輸一筆大錢的話，他露出的破綻一定越多，對嗎？」

「你的意思是：約他賭錢？」

「不！那太低能了。」游天虹道：「我們一方面連絡欠他二十萬元的商人，另一方面由我找人來情商客串，加入他們的賭局去！到令爲止，我們似乎可以確定兩件事，第一，洪鈞是個千門高手，所以要向他出千，必須找來一名高手中的高手，我必須央求一位收山的師叔出山，然後才可穩操勝劵。因爲洪鈞認識我，我當然不可以出面，第二，他在馬場常常輸錢。這是對我們比較有利的機會。」

張雪兒道：「你似乎漏去了第三點，也是最重要一點，那就是：洪鈞是一個老千集團的主腦，而何仲平和金彪等人，只是他的手下而已。」

「是的，但這方面我們仍未找到足夠證據。」游天虹道：「雖然至今爲止，我們已逐漸證明他就是M先生，同時暗中出售假古董圖利，但這需要更多的證明。」

「現在事情似乎越來越複雜，我們既要偵查洪鈞，又要對付你的女朋友麥玉珠。」

「什麼女朋友？我們只是爲她的厚酬而替她工作而已。」游天虹心裏也明白，張雪兒顯然有些嫉妬，因此他走了過去，含笑瞪住她：「我生命中眞正的女朋友有一個，就是你！」

說着他已伸出雙臂，將張雪兒擁進了懷抱中來，張雪兒雖極力掙扎，也無法掙脫游天虹的擁抱。

× × ×

翌日，游天虹在張雪兒的陪同下租用了一架直升機，凌空飛翔，掠過一處山邊，那兒有個農場，看外表，規模並不太大。

但是，游天虹居高臨下，憑印象所得，覺得那一帶的農戶，極有可能也跟農場方面有關係。最低限度從政府的土地登記中，張雪兒已查出那一大塊地是屬於一個人的。

因此，當游天虹落了直升機之後，就對張雪兒道：「這可能是一個有規模的大集團，我們必須小心，否則好容易會死無葬身之地。」

游天虹又把他的想法告訴張雪兒：「我準備親自到農場去偵查，但你要爲我準備一個滑翔風箏！」

張雪兒也明白游天虹的意思，以及他的想法，因爲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合作，游天虹大概是已經清楚那郊外農場的形勢，要滲入並不容易，所以只有利用該處附近山頭上的形勢。

因爲農場後面是一處高山，山下是峭壁，要從那邊偸入去，只有利用滑翔風箏。

回到家中之後不到幾分鐘，就有人登門拜訪。

游天虹親自應門，發覺這不速之客竟是唐佳年。

唐佳年入門之後還未坐下來，甚至也沒有理會張雪兒在旁，就開口埋怨道：「這一次我眞的給你害苦了；爲了帮你做這件事，我可能惹禍上身！」

游天虹和張雪兒看見唐佳年神色不安的樣子，也不禁暗地吃了一驚！

游天虹急忙問唐佳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唐佳年這才說出他家裏和辦公室的電話，都不約而同地，發覺被人竊聽。

游天虹隨即又問道：「你可知道是什麼人做的？」

「如果我知道，又何必找你呢？」唐佳年又說：「不過即使是儍瓜也可猜得到，除了警方之外，就是洪鈞那一班人。不管是誰，這件事總之令我不安。」

「這也難怪你的。」游天虹無奈何地苦笑：「我差點兒就忘記了你祗是個成功的商人，所以你受不起驚險、刺激和失敗。其實你目前能夠做到這個地步，正是我所期待的，不但成功，還大大超乎我的理想。」

「當初我帮你，只不過爲了朋友上的道義，絕未想到會惹來這許多麻煩。」唐佳年又輕輕嘆氣：「你想想，假如警方要偸聽我辦事處和家中的電話，這豈非暗示：警方已開始懷疑我麼？」

游天虹沒有望唐佳年一眼，反而問張雪兒：「就你所知，警方要偸聽私人電話，要循何種步驟和手續？」

「第一，首先要向法庭申請，但理由不充足，法官會以干預個人私生活爲理由，而加以拒絕。」張雪兒又說：「第二，就是要透過電話公司的合作，然後才可以。」

「對了！」游天虹道：「單憑這兩點，我們差不多可以確定：這不會是本市警方做的。」游天虹又側過頭去問唐佳年：「除了警方還有誰呢？」

唐佳年順口說道：「當然就是洪鈞。那豈不是說：他們已開始懷疑我了？那就等於說：他們要開始對付我了。這麼說來，我……我豈不是……」

游天虹也不等他說完就說：「據我所知，一個喜歡演戲的人，必然希望有一日能做到主角，難道獨是你例外，只喜歡跑跑龍套做配角麼？」

「嗯……但是，我怕麻煩由此開始。」唐佳年說。

游天虹一邊婉言安慰他，一邊用手搭住他肩膊：「你這次總算來得及時，我們正在商量進行另一步驟，我要你將計就計，要令洪鈞破產，這大概就是時候了。」

游天虹於是把他的構思說了出來，但唐佳年仍然担心地說：「萬一是警方裝的偸聽器，那我怎麼辦呢？」

張雪兒揷咀道：「照我判斷，絕對不會是警方做的。不過，我會派人向各方面查探一下，很快就會有答覆。」

「是的。」游天虹道：「雪兒是私家偵探，各方面的人面都十分熟悉。照我剛才所講的去做吧，一切後果由我來負責，你決不會有事，也絕不會有麻煩。」

其實，唐佳年這次答應助游天虹一臂之力，完全是出自他個人對老千的憎恨，以及對游天虹這千門奇俠的仰慕之情，再加上心底裏的正義感，於是就毅然上陣。但是他畢竟是個富有的商人，所以又怕惹出禍事來了。

游天虹當時就是針對他這種心理加以安撫之後，他果然又安靜下來！

游天虹又將這件事目前進展的情形約略做了一個總結：「這件事總算有了一些結論：第一，那隻經過大事宣傳的『名貴古碗』，肯定是僞造的，而且不祗一隻。有人故意把它弄成見不得光的賊贓，目的就是要一些富有的古玩收藏家上當。因當今世界上就有不少古玩收藏家不惜代價收購罕有珍品，即使是賊贓亦會在所不計。第二，爲了要令這個集團的人出醜，看看誰是他們的同黨，我可能要求你出任李時這位『金山伯』的貿易担保人，屆時對方也會找出一個担保人來，那人最有可能是他們這個集團的同黨。第三，這件事幕後可能還有一些事情絕非我你所能想像得到。但答案就快出現了。」

唐佳年到此，惟有苦笑道：「好吧！我就依你所講，爲人爲到底，試一試吧！」

唐佳年返抵家內之後不久，就接到了一個電話。

「唐先生嗎？你可認得我是誰？」

「我當然認得，你說吧，你找我有些什麼事？」

「這個周末賽馬，你有空入來看看嗎？」

「嗯——我有朋友由外國回來，怕沒有空啊！」

「沒有空入來參觀也不要緊，只要你下注就可以。」那男子又說：「當然，如果你想派彩的賠率高一些，最好是另外找地方下注，不要買到場裏面的彩池來。」

「那不成問題的，但一定要穩勝。」唐佳年自然也明白到：把注碼投入正式彩池，會令到賠率下降，所以許多賭徒喜歡下注到非法外圍。

那男子故作神秘地說：「我們大哥只是叫你心理準備好。到時會另外設法通知你，至於分賬辦法當然照舊。你沒有意見吧？」

「沒有，絕對沒有，錢反正是街外的。過去我們不是合作愉快？」唐佳年在電話中說。

毫無疑問，以上對白很快已被竊聽唐宅電話的人錄了音，那幕後人不久之後也知道了這件事。

唐佳年又致電到酒店去找「余福康」；李時當時正悶得發慌，於是在電話中問道：「喂！老唐，這裏有些什麼消遣麼？」

唐佳年的確是個好演員，他故意在電話中對李時說道：「這裏酒色財氣，樣樣齊備，你想找女人還是發點橫財？哈哈……」唐佳年又說：「這個周末的賽馬，我有最佳貼士，也許可以給你帶來一筆橫財，就當是你這次回來，我送給你的禮物好了。」

李時到底也是個機智十足的江湖人物，他即使在電話中見不到唐佳年的表情，也可以聽得出他的用心。因此就在電話中說道：「我在舊金山入過馬場，但注碼不大，到底那是很不容易的賭博，只可以供消遣而已。我在那邊看報紙，聽說你們這邊的注碼很大，是不？」

「是的，大概是因爲本市有閒錢的人太多了。不過，注碼是可以由你個人決定的，如果你信我這個老朋友，就準備一筆錢跟我入場博彩吧，保證你有收穫！」

唐佳年這一番說話，自然又被人偷偷錄了音。

另一方面，唐佳年又致電催促金彪，要求成交那隻古碗，但是這一次却輪到金彪拖延了。因為在表面上，宋瓷花碗只有一隻，而李時這個「金山伯」已認購一隻，如果這時再賣一隻給唐佳年，他們又是好朋友，那就很容易揭穿了西洋鏡。

相反，只要那隻古碗一日未成交，在他們印象之中也只得一隻而已，究竟誰是名花之主，看來「仍有下文」。

因此，在李時這位「余福廉」未走之前，金彪是不會把「古碗」賣給唐佳年的。

李時是個天才好演員，他懂得掌握對方的心理反應，於是他處處表現得貪婪、吝嗇，這正是典型的「金山伯」性格，因為這一類人士都是在外國節儉慣，然後才會有今日成就的，否則又如何能將金錢積聚起來？

李時所表現的格性正是老千們最喜愛的，事實上亦只有貪婪的人才最易上當。

李時即使在電話中與唐佳年交談中，也特別表現得十分貪婪。所以當他聽到唐佳年在電話中說有「必勝貼士」提供他下注賭馬的時候，他又表現得極之有興趣。

偷錄電話的人於是偷聽下去，希望知道「必勝貼士」的內容，但唐佳年却沒有談及，看來他也担心洩露天機。

不過，由這時候開始，唐佳年不但電話被人偷聽，幾乎行一步也被人暗地裏跟踪。

因此游天虹如果要與唐佳年聯絡，又被迫用間諜的方法去傳遞訊息。

賽馬前夕，唐佳年終於約會了好一些人，連非法外圍的大庄家以及李時這位「金山伯」等也在。

唐佳年的一舉一動都被這些監視他的人見到了。他下注那一匹馬，自然也被對方窺得一清二楚。

洪鈞很快就得到消息。由於上一次在馬場裏面，唐佳年這位大馬主的貼士靈驗十足，所以洪鈞這一次也就信到十足。於是他暗中派人分頭向幾個不同的大外圍集團，下了大注。當然都是非法大外圍。

向非法大外圍下注也有好處：第一，有折扣，第二：暫時無須付出現金。第三，不致因下注而影响賠率。

有好處當然也有壞處：第一，既是非法外圍，如果讓警方知道就有麻煩，不過一般賭大外圍的都是熟客，連一張字據也沒有，只講一個「信」字，第二，贏了大錢一般人都担心收不到錢。

但是，洪鈞下注的大外圍庄家都是當地有頭有面的大撈家，信譽十足，一匹馬賠一百幾十萬是等閒事。所以洪鈞賭慣了，根本不用担心什麼。

翌日，洪鈞若無其事地入場看賽馬。同樣又遇見唐佳年，照例亦有向他討貼士。

但唐佳年却苦笑搖頭，道：「今天很難賭，局勢十分混亂，還是以忍手為佳。我也只不過因為有朋友由外地回來，才陪他入來看看而已……」

話未完，李時這位「金山伯」剛由外邊購了彩票回到唐佳年的身邊來。洪鈞乘機往李時的手上瞥了一眼，心底裏不由得抖顫了一下。

只見李時手上一叠厚厚的獨贏彩票全是千元面額的，而上面所印的編號正是「5」字。

根據洪鈞手下昨晚收集到的，由唐佳年口中洩露出來，這一場的內幕貼士正是五號馬「閃閃」。

現在李時手上那一叠彩票，假如全部是千元面額的，少說也有十萬八萬，但為什麼唐佳年却硬說「局勢混亂」？還叫他不要買呢！

後來他回心一想：他和唐佳年只有過一面之緣，交情不深，為什麼人家要對他講眞話？

至於上一次，不過是因為游天虹的交情而已。

唐佳年雖然不肯透露半點兒風聲，洪鈞也沒有怪他，反正他已經下了注，而且數目十分大，但對彩池却一些兒影响也沒有；電算機上面所顯示的五號馬，依舊還是八個開的半冷門。洪鈞甚至沒有再在現場投注，以免被別人跟風，因而影响了賠率偏低。

不久之後，這一場賽事終於開始了。

閘門彈開之後，五號馬「閃閃」應聲彈出，一馬當先，帶離羣駒七八個馬位之多，當時所有在場的人都為之嘩然！

由於這是一場一千四百米賽事，帶頭的馬匹無論如何也是佔盡優勢的。所以洪鈞固然滿心歡喜，就是站在前面不遠處的李時和唐佳年等人也喜形於色。

跑馬本來只是一項體育運動，但如今却變了一種最「大衆化」的賭博。所以入場參觀的人，百份之百抱住博彩的心理而臨；他們只希望自己選擇的馬匹跑出來，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贏錢，否則，他們就要輸錢。

每一場有人贏，亦有更多的人輸錢，所以當每一場賽事完畢之後，唏噓嘆息之聲，處處可聞。

回頭再說「閃閃」那一匹白馬一路帶入直路，馬迷叫囂之聲如雷貫耳，其他馬匹雖然追得較近，但仍有三個馬位的優勢。

最後還有二百碼、一百碼……「閃閃」還是佔先，看來李時篤定可以贏大錢了，洪鈞在非法大外圍當然可以贏得更多。

豈料說時遲那時快，大外欄有三四匹馬一湧衝前，如狼似虎的，就在最後不足五十碼處先後越過了五號馬。結果五號馬四甲不入。

剎那間，洪鈞只感到天旋地轉，彷彿世界末日似的，差些兒就要暈倒過去。他頹然坐在那一排椅子上，約略計算一下，單是這一場，他已輸掉八十萬元以上。包括下注在非法大外圍的獨贏、位置以及過關等等在內；尤其是那種「過關馬纜」方式的下注，往往輸一匹馬，就輸了一半以上的注碼，例如下注一條所謂「獨贏三穿七」，就當每注十元計算，已是七十元。再加一條「位置過三關」，下注三十元吧，那麼總注碼就是一百元。

假如輸掉第一匹，像剛才五號馬連位置不入，三十元位置最先全輸了，「獨贏三穿七」此刻實際也只得回一注「獨贏二穿三」而已。試計一計吧，十元單位的注碼，往往就因為第一關之負，而首先輸掉了七十元。

但是別忘記，洪鈞下注的注碼，絕非十元為單位，而是以十萬元為單位的。而且還分別向不同的非法外圍下注，以為如此便可分散了注意力，想不到滿以為十拿九穩的內幕貼士，現在却先負了一關。

再望向李時和唐佳年他們，只見李時正在表現出一派興高采烈的神氣，分明是贏了錢。洪鈞不由得心裏大感驚奇！

好奇心令到洪鈞身不由主地走過去看看。因為不久之前，洪鈞親眼見到李時手上所持的彩票正是五號馬的獨贏票，他怎麼可能會贏錢呢？奇怪！

怎料到當洪鈞走近一看，李時手上所持的一叠厚厚的彩票，除了最上面一張是千元面額之外，其他的只是五十至一百元的，而且注碼分散得令人啼笑皆非。例如那一場出馬十四匹，李時這位「金山伯」竟然下注一至十四號的獨贏，每匹下注一百元，就只有五號馬買了一千元。其他還有各匹馬的互串連贏位等等，所

以看上去就好像全部都是千元彩票。

洪鈞忍不住問：「為什麼你單對五號馬下大注？」

李時望住身邊的唐佳年，苦笑道：「坦白說，對賭馬我是外行，但我這位老朋友說是有最佳消息，所以我才買大一些。其實賭怎會有必勝的？最佳辦法還是十四匹都下注，保證有錢收啊！」

唐佳年也抱歉地苦笑：「其實，早已說過今天的賽事混亂，很難賭。所以剛才未開跑之前，我也勸過洪先生最好不要賭。不過，看情形五號馬眞是想去，只是去不到也沒辦法；如果是十拿九穩的，我早已告訴洪先生了。」

這一番說話，也算是向洪鈞間接交代；洪鈞心裏印證一番，也是事實。試問他又能怪誰呢？

以後他可以不下注，但外圍——非法而由黑社會做後台的大外圍，却是老早下注的，要改固然來不及，要賴賬更不可能。

除非是有奇蹟出現，以後兩匹馬都跑個第一回來，否則洪鈞就要付給非法外圍二百多萬元。

李時只賭了兩場，唐佳年就陪住這位「金山伯」匆匆走了。然而洪鈞却不服氣，留下來繼續賭下去。

結果，洪鈞不但連場敗北，而且所負的數目極之大。當然，他在非法外圍下的注碼盡墨；即使打了一個八五折，數目仍然十分可觀。

洪鈞只可以埋怨自己太過貪婪，絕不可以怪唐佳年的，因為唐佳年自始至終都沒有親口講過什麼「貼士」給他聽，只是他派手下用間諜、特務的手法去向人家打聽回來的。如今他雖然輸了，但另一方面又難保唐佳年他們不是一樣要輸錢麼？

輸給非法外圍庄家的錢，就算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不付的；但二百多萬元的現金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洪鈞一時之間根本就拿不出這筆錢來。

由黑社會做後台的非法大外圍，賭債是絕不可以欠的，何況以前洪鈞偶然贏了一些錢，庄家亦會漏夜派人送錢來；人家這麼爽快，他又怎好意思賴賬呢？

為了籌措這筆賭債，洪鈞已想盡辦法，仍無法籌足。

洪鈞近年以來，生意不景，早已經是個空心老倌，加上在馬場上經常輸錢，只是沒有一次像今次輸得這麼多而已。也正是因為以前輸得多，所以他才希望這一次大翻身，想不到却泥足深陷！

為了黑社會對他的壓力太大，所以洪鈞漏夜把心腹手下阿剛召來，然後靜靜問他：「那種宋瓷花碗，目前我們手上做好了多少個？」

「三個。」阿剛道：「但兩個已有了買家，就是唐佳年和那位美國朋友余先生。不過，我們不可以在余先生離開本市之前賣一隻給唐佳年，否則西洋鏡好容易就會拆穿。」

「其他的呢？」洪鈞又問。

「只有零零星星的買家。」阿剛道：「金山伯余福廉如果與何老大談妥，我們倉裏的存貨，可能會給他買個清光，但我們須要跟他在銀行和律師樓方面簽約。」

「你快替我通知何老大和金彪他們，叫他們快些完成這宗交易！」洪鈞又說：「目前我正需要一筆錢，你替我想想，還有什麼辦法可行？」

「嗯——」阿剛既是洪鈞的心腹，自然也明白目前洪鈞所處的困境。他想了想，說道：「俗語亦有道：生意淡薄，不如賭博。大哥你有沒有想過重操故業？」

洪鈞以前是靠什麼發達的，阿剛固然明白，因為阿剛已經跟隨了他不少日子，也習慣了稱呼他「大哥」；但是「發財立品」，自從洪鈞手上積蓄了一筆錢之後，也許他也想到長此以往的靠在賭桌上出千不是辦法，偶一失手便會身敗名裂，所以他才決心收山。此後洪鈞即以正當商人的身份出現。而事實上他做的也多是正行生意；阿剛在人前亦改口稱他為「老闆」。

不知是否洪鈞命中註定要撈偏門，還是他不擅於經營，年來洪鈞在商場上巳先後虧損了不少金錢，幾乎要陷於破產邊緣。幸好就在這時候，他又發現了一條「發財的門路」，就是暗裏製造假古董。

正是「冤枉來，瘟疫去」，洪鈞偏偏又愛上了賭馬，總是輸多贏少。眼前既然被黑社會迫得緊，心腹阿剛又有此提議，洪鈞也有點蠢蠢欲動！其實過去他間中亦難免技癢，有時會在賭桌上出千的。

一名商人勞偉，最近就曾經在賭桌上輸了數十萬元給洪鈞。結果還欠下了他賭債二十萬元。

正是「人窮思舊債」，洪鈞靈機一觸，就叫阿剛再去設法連絡勞偉。他說：「二十萬元對我來說只是杯水車薪，但如果他不服氣的話，可能要我跟他再賭過，那時我會有辦法贏多他一百幾十萬元；就算開期票，亦可助我渡過這難關啊！」

阿剛想想，亦覺有些道理。於是就去約會勞偉。

另一方面，正當李時以「金山伯」余福廉的身份出現，與何仲平不斷接觸，各有各找担保人，希望達成這一宗空前龐大的古董買賣時，千門奇俠游天虹，就在張雪兒的帮助下，進行了另一項冒險！

當晚正是月黑風高，郊野正是一片沉寂之際，青草農場背後的山頭之上，突然有一隻滑翔風箏，順勢而下，降落於山脚下一處農地之上。

青草農場範圍頗大，形勢險要。由於背後是高山峭壁，所以只要把守住連接住郊區出路的小路路口，任何人要越雷池半步亦難。他們却冷不提防，會有人夠胆用滑翔風箏由後山降落。

游天虹成功降落後，悄悄用大石將那隻滑翔風箏沉落魚塘水底之下。然後才隻身偷進了農場裏面去。

時屆深夜，除了三數名負責把守農場的大漢仍在當值之外。其他人都早巳睡入夢鄉。

游天虹並不希望如此，因為當所有人都睡了之後，自然到處一片漆黑，他要偵查自然倍覺困難。還好這一次他是有備而來，利用携來的紅外光，開始到處探索。

紅外光可以帮助游天虹在黑暗之中目睹一切。

游天虹東奔西竄，蛇行鼠步，終於給他發現了一些東西——可以製造陶瓷器的黏土。那兒位於山脚下，只有一間草寮，看上去絕不起眼。但游天虹却心裏有數。

他閃到草寮外面，小心觀察一遍，發現該處四周有着不少製造陶瓷必須的瓷土，黏土以及長石、石英等等。毫無疑問：這兒正是一處製造陶瓷的工場。

游天虹由草寮窗口探首內望，裏面見不到有人，更加見不到任何工具，也沒有瓷窰。

游天虹心裏感到奇怪，就忍不住竄進去看看，只見裏面果眞是只得空屋一間；游天虹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於是再用紅外光仔細觀察，終於給他找到了一處地洞的入口；原來這草寮只是用作掩飾外界視綫之用。地洞裏面才是秘密之所在。

游天虹跑進草寮之內，由洞口進入地牢下面去，當堂又感到有些意外！

原來裏面只是一個陶瓷製坏的工場，並非燒製陶瓷器的窰。

工場不大，除了到處堆放了一些黏土和未經燒過的坏之外，還有些印刷精美的圖片和書籍。看來全是與陶瓷，古玩有關的參考資料。

在那些工作桌之上，還放了一個未經燒製古碗的「坏」，外形輪廓完全與著名的「宋瓷花碗」一模一樣。游天虹在這刹那間感到非常興奮。

豈料就在這時候，他手上的電筒光圈正在四下裏掃射之際，不由得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那電筒光圈籠罩着的，是一個雙眼圓睜的男子漢的面孔；這情形假如換上了別人，可能掉轉頭去就走，一溜烟似的跑掉了。

但是游天虹反而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

再仔細看清楚，那男子原來被囚在這地牢的後面，一列鐵枝後面是個陳設得十分簡陋的居室，鐵枝中部是個可以拉開的鐵閘，但這時已經上了鎖。

「你是誰？」一種啞澀的聲音，自鐵柵後面傳出來。

游天虹看見他有如囚犯一樣，怪可憐的，反而鎮定得多了。他反問道：「你又是誰？爲什麼竟會這樣？」

那男子滿面鬍鬚，態度頹喪，神情木然。看樣子，他最少也在五十過外。

他訥訥地說：「你如果是小偷夜盗之流，你今次的冒險將會十分失望，因爲這裏並無値錢的東西。」

游天虹道：「我不是小偷，我是大賊！」

他笑了笑又說：「也許我可以救你出去，但你一定要告訴我你是誰。以及爲什麼會被人鎖在這地牢之內？」

那中年人半信半疑，面露喜悅之色：「你如果能救我出去，我一定會好好的報答你。」

他又說：「我姓麥，叫麥大海。我是個偸渡客，但我在內地却是個陶瓷藝術家，擅於仿製古玩；也許有人偵知了此中內情，於是就偸偸把我扣押下來，要我先替他們服務。但我知道，這班人貪得無厭，除非你肯救我出去，否則我這一輩子恐怕也難有機會再重見天日。」

在這刹那間，游天虹好像想起了一件事：「你是姓麥的？」他又問道：「爲什麼你要偸渡到這兒來呢？」

「我女兒嫁到美國去，她很富有，曾正式申請我移民，但未獲批准，所以我惟有設法先偸渡到這兒來！」

游天虹恍然大悟：「原來你就是麥玉珠的父親！」

那中年人麥大海怔了一怔：「你怎麼認識小女？」

「是她叫我來救你的。」游天虹一邊說，一邊自身邊摸出了一些開鎖的工具來：「我想你告訴我，那兒是燒製陶瓷器的窰，還有假古玩是如何仿製的？」

「我是負責監製的，我當然清楚。」麥大海在這刹那間也感到非常之興奮；他簡潔地向游天虹交代：「製坏工場在這裏，窰就在附近山邊，還有一個坑，就在山邊一處矮林之間，我都清楚。」

「好極了！」游天虹眨眼之間的功夫，已將那度閘門上的鎖開啓；麥大海急不及待地，由裏面走出來！

麥大海正想急急闖出去，却被游天虹叫住：「請你別焦急，欲速則不達啊！外面有許多守衛，要成功地突圍而出，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的。眼前先請你替我做一件事，就是首先把這些坏弄壞它！」

游天虹這邊說着，那邊已動手把一些擱置在工作桌以及木架子之上的「坏」一一毀壞！

麥大海雖然不大明白，但也帮着游天虹進行這種破壞工作。最後游天虹又一邊撕毀那些書籍和圖片，一邊問麥大海：「燒窰之內，是否有你的作品在內？」

「應該有的。」麥大海又說：「山邊的土坑之內有更多的假古玩，你要破壞他們騙錢的勾當，那才是最值得破壞的地方。」

「什麼土坑？」

「假的古董並非由燒窰拿出來即可上市，一定要經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埋藏，像種花一樣，按時把馬尿淋進土壤中去，加速它變色——變得陳舊，像古董一樣；同時馬尿與土壤之間所起的化學作用，更可以令陶瓷的表面引起輕微的爆裂——這正是一般古玩的最大特色！」

游天虹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洪鈞暗中派人到馬房裏面去收集馬尿，並非爲了「做馬」，而是爲了「做假古玩」；這眞是連他發夢也想像不到的事！

游天虹這次冒險闖進這裏來，也不是爲了救人；剛才他故意說麥玉珠託他來此救麥大海，只是一方面增强對方對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沒有時間作出更詳細的交代和解釋。因爲此時此地，他們所處的環境固然危險，萬一被人發覺，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同時往後他們要做的事情，實在也多着呢！

他們正待離開地牢，外面突然傳來人聲。由外面傳下來的，顯然是一個男子與一個女子交談的聲音，麥大海固然吃驚不小，就是一向胆色過人的游天虹，在這刹那間也立刻戒備！

「嗯……」一個女子的聲音，顯得十分忸怩：「別這樣，他快要回來了。」

「你放心好了！」一名男子在安慰她：「他正與阿根他們在祠堂裏面賭得昏天黑地的，我正是怕妳太寂寞，所以才回來陪陪妳。何況他即使輸光了突然返家，也決不會一下子便找到這兒來……」

「瞧你！性急成這樣子！」那女子又說：「你答應帶我走，究竟還要等到幾時？」

「我們到城裏去雙宿雙棲也要錢的，目前我還未儲夠錢。不過，我知道不久之後我就可以分到一筆遣散費，屆時妳大可以光明正大的向他提出離婚，我們也不必再偸偸摸摸了。」

原來是一對偸情男女！

游天虹雖然可以暫時舒了一口氣！但是却沒有放寬戒備，以防那對狗男女一下子闖進下面來，他立即就採取行動對付他們。

但是，他們只在外面草寮之內胡混！

游天虹和麥大海雖然等得不耐煩，但從他們的交談中，却知道了不少有關這集團的秘密。例如幕後人準備賺一筆之後，不再製造假古玩，屆時就會把麥大海殺死，埋屍於山脚下。

原來該集團的幕後人有感於長此以往下去，西洋鏡恐怕會被人拆穿，所以打算做成幾單大買賣之後，便遣散這班人；而幕後人亦會移民到外國去！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左右，那一男一女便告離去。

游天虹於是立即帶着麥大海，小心翼翼地由地牢內走出來，再由麥大海帶路，在昏暗的環境下，摸到附近一處山邊去。

游天虹本來打算先破壞燒窰，但麥大海告訴他：那燒窰是利用電力的，主要加工步驟和程序盡在土坑之內。所以他們只須到控制電力的地方，把熱力加强，窰內的陶瓷器自會因熱度過高而爆裂。

結果游天虹只有依照麥大海的話去做。

最後，他們來到山邊矮林掩護下的土坑之內，合力將土坑裏面所有的假古玩一一毀壞。

游天虹帶着麥大海竄出了山邊矮林之後，正待設法離去，突然有一度强烈光綫投射過來！那光綫來得很突然，而且十分光亮，嚇得游天虹麥大海兩人急忙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幸好那度强光只在他們的頭頂一掠而過，隨即停在不遠處。游天虹輕輕地抬頭張望過去，才發覺那原來是一輛汽車，正有一個人由車上跳下來，匆匆走向那邊。

游天虹靈機一觸，拍拍麥大海肩膊：「跟我來！」

麥大海也會意，急急跟隨着他，偸偸登上那貨車去。

游天虹走上司機位去，發覺車匙並未留下，他自然無法將車子開動。於是，他立即又向麥大海示意：「到後面去。」

兩人爬上貨車後面的車廂，只見上面堆滿了一籮籮的蔬菜，他們立即找個空罅，躲了進去。爲了僞裝得更好，游天虹趁住那司機未回來之前，和麥大海合力移動了若干籮蔬菜，留下更大的空間，以便他們藏身於其中。

他們併肩兒坐在一角，低聲交談着，本來游天虹十分憎恨麥玉珠存心欺騙他，但經過一番交談之後，才知道麥大海既是偸渡而來，麥玉珠自然不可以報警的，否則，如果讓警方找到他的話，到頭來還是要遞解出境的，所以就難怪麥玉珠要用到這麼間接的辦法了。

其實游天虹早已料到麥玉珠可能是利用他，只是想不到幕後原來爲了一份深厚的親情而已。那邊忽然又傳來人聲，好像是有人要抬一些東西上車來，這令到游天虹不禁有些担心。

幸好那一箱東西結果擱在蔬菜上面，那兩個人就一塊到車頭的司機位去了。

本來游天虹還猜不透那一箱是什麼東西，但後來偸聽到車頭兩人的談話，才知那是一箱假古玩，正要運出市區去。游天虹靈機一觸，立即與麥大海耳語一番。

貨車經郊區直駛入市區去。就在黑暗的公路之上，游天虹和麥大海兩人爬到蔬菜上面去，撬開那個木箱，將裏面的陶瓷器一一抛向公路兩旁，然後把蔬菜塞入去。

等到車子駛入市區之後，游天虹和麥大海就趁住車子停在一處十字路口的紅燈之前，悄悄地跳落車逃去。

× × ×

何老大隆隆重重的押運那隻假古玩與「余福廉」交易，豈料途中被一批警探截住搜查，當堂「人贓並獲」，但警方並非控他們僞造古玩，只當這是賊贓，因爲那隻宋瓷古碗已購了保險，被刦時也報了警。

結果連洪鈞也不敢出面担保他。何老大有苦自己知。

但他們與李時的交易，雙方均有商號担保的，無法交貨就要雙倍賠訂，洪鈞惟有急急忙忙派人入「廠」提貨。

當洪鈞的手下進入設在農場內的秘密工場提貨時，才發覺所有僞造的古玩盡毀，連專家麥大海也不知所踪。

洪鈞聞訊不禁大吃一驚！因爲他已面臨破產，滿以爲這一次交易可以救救他，想不到反而再損失了一大筆金錢。因爲担保他的正是萬華珠寶公司的鄧華，他不可以不認賬的。

洪鈞惟有寄望保險公司方面的賠償，豈料就在這時候，警方正通知洪鈞和保險公司雙方到警局去認回那古碗。洪鈞心感不妙，不肯承認就是這一隻，甚至反指這是贋品。

但是身爲展覽會主人的鄧華，由於責任重大，早已用一種特製的筆在古碗底部簽了名，表面看不見，但用紅外光一照，鄧華的簽名赫然就在古碗底。洪鈞難免感到奇怪，爲什麼展覽會那隻明明已秘密出售給黃泰池，現在這隻古碗分明是另一隻，却在這裏？

却不知道黃泰池上了當之後，多得游天虹和李時指點，早將那隻假古玩——宋瓷花碗，交給了李時。李時是神偸，出入關防重地亦易如反掌，所以早已來個掉胞。

至此，洪鈞初步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既收不到保險費，還要賠訂金。本來事情已經告一段落，想不到這時保險公司會同警方人員，持法庭手令，到洪鈞的居所搜索，竟然搜出不少假古玩，其中還有不少已向保險公司投保。但經專家檢驗後，證明是僞造，所以保險公司和警方都要控告他。

洪鈞已届山窮水盡之境，想起還有一箱假古玩已及時偸運入市區，就令心腹手下悄將它變賣。豈料那木箱撬開之後，竟然發現裏面只是一些瓜瓜菜菜，而且已開始腐爛了。洪鈞聞訊，差些兒就昏死過去！

在馬場裏輸了，外圍庄家又催債頻頻，正路生意失敗，騙人不到，反而被千門奇人游天虹佈局令他大大地栽了一跤，他眞恨不得立即就死去。可惜他要生不得要死不能，因爲警方已經把他拘捕，只等解上法庭。但等他由獄中出來時，仍會被各方面追債，眞是咎由自取。

麥玉珠依足諾言，付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酬金給游天虹，游天虹却故意令她驚喜，所以他安排麥大海在最後才出現；而麥玉珠通知警方去搜洪鈞的秘密陶瓷廠時，因找不到麥大海已非常失望，想不到却被游天虹早就救到這兒來。她自然又是一萬個感激。

事後游天虹他們才知道：麥玉珠正是那間天下保險公司的老闆娘，她那美國丈夫就是這間公司的董事長，所以在公在私，她這一次的努力都沒有白費。最後她當然就是把她父親接回美國去，共聚天倫之樂了。

（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人杰以四海鏢局總鏢頭的身份護鏢往川西，一路順利，鏢局的名氣大响，而護鏢的幾個鏢師更被渲染得幾乎成了神話中的人物，一路上曾遇到兩帮人物在打鬥，一方是天魔教，另一方不知是何方神聖，看來是護着四海鏢局的，經過多次觀察，俞人杰發覺那位托鏢的鹽商正是「一劍封關」莫英豪所喬扮，此後俞人杰根本不用爲此趟鏢而担憂了……花大官人想找個人混入天魔教內部，以便監視該教行動，認爲俞人杰正是最好的人選，詢問俞人杰的意見，希望俞人杰能伺機假扮惡君平混入教中，這正合俞人杰的心意，俞人杰爽快地答應了。

再度返魔壇　伺機煽風火

那邊，尹端華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叫道：「好傢伙！」

俞人杰扭頭過去問道：「什麼事?尹兄。」

尹端華興高彩烈的揚了揚手，叫道：「俞頭兒，還是你行。你道這兩個傢伙都是什麼身份?哈哈！一名黃旗護敎！一名白旗護教！」

俞人杰聲音一沉道：「留下兵刃和令旗，速將屍身縛石沉去江中！」

尹端華呆得一呆，馬上會過意來，趕緊回答道：「是的——」

俞人杰沉聲接着道：「尹兄，你過來，這事交給他們辦！」

尹端華匆匆奔過來，搓手不安地道：「小弟眞該死！」

俞人杰掃了四下一眼，低聲問道：「那小子來了沒有?」

尹端華蹲下身子，輕輕回答道：「沒有。」

俞人杰低聲又問道：「是他無意跟來，還是他想跟來，你沒有答應?」

「都不是。」

「怎麼呢?」

「賀師父一進門，小弟便知道事情不妙，所以沒等賀師父開口，就藉故將他支開了。」

「叫他去外面把風?」

「是的。」

「就派了他一個人?」

「不，還有孫師父和馬師父。」

俞人杰不禁點頭道：「處理得很好，這樣小子就不會起疑了！」

跟着，悄聲又問道：「來的這一批如何?」

尹端華低低回答道：「小弟都考查過了，個個靠得住，頭兒只管放心！」

俞人杰想了想道：「好，現在你馬上將他們召集一起，就說是我的吩咐，關於今夜發生的事，不許他們洩露一個字！」

尹端華問道：「頭兒受的傷，如何解釋?」

俞人杰沉聲道：「僅說是受到賊人伏襲，就可以了！」

×　×　×

第二天，俞人杰命尹端華將那兩面護教令旗和兵刃，悄悄送去城外府中，一方面報告經過，一方面請示機宜。

他這邊則裝成傷得很重的樣子，由賀大寶守住房門口，不許任何人入內探視，以避免那位三目神鷹進來套口風。

不一會，一輛馬車駛來鏢局門口停下，尹端華向大家宣佈，奉侯師爺之命送總鏢頭去府中養傷。

上車之後，俞人杰低聲問道：「昨夜那邊戰績如何?」

尹端華又興奮又傷感的說道：「賊人雖給收拾了十之八九，但我們這邊也損失了一位車師父！」

大千四客，現在只剩下一個一劍封關了！

「侯師爺呢?」

「也受了傷。」

俞人杰故作吃驚之狀道：「什麼?連侯師爺也受了傷?傷得重不重?」

尹端華搖搖頭道：「不清楚。」

俞人杰惑然道：「那你怎知道他受了傷?」

尹端華苦笑道：「那怎麼會不知道?一個人的兩隻眼睛用來做什麼的?」

「臉色很難看?」

「相當難看！」

「莫師父呢?」

「莫師父倒是好好的！」

俞人杰想了一下又問道：「那名自稱黑旗護教的黑衣老人最後怎樣了?」

尹端華點點頭道：「這老鬼果然不愧爲一名黑旗護教，我們這位侯師爺，據說出道以來，從未遇過敵手，這次居然負了傷，可見這老鬼的確有兩套，昨夜要換了別人，是否招架得住恐怕還眞難說呢！」

俞人杰道：「你是說那老鬼最後還是敗在侯師爺手下?」

尹端華說道：「是的，剛才我進去的時候，莫師父正在檢視老鬼的那面護教令旗，他還向侯師爺開玩笑，說要侯師爺請客……」

俞人杰詫異道：「幹嗎他要侯師爺請客呢?」

尹端華一咦道：「怎麼?總座難道——啊，對了——該死，該死，你瞧瞧我，眞是要多糊塗，有多糊塗！」

俞人杰眨着眼皮道：「怎麼回事?」

尹端華連忙接着道：「事情是這樣的，總座上次出鏢不久，府中曾經送來一道密諭，小弟因總座能夠平安歸來，一時高興得昏了頭，竟一直忘了提起……」

俞人杰打斷話頭，問道：「一道什麼密諭?」

「一張列載了詳細數字的賞格表。表中規定：凡除去一名普通教徒，可獲賞銀十兩。三旗護壇，各賞五十兩。三旗護法，黑旗護法一名賞銀百兩，白旗護法賞兩百兩，黃旗護法賞三百兩！」

「三旗護法呢?」

「與三旗護法之數字相同。不同的是：白銀一律改爲黃金！」

「哦，眞的?這樣說來，小弟如今豈不是已成爲一名擁有五百兩黃金的大富翁了?」

「一名不折不扣的大富翁！」

「行，行，小弟一定請客。」

「不請行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兩人邊說邊笑，不知不覺已經來到花府門外。

那名老蒼頭打開柵門，馬車一直向裏駛去，侯師爺和一劍封關親自在廳中雙雙迎出。

俞人杰由尹端華扶下馬車，一劍封關緊上數步，伸手幫忙，道：「老弟，恭喜你了！」

俞人杰連忙含笑遜謝道：「莫師父好說，這不過是適逢其會，僥倖而已！」

大廳中已經爲他準備了一張精緻的軟椅，入廳坐定之後，侯師爺抬頭笑了笑，注目問道：「老弟能不能再說一下昨夜之經過?」

俞人杰早已知道這是少不了的一問，當下從容不迫的說道：「當師爺跟那個什麼百步赤練交手之際，人杰就站在花牆後面的陰暗處，所以師爺跟那廝衝突經過，人杰當時全都看的清清楚楚。說到這點，人杰不得不佩服師爺當時的泱泱風度！」

後者聽了，微微一笑，鷄爪似的右手五指，不自禁摸向頷下那一小撮稀稀疏疏的山羊鬍子。

俞人杰接下去道：「不過，直到那時候爲止，人杰尚無法分辨那位惡君平，究竟是那羣匪徒中的那一個……」

一劍封關忍不住插口道：「後來怎麼認出來的?」

俞人杰點點頭，繼續說道：「後來，直到我們這邊的兩位師父，返身向院外撲去，人杰這才發現，原來那廝當時根本就不在院裏那羣匪徒之中！」

一劍封關脫口道：「那就對了，怪不得莫某人在那羣匪徒中，怎麼找也找不到那廝之蹤影。那麼老弟是說，那兩支飛鏢就是那廝打出來的了?」

「是的。」

「眞差勁！」

「怎麼呢?」

「堂堂一名黃旗大護教，在那樣近的距離中，接連打出兩支飛鏢，都沒有沾上敵人一點衣邊子，還不够差勁麼?」

俞人杰含笑搖頭道：「話可不能這樣說。」

一劍封關怔了怔道：「那該怎樣說?難道老弟還認爲這廝手法高明不成?」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小弟意思是說：別人可以笑他差勁，我們却不能。」

一劍封關甚爲詫異道：「爲甚麼?」

俞人杰笑笑道：「要不是這廝差勁，四海鏢局豈非又是另找一名總鏢師?」

說得大家都笑了。

侯師爺笑着問道：「後來呢?」

俞人杰嘆了口氣道：「師爺說得不錯，這廝果然是個奸險小人。他當時似已瞧出大勢不妙，飛鏢出手之後，看也不看一眼，一個倒縱，掉頭便跑！人杰這時，仍然不敢斷定這廝就是惡君平，當時只想上前抓住他，看能否帶去無人之處，設法逼

出一點口供。詎料這斷一出城門，登時變得兇狠起來，轉身拔出兵刃，嘿嘿一陣獰笑，挺刺便向人杰撲來。直到看清那對三稜刺，人杰才知遇上正主兒！」

一劍封關忍不住再度插口道：「另外那名白旗護教……」

俞人杰點頭接着道：「是的，人杰就要說到了。依人杰之原意，本意跟這斷多糾纏一會兒，以便察看這斷一套三稜刺招的路數，湊巧這時賀師父也從後面趕到了。聽賀師父忽然大叫道：總座小心暗算！就在這時候，身後樹影中，忽然竄出一條身形。人杰一瞧那人之身法，便知道來人身手不弱，如聽任賀師傅迎上去，無疑的只是白饒。於是一面分身招架，一面喝令賀師父回局報訊，我們這位渾二爺總算還聽話，否則有他纏夾在裏面，人杰心分兩處，就不堪設想了！」

一劍封關道：「後來呢？」

俞人杰笑了笑道：「從樹影中突然竄出一名白旗護教，連那位惡君平似乎也給嚇了一跳，後者幾乎可以說就是死在這名白旗護教手中！」

一劍封關一楞道：「此話怎講？」

俞人杰又笑了一下道：「那斷見人杰只挨不還，一直未將人杰放在眼中，這時定睛瞧清，見又來了搭檔，益發顯得威風八面。他大概想在伙伴面前露一手，當下哈哈一笑，竟以一招雙龍出海雙刺平提，走中宮，闖洪門，分向人杰雙肩平平刺過來！」

一劍封關不禁哼了聲道：「果然狂得可以！」

「這時可說是人杰捨死求生，惟一的一個機會。於是，暫置身後那名白旗護教於不顧，人杰身形一矮，正面迎去，露開左肩空門，右手飄筆一撥，格開那斷左手上的三稜刺，然後筆尖一沉，送進那斷心窩！」

侯師爹點頭道：「確是一着狠招！」

一劍封關聽得不由皺眉道：「那你的左肩——」

俞人杰苦笑道：「有什麼辦法，只好咬緊牙關，拚着一條左臂不要了！」

侯師爺又問道：「後來呢？」

俞人杰端起茶來喝了一口，心情爲之寬鬆不少。他現在才發覺，天下再沒有一件事，比說謊更吃力的了！

不過，吃力的階段，至此已成過去，再說下去，全是事實，就用不着像先前那樣字句斟酌了。接着他很順利的說出一刺擲中那名神龍客之經過，侯師爺和一劍封關，全都聽得不住點頭。

他說完後，侯師爺抬頭問道：「那五百兩黃金賞格，老弟打算如何處理？」

俞人杰思索了一下說道：「我想先提兩成，交端華帶回鏢局，兌成白銀後分給局中同仁，讓大家能高興高興。」

侯師爺點點頭，轉過臉去道：「莫師父，你去將那隻金箱取來！」

不一會，金箱取至，裏面是十隻金元寶，一劍封關取出其中兩隻，交去副總鏢頭尹端華手上。

尹端華代表局中同仁稱謝收下。

侯師爺接着問道：「假使老弟傷口愈合之後，我們馬上就進行下一步計劃，老弟反對不反對？」

俞人杰欠身答道：「人杰聽憑師爺安排。」

侯師爺欣然捋鬚道：「好極了！那麼，你就先去後面歇着養神吧。我們官人的特製刀創藥，今夜便可送到，這種藥敷上去，當天收口，三天脫痂，七天之後疤痕全消！」

俞人杰佯驚道：「什麼藥會有這等靈效？」

侯師爺點點頭，笑道：「用過你就知道了。」

俞人杰當然相信，普天之下，能有幾位袖手神醫？在這位袖手神醫手底下，只剩一口氣的人，都能够救得活，區區皮肉之傷，又算得了什麼，他不明白的是，四方堡離此不下千里之遙，藥怎能這樣快送到？

難道那位袖手神醫也已到這附近？

接着，侯師爺手掌一拍，四名艷姬，應聲走入，一劍封關向那四名艷姬吩咐道：「扶俞總鏢頭去後院！」

侯師爺指着那隻金箱，吩咐道：「這個一起拿進去！」

俞人杰擺手對那四名艷姬道：「人杰斗胆，敢向師父提出一個要求。」

侯師爺道：「她們伺候你，難道不比那個渾人強？」

俞人杰道：「師爺有所不知，這位賀師父，人雖然有點憨氣，但對人杰卻很忠心，有他在身邊，談談說說的，可排除不少寂寞。」

侯師爺沉吟着道：「他的一張嘴巴，會不會亂說話？」

俞人杰道：「這種人的性格，師爺應該清楚，他只要服了你，便會百依百順，人杰自信可以約束他，師爺儘請放心！」

侯師爺點點頭，轉向尹端華道：「那你就回去喊他來吧！」

俞人杰住在裏院一間精緻的書房中，雖然有着充份的行動自由，但他並不存有絲毫好奇之心。

他同時嚴命賀大寶，不許亂說話，不許亂走動。他怕賀大寶閒不住，便找來一副棋子教他下棋，一邊說些有趣的故事，藉以啓發他的智慧，並讓他知道做人的道理，賀大寶果然聽得津津有味。

不久，天黑下來了。

兩名家丁，抬進一疊食盒，賀大寶接過來打開一看，見裏面裝的，幾乎全是沒有吃過的東西，不禁咋舌道：「奶奶的，這一頓要多少銀子……」

俞人杰笑斥道：「又來了！不怕別人聽了笑話麼？」

賀大寶不服道：「咱是說眞的嘛，這一頓要能折成現銀，咱寧可啃窩窩頭！」

俞人杰正想扳起臉孔說他幾句時，門口人影一閃，忽然嬝嬝婷婷的走進來一名十五六歲的嬌俏少女。

少女手上，拿着一隻朱漆小盒。

俞人杰愕然，指着那盒子問道：「裏面什麼東西？」

那少女盈盈一笑襝衽一禮，道：「侯師爺說：裏面有兩隻藥罐，是大官人剛剛着人送來的，黃罐裝的外敷，白罐裝的內服，用藥之後，須立即上床養息！」

說完，放下漆盒，襝衽一福，轉身退去。

俞人杰對着那隻漆盒，不期然發起呆來。

一點不假，說是晚上送到，果然晚上送到。這與那些身手奇高蒙面武師，招之則來，揮之即去，是不是同一道理呢？

設若如此，很明顯的，那位四方堡主在這座華容城附近，必然另有一處類似四方堡的秘密處所。

那位四方堡主，以及袖手神醫，和大千莊主可能——

賀大寶推了他一把道：「別發呆了，咱瞧這妞兒長得也並不怎麼樣，來，來，要吃趁熱，否則咱可要先動手了！」

經過三天靜養，俞人杰右肩之創口，果然癒合如新。

這一天黃昏時分，侯師爺忽然偕同日前那名居姓武師走來書房中，先聊了些不關痛癢的閒話，然後話題一變轉入正文。

他向俞人杰含笑道：「老弟想不想見見我們大官人？」

俞人杰不禁一愕，說道：「大官人在那裏？」

侯師爺指着那姓居的中年人道：「居師父便是大官人派來接你的，今夜二更左右出發，明天天亮前後，就可以見了。」

俞人杰指着賀大寶問道：「這位賀師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

侯師爺點頭道：「當然可以！」

當夜，二更左右，俞人杰，賀大寶，以及那名沉默寡言的居姓武師，分別易容改裝，扮成三名衙役模樣，沿着城脚，繞向東門，跳上等在河下的一條小船。

俞人杰現在發覺，四方堡這位杜門秀才行事，與魔教方面最大的不同之處，便是用人之初，雖然同樣嚴格，一旦納入組織，即能信而不疑！

他們上船之後，非但未被蒙上眼睛，即連兩邊之艙門，也都敞開着。

小船順流東下，行了約莫個把更次，前面忽然出現一片浩蕩烟波。俞人杰明白了，他們要去的地方，是洞庭君山！

賀大寶只要不離開俞人杰身邊，無論要他去那裏，都不放在心上，上船不久，便告睡去。

俞人杰心事重重，始終無法闔眼。

那名居姓武師，就像一段木頭似的，靠在船壁上，兩眼睜得大大的，既不睡覺也不說話。

沉寂中只有船身在輕輕搖幌着，以及木櫓撥水的花花之聲……

這樣，也不知道過去多久，湖面突然籠入一片黑暗，伸手不辨五指，冷風陣陣吹來，使人不期而然感到一陣寒意。

俞人杰知道，天快亮了。

不久，黑暗由濃化淡，湖面上泛起一團團雜着雨絲的銀霧，遠處開始隱隱約約現出一抹山影。

君山到了！

居姓武師直起腰幹，打了個呵欠，俞人杰亦爲之精神一振，倦意全消。

小船在一道山灣裏泊下，居姓武師朝俞人杰比了一個手勢，俞人杰將賀大寶搖醒，然後一起離船登岸。

兩人跟在居姓武師身後，向一條荒蕪狹谷中走去。

俞人杰暗暗詫異，因爲經他留心觀察的結果，他發現這條谷道雜草叢生，絕不像經常有人走過的樣子，如說杜門秀才和袖手神醫，以及那些神秘武師，都是從這裏出去的，實在使人無法相信！

俞人杰正疑忖間，前面的居姓武師，忽然輕輕發出一聲輕咳。

他抬頭四看，原來已經來到一座破廟之前。

賀大寶忍不住問道：「大官人就在這裏？」

居姓武師點點頭，仍然沒說什麼，接着，身軀一轉，領先登階向廟中走去。

大雄寶殿上，到處結着蜘蛛網，殿柱多半腐朽，那座焚化爐，已銹成無數缺口，要說這座廟中曾經住過僧人，最少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賀大寶四下張望了一眼，又問道：「大官人在那裏？」

他先後兩次發問，俞人杰均未加以阻止。因爲一個人處在這種情形下，仍然無動於衷，就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了。

這時候，那名居姓武師，忽然微微一笑，伸手自臉上取下一張人皮面具，從容不迫地說道：「所謂大官人，便是區區在下！」

賀大寶給嚇了一大跳，說道：「你……你——」

俞人杰看到對方那張從人皮面具後面露出來的面孔，神采煥發，英氣逼人，知道不會有假，當下連忙躬身施了一禮道：「在下二人，有眼不識泰山，尙請大官人恕罪！」

大官人微微一笑，注目問道：「你們可知道我是誰？」

俞人杰稍稍遲疑了一下道：「在下猜想，你老也許就是我們侯師爺口中的四方堡溫老前輩，不知道在下猜得對不對。」

大官人聽了，哈哈大笑，忽然扭頭向殿後高聲說道：「兩位，如何？我說我們那位侯老大別具識人慧眼，你們始終不以爲然，這下總該信了吧？」

大殿後面，應聲走出兩人。

這兩人一個身軀魁梧高大，一個矮矮胖胖，有如水桶，後者手上，在出來時尙抓着一把棋子。

走在前面的是袖手神醫施德修，走在後面，抓着一把棋子的正是那位大千山莊主，神行無影蔡公明！

俞人杰看到那位袖手神醫心頭不禁暗暗一驚。

因爲他當年爲金筆大俠求藥時，是以本來面目出現，他不知這位袖手神醫如今是否還能認得他。

還好，那位袖手神醫望着他，只是點頭微笑，顯然並未認出他就是當年去太平山莊求藥的少年。

接着，杜門秀才爲他引見這兩位武林中的知名人物，俞人杰連道久仰不止。心底下則仍止不住有點懷疑：就是這三位天字號的魔頭，怎會住來這等荒凉所在？

這座破廟裏，連從人都不見一個，那些神秘武師又住在什麼地方？

接着，杜門秀才又爲兩名魔頭介紹賀大寶，並極口稱讚賀大寶是條豪爽正直的

血性漢子。

俞人杰暗暗佩服這位杜門秀才的籠絡手段，確比天魔教那些魔頭高明得多，他要不是早出江湖幾年，今天聽了這番話不把這魔頭錯認作好人才怪。

最後，杜門秀才突然轉過臉來道：「剛才進來的時候，俞老弟也許巳經留意到了，就是這條進來的山路，平常顯然甚少有人出入，而我們幾個，却都住在這裏，關於這一點，俞老弟有沒有想到其中道理何在?」

賀大寶搶着道：「咱知道!」

杜門秀才一哦道：「你知道?好極了，你說說看!」

賀大寶露出很有自信的樣子，說道：「因爲天魔教要找咱們鏢局的痲煩，這裏離得近，地點又隱僻，所以才臨時在這裏歇下來……」

杜門秀才微笑道：「說得很近情理，但與事實仍然稍有出入。」

賀大寶聳聳肩胛道：「那麼咱就不知道了!」

杜門秀才又轉向俞人杰問道：「老弟想出來沒有?」

俞人杰沉吟了片刻，抬頭說道：「如果晚輩沒有猜錯，賀師父剛才所說的話，只須稍稍顚倒一下，就是溫前輩在君山這兒，可能早就有了佈置，因而才想到華容設座鏢局，以便引誘那些天魔匪徒自投羅網……」

杜門秀才撫掌道：「好，好，好，說下去!」

俞人杰接下去道：「至於這座破廟，荒涼的也許只是表面，剛才的入山的路，它雖然通來此處，但顯然不是總機關的出入主道。此外，晚輩猜想，在這座大殿背面，大概可以進入總機關，但出入之路却設在別處!」

杜門秀才又喊了幾聲好，然後問道：「如果你進入總機關，發現裏面空空如也，除了奴婢僕婦，一個武士沒有，你會不會感到意外?」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不會，只要山下湖邊有『漁民』，晚輩就不會感到『意外』了!」

杜門秀才頭一搖，笑容盡斂，深深嘆了口氣道：「溫某人要像令狐玄那樣忌才，今天準會殺了你老弟!」

俞人杰心想，將來利用完了，誰敢担保你杜門秀才不會這樣做?

杜門秀才感慨着，一面接着說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此語誠然不謬。你老弟既然具有這等過人之稟賦，溫某人也就放心好了。現在我且來爲你老弟引見另外一位朋友吧!」

說着，舉掌一擊，又從殿後走出一人。這次走出來的，是個高高瘦瘦的漢子，神情鬼祟，雙睛閃爍，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個正派脚色。這名漢子一現，賀大寶和俞人杰，全爲之當場一呆!

原來這名漢子，無論身材、面貌、衣着，或舉止、均與眞正的惡君平一般無二;尤其那雙閃爍不定的眼光，更是傳神之至!

杜門秀才望兩人微微一笑道：「如何?這種神妙的易容術，兩位大概還是第一次看到吧?」

俞人杰脫口說道：「既然——」

杜門秀才笑接道：「既然他能裝扮得如此維妙維肖，何不就讓他去是不是?」

俞人杰遲疑地道：「是啊!晚輩的扮相，能否及得上這位師父，還難說得很，就由這位師父混進去，豈不更妥當?」

杜門秀才搖搖頭道：「他合適的，也就只是這副扮相，其他方面，均不及老弟遠甚。一個人完全倚賴儀表辦事，未免太冒險!」

俞人杰恐怕說下去，會使這名扮惡君平的武師難堪，連忙亂以他語道：「那麼，這件事如何着手進行，前輩是否巳有安排?」

杜門秀才手一托道：「到裏面談!」

於是，一行人由那名扮惡君平的武師帶路，向後殿走去。

大殿後門，與前殿一樣;除了一張小方桌，幾把破椅子，別無長物。

在那張小方桌上，擺着一局殘棋，顯爲袖手神醫和神行無影適才對奕時所留下。如果撤去這幾張破桌椅，誰也無法看出這裏曾經有人來過，他實在不得不佩服這位杜門秀才行事之愼密!

那名帶路的武師走去一根殿柱前面，伸手在殿柱蛀孔內輕輕一撥，台階下面的一塊青石板，立即應聲向上豎起，露出一個僅足容身的黑洞。

那名武師向後退出一步，似是準備留下來收拾那些桌椅和棋子。

杜門秀才不再客氣，回身手一招，領先向黑洞中探身而下，然後，俞人杰、賀大寶、袖手神醫、神行無影，一個接一個，相繼跟入!

入洞下降約莫三四丈，立即出現了一條平坦的隧道。

沿着那條隧道，曲折前行，眼前逐漸露出一片亮光。

不久，來到一座大廳，這座大廳雖然建築在地下，一旦置身其中，却無一般地下建築那種陰森之感。

在大廳四角，分別懸有一盞光度甚强的宮燈。

一行進入大廳之後，五六名姿色極佳的少女，馬上在每人茶几上放下一隻朱漆茶盤。

盤中盛着的，是一壺酒，四隻乾菓小碟。

袖手神醫施德修和神行無影蔡公明兩人，一點不避忌諱，身軀剛剛坐落，便將其中兩名少女拉入懷中。

杜門秀才只是笑了一笑，也沒有說什麼。

他向俞人杰和賀大寶分別溜了一眼，似在偷偷察看兩人對袖手神醫和神行無影這種作風之反應。

賀大寶早就得到俞人杰的吩咐，不管遇上什麼事，只當沒有看見!

所以他這時抓起酒壺，骨都骨都，一口氣就將一壺酒喝上一大半。

杜門秀才瞧在眼裏，暗暗點頭。他似乎覺得一個人只要有嗜好，就不難設法加以控制，尤其是好酒好色和好賭。接着，他朝俞人杰轉過臉來道：「侯師爺有沒有告訴老弟，說溫某人這次要老弟混去魔教

中到底之眞正用意?」

俞人杰欠身答道：「沒有。」

杜門秀才道：「簡單一點說，只要老弟完成一件事，這件任務一旦達成，老弟便可隨時脫身歸來!」

俞人杰微怔道：「是不是要晚輩設法除去該教某一魔頭?」

杜門秀才搖頭道：「比這難得多!」

俞人杰又是一怔道：「縱火?」

杜門秀才笑道：「不對、不對，愈猜愈遠了。殺人放火在別人也許是道難題，但在溫某人看來，却算不了一回事，只要溫某人高興，可說隨時可以動手!」

俞人杰楞在那裏，一時無以爲對。他實在想不出對方口中的重要任務，究竟意向所指!

問題難就難在此，對方要他完成的，只有一件事!

而這件事，既非殺人，亦非放火，那麼要他混進去幹什麼呢?

杜門秀才忽然抬頭問道：「老弟過去沒有聽令師提及『九宮三狐』的『天狐』韋士雷、『煉狐』尙雲笙、『淫狐』巫馬五郎這幾人名號?」

俞人杰道：「沒有。這三人誰是天魔教主?」

杜門秀才道：「都是。」

俞人杰道：「什麼?天魔教有三位教主?」

杜門秀才道：「是的。『天狐』韋士雷是大教主，『煉狐』尙雲笙是二教主，『淫狐』巫馬五郎是三教主。溫某人現在交給你老弟的任務，便是要你老弟混去魔教總壇，設法對把那位大教主天狐韋士雷的狐穴打聽出來!」

俞人杰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天狐雷士韋平時不與煉狐和淫狐同住九宮山中，在天魔教內部都是一大秘密，想不到最後還是未能瞞過這位杜門秀才!

他定下心神問道：「打聽出來後，消息如何傳送?」

杜門秀才想了一下道：「我們在裏面，本來還有一個人，此人在教中身份雖然不高，却能隨時進出總壇，而不會引起懷疑，爲了你們雙方安全着想，我覺得你們暫時仍以不知道對方名姓爲宜。」

俞人杰皺眉道：「那麼……」

杜門秀才點點頭，接下說道：「你們雖然彼此都不清楚對方之身份，我却有個方法，可以使你們依樣能够取得聯絡!」

俞人杰忙問道：「如何聯絡?」

杜門秀才道：「你打聽到了之後，可以將它寫在一張小紙片上，放在峨嵋刀堂第三級台階中央的一個縫隙裏。」

俞人杰注目道：「你這邊再設法通知他屆時前去取出?」

杜門秀才道：「是的，這是溫某人的一點私心，希望你老弟不要介意。因爲溫某人寧領犧牲十名武師，也不想使你老弟担當不必要的風險!」

俞人杰心想：眞是哄死人不償性命。表面上則欠身答了一句：「謝前輩愛護!」

杜門秀才轉過臉去吩咐道：「小玲，別儘站着，爲賀師父添酒!」

賀大寶老實不客氣的加了一句道：「最好換把大壺!」

杜門秀才連忙接着道：「不要換了，整罎的搬一罎來!」

那名小玲的少女應了一聲是，轉身而去。

這邊，杜門秀才又向俞人杰舉壺敬酒，然後開始爲俞人杰講述惡君平公孫節之生平。

× × ×

轉眼之間，七天過去了。

在這七天中，俞人杰在模仿惡君平方面之表現，使得那位杜門秀才至感滿意，一再譽爲當今武林中罕見之奇才!

俞人杰心裏有數，消滅天魔教固然是他俞人杰之職志，不過，要有一天，天魔教眞的消滅了，在這位杜門秀才心目中，下一個淸除的目標，無疑就要輪到他俞人杰了。

這一天，杜門秀才認爲他巳經够資格以惡君平之面目出現，便取出一份前往九宮山的路綫草圖，同時告訴他一個應付疑難的要訣;多多利用那面護教令旗!

俞人杰不憚其煩的傾聽着，直到所有的細節都交代完了，才由一名武師，扮成漁民模樣，趁着天黑將他送離君山。

三天後，俞人杰順利地進入九宮山天魔總壇。他突然於總壇中出現，登時引起一陣騷動。總壇內一干教徒，似乎全未想到他們這位黃旗大護法居然仍在人世!

水火雙姬、金花魔戚本禹，笑臉彌陀歐陽達，聞訊之餘，紛自三堂趕來，四名男女魔頭，搶着發問，使得俞人杰一時不知先回答誰的話好。

可是，他再看金花魔此刻那副焦急神情，實較雙姬有過之無不及，他如果只顧跟雙姬說話，冷落了這名老色魔，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至於那位臉上永遠掛着笑容的笑臉彌陀，在發問時雖較金花魔和雙姬爲緩和，不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過去這幾個月，三堂所受之損失，就以金筆堂最爲慘重，所以這位金筆堂主此刻之心情，無論就那一方面講，都不會比別人輕鬆。若說不能冷落了金花魔，這位笑臉彌陀更是冷落不得!就在這時候，救星來了。

一名黃旗護壇走進來道：「三教主請公孫護教馬上過去一下。」

俞人杰如釋重負，忙向四名男女魔頭笑着，手一招道：「走，一起進去!」

金花魔和笑臉彌陀兩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似乎不敢遽作決定。

水姬桑元孃問道：「三教主在那邊，此刻還有誰在?」

黃旗護壇道：「還有夏侯護教。」

水姬桑元孃又道：「沒別人了麼?」

那名黃旗護壇道：「卑壇來時，喬護教和陰護教剛剛進去，卑壇是在大門口遇上他們兩位的，不知道他們兩位是去見三教主，還是有事去找夏侯護教。」

火姬解衣蕾點點頭道：「裏面既然不止教主一個人，我們跟進去諒亦無妨。」

於是，一行由俞人杰帶頭，向內宮走ㄔ。

進入宮門，走過一座大廳，再穿過一條石廊，盡頭便是三名教主居住的三間密室。

一行來到第三間密室前面站定，由那名黃旗護壇上前向裏朗聲報告道：「公孫護敎到！」

室內傳出一個聲音道：「跟公孫護敎一起進來的都是誰和誰？」

那名黃旗護壇道：「是四位堂主。」

室內頓了一會方道：「好的，一起進來吧！」

語聲落處石門緩緩開啓，當門而立的正是上次主持護敎會議的那名中年文士。

兪人杰向前一步欠身說道：「敎主安好。」

淫狐巫馬五郎顯得甚是高興的朗聲說道：「公孫兄辛苦了，裏面坐，裏面坐，大家一起坐。」

說着，身軀輕輕一偏，將兪人杰、金花魔、笑臉彌陀，以及雙姬姊妹先後讓去密室中。

室中，無情金剛夏侯威、五全山人陰百變，和那名喬姓護敎，果然全都在座。

衆人彼此頷首爲禮，隨即按序落座。

淫狐巫馬五郎首先發問道：「公孫護敎這趟四方堡之行，收獲如何？」

兪人杰輕輕咳了一聲答道：「本座可以先行提綱挈領的說一句，三敎主前此責令峨嵋刀堂立即着手調查該堡之動靜，實屬一着關係本敎生死存亡的明智之擧。」

此語一出，滿座俱驚。

淫狐呆了一下道：「公孫兄——！」

兪人杰從容接着道：「本座離開總壇的這段期間，爲了華容那座四海鏢局，敎中共計損去了多少人手，本座全都清清楚楚。本座雖然不敢指摘此一措施之不當，但不能不告訴在座諸位一項事實，就是公孫某人這次要不能及時安返總壇，單是華容的這座四海鏢局，便能使我們三堂的三旗護法，一批批損耗盡淨。」

無情金剛插口道：「公孫兄可是說這座四海鏢局只是一道香餌，實則該堡已將全部主力移來了華容附近？」

話說到這種程度，這無異是人所共知的答案。

不過，兪人杰爲了使這位黃旗首席大護敎陶醉，却故意錯愕了一下，方始以驚嘆的語氣，點頭接着道：「眞沒有想到，我們戚老料事……」

五全山人陰百變不甘寂寞，這時搶着接口道：「那還不是一樣？過兩天咱們點齊人馬，全部三旗護敎帶隊，重新殺過去就是了。」

淫狐皺了皺眉頭，欲言又止。

兪人杰微微一笑道：「兵家有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陰護敎這種主張，在姓溫的來說，可謂求之不得。再說一句：陰護敎人馬點齊之後，將準備殺去華容什麼地方？」

五全山人瞪眼道：「你不是說該堡已將全部主力移來了華容附近麼？」

兪人杰含笑點頭道：「是的，這點公孫某人完全承認。不過，陰兄也許忽略了公孫某人所同意的只是華容『附近』。」

五全山人兩眼又是一瞪道：「你說你只是『同意』？」

兪人杰仍然維持着笑容道：「不錯，公孫某人同意的是夏侯老護敎的推斷。」

五全山人微怒道：「別扯上別人。」

兪人杰平靜道：「這種事不需要扯上別人。」

五全山人責問道：「你是剛從外面回來的人，你應該說你自己要說的話，你認爲該堡已將主力移來華容附近可有什麼根據？」

「沒有。」

「那你憑什麼同意這種推斷？」

「公孫某人以後可以不開口。」

淫狐巫馬五郎轉向那名姓喬護敎道：「喬護敎，你先陪陰護敎下去歇歇，有什麼意見，在明天護敎會議上提出來，大家慢慢研究。」

兩人離去後，無情金剛冷冷說道：「這傢伙簡直愈來愈不像話了，前此勞師攻打四海鏢局，全是他一個人的主意，結果損失那麼多人手，他不但不知道慚愧，現在竟因公孫兄一句話，將火氣洩在公孫兄頭上，如此公私不分，成何話說！」

淫狐巫馬五郎嘆了口氣道：「算了，他就是這個樣子，以後有機會，我來說說他就是了。」

兪人杰點點頭道：「這也不能怪他，他可能誤會公孫某人有意挑他的眼，事實上公孫某人根本就不知道派人去華容是他的主意。」

淫狐接着問道：「那麼，四方堡那邊，目前形勢如何？」

兪人杰道：「表面上看不出什麼，實則已無異空堡一座！姓溫的，姓施的，還有那個姓蔡的，目前全部不在堡中。」

淫狐又道：「你怎麼知道的呢？」

兪人杰道：「過去江湖上，人人都以爲我惡君平膽小怕事，要是朋友們說得不錯，這次也許正佔了膽小怕事的好處。」

淫狐輕輕一哦道：「此話怎講？」

「公孫某人以一名客商的身份去到上蔡之後，起先足足有半個月之久，一直呆在旅館中，未作任何活動……」

「就是該堡對外聯絡的那一家？」

「不，對面的一家。」

「很好，以後呢？」

「在這半個月中，我每天留意着對面進出的客人，最後終於發現一個令人驚喜的事實。」

「什麼事實？」

「就是凡屬武林人物，莫不一個個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無情金剛插口道：「這也可以解釋爲姓溫的爲了某種原因，決意不再供應外界消息，或是姓溫的恰巧因事不在，並不一定就證明了堡中已空無一人呀！」

兪人杰點點頭道：「是的，公孫某人爲了壯胆，不得不先如此假定。第二步，公孫某人又扮成當地人氏，分別去到城中之烟鋪、酒坊、茶行、柴肆及米糧店中，探套口風，結果均回稱已久未與該堡往來。最後，公孫某人又以三晝夜工夫，不眠不休的伏於該堡附近，觀察該堡僕婦之出入情形，這才得到結論，該堡目前雖不能說是已經空無一人，但像施德修和蔡公明這批要角，都已不在堡中，當可斷言。」

無情金剛又道：「這樣說來，公孫兄豈不是始終未曾進入該堡一步？」

兪人杰點頭道：「是的。」

淫狐連忙接着道：「這樣也就儘够了。爲將之道，不盡在勇；勇將輕進，進而無功，非善將也。公孫兄能如此反覆求證已屬不易。」

無情金剛又問道：「那麼，公孫兄也到過華容了？」

兪人杰點點頭道：「是的。之後公孫某人便聽到消息，說是華容新開了一家鏢局，天魔敎數興問罪之師，均遭該局鏢師殺退，便星夜趕來華容。公孫某人抵達時，適爲本敎與該局發生最後一次衝突的第二天，經公孫某人詳細一打聽，才知道每次動手的人物，並非該局現有之鏢師。試問：這種情形之下，除姓溫的在華容附近另有佈置，還能有什麼最好的解說？」

淫狐深深嘆了口氣：「想不到溫思廣這斷，竟比令狐玄還要難纏。」接着，滿室掃了一眼，點點頭說道：「好了，大家明天見。」

一行走出內宮，一場爭奪戰，再次展開。

先是無情金剛想邀兪人杰吃一杯洗塵，緊接着，金花魔、笑臉彌陀，以及水火雙姬，紛紛提出理由，都認爲兪人杰應該先到他們那一堂去。

水火雙姬且覷空分別飛出一道媚眼，那意思似說：我們兩姊妹最守信用，當初答應了你的，決不食言……

笑臉彌陀則說他那裏有一罈好酒，尚未啓封。

不過，兪人杰最後答應下來的，却是金花魔。

因爲他覺得別人要他去，均屬應酬性質，只有一個金花魔，才眞是迫切需要他去談談。

他這樣明白一表示，自然無人再爭，於是，無情金剛、笑臉彌陀，和雙姬分別各自散去，他則隨金花魔向血掌堂走來。

來到堂內書齋中坐下，老魔不改本色，酒菜尚未吩咐，便先召來一羣姬妾，堅要兪人杰挑選兩名留下。

兪人杰盛情難却只得隨意挑了兩名。

不一會，酒菜端上，老魔不斷向兩名姬妾使眼色，暗示兩名姬妾，用功勸酒。

兪人杰怪不得別人，只能怪他扮的惡君平，誰都知道過去在江湖上並不是一個什麼正經人物。

當下只好入鄉隨俗，聽任那兩名姬妾施盡渾身解數，有酒喝酒，挾菜吃菜，他最後實在消受不了才情急智生想出一個主意。他向金花魔半開玩笑的，說道：「戚老，你可得注意，公孫某人一有酒和女人，什麼正事都不想辦，到時候你要想問什麼，可別怪公孫某人裝糊塗才好。」

金花魔這才着了慌，忙向兩姬擺手道：「好，好，慢慢來……」

這樣，又過了一會兒，老魔終於忍不住提出來問道：「公孫兄，你看小犬怎麼樣？」

兪人杰端起酒杯，正容道：「關於玉郎老弟的問題，你問公孫某人怎麼辦，公孫某人的回答是：乾杯，恭賀戚老，這問題指日便可解決。」

金花魔一呆，跟着像搶來似的，將一杯酒急忙倒入口中，一面嗆咳着，一面大喊道：「是……乾杯……咳咳……我的好兄弟……你你……怎麼說？重說一遍……來……來……聽聽看。」

兪人杰緩緩放下酒杯道：「第一件事，戚老必須了解的，玉郎老弟的問題，業已由私化公，換一句話說：這問題已是與本敎之存亡牢不可分，凡屬本敎中人，均須帮忙解決。」

金花魔顯然聽迷糊了，眨着眼皮道：「這話怎講？」

兪人杰從容不迫道：「公孫某人當然要向戚老說清楚。」

金花魔迫不及待的說道：「快說，快說！」

兪人杰微微一笑道：「眞的說穿了，其實一文不值。」

金花魔催促道：「就算一文不值也可以，你快點說吧！」

兪人杰抬頭道：「我想只須擧出一項簡單的事實，戚老也許就能明白了。譬如說：在這以前，要有人向上面建議攻打四方堡，大家一定很快的就會聯想到，這可能出諸你戚老之授意，以爲你戚老愛子心切，一切全爲了袖手神醫的一紙單方。」

金花魔點頭道：「的確是的。」

兪人杰接着道：「但如今小弟却敢大胆預言：在最近的將來，即使你戚老反對，上面也會大擧出兵。」

金花魔皺眉道：「不是還不知道姓溫的那斷藏在華容什麼地方嗎？」

兪人杰道：「這一點並不重要。小弟猜測，明天護敎會議上，第一個議題，也許就是決定前去華容偵察之人選。」

金花魔道：「公孫兄覺得此一人選，以何人比較合適？」

兪人杰沉吟道：「此行任務艱巨，派去之人，不但武功要好，而且要具有過人之胆量，小弟一時還想不出一個人來。」

金花魔低聲道：「你看我們那位三天不殺人，便覺手癢的陰大護敎如何？」

兪人杰輕描淡寫的點點頭道：「好是好，只怕……」

金花魔注目接道：「只怕他不去？」

兪人杰聳聳肩胛道：「他要是不去，誰能逼着他去？」

金花魔點着頭，自語似的說道：「這點辦法，老夫還想得出，明天你看老夫的就是了。」

至此，兪人杰算是了却一樁心事。因爲他如不預先佈下這一着棋，明天的人選問題，最後很可能又落在他的頭上。

他這次重返魔壇，主要的任務是打聽天狐韋士雷之秘密狐穴，若是在一點眉目沒有的情況下，反被再派去打聽杜門秀才的一切，豈不是成了笑語？

金花魔思索了片刻，抬頭又問道：「等溫思廣那斯的落脚之處打聽出來了，這邊也有大擧出兵之計劃，又怎保一定就能够將那位袖手神醫擒獲呢？」

兪人杰端起酒杯，慢慢的喝着，就像未曾聽得一般。

金花魔着急道：「你不是說……」

兪人杰向那名伺姬掃了一眼，忽然笑問道：「你們幾個都叫什麼名字？」

左邊的那名伺姬含羞俛首，道：「奴家名叫嬌嬌。」

左邊那名掩掩口，吃笑着道：「奴家的名字不好聽，叫夜娘。」（未完）

找尋新的能源

刀戈・譯

世界的文明和未來的發展，都需要大量的能。

目前，大部份的能都是利用石油去生產的，但石油的供應已經有限，因此，我們必須儘快找尋新的能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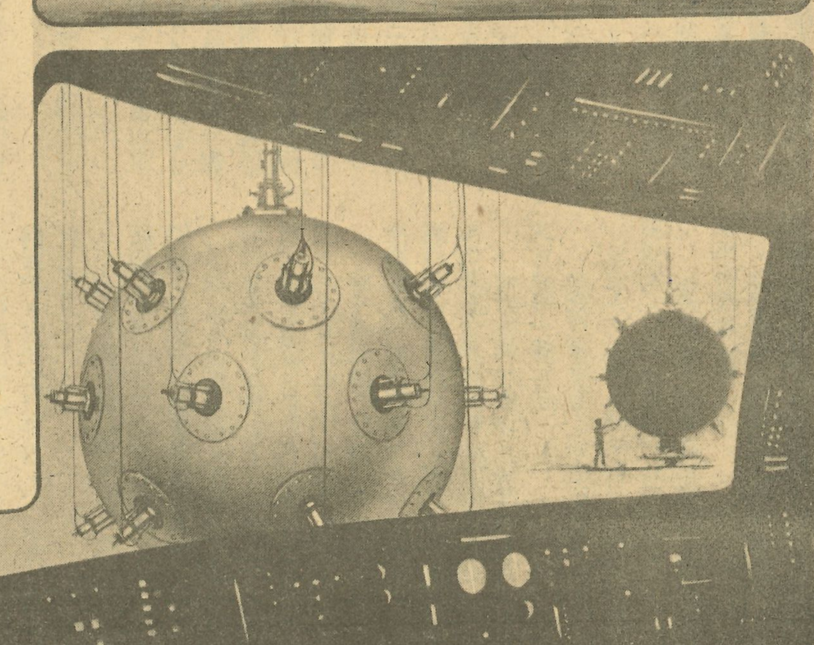
波浪發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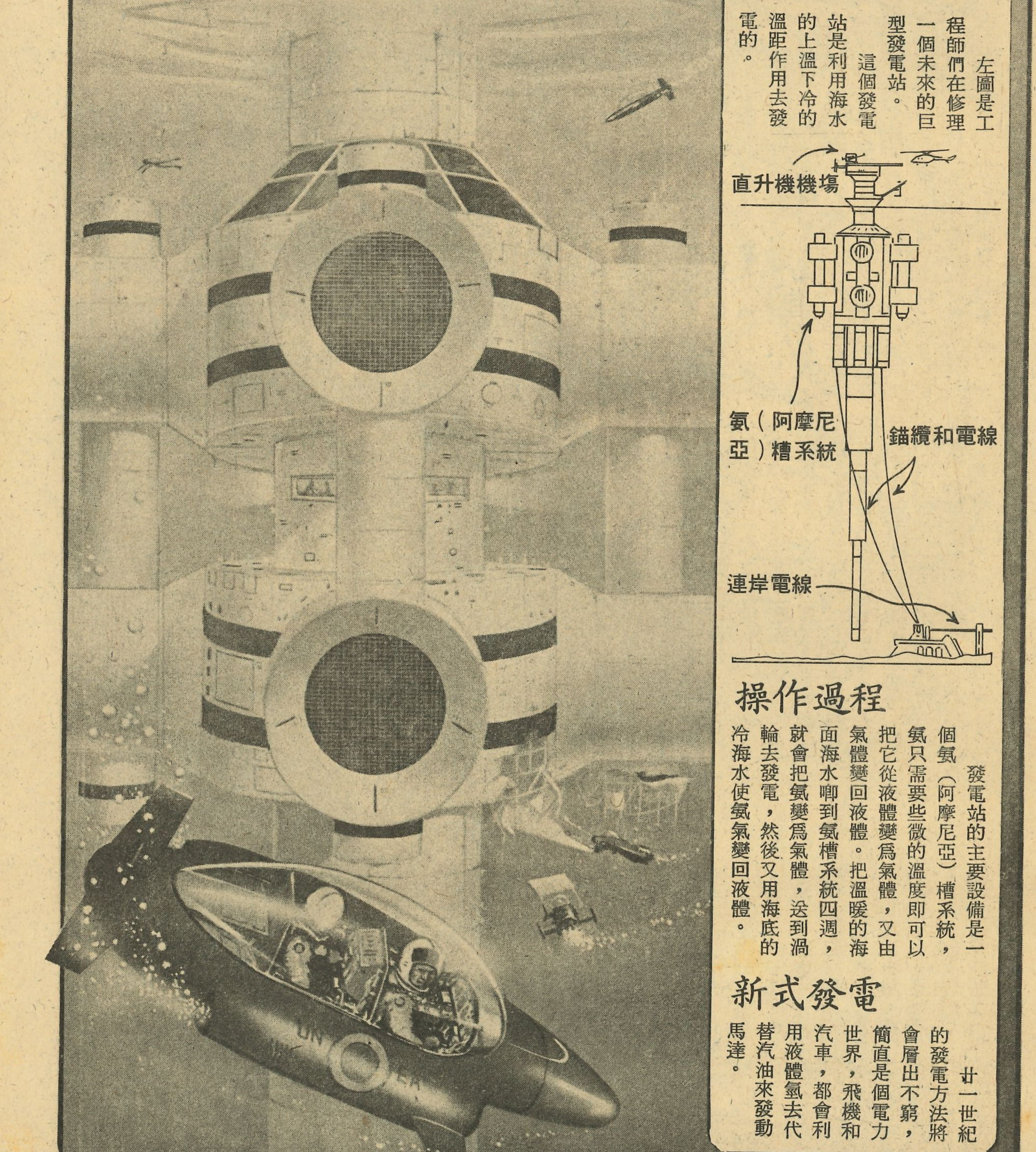
撒爾達鴨是因爲它的發明者叫史提芬・撒爾達而成名的，這是一種淚滴型的容器，當它在海洋裏一升一降的時候，這種動作就像鴨子在點着頭似的，當它點着頭時，容器裏面的唧筒也一樣一升一降，驅動了發電機。這種「鴨子」的初型已經製造成功，最後就會一隻隻的放在全世界的海岸綫上。圖中所示的就是工程師們如何去更換一隻在北大西洋的風浪裏遭到破壞的鴨子。這是一種無污染性的能源。問題是這一隻隻裝在海岸上的鴨子，對上貨落貨肯定是一種障礙，同時也影响了波浪的式樣。



核聚變

目前，各種形式的聚變反應器已經在發展中，這種反應器是最有可能去代替利用石油去生產能的，圖中（下圖）所示的就是利用激光去擊碎一粒重氫，直至它的原子熔合，在過程中釋出了大量的熱，使海水變爲蒸氣，轉動渦輪生電。核聚變不像今天的分裂反應器，它只產生少許的放射性廢料，而它的燃料重氫則取自海水。





海洋深處的能

左圖是工程師們在修理一個未來的巨型發電站。

這個發電站是利用海水的上溫下冷的溫距作用去發電的。

操作過程

發電站的主要設備是一個氨（阿摩尼亞）槽系統，氨只需要些微的溫度即可以把它從液體變爲氣體，又由氣體變回液體。把溫暖的海面海水唧到氨槽系統四週，就會把氨變爲氣體，送到渦輪去發電，然後又用海底的冷海水使氨氣變回液體。

新式發電

廿一世紀的發電方法將會層出不窮，簡直是個電力世界，飛機和汽車，都會利用液體氫去代替汽油來發動馬達。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綠色斜陽

羅唐納．文

魔術師哥布拉，熱戀白夫人，帶她乘坐鋼柱直升機降落迷宮，他的秘密武器極多，眞是看呆了白夫人的一雙眼睛。

神秘客夜闖香閨

科學家有許多種，有些科學家研究物理變化，或者研究星體運行，屬於「純科學」，另外有些科學家研究化學，由於化學產品往往跟工業產品有關，故此他們對整個社會的貢獻比較大，賺錢亦多，此外，還有一部份科學家是研究許多方面的，除了物理化學，星體運行，還牽涉到「預言」的一方面，屬於詭異派，一舉一動，務求驚世駭俗，揚名於世。

詭異派的科學家當中，聚居於羅馬城內或郊區別墅的人，爲數極衆，因爲那座城市至今仍有許多古蹟遺留下來，兼且有最豪華的夜總會，尋芳客聞風而至，在同一的地方兼有今古兩種氣派，它的吸引力無疑的凌駕其他大都市之上，最奇怪的是巫術總會也在羅馬屹立，擁有二十多萬會員，全世界任何一個大都市有人組織巫術分會，先要得到它的允許。

沒有一座大都市是如此多姿多采的，不久之前，二十六歲的葛麗小姐，以白夫人的名義，從倫敦前往羅馬，高歌一曲，連場艷舞，替英國巫術協會籌欵，只是三晝夜，已經獲得二十萬英鎊，回到倫敦，便是英國巫術界的權威人士，上層社會的人，不單是對她沒有歧見，不讚不絕口，認爲她是古代傳說中的白衣女神降世。

由於她主持的盛會，每一次開會，欵待嘉賓，總是賀賓客超過三百人的，甚至皇室裏面的人，也到來舉杯相慶。

她的確是美色撩人，艷光四射，拜倒石榴裙下的王孫公子，大不乏人，不過，她只是抱着應酬的態度對付他們，從來沒有涉及愛與慾，看來她過份沉醉於事業方面，孤芳自賞，她竭力製造一個美麗的形象，引此爲榮，假如她破壞了它，跟任何一個男人結婚，勢必引起其他的男人妒忌，再也沒有人捧場了，到時她沒有那麼多的嘉賓，她演唱或歌舞娛賓的盛會也沒法籌到巨欵，聲名漸弱，那是意料中事，在這種情況下，她唯有咬着牙齦過活，盡可能的把情慾觀念拋開。

儘管她有超人的力量控制自己，歲月催人老，轉瞬間，她就進入三十大關，看來她再也沒法堅持下去了，她會嫁給誰呢？這個問題，經常變成歐洲上層階級的社交話題之一，甚至她自己也感到心上有些重壓。

她剛滿三十歲的一年，初春佳日，因爲她要向羅馬巫術總會報告業務的狀況，跟以前一樣，從倫敦搭航機到羅馬去，先行走入巫術協會指定的賓館歇宿，然後在夜總會表演性感迷人的艷舞，一邊跳，一邊唱，籌欵濟貧，經過情形，跟三幾年前她的作風一模一樣，午夜之前，她走出夜總會，還坐在豪華的私家車到甚麼富翁家裏吃宵夜，喝酒，最後，由那個財雄勢大的富翁親自駕駛汽車送她回到賓館去。

她從來不肯在男友的府邸之內度過一個黑夜，也不肯讓任何一個男人留在她夜間寢宿的地方，不管它是倫敦的私寓，巫術協會的賓館抑或在任何一個大都市的第一流豪華酒店，她已經習慣了獨睡，不過，睡前她總是喜歡站在照身大鏡的前面多方面的擺姿勢，欣賞鏡中人，看倦了然後上床睡覺，聊以自娛。

她這樣做多數是半裸，只穿貼身的內衣和內褲，如果是浴後，那就全裸了，那晚她所穿的衣裳少到不能再少，打算欣賞一番就跳上床去，突然，她看見背後有一件人形的物體站着，似乎是一襲睡袍自動豎起來，沒有頭和臉，大吃一驚，不由自主的轉身看看。

由於那一襲睡袍高大如人，她自然而然的想像到站在前面的傢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只是把睡袍扯高，遮住頭部，故作神秘，博她一笑。

如此一想，她就胆壯了些，跟着她又發生另外一種想法，既然睡袍內係一個人，這個人必然是一個精壯的男人，對她不懷好意，因此她忽又胆怯起來。

「你到底是人抑或是鬼？」她鼓足勇氣問。

睡袍動了動，然後開口：「白夫人，我當然是人！」

「幹甚麼你走進我的寢室呢？」

「並非我想走進你的寢室，純然是你的吸力太强，把我吸進來。」這傢伙的語聲相當雄壯。

葛麗哼了一聲，說：「我想睡覺了，不管你是誰，請你離開這個地方！」

「如果我不走開，你會怎樣做？」

「我會尖聲叫喊，很快就有兩個身上帶槍的守衛走進來，還有兩隻大狼狗。」她很是强硬，下逐客令。

想不到這個不速之客哈哈大笑，說：「白夫人，我有本領闖進來，那就不怕你

的守衛和大狼狗，我不妨告訴妳，守衛或者大狼狗已經昏迷不醒的躺下來，如果你不信，不妨尖聲叫喊，看看人和狗有沒有反應。」

她忽然覺得心上一沉，說：「好的，我相信你，你冒險走進來，必有所圖，你想要些甚麼？」

「我想要的是你！」

「你眞是野蠻！你是否企圖把我强姦呢？」

「不，我並非如此下賤，讓我再講一句，我想征服你，使你變成我的太太，先行盜取你的芳心，然後得到你的肉體。」

「你的口氣眞大！如果你是一個有份量的男人，爲甚麼躲在睡袍裏面，藏頭露尾？」

那個神秘客笑了笑，說：「我並非藏頭露尾，不敢見人，這樣子求見，只是想挑起你的好奇心吧了，我叫做哥布拉，當地的居民都知道我是意大利最有名氣的魔術師，你精於巫術，我擅長魔術，正是天生的一對，故此我與緻勃勃的求見，闖入你的寢室，現時我走了，希望你也想見見我，每天中午我一定在家，說完這番話，我就要離開你，再會！」

說完了最後的一句，那一件豎起來的睡袍突然鬆開，睡袍之內沒有人！

由於它沒有人支撑，失去了支持的力量，它鬆開之後，就像一朶凋謝的花，低垂下來，又像海草似的伸展，舖在地上，樣子仍然很美。

這種變化幾乎是不可信的，她感到十分驚慌，却又帶着幾分喜悅，暫時她簡直是失去了正常的反應，甚麼都不能够想，到了她能够想的時候，她腦海中唯一的想法就是打電話通知守衛室，叫他們趕快到來，還叫負責人「朱勒」到處巡視，看看是否有兩個守衛被人打暈，並且看看是否有兩隻大狼狗被人用藥物弄到昏迷不醒，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走到二樓看看她。

當時她在電話裏面把她所見所聞的一切對朱勒說知，除了這樣說，她還很清楚的把那件豎起來的睡袍描寫得十分詳細，她的話聲微微發抖。

折穿魔術師的詭計

羅馬的巫術協會在郊外黑石谷旁邊，賓館也在谷內，不分晝夜有人看守，守住谷口的守衛室有十二人，身上有槍，總管朱勒，槍法極精，係巫術會長龍博的心腹，他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立刻派人到處搜索，親自走到她歇宿的一座賓館慰問。

兩人只是交談了幾句，朱勒的手下就到來報告，正如她所說，兩隻大狼狗大概是吃了含有安眠藥的牛肉飽，呼呼的酣睡，至於那兩個守衛，在夜間巡視當中，被人打暈，顯然有人潛入賓館了，可能是一個人，也有可能是三幾個人，必須嚴密戒備。

朱勒好像警探查案似的向她錄取口供，還把一件黃色的睡袍帶走，臨走的時候，他很有禮貌的說：「白夫人，我守衛不週到，令你受驚，極爲抱歉，現時我告退了，加派守衛保護你，不必担心，我會把這種事情向巫術總會的會長龍博報告，他一定會偵查這事情的眞相，把那個扮鬼扮怪的魔術師懲罰。」

他離開賓館，葛麗苦笑一下，便即放心酣睡。

她睡到翌日下午二時，然後覺醒，在賓館吃了一份豐富的午餐，暫時休息，默默地思索。

她有三個約會，但是中午或下午的，她叫人打電話推掉，不必走出去，故此她有充份的時間思索。

難道眞的有一個魔術師叫做哥布拉，享譽羅馬，私戀着她？即使眞有其事，這像伙儘可以送上名片約唔，何必三更半夜闖入香閨？這樣子求見是很危險的，他可能死在槍下，也有可能被大狼狗咬死，他居然幹得有聲有色，可謂胆大包天了，眞的想見見他！

她還沒有決定怎樣做，會長龍博派人找她，三十分鐘後，她就坐在總會的機密室內，跟會長龍博密談。

龍博叫她先把昨晚發生的經過情形全部申述，想了想，說：「白夫人，昨晚發生的意外事件，十分罕見，令你受驚，我非常抱歉，先行向你道歉，再談其他。」

葛麗嫣然一笑，說：「看來他只是想表演魔術給我欣賞，沒有惡意，事實上我是很安全的，只是驚奇，並非驚嚇，不必替我担心！」

跟着她把話題落在魔術師哥布拉的身上，問問會長龍博懂不懂得這個人，龍博突然緊張起來，說：「我不單是懂得有他這個人，他還是我們的死對頭，他夜間潛入賓館戲弄你，絕非垂涎美色，他只是想借此向巫術總會示威！」

葛麗呆了一呆，說：「爲甚麼他要示威呢？」

龍博說：「根本上巫術跟魔術就是勢不兩立的了，近年這兩派的門人多次發生械鬥，仇恨更深，他的勢力遠比不上我們，不能够明刀明槍的取勝，只好偸襲，示威其實等於偸襲，如果他昨晚潛入賓館的舉動被我們獲悉，他逼於決鬥，到時他可能喪命，故此我認爲他向我們示威並不簡單，隨時拚個你死我活。」

葛麗說：「你認爲他單獨出擊抑或配備了人馬出擊呢？」

「既然是偸襲性質，多數係單獨出擊了，哥布拉此人勇猛非常，詭計多端，且又擅長魔術，區區的守衛，決非他的對手，我曾經到他走動過的地方察看，我認爲他只是隻身潛入，至於他使睡袍豎起，好像有人躲在睡袍之內，只是掩眼法，瞞不過我。」

「甚麼一種詭計可以達到目的呢？」

「魔術師往往在舞台之上把一個人形的衣裳豎起來，槍聲一响，只有衣裳留下，似乎他遁地而去，其實是靠一把沒有布料撑起的雨傘子撑持，收了傘，衣裳或睡袍自然倒下。」

「我明白了，他跟我交談之際，並非距離很遠，他只是躲在棕色帷幔的背後，伸出一隻手，握着傘子，一開一收遙遙的控制，說一聲走，便把傘子收掉，睡袍自然鬆開，其實那時他仍然躲在帷幔之後，假如我走到帷幔那邊，儘可以把他抓住，可惜我走向電話機那邊，無意中用背脊對

着房門口，大概是那一段時間他乘機溜走，根本上他開門走進來的時候，沒有把房門關上，故此他有機會走出走入，正如你所說，這種行徑只是掩眼法，說穿了不算甚麼，不過，哥布拉這個人倒是胆色過人，並非等閑之輩。」

龍博笑了一笑，說道：「根本上有資格走上舞台表演魔術的人，都是很有胆色有勇氣的，可以說比較刦匪更加大胆，假如他在許多次表演當中有一次錯手，他就完了，不單是被人喝倒采，還有可能立刻喪生。」

「表演魔術怎會發生危險呢？」

「不，葛麗，你對魔術並非有很深入的研究，你才會說得如此輕鬆，在帽子裏面空手取出一隻小白兔之類的魔術，已經落伍了，近年只有在舞台上面表演大魔術的人，才受歡迎，這一類魔術套套含有危險的成份。」

「你可否把哥布拉最擅長的一套魔術說出來？」

「當然可以，拋開了個人的恩怨不說，只談魔術，他的大胆作風的確是值得佩服的，他最擅長的一套魔術叫做水遁，先行伸出一雙手，讓別人用幾種不同形式的鎖，把兩隻手鎖住，還把三十尺長的繩子繞過他的一雙手，打了幾個結，再把那條繩子繞過他的身體中部，又再打結，然後把他投入巨型的水箱，外邊用黑布罩住，如果他沒法解開繩子以及用繩子打的結，也沒法開鎖，他就死定了，可是，多次表演他總是很成功的，在五分鐘之內，觀衆的座位當中，忽然有人站起來，哈哈大笑，由台下走上舞台，那個人就是他，他回到舞台，揭開黑布，各人看得清清楚楚，水箱之內只有水和繩子，沒有人！不消說，台下掌聲如雷的稱讚他了，假如有一次他沒有辦法解開身上的繩子，那麼他就完了。」

「他究竟怎樣解開繩子和鎖呢？」

「那些繩子並非用手解開的，只是用刀割斷，至於鎖，他是開鎖專家，只要有一根鐵綫，他就有本領開鎖。刀子藏在水箱之內，他剛剛被人拋入水箱，刀子就會伸出來，他先把繩子挨過去，讓它在刀鋒之上拖過，弄斷了繩子，騰出一雙手，自然可以開鎖，大概鐵綫也藏在水箱之內，不過，它藏得十分巧妙，檢查水箱的人，一定看不出來。」

「水箱內的水是否貯滿了箱子呢？」

「當然是貯滿的。」

「假如水箱的水已經貯滿了，哥布拉必須在水中停留三分鐘之久，他怎能呼吸呢？」

「你有所不知了，哥布拉除了是一個有名氣的魔術師以及預言的先知之外，還是一個科學家，他有一種好像香口膠之類的薄片，含在口中，濕水之後，能够不斷的放出氧氣，故此他可以躲在水中停留五分鐘之久。」

「照這樣看，他可以說是多才多藝了，可惜他不是巫術總會的人。」

「也許有一天你能够使他拜倒石榴裙下，他就是巫術協會的人。」

龍博對她說笑，她聽了，不自覺的臉露微笑。

哥布拉的巢穴妙不可言

事有湊巧，葛麗以白夫人的名義在羅馬大劇院歌舞三天之後，輪到哥布拉登台表演魔術，她索性留下來，看看他怎樣表演，並且在他表演的第二晚，親自走到後台，問清楚更衣室的位置走進去探訪他。

見面後，她發覺哥布拉十分雄壯，充份表現出大男人的氣派，那張臉孔也是挺英俊的，不覺臉上露出一朶花似的笑容。

她根本上就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女人，笑的時候，更加迷人，很快她就覺察得到對方確是一見傾心，至於她，一向都沒有結婚的念頭，只是感到對方並非令人覺得討厭的人而已，儘管她喜歡他，仍然沒有涉及情與慾，於是，她由衷的稱讚他。

哥布拉說：「我已經表演完畢，盼望你駕臨寒舍一敍。」

她點了點頭，哥布拉駕車把她帶到郊區的一間精舍，從車房走出來，說：「我們走進去吧，這座房屋是我精心設計的，只有我一個居住。」

她用略帶懷疑的目光向他望了一眼之後，很快就對他有了信心，順着脚步，走到大門之前。

哥布拉柔聲說：「照我所知，巫術總會那邊防範得十分嚴密，盡可能的避免別人放火，我也要摹仿他們，故此這座房屋密層層的用銅皮包住，所有門戶都是機械化，聽到我的叫聲，它然後開門。」

那時他倆已經站在門外，哥布拉大聲喊叫：「開門！」那扇鐵門錚的一聲，自動打開，他們走進去，鐵門自動關閉，哥布拉喊了聲：「亮燈！」客廳的大燈細燈有層有次的吐出光亮，佈置一流，全部傢俬用最名貴的桃木製成，看來有如宮殿。

她坐在闊大的梳化向他注視一眼，說：「哥布拉先生，你的聰明才智一流，胆汁更加豐富，甚麼事情都有勇氣幹，不過，一個人孤零零的住在如此豪華艷麗的精舍內，未免太過寂寞，可憐亦復可笑！」

哥布拉笑了笑，說：「作爲魔術師，如此過活，當然是感到寂寞的，可是，作爲科學家，却不寂寞，因爲科學家需要一個人很冷靜的過活，才可以運用驚人的智慧，創造許多奇異的事物，使全人類受惠，沒有人作伴，我就躲在鐵屋裏面做各種科學試驗，有時就像一個小孩子玩弄心愛的玩具那麼起勁去研究各種科學，直到天亮。我認爲這種生活方式是很有趣的，一直都沒有想到使用別的方法去改善它。」

葛麗說：「哥布拉先生，你眞是罕見的奇才，你最擅長的水遁這一套魔術，我已經看過了，佩服之至！大概這套魔術也是你在宵深人靜的時候，躲着研究出來吧？有一件事情頗爲使我發生困惑，你不是魚，怎能够呼吸水裏的氧氣呢？」

哥布拉縱聲大笑，說：「魚是動物，人也是動物，爲甚麼一條魚能够在水中呼吸，人就辦不到呢？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只要你使用一種可以代替魚鰓的薄片，把它納入口中，你就可以在水中取得氧氣，能够支持半小時過外。我想帶你到鐵屋那邊走走，那個地方可以說是我的避難壕，我剛走進去，立刻把塵世間一切煩

惱忘得乾乾淨淨，希望你也跟我有同樣的感受。」

她充滿了好奇心，聽了欣然點頭，很快她就被哥布拉帶到一架新型的直升機裏面，冉冉升空，很快就升到高空。

哥布拉眞是了不起，他的直升機並非一架飛機的樣子，看來好像一架貨車的後座，起碼重一百噸，奇怪的是它居然從地面升到空中，還在一個深谷降落。

哥布拉跟她走出，說道：「在谷底有一條地道通到海底，我帶你走到那邊去，沿途可以看見魚類的活動，我所說的鐵屋在水面三百呎深，每吋要承受一千五百磅的海水壓力，鐵屋裏面有許多古古怪怪的科學儀器，它是我最心愛的一個地方，現時我們已經對準谷底的峭壁走過去，只要我大叫一聲，那座峭壁自然會伸出歡迎之手。」

哥布拉利用錄音反應這一套，使峭壁中間的石門打開，讓他們二人走進去，迅即關閉，這個設備跟他在精舍外邊大聲叫門的裝置相同，她看在眼裏，並不覺得怎樣驚異，使她驚奇的是鐵屋裏面所看見的一切，有一部份科學儀器十分巨大，她看不懂，另外一些曲頸瓶以及冷凝器之類的東西，她稍爲懂得，一瓶瓶的化學原料，五顏六色，她當然是一竅不通了，後來哥布拉把她帶到鐵屋向海洋中心伸展到最遠的一處，停下步來說：「這個大客廳可以縮細，變成兩個人對飲的談心小花廳，加上了自動調節的燈色和花香，名符其實的二人世界了，現時請你看看各種變化。」

說完，他大喝一聲，喊一句：「縮細三份之二！」很快就看見枱椅以及酒櫥保持原形，但却縮細了三份之二。

跟住他再叫一句：「縮細到原形三份之一！」所有傢俬不變，只是形狀縮細，如此靈活的變化，實在出乎意外，看呆了她的一雙眼。

她還沒有說一兩句話去稱讚他，哥布拉已使用語聲變化的原理把客廳之內的花全部改變，他要蘭花有蘭花，要梅花有梅花，空氣中花香蕩漾，它也跟着盤上的花改變，每一次變化都是很快速的，他甚至可以使空氣透着酒香，她非常喜悅，衝口而出的說：「哥布拉先生，你眞是稀世奇才，全世界沒一個魔術師比得上你！」

哥布拉說：「白夫人，你過奬了，我們坐下來澈底談談吧。」

她緩緩的坐下，跟他遙遙相對，兩人之間只是隔開了一張長方形的桌子。

桌上有酒，也有酒杯，酒器，全是水晶巧製的，酒也芬芳，嗅了它使人陶醉。

她跟哥布拉喝了一點酒，說：「哥布拉先生，你說出澈底談談這句話，我聽了進耳，意味到這件事情相當重要，並非兒女私情，我有沒有說錯？」

一躍而起在空中跑步

「你眞是聰明，假如是友情或愛情，十分輕鬆，對整個意大利沒有絲毫影响，不必使用澈底這一句話，你的觀察力十分準確，値得自豪！」哥布拉向她望了一眼，再說下去：「我想告訴你的問題是介乎魔術與巫術之間的糾紛，不管你喜歡這兩種學問當中的任何一種，或者你對它完全不喜歡，你到了羅馬，自然看得出來，一向由巫術總會龍博先生統治的局勢，似乎發生動搖，可是，後起之秀的魔術師却又沒有力量跟他對抗，於是，引起兩派信徒的傾軋，三年以來，四次發生大規模打鬥，兩方人馬，各不相讓，其中有一部份刦匪以及渾水摸魚的邪惡份子混入，情況更加混亂，分分鐘可以爆發大戰，使三幾百人喪生，並且有可能在市中心區發生大火，使幾萬人無家可歸，我渴望找到一個品貌卓越才華出衆的美女，變成花后，控制巫術改爲魔術，使它混合爲一個整體，你就是我期望了十多年的一個人，希望你毅然負起這個任務！」

他說得這樣嚴肅，葛麗爲之愕然。

她稍爲一窒，便又開口：「哥布拉先生，我怎能負起如此重大的任務呢？」

「暫時你仍是沒有這種力量，假如我協助你，你的聲名遠播，便有機會達成任務。」

「我一向是站在巫術這一邊的，怎可以替魔術界講話呢？」

「我已經說過，現時你仍沒有這種力量，假以時日，你就有這種力量，千萬不要灰心。」

她仍有些困惑，問：「哥布拉先生，你可否把你想出來的妙計賜告呢？」

哥布拉想了想，說：「本來我這一條妙計打算到了最適合的時期才說出來，既然你想知道，我仍可以提早對你說知，我先要說的是這一點，想令到魔術以及巫術兩派人馬信服，我必須扶助你，令你變成全世界首席預言家，假如你所講的預言逐項靈驗，你所講的話就會令人信服，不過，在你講述各種預言之前，一定要幹些驚世駭俗的活動，特別是你在舞台表演之後做出來，更加惹人注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她苦笑一下，說：「我有些領悟，不過，我自問才疏學淺，無論如何，沒法猜測得到你想我幹的是甚麼，也許你對我估計得太高了，我未必能符合你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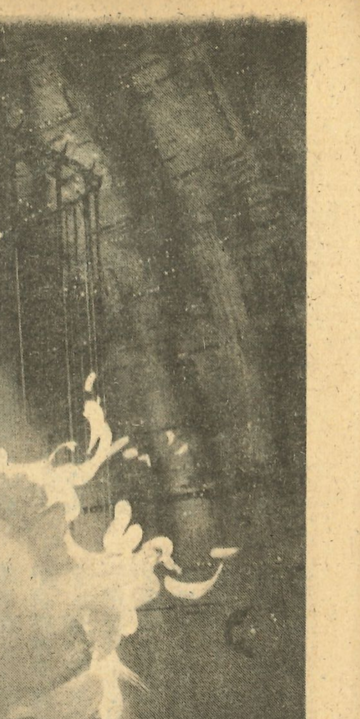
哥布拉說：「照我看，你一定做得到，根本上這一類活動只是魔術表演而已，成敗的關鍵係機關方面的成就，與你無關，你只是在空中逐步行走，便可達到目的，令到在場的觀衆驚奇不已。」

她似信不信的問：「我只是聽見過太空人在火箭離開月球之後能够在太空漫步，從來沒有聽見過任何人眞正在空中行走的，甚至魔術師也辦不到，難道你有更高明的辦法幹這一種活動嗎？」

哥布拉說：「好，我試一試這種表演給你欣賞，你定神看看我的動作好了，我先走第一步！」

只是說了一句，他就站起來，突然飛躍，很快就好像睡覺似的浮在空中，跟着坐起來，隨即展開步行，最後，他還作一連串的跑步姿勢，有幾步是在她頭上飛躍的，但沒有碰到她的頭髮。

那個地方從地面伸展到天花板，只是二十呎，他居然在空中自由活動，離地五尺多些，上邊跟天花板仍有一段距離，看來他眞的是在空中步行，葛麗看了，驚奇不已，特別是她在他身體離地五六呎之後



魔術師哥布拉躲在海底迷宮之內，突然一聲爆炸，迷宮破裂，海水湧入，因此他就大限難逃了。

，在她上邊走過，他仍然保持原有姿態，絲毫不受影响，更加令她莫測高深。

她忽然開口：「哥布拉先生，你可否降落地面？」

哥布拉點了點頭，說：「我即時降落，就在你的前面。」

他眞的降落，安然站着，葛麗說：「你現時能否升空？」

「我隨時可以升空，請你細心看看我怎樣走動。」

他輕輕的說了這麼一句，果然一躍而起，眼睛一霎，他已升了空，跟着跑步，彷彿空中有一條隱形的跑道承住他的一雙脚。

她問：「你可以再升高一點嗎？」

「可以，我甚至可以升到伸手去摸這座鐵屋的天花板。」

他眞的這樣做，表示他能够任意升降，並且可以控制升空的高度。

他再度降落，吃吃地窃笑，說：「白夫人，你可以檢查我所穿的衣物，相信你無法找到我這一套魔術表演的竅妙，究竟在甚麼地方。」

她緩緩的站起來，說：「我眞的想檢查一下。」

她走過去檢查，兩個軀體十分接近，哥布拉乘機雙手抱住她的纖腰，把她擁抱，深深的吻下去。

局勢發展到這個階段，她當然是無法拒絕那個吻的，兩個軀體緊緊的貼在一起，險些吻出火來，人非草木，埋藏在心坎最深處的萬縷情絲，忽然寸寸升騰，夾着一團慾火，終於兩人雙雙躺在床上纏綿不已，靠近天亮，然後雨散雲開，擁抱着睡到翌日中午。

她剛剛覺醒，便即追問究竟，哥布拉說：「我早已說過，我能够升空，全靠巧妙的機關帮忙，坦白點說，在這一座海底房屋之內，到處都有機關，其中有一部份機關是會發出電磁的，身上只有少許鐵質，沒有感應，碰上了鋼精，它才發生作用，把它吸引，假如我在身上腰帶的一截暗中藏着一塊鋼精，天花板上面的電磁把我吸上去的時候，我剛剛置身於半空，地面的電磁又有另外一種吸力，想把我扯下來，我就不由自主的留在空中。我可以任意遮住上邊或下邊的磁力，於是我能够在空中做出任何一種活動，兼且自由升降。」

「眞是有趣了，假如我在舞台上面表演歌舞的時候，忽然躍出舞台，還在空中跑步，跑了幾個圈，回到原處，過了一會再度升空，反反覆覆的做出這種活動，相信在場欣賞的觀衆必然看呆了一雙眼。」

哥布拉說：「我已經很深入的研究過，最好在舞台上面利用冷凝器使台上結冰，你先行做出一些花式溜冰表演，然後飛出舞台之外，繼續在空中溜冰，在座的觀衆一定是十分驚訝的，最後，你向他們鞠躬，那是巫術，記得這一點，絕對不提魔術，免得多生枝節。」

葛麗說：「一切機關佈置，由你安排好了，我只是盼望在空中飛行的時候不會跌下來。」

哥布拉說：「我們已經變成親密朋友，我怎會如此不濟，使你從高空跌下，身受重傷，且又名譽掃地？不過，空中飛行只是許多種驚世駭俗當中的一種，再過下去還有另外一些巧妙的安排，直到你變成預言家爲止，如果你沒有資格躍登第一流的預言家，那就前功盡棄。」

「好的，我完全依照你的吩咐去做。」葛麗的一顆心已被他征服了，甚麼都答應。

金色斜陽突然變成綠色

她沒有嫁給英國的貴族白樂治爵士之前，是舞台演員，儘管她的演技不是第一流貨色，她仍是懂得裝模作樣的，她扮演現代的巫婦，穿了貼身的性感衣裳，在空中飛行，早就知道這一次表演必然是很成功的，果然不出所料，觀衆讚賞不已，她也沾沾自喜，可是，更進一步的做另外一些危險而又沒有把握的表演，包括踏水而行以及在空中穿過三個火圈，她都能够捱得過，兩人十分興奮，哥布拉找個機會對

她說：「你變成預言家，必須打响頭炮，所講的預言令人難以入信，却有事實表現，才使人對你更加信服，我想你在週末一個盛大的宴會當衆宣佈一項預言，指出四月一日愚人節的傍晚，斜陽變色，本來是金色斜陽，變成綠色，你必須鄭重宣佈，它並非隨意說出來的，巫術無所不能！」

葛麗倒抽一口氣，說：「哥布拉，你眞的有本領令到斜陽變色嗎？」

「是的，如果我沒有本領，令到斜陽變色，怎會叫你宣佈這種預言呢？」哥布拉說。

葛麗仍不放心，再三查問，她還指出這一點，斜陽從來都沒有綠色，即使他能够運用魔術的技巧使陽光變暗，未必能够變成綠色，這個賭注是很重要的，不容忽視。

哥布拉沉思了一會，說：「這一項變化很難用三言兩語去解釋清楚的，恕我坦白點說，你不是科學家，即使我向你解釋，你也不一定明白，我只能對你說知，陽光會有赤、橙、黃、綠、靑、藍、紫七種光波，我駕機在高空噴出神秘液體，它能够隔絕各種光波暫時不會投射到地球的表面，只是除了綠色，那就使斜陽變色，綠得像樹葉。」

葛麗對他已經是極端崇拜，他說些甚麼，全部深信不疑，當然是完全依照他的指示去做，在另外的一天，她重覆當衆宣佈愚人節一定是斜陽變色，有人站起來駁斥她，翌日羅馬日報還向她展開凌厲的評擊，認爲她妖言惑衆，提及她的名字，加上了巫婦或妖女的稱呼，她看了，毫不在乎。

世事十分奇妙，她的運氣太好了，在愚人節的下午，本來是空中一片晴朗氣象，突然之間，陰雲四合，好像大雷雨的先兆，靠近黃昏，陰雲漸散，羅馬的市區以及郊區所有居民都看得清清楚楚，斜陽眞的變色，不單是失去了金黃色的光彩，竟然出現一片綠油油的奇景，看呆了他們的一雙眼。

葛麗以這一次預言獲得空前的勝利，羅馬各界人士應該對她另眼相看，不再把她稱做妖女，殊不料宗教的狂熱遠遠的蓋過邪術，梵帝崗的長老首先指控她，跟着科學家挺身而出，認爲她渾身邪氣，留在羅馬，可能引起騷動，結果她弄巧反拙，被逐出境，不過，羅馬之外的地方却是對她表示歡迎，認爲她是了不起的美女，有絕大貢獻。

巴黎一直都有許多巨富以及王孫公子，凡是艷光四射的名女人，一旦受到他們的熱烈歡迎，必然變成特殊人物，發生領導的作用，她在巴黎居住，雖然她仍然使用白夫人的名字露臉，由於她原有的丈夫白樂治爵士數年前已經喪命，故此追求她的高層人士絕不理會她過去的歷史，也不理會她崇拜巫術，只是迷戀美色，揮金如土，盡力討好她，她乘機在巴黎郊區買下一座巨型的園林別墅，收容投靠她的美女，很快就發展爲一個擁有美女最多的一個香巢，夜夜笙歌，她不再想及羅馬了，至於哥布拉，仍然跟她有來往，但却掩人耳目，他倆絕對不會站在一起公開露臉。

兩年後，她的勢力更加龐大，她除了在巴黎擁有一座氣派萬千的豪華別墅，還在倫敦斥質與建一座超級別墅，藏垢納污，幹色情的勾當，當地的正統派人士對她極端不滿，但却又對她無可奈何。

她的行踪飄忽，多數在英法之間活動，沒有到羅馬去，原來她已經跟羅馬的巫術總會脫了節。

花花公子向魔術師挑戰

葛麗名利雙收，巴黎、倫敦，都有巨型別墅，經常宴客，至於哥布拉，他屈居下風，只是在巴黎做海外寓公而已，他已經想盡辦法避開別人的注意，很少跟她聚在一起，儘管他如此小心翼翼的過活，仍然有人找他算賬。

有一天，他接獲一張名片，自稱是第六世的法國彩鳥伯爵奥廸巴克，有重要的事情求見，哥布拉毫不畏懼，叫男僕開門把他引入，原來是一個只有二十多歲的青年。

他很有禮貌的說：「奥廸巴克先生，大概你這個伯爵是拿破崙將軍變成國王的時期封贈的，現時你仍是伯爵身份，一定是很有地位的人了，駕臨寒舍，未知有何指教？」

二十六歲的奥廸伯爵說：「我登門拜訪，只是想向你說一句話，希望你退出愛河。」

「甚麼？我早巳心如止水，從來沒有在巴黎的歡場角逐，不知道你爲甚麼向我這樣說。」

「你不要假裝做局外人了，葛麗只是跟男友周旋，從未有結婚的打算，純然是你從中阻撓，也許她是你的情婦，不管怎樣，我私戀着她，不高興看見你，故此登門拜訪，提出一個條件，你要甚麼代價才肯跟她分手？」奥廸伯爵理直氣壯的說。

哥布拉勃然大怒，眞想抓住他痛毆，不過，那個地方是巴黎，並非羅馬，他不想輕舉妄動，沉住氣說：「奥廸伯爵，她剛好是三十歲，既不適合我，也不適宜做你的配偶，何必說得這樣蠻橫？」

對方聽了，冷然說：「我的事情你無權過問，我只是想問你需要甚麼代價然後離開巴黎，永遠不見她。」

哥布拉說：「我是否見她，這是我的私事，與你無關，我認爲你無權干涉我，你是憑甚麼理由干涉我？」

年輕人特別容易光火，奥廸伯爵大聲說：「她是我的戀人，我不喜歡她跟任何一個男人偷偷摸摸的走進情人屋，故此，我有理由干涉你，如果你不想提出條件，那就不喝敬酒喝罰酒了，我隨時向你挑戰的，說話當心些。」

哥布拉說：「你無緣無故的走進來，向我說出這種話，等於侮辱，我可以報警拘捕你，也可以向你挑戰，你認爲必須在我或你這兩個人當中除去一個，我很樂意接受任何一種形式的挑戰。」

奥廸伯爵向他打量了一眼，說：「假如你不願意向我提出關於金錢上的要求，永遠離開葛麗，我說這件事情有可能觸犯我的尊嚴，向你挑戰，你又抱着嘲笑的態度處理這件事，我沒法可想，只好大開殺戒了，手槍或者蜂尾劍都可以看做決鬥的

武器。」

「我喜歡用劍決鬥。」哥布拉很冷靜的說。

「那麼，一言爲定了，三日之後的一個晚上，我在巴黎鬥劍場恭候，希望你不要失約。」年少氣盛的奥廸伯爵說完這句話，轉身走開。

那天的深夜，哥布拉接獲了一個電話，它是葛麗打的，第一句就問他是否答應跟奥廸巴克用長劍決鬥。

「是的，希望你不要阻止我。」哥布拉說。

她的語聲有點焦躁，說：「哥布拉，你瘋了嗎？他只有二十多歲，係巴黎七大劍客當中的一個，你的年紀可以做他的爸爸了，且又一向沒有練劍，跟他決鬥，等於送死，難道你沒有考慮過嗎？」

哥布拉說：「我當然是充份考慮過才答應他，不必替我担心，我有一個問題必須向你提出來，希望你很誠意的回答我，你有沒有跟他睡過？」

她略爲遲疑，說：「我爲了爭取財富的地位，有些男人做過我的入幕之賓，他係其中的一個，爲甚麼你要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呢？」

「我立心跟他決鬥，當然是手下不會留情了，他非傷即死，沒法逃避，假如你沒有跟他同睡過，我只是刺傷了他就算數，反之，你承認他是入幕之賓，我就不客氣，他必然死在我的劍下。」

說完這一句，哥布拉掛斷了電話。

沒有人在事前想像到奥廸巴克向哥布拉挑戰，哥布拉接受了挑戰之後，兩人用長劍很公平的決鬥，也沒有人推想得到被刺死的人是年輕劍客，並非四十六歲的哥布拉，芸芸衆生當中，只有一個人明白這一場決鬥哥布拉穩佔上風，此人就是巴黎花后葛麗。

另外的一晚，葛麗跟奥廸巴克在巴黎園林別墅幽會，她很誠意的說：「奥廸，我不想你死在哥布拉的劍下，可否由我出頭，替你們講和？」

奥廸冷笑一聲，說：「白夫人，你跟魔術師的餘情未斷，爲了救他一命，你才向我求情，對不對呢？」

她氣得指頭發抖，說：「奥廸，你以爲劍術超卓就可以取勝嗎？別忘記哥布拉是舉世知名的魔術師，詭計多端，防不勝防，照我看，你一定鬥不過他，我純然是爲了救你才這樣說，千萬不要對我發生懷疑。」

神秘客鬥不過魔術師

奥廸巴克哼了一聲，說：「白夫人，我巳經決心跟他拚一拚了，明晚我們二人在巴黎鬥劍場交手，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你是我們兩個人當中的戀人，不管我死抑或他死，需要一個收屍葬殮，你係最理想的一個人！」

他如此決定，葛麗聽了，心上一沉，想講幾句，却又無法開口。

奥廸巴克自管自的說下去：「白夫人，我的確是一片痴心的，凡是跟你同睡過的男人，我都非要跟他決鬥不可，一個又一個，直到你身邊僅有我一個留下來爲止，假如我戰死，所有屬於我的產業都是你的財產，包括銀行存欵在內，明天晚上我跟哥布拉決鬥，只是一個開端。」

葛麗終於忍受不住，沉住氣說：「奥廸，時代不同了，你如此年輕，且又富甲一方，論理你應該多找一點時間盡情享受，何苦製造機會去表現你的武士精神呢？你並非眞心誠意愛我，只是想靠我去找機會決鬥，使別人相信你這一代仍是伯爵，武功蓋世，不負祖宗的期望。其實我對你並無所求，隨時跟你睡在一起，你應該滿足，希望你接受我的建議，別再決鬥。」

「不，我巳經向哥布拉下了挑戰書，並且約好了時間和地點，怎能反悔？即使你講一句永不愛我，我仍然要跟他決鬥！」奥迪很堅決的說。

看來這一場決鬥是無可避免的了，葛麗把心一橫，不再勸他了，她還做了這一場決鬥的公證人。

由於劍擊是法國劍客最優良的傳統性格表現，有資格稱做大男人的法國人，伏劍而死，絕不後悔，故此這一類決鬥在巴黎鬥劍場舉行，當局預先知道，仍不過問，至於決鬥進行當中，必有三個公證人，兩男一女，他們一定要得到決鬥雙方的同意，兩把長劍的厚薄和長度完全相同，由巴黎劍術協會供應，落場決鬥之前，劍術協會還派人把雙方所穿的衣服檢驗，又由醫生證明兩人都沒有使用興奮性的藥物，然後交手，照情形看，哥布拉實在沒法利用魔術取勝，故此，奥迪巴克十分放心，葛麗看見哥布拉神閒氣定，感到有些不妙，她所知有限，沒法指出哥布拉如何取勝，只知隱約地感覺到那個花花公子必死無疑，特別是哥布拉快要出場揮劍決鬥之前的一瞬，單獨走進洗手間，再走出來，她更加替奥迪巴克担心，不過，那一場決鬥巳成定局，誰也沒法阻止，她只有靜觀其變，做她應做的份內事。

決鬥開始雙方握劍在手，殺氣騰騰，公證人吹哨子表示時間巳到，雙方開始出擊，她整個人的神經抽緊，突然聽到錚的一聲，劍光映眼，雙方巳經在一起苦鬥，她才恢復神志。

她一向知道哥布拉除了擅長魔術表演，還是一個很出色的拳手，不知道他的劍術也很凌厲，交手的幾個回合，絕不遜色，跟奥迪伯爵的確有力量打個平手，她由衷的佩服。

如果是比賽性質，任何一場搏鬥都是中途有幾次停頓的，假如雙方同意決鬥，務必分出高下，那就不同了，從第一劍刺出的一瞬，直到收場爲止，沒有片刻停止，故此年輕的人應該略佔上風，事實上哥布拉有四十多歲，巳經進入中年，苦鬥下去，氣力一定差，在場的人都看得出來，只是短短的五分鐘，兩人的優劣巳經很明顯的表現出來，她眼見哥布拉不斷的喘氣，反而替他担心。

她渴望兩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受傷；傷勢越輕越好，她還想看到受傷的人是奥迪巴克，那時她發覺那個花花公子越戰越勇，多次把對方用長劍逼到背脊靠牆，她的想法忽又改變，不單是替哥布拉担心，還預感到這一場決鬥就快終結，哥布拉可能被對方一劍穿心，眞料不到，奥迪巴克最

後一次揮劍把哥布拉逼到牆邊的時候，忽然慘呼一聲，退後兩步，拋了長劍，雙手掩住心窩，臉色極度蒼白，鮮紅的血從指縫漏出來。

她定神多看一眼，奧迪巴克巳經倒地身亡。

至於哥布拉，喘息得很厲害，這一劍簡直是生死之間的賭注，他僥倖獲勝，仍是受不起那麼大的刺激，差一點倒下來。

決鬥閉幕了，哥布拉由一個醫生陪伴，護送他到醫院去，爲了避嫌，葛麗沒有到醫院看他。

她必須站在奧迪巴克那邊，因爲那個伯爵沒有結過婚，遺囑寫明把全副家產，贈送給她，作爲一生的紀念，她怎能在哥布拉戰勝之後喝采？

她傾全力去表現一股濃到化不開的哀愁。

一週之後，她獲得當局正式通知，她擁有那個花花公子的全部遺產，包括一個田莊，一個農場，三座別墅，另有三百萬美元的銀行存欵和股票。

這一場決鬥顯然是對她十分有利的，她只是從低處爬向高處的名女人，一向並非很富有的，直到奧迪伯爵戰死，她承受巨額的遺產，然後升級，變成有財有勢的名女人。

她好像有兩個夢先後發生，噩夢完了，便是個好夢，每一次她想起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她就忍不住露出一個迷人的微笑。

奧迪巴克死了半個月，她巳經替他辦理後事，兼且辦妥了正式承受遺產的手續，那晚深夜，她接獲了一個自稱局外人的神秘電話，這傢伙向她勒索一百萬，對她說知，他巳經掌握充份的證據，隨時可以控訴她跟哥布拉串同，以比劍的方式謀死奧迪巴克伯爵。

最後，神秘客邀她在鐵塔之下單獨見面，還叫她不要報警，不能通知哥布拉。

有一種看不見的壓力，使她就範，她沉思了一會，終於屈服，鼓足勇氣赴約。

那個神秘客比她先到一步，身形高大，穿了一件黑色的長袍，看見她走近，站定脚步，向她打個招呼，說：「白夫人，你眞是守信，我十分高興！」

「你是誰？」她有點生氣。

神秘客說：「我不必把眞姓名對你說知，你只要知道我是哥布拉最爲親信的一個朋友，那就够了，可以說我是他的親密戰友。」

她哼了一聲，說：「如果你是他的好朋友，爲甚麼躱在暗處，伸手要錢？」

「這是另外一回事。」神秘客很冷靜的說。

「好吧，親密戰友，你姑且說說你究竟懂得多少秘密？」

「我懂得的秘密太多了，你爲甚麼以爵士夫人的身份苦心學習巫術？這件事情巳經是一種秘密，你到了羅馬，夜間有人扮鬼嚇你，挑起你的好奇心，還送上門來，他很快就變成你的情夫，還協助你表演魔術，在空中步行，後來他還噴射神奇的液體，遮住一部份陽光，使羅馬人看見綠色的斜陽，使你的預言靈驗，聲譽蒸蒸日上，跟着你在巴黎紅透半邊天，迷惑那些花花公子紛紛獻金，還有人蠢到向哥布拉挑戰，預先寫下遺囑，使你變成富婆，這一連串的變化俱是你們二人預先計劃妥當，然後逐步搬演出來的，甚至他刺殺奧迪伯爵這一場戲，你也有份演出，你自己說吧，我所知道的秘密是否太多了？」

他暫時停頓，葛麗說：「奧迪伯爵跟哥布拉決鬥，有三個公證人，我只是其中的一個，奧迪伯爵死在劍下，有目共睹，怎能說哥布拉串同我謀殺他？」

黑衣人緩緩的說：「你沒有在他走進洗手間再走出來之後，檢查他的口腔，那就等於串同謀殺！」

葛麗吃了一驚，說：「你怎可以這樣說呢？難道你躱在洗手間偷窺他幹些甚麼嗎？」

「我用不着躱着偷窺也知道他幹些甚麼，根本上他是個很有名氣的科學家，且又精於魔術，甚麼事情不可以幹得出來？他以前跟羅馬的摔角高手勞加斯決鬥，也是在出場之前走入洗手間的，他可能把一些藥丸用膠囊包住，預先放入洗手間上邊的水箱之內，到時撈起，納入口中，藥丸溶化，便使他口中有一股冷氣，貼身作戰的時候，他把冷氣噴出，射向對方的眼睛，就會把對方的視綫減弱看不清楚，他怎樣發招，你試想想吧，他運用這一條詭計贏了摔角高手勞加斯，爲甚麼他不可以照樣施展出來，使奧迪巴克一劍落空，他乘虛而入，把這傢伙殺掉，我認爲他有許多詭計殺人，防不勝防！」

葛麗怯怯的說：「他眞如此卑鄙？」

「是的，我認爲他比較你想像中的樣子更加卑鄙，他簡直是一個魔鬼，絕無人格！」

她還沒有開口，巳經有一個憤怒的語聲從樹木中飛出來，說的是：「李頓！哥布拉眞的沒有人格！」

跟着有人緩步從一株大樹的背後走出，再說一句：「哥布拉沒有人格，街知巷聞！」

說話的人正是哥布拉本人！

哥布拉征服了她

李頓愕然，說：「哥布拉，原來你也在場！」

她很是興奮，大聲說：「哥布拉，你聽見他說的一切嗎？」

「我當然聽得清清楚楚，如果有人說我沒有人格，我就要反問一句，他是否人格高尙？」

「我不相信他的，哥布拉，你千萬不要生氣，他只是向我敲竹槓吧了，他伸手要一百萬美元，我不給他就是了，我們走吧！」

李頓突然開口：「白夫人，你弄錯了，一百萬美元並非向你敲竹槓，這一宗巨欵是用來贖哥布拉那一條性命的，沒有錢，你們休想逃走！」

哥布拉勃然大怒，說：「李頓，你憑甚麼資格，向我講這一句話？」

「我是羅馬魔術協會派出來，向你追殺的，並非我一個人出動！」

「羅馬魔術協會嗎？他們爲甚麼派人殺我？」哥布拉怒冲冲的說。

「很簡單，因你協助一個屬於巫術集團的壞女人，使她成名還串同她謀殺，打刦，甚麼傷天害理的勾當都幹得出來！」

哥布拉大喝一聲：「胡說！」

跟着劍光一閃李頓倒下來，身上插了一把長劍，鮮紅的血沁出來，煞是恐怖！

想不到哥布拉帶劍而行，這一劍斬開了死結，葛麗讚美他一聲：「哥布拉，你眞是了不起！」

她說得太快了，突然有七個黑衣人從花間小徑衝出來，各人有劍在手，大叫：「哥布拉，你巳變成兇手，插翼難飛！」

看來這一場惡鬥難以避免，哥布拉在她耳邊說：「葛麗，我設法誘他們走到另外一邊，你快些回去，如果我能够活下去，天亮之前，一定有電話打給你！」

說完，哥布拉順手一推，她被他推倒，對方的長劍巳經直刺過來。

她幾乎嚇暈，在地上滾了幾滾，滾到花間，稍爲放心，跟着她聽到一連串慘呼聲，她沒法分辨究竟慘呼的人是誰，因爲慘呼聲過後就有警車聲，她不想牽涉入漩渦之內，自管自的離開。

那晚她失眠，整夜望着寢室中的電話機，哥布拉沒有電話打給她，她的臉色灰白。奇怪得很，巴黎日報以及晚報都沒有隻字提及鐵塔下面的兇案。

她捱到深夜，哥布拉然後有電話打給她，她知道他沒有死，受了點傷，自行到一間相熟的醫院求醫，一直都沒有回到寓所，叫她按址到醫院相敍。

她驚喜欲狂，幾乎哭出來。

她在醫院裏面看見哥布拉，綳帶束在左臂，知道他受的傷不很嚴重，更加放心了，可是，想到李頓那一帮人只有三個殺手喪生，必然向他尋仇，却又眉心緊皺起來。

過了一會，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哥布拉，總是我不好，使你受到牽累！如果我毅然宣佈魔術跟巫術天下一家，也許沒有這種事情發生。」

「你眞傻！他們想要的是錢，不管你說些甚麼，沒有鈔票封住他們的咀，一定向我追殺，看來我沒法在巴黎獃下去了，你可否協助我回到羅馬的鐵屋？我在那個地方居住，沒有人斗胆找我算賬。」

她很是興奮，說：「是的，鐵屋是你的巢穴，我現時有錢了，我可以拿出鈔票來，把它變成宮殿。」

哥布拉由衷的感激她，深深地的擁抱在一起。

她並非說幾句話使他覺得開心就算數，承受了奧廸伯爵的遺產，眞的跟隨他回到羅馬，買了許多器材，把那個地方變成宮殿那麼輝煌。

一個月過去了，第二個月以及第三個月過去了，她逐漸覺得沉悶，說：「哥布拉，人不是魚，不應該永遠躱在海底過活的，太過單調了，我想暫時回到巴黎住三幾天，你可否同行？」

哥布拉說：「想要找我的那些人仍然留在巴黎，我不想走開了，希望你快些回到我的身邊。」

她不得巳的跟他分手，可是她剛剛回到巴黎，第二天就有一個人上門拜訪，名片上面寫着：「蘇格蘭高級警官雷波。」

殺死白樂治的魔女

她很是困惑，雷波說：「我有許多秘密想跟你說，你可否跟我到鐵塔下邊去散步，一邊走動一邊說，這樣更加安全！」

「好的，我們走吧！」

他們二人在鐵塔之下散步，還沒到中午，遊客不多，雷波緩緩了的開口：「白夫人，我首先要指出這一點，你初時沒有學習過巫術，你丈夫白樂治爵士死了之後才學習巫術，因爲你懷疑丈夫被巫術中人害死！多年來你一直要報仇，我是蘇格蘭場警署的警官，負責偵查這件事，現時，我巳經找到兇手了，但却無法定罪，因爲我沒有合法的證據，控她殺人，不過，我可以容許你報仇的，你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我替你報仇，殺一個人，你也是替我報仇，殺一個人！」

她急於報仇，什麼都答應，那天，說了許久，後來雷波把她帶回倫敦，直入蘇格蘭場的警署，把檔案翻閱，指出白樂治爵士愛她之外還跟一個巫術美女蘇珊發生關係，那個女人給他很大刺激和享受，但也給他許多痲煩，他不斷的給她錢，有個時候斷絕供應，她就下毒手，因毒性發作的藥物使他昏迷，加上了巫術，命令他失去求生的意志，突然暴斃。

證據俱在，她不禁悽然啜泣。

警官雷波說：「事隔多年，我們沒法控訴蘇珊了，我只能够提供她的寓所，你自己去她的家裏查問吧。」

這番話幾乎默許她向蘇珊報復，她十分感激，它是二人在晚間另外一個地方說的，無人在旁，她跪下來哀求：「替白樂治爵士報仇，是我多年的心願，雷波，你必須協助我幹這一宗壯擧，你先走進她的屋裏，把她誘出來，我躱在暗處發槍射擊，只有這樣做才可以殺她。」

雷波勉强答應，果然依計實行，殺了蘇珊，可是，事後雷波却很煩躁的說道：「白夫人，輪到我跪下來，懇求你了，我要你毀了哥布拉，兼且摧毀他的海底宮殿，他眞的發狂了，多次勸告科學家合力研究，認爲人類住在海底可以長命百歲，甚至活一千歲，還說海底沒有戰爭！再說當年的事吧，那一晚他刺死李頓以及跟五六個劍客交手，這一場戲只是他用錢去僱用幾名演員扮演，目的是想你永遠庇護他，投靠他！」

「眞有這種事嗎？」

「是的，眞有其事，李頓現時仍是舞台演員，我帶你去後台找他。」

她憤然說：「如果李頓仍然活着，就證實他的陰謀，我就協助你剷除他。」

翌日的晚上，雷波果然帶她找到李頓，李頓甚麼都招供，她呆呆的站着，一聲不响。

這一篇故事在此結束了，哥布拉的海底宮殿一夜之間，全部爆炸，海水壓下來，宮殿之內的器物以及科學儀器全部毀滅，以後沒有人看見過哥布拉，也沒有人看見過白夫人葛麗。

她大概是跟他同歸於盡了，雷波現時仍然活着，證明確有海底宮殿，哥布拉跟白夫人確有其人。

（完）

（綠色斜陽彩圖說明之二）

科學家沒法征服的一個地方，就是深海，他想使大多數人可以居下去，但他的夢想破碎了，他發狂而死，於是全人類恢復原狀過活。

核子觀音

（本文承自第38頁）

「胡博士那時候已有妻室，但却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在越南與女飛賊結合，」白雲裳緩緩地說道：「因爲這女飛賊揚言，倘若胡博士不肯娶她，她就每個星期，殺害一名華僑洩忿！」

「哦！這倒是不顧一切，敢愛敢恨得很！」

「但胡博士到底並非貪新忘舊的人，雖然那女飛賊貌美如花，而且還替他生下了一個孩子，但兩年後，他終於離開了越南。」

狄泿說道：「妳對胡博士的確是很瞭解。」

就在這時候，狄泿身上的無綫傳呼機響起。

他搖了一個電話到總台，然後又再搖了一個電話。

找他的人是彭警司。

（五）

這一個電話，狄泿傾談了整整半小時之久。

但在這半小時候之內，他根本就沒有講過些甚麼，只是不時點頭，一時又迭聲說「是！是！」

有時候，他微笑。

有時候，他又面露緊張之色。

白雲裳却不知道，因爲她從來都不喜歡在人家的旁邊聽別人講電話。

她只是在門外的小花園裏，修剪一叢灌木、花朵。

× × ×

半小時後，狄泿走了出來。

他是帶着笑容出來的。

白雲裳却沒有看他，只是看着已修整得很整齊的灌木。

但她却說：「甚麼事情這樣輕鬆？」

狄泿微微一笑：「妳一直都背對着我，又怎知道我現在的心情怎樣？」

白雲裳淡淡道：「雖然我沒有看見你的樣子，但却聽見你的脚步聲很快，而且剛才還吹了一聲口哨子。」

狄泿笑道：「難怪人家都說，女兒家心細如髮。」

白雲裳轉過頭來，盯着狄泿：「好了，你現在該向我這個女兒家稟告，是甚麼事情令你這樣輕鬆。」

狄泿故作神秘的笑了一下，然後才道：「因爲我們的盟友，已打了一場很漂亮的勝仗。」

「盟友？」白雲裳笑道：「你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盟友？」

「不！倘若是世界大戰，那麼該是第三次，而不是第二次了！」

白雲裳道：「你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爆發嗎？」

狄泿道：「除了瘋子之外，又有誰希望會發生這種毀滅人類的慘酷戰爭？」

白雲裳道：「核子黨就是一羣可怕的瘋子。」

狄泿道：「但他們的核子計劃，已經被消滅！」

白雲裳目光一閃，道：「你說的盟友，就是國際特警組織？」

「不錯，」狄泿的聲音很興奮，「他們在南美洲一座荒蕪的深谷裏，把核子黨的核子基地澈底毀滅。」

白雲裳吐了口氣。

「對於全人類來說，這是一件萬幸的事。」

狄泿道：「但對於核子黨來說，這却是一個極沉重的打擊。」

白雲裳道：「核子黨的首領逮着了沒有？」

狄泿搖搖頭，道：「根據南美洲那邊的消息，說核子黨的首領，已在兩個月前離開了核子基地。」

白雲裳道：「他去了那裏？」

「本市！」

「甚麼？難道……」

「那天，把妳和貝莉擄走的貨櫃車裏，那蒙面人極有可能眞的就是核子黨的首領！」

白雲裳嘆了口氣：「只可惜那時候我們格於形勢，未能把他擒獲。」

狄泿苦笑一下：「但我總算出了一口氣，在他的背上踢了一脚！」

說到這裏，他忽然左顧右盼。

「貝莉呢？」

「她睡着了，因爲她吃了一百顆安眠藥。」

「甚麼？」狄泿嚇了一跳，「妳在開甚麼玩笑？一百顆安眠藥？」

「是眞的。」

狄泿搖搖頭：「我不相信。」

「雲裳沒有說謊，我眞的吃了一百顆安眠藥。」就在這時候，貝莉的聲音傳了過來。

她抿嘴一笑，一點也沒中毒的樣子。

她微笑着說：「那是胡博士特製的一種安眠藥，別的安眠藥吃一顆也許够了，但他的安眠藥，却非要吃一百顆不可。」

狄泿盯着她，道：「不會中毒嗎？」

「放心，要吃上一千顆，才會中毒！」貝莉一面咬着一塊朱古力糖，一面說。

狄泿一笑：「這不嫌太麻煩嗎，吃一百顆安眠藥，可不有趣，不被噎死已經算妳走運。」

貝莉悠悠一笑：「你錯了，這種安眠藥特別細小，一百顆灌進口腔裏，就像是吞掉一小撮砂糖而已。」

狄泿不由一笑。

「妳倒是多多古怪。」

貝莉道：「談到古怪，又有誰及得上這核子黨的首領？你以後要小心，千萬莫給他回敬一脚才好！」

× × ×

核子黨的核子計劃，終於被粉碎了。

連黑手黨都在爲這件事情而大開香檳，慶祝一番！

在東方這個美麗的都市裏，也有人在開香檳酒慶祝。

開香檳的是狄泿。

他第一杯酒是斟給白雲裳的。

但最先嚐到酒味的人，却是貝莉。

因爲狄泿在扭開瓶塞的時候，「一不小心」，「意外」地把酒柱射到貝莉淘氣的臉龐上。

（全文完）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